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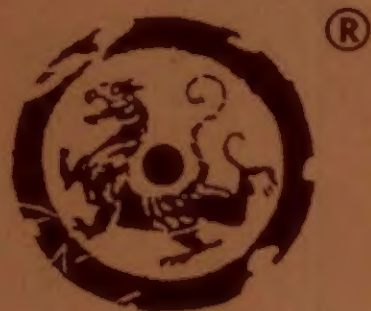
史部 第八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85)



# 儒藏





B222  
30  
(85)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 儒林年

譜

第三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錄

尋樂堂日錄續 清·竇克勤 自撰 竇容莊 竇容邃 同編……………



儒藏

目錄



尋樂堂日錄卷九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遽 全編

三十一年壬申四十歲。

春正月朔大人率子弟赴書院祠堂拜禮畢登

舊屏山觀玩多時。

壬申元日舊屏山上放春雷二首節是春王月纔

過昨夜冬象杓迴北斗景運啟蒼龍聖澤周天壤衢謠祝帝封太平須點綴逸響自高峯。





嶺雲發電掣遙帶一天春。瑞競千林滿。綵  
飛五色新。青陽開令序。元日屬良辰。誰謂屏  
山舊。聲聲。○二日。讀詩賦。○四日。以後習。○  
點綠筠。

七日。朱陽書院創脩聖殿記。仁和平泉史  
公蒞柘二載。政脩化行。月吉讀法而外。  
惟以興學育才爲急。定朱陽書院成規。確有  
條理。值會講期。率髦士畢集。肫懇啟牖。雖風  
雨寒暑勿輟。自是來學者衆。遠邇嘖嘖稱盛  
事。顧書院規模甫定。瞻田未備。公時具饌禮  
學者。人競鼓舞。雖裹糧來。初無難色。一日顧  
謂余曰。書院之立。與學校相表裏。必使學者  
耳目定。心志一。而後可以語至道。烏容不祀  
孔子。以定所宗。遂蠲吉度地。於書院中央建



聖殿三楹捐俸百二十五金。構木運石次第作興。工始於庚午之秋。閱明年辛未秋告竣。冬十有二月朔。請主舉祀。余追隨公後。樂觀盛事。因以一言紀其事曰。公之有造於柘也。蓋在身心性命之間乎。柘自罹水患。改遷謀安居無寧宇。久之築版輿。雉堞起。經一二賢宰撫摩休息。然後漸改前局。閱邑乘所載。每嘆姜令壽不造茲土。今公更以講道化俗。而書院亟創殿庭祀孔子。此卓識。恐姜令謝弗及也。且孔子之道何道乎。子臣弟友。終身以爲未能。詩禮易書春秋。竭刪定纂脩之力。而不敢以爲易。書院惟是探討。自十五以後。漸加功夫。以希志於神聖之域。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精義入神。之不容自己。此造道之



閭閻學聖之脈絡也。雖然聖道如日中天毫  
無遮蔽。往往惑世誣民之說浸淫於後而爲  
斯道裂。豈獨其彼之罪哉。亦以吾儒反經不  
力。學術偏駁而不足以衍聖人之正派。故異  
端者流得煽其說而售其術。以至貽禍之遠  
也。有世道人心之慮者。倘明諸心。知所往取  
孔子之道而確遵之。非孔子之言不道。非孔  
子之書不讀。非孔子之步趨服習。不以之見  
諸躬。則正道明而邪說跛行。自驅除無迹矣。  
在昔孔子之備道也。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夢寐周公。皆其未嘗頃刻廢學處也。嘗自言  
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學  
其事。卽達其理。日用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  
不及知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又其言曰。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曰：道不遠人。曰：吾道一以貫之。是聖心所不已於習者道也。聖道所不息於教者一貫也。聖人扶三綱、正五常、與萬世偕由者，惟此而已。子貢悟此而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其所謂不可聞者，果何日不與學者言乎？如所言仁，違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民之於仁，甚於水火。當仁，不讓於師，皆是也。至與門弟子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則並下手工夫，明告之矣。又其論孝之詞不一，而孝經一書特授曾子，實欲完全仁之本體，克滿仁之分量，使上下一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中，以至通神明而光四海，嗚呼，至矣。仁與孝固孔

子之所以教天下萬世而後之學者不可不  
切求焉者乎。余佩平泉公屢於書院暢發厥  
旨。因記創建聖殿而特揭孔子之教與學者  
共勉焉。亦以見聖人必可學而至。非徒創建  
崇祀已也。○十二日入書院讀書。○十五日請予

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送扁。扁字禮嚴敬潔。○

二十一日牛士傑來受業。毛正倫爲介。士傑字元儒。二十八歲。鹿邑庠生。○

二十二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二十六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

○二十七日陳穎來受業。其父獻忠率之行禮。穎字元長。十六歲。柘城人。



○二十八日

牛麟閣來受業牛士傑引之。○

○

二十九日

書院講論、  
載講習錄。

二月三日

族人心端書來道山西劉堯藩向學之意堯藩亦寄函願來受學。○

復心端族人書、所諭劉生學問超越舉止端方雖未經覲面已如接其人矣。經吾兄藻鑑自尺寸不爽也。但某自建朱陽書院以來雖四方君子從遊者衆然藉衆人之講論以廣一己之聞見不敢謂以之教人實以之自治也。劉生有志進取深爲可嘉。所言自當從命。但恐愚鈍未足陶成英才爾。○復劉堯藩書、二月初三日、接手教殷殷懇懇篤志好



估藏

學求之近今、殆難其人、不勝敬服。僕思天地間惟好學一事爲足安頓吾身、而獨爲學不如與人共爲學、因丁艱、同籍時建朱陽書院、與多士講習其中。雖遠邇有信從者、謂資人治己則可、謂中有所得則未也。聞族子書知君德器深沉、能拔出流俗者、由此專一爲學、異日成就安可限量。藉高明爲砥礪之助、抑又何敢自外也。志氣所結、千里遙通、惟君所裁爾。○書院講論載講習錄。○六日 同楊太和先生談學。○七日 大

人偕書院諸生祭先師太和先生與。○書院

講習錄。○八日 李儀來受業。牛麟閣爲介。儀字百千、二十八歲、鹿邑人。○



九日

書院講論  
載講習錄

○十三日

書院講論  
載講習錄

○十四

日

寶寅亮來受業其父率之行禮寅  
亮字公勳十七歲山西沁水人

○十五

日

除服前一夕詩吾身從道是親枝兒在  
母亾血淚垂最是傷心不忍看明朝脫去

縞衣時

宰豕殺羊却爲何明朝酹酒墓

○

門多慈親若肯憐癡子今夜夢中到曲阿

十六日行禪祭禮除服

○十七日

遵例遞起  
復呈○毫

州芮正盧尹來訪適他出未遇彼遺一札而  
去及予回二人行至東郭橋畔矣使使者達  
其意二人復來晤時見芮有高倪之意盧有  
抑遜之容皆有志者予謂之曰正學不講久



矣。今茲之來，幾乎覲面失之，可見友朋相聚，事非偶然。芮云：平生血氣用事，制他不住，當如之何？子曰：制他便不是。如官司治盜，以刑驅之，使畏服，他那得肯服？縱革面，未必革心。須是平日善政，浹洽，他自不爲盜。今血氣曰：制自是愈制愈熾，須是義理浸漑爾。久則化之，不期其去而自去矣。盧曰：平日所求者，制血氣之法，今更得聞化血氣之法矣。○芮問：靜存動察功夫，何者爲重？子曰：靜存固是根本，到得應事接物時，更須慎察初幾。此是最切緊功夫，二者缺一不可。○盧言：聞先生設教，以小學孝經爲先。曰：孝字一生做不盡，不豫教之於早，後將難成此急務也。爲學不可不尋正派爾。○二人問：朱陸同異？子曰：二家



俱是要學聖人各人入手不同後轍頓異。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斯道正派。陸王自是有流弊處。到得門人各逞意見便不。○十九日書院

講論載。○二十日時萬化來受業毛正倫爲講習錄。○二十一日介萬化字乾一二十一歲

柘城人。○二十一日遣役致祭郭快庵夫子。○約同年公祭郭快庵夫子

文。嗚呼已矣。夫子竟奄然長逝矣。夫子之德之才之學之事功之出處進退其顯著於朝野間者當世之士莫不仰之悉之以冀夫道之可得行也。而某等之尊師說守師訓或出或處亦方冀夫子之得大行其道也。而今已矣。即欲侍側杳乎其不可追矣。雖然夫子

何憾。某等悵悵然其何之矣。相向而哭。各記門弟子之所見所聞。安能髣髴夫子之形容矣。夫子以名進士讀書中秘。自世祖御試擢第一。而文名遂震海內矣。雖忌之者與重之者。各以類分。夫子則坦然行所無事矣。早試司鐸。而人知師道之尊矣。不卑臬幕。而惠逮深山窮谷矣。比三年而晉秩廷尉。活人者不可數計矣。嗚呼。夫子儒臣也。而歷練明達。顧如是乎。知之者羨其勇於爲。不知者悲其艱於遇。未幾而夫子之膺聖眷也。不啻三錫之隆矣。東宮特簡。極寵遇之優渥。講幄賜坐。真千載之希逢矣。明良喜起。泰交廢歌。由是以人事君。典試中州。歸昌黎之起衰。再主會闈。得羊祜之輕裘矣。嗚呼。夫子儒





臣也以文章報國、而復以韜畧馴士乎。教育者得天下之英才、不愧不怍者、在一家之天倫矣。不觀夫哀毀廬側、竟三十年、未竟之孝思乎。又何惑乎傾囊財以返孤魂、出囹圄以雪冤抑、澤及無告、而千里聚人之妻孥矣。及其退處林泉也、匪圖書之耽志、惟講道課藝之有造乎譽髦。匪室廬之潔懷、惟鵠面鳩形之曲謀。夫施濟。嗚呼、夫子之眷眷於天下國家者、何日釋其吉凶同患之心矣。他如辭賦之雄翰、墨之精、豈第爲海內之所珍、抑亦耀彩於御屏、而有南沈北郭之稱。嗚呼、夫子之本末兼全、誠爲盛世之麟鳳、而可冀乎道之得行矣。詎意兩楹之奠、及夢兆矣。泰山之頽、及旦夕矣。嗚呼、慟哉。某等四十七人之見知

於夫子而無一善以報之也。聞夫子之設壇上谷、方思負笈以從、探春風沂水之樂、以與夫子爲周旋、庶幾乎夫子顧吾徒而志喜也。不則聆一言之提誨、自治治人、守以終身、他日能自振拔、庶幾哉不負朝廷、卽不負師門也。不則終老牖下、尊聞行知、効力編摩、夫子晰道經之奧、闡不傳之秘、而與有聞焉、是亦所以報之也。而今已矣。嗚呼慟哉。思夫子而不可得見、更爲凄凄微言、以敬述而痛哭之。嗚呼慟哉。夫子其鑒愚誠而歆只。夫子之德之才、之學之事功、之出處進退、或可髣髴其形容矣。嗚呼哀哉。尙饗。○葛松嶺來受業、牛士傑爲介。松嶺字雲。○二十三日。書院講論。青三十歲。鹿邑庠生。○二十三日。載講習錄。



○問葛松嶺曰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受病在何處。曰只是義理不明。曰可見明義理是第  
一着。學者不可  
惘惘於行也。○二十四日中丞宋公牧仲

爲其孫求聘于第三女許之。宋公諱榮子諱至字山巖爲其

子求聘王三雪。書院講論○二  
李巨公來通好。載講習錄○二

十九日  
書院講論  
載講習錄

三月朔  
芮正盧尹來受業毛正倫爲介正字履方二十八歲班字孚尹二十七歲  
俱亳州庠生。○芮盧來執贄時多所諮問。芮  
以爲學未曾做功爲言。子曰便從此做起。人



患無志、有志事竟成也。盧尹曰、有人爲學案上必置經史多卷、以爲讀此復讀彼、是所得力處也。又有人爲學案上止置一卷四書、以爲專治此、是所得力處也。二者孰是。子曰、皆是也。務博者從事於博、守約者從事於約、彼皆於身心有體會、則皆得力處也。入手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譬如飢者之思食、渴者之思飲、亦隨人之自致而已、不必強而同也。

○二日、書院講學。

擬講仰之彌高章、此顏子學既有得而嘆之也。顏

子說話時、在所立卓爾境界。他看得夫子之道、疑於吾身、舉凡視聽言動間、與道爲一、而無復有須臾之離、故追憶從前求道之艱難、說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後、是當日初



下手處茫乎不得其畔岸愈求愈見無窮盡、無方體此時幾艱於用力矣幸夫子循循善誘始初教之博文以啟其知繼焉教之約禮以範其行文禮二端學者所公共而曰博我約我是顏子見道親切覺文禮若爲我設者然自是悅之深而力之盡到得卓爾田地夫子之道渾乎具於一身驗之動靜語默無不與道相值非復向者高堅前後之可比矣。趁此時勇猛精進與道合一却無所用其力。此是大可爲化不可爲顏子言此乃是優遊涵養以求泯乎其迹而已。此前後進道之大槩也。今學者未至卓爾地位欲求聖人之道將何法焉。亦惟從事於文禮以純其功而已矣。蓋當日之所謂文卽大經大法之散見於易、

禮、詩、書、春秋之間者也。當日之所謂博，豈後世博物之謂。直於天下國家之成法而一一講明之，則其學爲有用於世。而所謂約禮者，又是隨處點檢，不使身心少有踰越。將所謂定民志、一民行者，已寓於此。則禮亦豈一身之儀文已哉。聖門每日講求此理，舉凡百王之治道、千聖之心法，具揭於博文約禮二端。就此功夫循環做去，直有終身做不盡處。後世之學者，往往空談性命，流於虛無寂滅之教。旣不知博文之有裨於實用，而急功名，就利欲之徒，惟知從事咕嚕，而於身心不加體察。又不知禮之在吾身者，三百、三千與洋洋之道同其克裕也。則亦何由而能明聖人之道於天下哉。學者尙循聖人之階級而一一



審處之。

○六日

書院講論載習講錄。○盧尹問助我是兼知行否。曰且漫

說到行上。尹曰若有人行處能合聖人意思亦是助。曰儘說得。但此章文義主知言爾。

○九日

書院講論載講習錄。○常溫恭來受業。張文謨以書爲介。溫恭字爾雅。二

十六歲。

○十日

芮正問有惡人當前却致恭敬。此時不知因其爲惡人而

陳州人。

惡之乎。抑因其致敬而亦以敬應之乎。若因其惡而惡之。如彼之致敬何。倘因其敬而敬之。我惡之之心不怠惡之而敬之。是違心也。當若之何。曰彼爲惡人。其惡自在。彼非我預存一惡之之心也。到得他恭敬時。便是他爲善。我如何更惡他。曰惡之見終不能忘。若何。



曰、此便是我有必惡之見在其胸中、此意卽爲私意矣。且彼卽爲惡、聖人亦急欲其能改爾。改則爲善、便當嘉予、如之何必存一惡之見也。苟執斯意以往、是太甲不得爲商之賢君、成王不得爲周之令主也、而可乎哉。試觀夷齊制行清峻、似無一人不爲所惡者、而却正念舊惡、最當於此等處觀聖人之心。○芮正問孔門言仁、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告諸賢似皆同。曰、對顏子說話、只是就他心上說、不關繫在耳目上。此箇力量最大。正曰、何不告諸賢皆如此做。曰、諸賢自是承當不起。聖人因材施教、豈強人以所未至。如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顏淵則不須如此說。顏子不慮他有不恭、不敬、不忠等事矣。告



司馬牛則曰。詎言若顏子。於言自能詎。又不須如此說了。○芮正問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三語。覺得可守。爲學要若何。曰。看得此爲要領。便依此做去。便是聖人對我說話。

# ○十四日

木蘭詞歌。聞道女郎赴戎機關。山朔氣。視微微。只願爺娘。軀命全。

女以一死當敵威。百萬壯士解衣去。獨灑血。淚帶甲歸。歸來肝胆總似鐵。烈烈遐方名。巍巍家人異樣相敬待。從容換却戰時衣。一着舊裳出門看。同行相顧識者希。丈夫七尺談節烈。腸熱奮袂逐電飛。木蘭雄雌不須辨。但看忠義世所稀。○十七日客

## 端長子榮玉生。○二十一日耿嵩陽先生作

朱陽書院記書來。

嵩陽先生書畧云、原擬三月初旬策蹇赴朱陽、適小

孫敗偶感大病、又弗能踐前約也。如何。朱陽書院記草就一稿呈正。先儒有見得孔門言仁之旨、而遺却孝字、使人一時不能體貼。蓋仁孝一理、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人能得此二字、將聖賢人品、心術、學問、事業、包舉完全、無少欠缺。教直須以此爲教學、直須以此爲學。此便是堯舜孔子相傳心法也。昨見先生與史公書院講學、發揮仁孝之理、真切懇摯、不覺有契於心。故志內言及。惟先生教之云云。

○二

十二日、右足病。○二十六日、病漸愈。○復耿



# 嵩陽先生書。

朱陽書院得先生大作，藉垂不朽。記文稿並來書等同書院諸

子讀之，重爲仰企欣忭。至舉仁孝之旨，肫切開示全體大用，以尺幅該括無遺，堯舜孔子相傳心法，具在是矣。但多士景仰道範，不啻飢渴。春月未敢遣請，以聖駕南巡，故爾。今

已失此春日和煦之景，或可秋爽擬踐朱陽之約耶。讀記文內云：先生自興復嵩陽書院以來，某以聲應氣求，六至其地，訂天人性命之旨。後之讀此者，未有不感奮興起。竊意朱陽書院與感於嵩陽書院而成此，其血脉呼吸實相表裏。倘先生不一至其地，而情何由暢耶。近日於敝邑得一老友，有楊太和先生諱方英者，素精岐黃，好爲仙釋之術。其於書



院講學事慕之誠篤每逢三六九講論之期必與必齊如也。昨歲禪語尙未絕口。至今歲奮然改轍痛悔從前之非一意以程朱爲歸。似此耄年進德誠爲人世罕觀不敢不以聞也。

夏四月二日

因邑侯派夫運米未暇講學。時陝西歲荒人民逃散。上有襄陽流民給谷還陝之旨遣官賑濟。至是河撫閻與楚督丁楚撫吳並欽差部堂二人會議運米之法行文河南通省協濟定數運米十萬石於潼關任各州縣催人夫驢騾牛隻車輛而柘邑派夫三千前往南汝道駐劄處。所支領腳價赴襄陽裝載送至潼關。

○五



日因點夫運米、邑民不順於。○六日、宋牧仲  
邑令、同邑紳率里長謝罪。

先生投昏啟。○七日 劉堯藩來受業、心端族  
人爲介。堯藩字公衛、三

十四歲、山西。○十日、左足病。○十一日 心端

陵川廩生。○ 復田梁紫

子乃武受學。乃武字梅。○十四日 先生書

園十五歲、山西沁水人。○ 先生書

前登堂叩謝、旅邸匆遽、未獲竟侍座側、至今

歉然。睹德容而心醉、光霽之槩、時藉滌塵囂。

先生施誨無迹、人顧識此也耶。山蔚旣歿、吾

道云孤、每一追悼、五內如焚。願摠微言以述

芳徽、恐頓令知己減價爾、安敢嫌饒舌也。承

諭事並當如命、世局俗情幸無需此。朱陽書

院稍有規模，所以未敢迎道駕者，懼造次昭  
不恭之愆爾。然迫欲藉塵教爲多士指南，倘  
不吝金玉，俾書院得記名賢，責臨相傳爲不  
朽盛事，豈非地以人傳之幸哉。嗣後請教正  
多，先此奉商。赴補亦尙有日。夢  
寐高賢，實不能須臾紓懷也。○十五日，與

撫軍閻公書求免西安運米夫役。

與撫軍閻公書

恭

惟先生恩綏中土，澤遍兩河，政教所被，淪浹  
骨髓。宸衷宵旰，不遑得此敷暢。皇仁流  
蔭，屋皆台愛，沛窮簷也。近如襄陽運米一事，  
我皇上如天好生，區區拯救間，更得先生  
經營况瘁，務俾流亡可復，民命得甦，關中治  
安，實握良圖。此上策也。但有竇者，不敢隱忍。



坐視謹病中盥沐、冒昧陳請、仰冀採擇芻蕘、以裨善政之萬一焉。邇來豫省雨暘不時、彰衛懷河荒歉屢告、飢民逃散、誠可痛心。開歸南汝亦蝗蝻害稼、水雹殺禾、但未至如彼之甚爾。此飢民往往竄處於其鄉也。頃者西安流亡多至楚地、皇上惻然軫念、有襄陽運米西安之旨。先生卹鄰救災、會議後檄令河南通省協濟。此衆輕易舉、似無難事。但豫省有災荒之區、如彰衛懷河及開封所屬被災之州縣、方哀鴻之飛鳴、莫定顧、欲驅其力而用之千里之外、知其不能枵腹而應也。而歸德去襄陽且千里餘、至西安又不可以千里計矣。此人情狃於便安、而不欲輕動者也。道里既遠、需夫更多。議者以上中下爲則、米



石之運置分千百不等。且以被災州縣折抵無災州縣之半。如此扣算。以足十萬石之數。籌畫非不盡善。用意非不甚苦。而愚民知識淺陋。一聞雇覓之名。率皆驚惶不寧。以爲舍已田而轉救他人。人未救而身先困也。去安地而使就危地。彼旣亾而此亦不得存也。此愚民之難去其鄉者也。民旣難於雇覓。爲有司者勢必至按地出夫。照甲派役。而拂百姓之欲者。有之矣。有司旣拂百姓之欲。百姓自不肯應有司之命。是上下交相怨也。怨之不已。勢必至以下犯上。以賤陵貴。體統褻越。號令何存。國家大事。呼應不靈。愚頑囂然。長此安窮。且此驅策之而使之就道者。非必家有餘儲而俯仰無虞者也。旣人口嗷嗷。不能免



內顧之憂復隻身千里始得領轉運之價其  
腳價未領之先何由而至南汝駐劄之處卽  
腳價既領之後亦非寬然而足長途運米之  
資此愚民之艱於赴楚者也以此爲苦猶可  
日地方官設法以誘之必往然先赴南汝駐  
劄以領腳價然後再至襄陽裝載而後赴西  
安交收民慮跋涉數千里已裹足不前而尤  
懼有山川之險隘風雨之阻滯牛驢之疲倒  
糧草之寡乏旅店之稀少水飲之艱難疾病  
之侵染是皆不能不左顧右盼而思以全其  
軀命者此愚民之憚於西運者也近聞各處  
州縣官長查點夫役聚數千人之衆而喧譁  
不定官民失體人情汹汹莫可誰何果若此  
等情狀豈不大可憂懼况前途正遠爲日正

長萬一懈於中道行者既無裹糧居者安保積倉最懼一夫梗化千百效尤。審勢察幾防微杜漸安敢不兢兢慮此也。從來百姓爲國之根本王道必順乎人情。以先生致君堯舜之心行近悅遠來之政一畫長策悉載美意。但勤聞近日情形深爲悚慄。竊計前已發庫銀三萬委官解南汝道駐劄處所。今夫役支領何若用此銀兩委官就襄陽近地雇夫領運。或銀數不敷多方設法官民兩便誰弗樂從。敢祈及時綢繆大渙憲令恩免豫省轉運庶愚民之驚惶悉爲刻骨之愛戴。既以安河南之人心使目前之麥禾咸登且無妨陝西之賑濟使楚地之流亡可返。思由先生而沛豈不一舉而皇仁克廣衆志樂附於先



生仁覆生民之心大爲暢達哉。愚言嘒嘒總從國勢民心起見。惟冀俯賜垂察。宥茲狂瞽。不勝感荷。○十六日、書院會文。○十八日、回欣忭之至。

宋牧仲先生昏啟。○二十九日、勉至書院講書諸子謂病方愈神氣未全復止之。

五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曾點言志章、孔門當日言志由求亦各以兵農禮樂自任俱是聖賢用世真學問。點於斯時却說異乎三子者之撰。聖賢舍却實際經綸更於何處見得實落學問。要知點不是拋棄事物。却是他見得天地民物皆吾同。



體徒在兵農禮樂上任處一端便是自小其器量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也。及進言其志不過隨其見在所居之位樂其見在日用之常。當暮春時便服春服偕同冠可浴則浴可風則風可咏歸則咏歸而已。在不知者疑若無與於事功不知此正是曾點所見之大處。點蓋有以見夫私欲盡處天理流行無時無地不有當盡之道在我素位而行此心一些私意不萌便與天地同其曠廓與萬物偕於各得。此是點之所見如此故曰異也。按此襟懷卽是堯舜風動時雍境象卽是夫子老安少懷心思。夫子不覺有感於心而喟然嘉嘆曰吾與點也。點爲聖人所與其意象高廓期許遠大覺三子兵農禮樂俱統括於吾心天



理內而措之不勞矣。以爲異則真異矣。但點狂者所見如此。所行或有不掩處。然所見如此。雖非天理純全。其視人世之私毫不足掛其胸中。豈識見淺陋不足任道者比哉。孔子與點正是孔子思狂處。蓋其於聖人之體段能窺探得一加裁抑。何難至中行地位。此點以狂開其先。而其子卒得道統之傳也。後之學者識見要大學問要深。凡存心制行。應事接物間處處能見得天理流行。而加以真實積累之功。庶乎於孔曾之道有窺探處矣。

○三日病愈。

○書院講書。每至期太和先生必與。

○六日

夏至行祭

以後祭期照常行禮。

○十三日

南陽書院學規序。古虞朱公青巖爲宛南太

守興復書院一時文教蔚起遠邇頌聲作公更聘襄城李禮山先生掌教事禮山先生毅然以興學爲己任至書院立科條勤誘掖講學論道洞徹理奧與青巖公往復商確著學規爲多士訓條分縷析於聖學之階級堂奧亦既詳哉其言之矣讀茲規也未有不凜然知敬躍然思起者學者誠守爲學要心解身體日進無疆學之成始成終具在是矣昔朱子知南康軍立白鹿洞規以簡言括盡學旨後世之學者奉爲高僧規矩此規更推廣其義而言之且標出讀書次序使人不惑於耳目而一其趨向讀至此又知禮山先生衛道之功甚大而憂世之心亦良苦矣何也道命於天全於聖而載於經者也聖聖相承自伏



義開天至孔子集其成。自孔孟傳學至朱子又集其成。此皆斯道升降絕續之關。匪徒曰漫相傳衍而已。然而孔孟之功盡在六經。程朱之功亦盡於表章四書六經。是經之所在。卽聖人至今存也。卽天命於此寓也。凡翼經以載聖人之言語行事。卽質之聖心爲無間也。卽返之天命皆脗合也。萃聰明才智之士而範於規矩準繩之中。使誦法小學孝經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人心安得不正。學術安得不醇。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亦在乎加之意而已。苟外此他求。彼諸子百家之書不勝讀矣。爲佛老爲申韓紛紜旁雜。貽斯道之害於無窮。是亦學者擇不精信不篤之過也。余讀茲規深幸大道之興在此。因題數語爲同



志勸。至禮山先生與青巖公相與有成。固中州人士熟悉之。予復何贅。○書院講書遇雨。

○十五日

偕劉堯藩諸子遊南堤聯句。大道流行終浩浩。薰風解慍可能知。

人遊盛世君王澤。克勤物際雍熙雨露時。萬

代事功堯舜祖。容端千秋道範孔顏師。中州

文學自伊洛。劉堯藩。南國冠裳聚柘湄。立雪

龜山風宛在。朱璣。談經嵩嶽氣相宜。琴書劍

佩香飄遠。葛松嶺。禮樂文章味永滋。誰謂

今人難效古。存誠主敬聖賢基。牛士傑。○

十六日會文。

○復李禮山書。南陽郡守聘主書院。深幸大道之行在此。讀

書院學規諸刻。具悉道力淵邃。竊思道在天壤。必待人行。南陽以荒涼僻壤。忽作絃誦聲。



移風俗於一旦。振人心於方醒。厥功偉矣。學  
規謬爲數言。請正。理學正宗編入集中。恐拘  
隅之見。未堪問世爾。璞園道力堅定。復函幸  
致來書。云功課以顧諟天命爲學要。此爲約  
而盡矣。至所謂以真性發露。復乎本體爲腳  
下實地。至於講求義理。步趨昔哲。不得認爲  
根本。竊意古人於灑掃應對進退。上便可達  
天德。孔子下學而上達。卽事卽理。更不分別。  
學者卽物窮理。久則物格知至矣。脩身體道。  
久則身脩道存矣。如云講求義理。非致知乎。  
步趨昔哲。非力行乎。方講求時。不有發真性  
復本體處乎。步趨時。不有發真性復本體處  
乎。必云以真性發露。復乎本體爲實地。至講  
求義理。步趨昔哲。不過爲夾輔栽培。却是兩

截說也。不知復本體可卽得之講求義理、步趨昔哲中耶、抑講求步趨之外、更別有可以復本體者耶。此等似不能不細加研確也。○復李璞園書。足下力崇正學、以古人自期待、求之近今、罕見其匹。某心儀德輝、非一日矣。客歲八月、接手教情詞懇切、具見立志堅定、用功切實、其勇往直前之槩、真足攻堅破壘。具此胸懷、安見極至之地不可到耶。某學無所獲、幸得耿嵩陽先生時賜提攜、因於此道矢之、夢寐服習間、非敢日畧有窺探、亦警昏策惰、惴惴然不敢卽暴棄一流也。足下以英銳之姿、力肩斯道、肯時賜教言、商千秋事、某受禪益豈淺鮮耶。令兄振教南陽、俄頃間聖道昌明、將來洛學嗣徽、在君家伯仲矣。足

下好自振滌無。○二十七日起府賀朱太守。

署。○二十九日會朱太守晤張石虹先生於公

六月二日回家。

○亳州李封書來求家刻。

○十日

復李封書。

盧二子嘗道足下篤志理學於斯道確有持守僕私心仰慕非一日矣竊念道在天下總由過不及兩種人破裂求其醇正篤實勇往直前者百不得一足下勵志肩荷履道坦坦近今罕匹僕賦性愚鈍年來喜與二三同志商訂學旨亦藉以警頑策懦謂能與聞大道





則非也。理學正宗呈教。聞與芮、盧爲友。芮正天姿豪邁。志力剛方。尤屬載道之器。但惡惡過甚。無優裕之度。近日志定神怡。漸進和平。是一進也。盧尹沉潛縝密。刻志研求。胸中能蘊藏不盡。且躬行實踐。毫不肯苟。但不無苦志極力之象爾。想學者未遽到融洽處。亦難得有適中氣象也。二子後日不可量。就目前而論。各具體質。非平日取益於良友者深乎。因與二子爲友。故不敢不以聞也。

○十五日使人赴京投咨

文。○二十三日

書院與太和先生講太極。太和以知覺運動爲太極。予以

太極爲至

○二十六日

段緒來受業。葛松嶺爲介。緒字升三。三十

理正之。

五歲鹿邑庠生。○二十八日南遊。

秋七月二日

亳州登舟。

○十六日遇宋牧仲先生於

江。

贈牧仲先生詩。哲人厚誕河之陽氣骨嶙峋志軒昂。千年碩德聖人家奕奕世系

出賓王。商丘封地澤流遠黃閣休風國運昌。

鐘鼎銘勲推元老補天浴日四維張。公方趨

庭嫺詩禮早識陵雲麟鳳翔。才名海內更無

二詩思萬斛探筆囊起衰八代重昌黎巨公

鴻藻振文章利器更優政事才盤錯從容謀

慮長所至宦績驚神異開府江右治輝煌飲

水茹檠百僚肅漸仁摩義萬姓康。氣蒸彭蠡

波流迥惠滿匡廬草木香。三江五湖饒春色



儒藏

太平樂日耕鑿忘。天顏有喜嘉懋猷。寵錫  
康侯遇非常。日惟東南財賦藪。屏藩爲憲藉  
賢良。詔書纔下萬人來。簇擁轅門呼籲狂。  
北闕陳書挽去轍。冀邀綸恩到窮鄉。轉  
慮攀轅莫可留。我怙我恃日夜望。願携其侶  
循江滸。願負其子裹餼糧。悠悠人情三代公。  
有威必應照肝腸。公家舊業垂鼎鼐。霖雨斯  
世安可量。宸眷優渥重得人。夔龍拜手志  
匡襄。卷阿矢音猶如。○十七日同牧仲先生  
昨、佇看梧鳳鳴高岡。

回舟。○十九日

辭牧仲先生、主  
安慶鍾祥生家。

○二十一日

鍾毓奇、鍾毓秀受業。毓奇字特士、二十二歲。  
監生。毓秀字芝三、二十歲。俱安慶府懷寧人。



○二十三日

王振麟王振國受業。振麟字趾仁十八歲振國十六歲俱南昌

府南昌人繫安慶府都司僉書王應賓之子。

○鍾毓奇止宿日講論書理指示課文因以

聖賢之道開明之。毓奇

虛受毓秀時露英氣。

○二十六日

示王振麟作文

之。○二十七日

為鍾毓奇改易舊文從新。

八月三日

以程朱之道。○四日

登舟鍾毓奇

毓秀王振麟

各送別

○十七日

至嚴州府別駕葉子巍戚

岸上。

華王夙

○二十七日

至金華府王夙

○二十

夜署中。

○二十七日

夜情誼殷切。



九日晨謁呂東萊先生祠晚寓祥符寺。祠宇

傾頹。

僅存數椽。明在聯云中原道學無雙派兩浙儒宗第一家。其祠內地租與營丁種蔬荒穢難堪。因訪其子孫有金華縣庠生呂龍驤至祠堂詢問多時。彼云伊乃東萊十七世孫也。因以紹祖德宗正學勉之。移時龍驤至蕭寺視子詢麗澤書院云有舊址而房舍蕩然。又詢何王金許後裔云何文定公墓在北山乃金華山也。其後裔業農無事詩書者。金仁山後裔散居義烏等處相隔三十餘里許。白雲無適後裔惟王文憲公後裔尙盛。時令約來相會。彼欣然去。稍間王太守見召。子不及返寓。明晨卽登舟行矣。龍驤與王文憲後裔皆

不及見也。

九月朔、呂東萊先生祠、四賢祠各懸額。

呂祠額云、

倡道東南。四賢祠額云、維繫正派。時已出金華府城外登舟矣。偶下舟散步江上神祠作書與金華令、令代製扁額、與復麗澤書院。其書云、行色匆遽、未及登琴堂聆誨爲歉。晨謁呂東萊先生祠、見殿宇傾頽、甚爲悵然。因詢麗澤書院方寫至此、而縣令趙鹿友來視、因以其事託之。鹿友慨任其事、亦奇遇也。○永康縣林隅樓、匡林、媚林、爾周、呂儼受業於金華邸寓。○二十九日、王夙夜太守見召、因返寓、遠甚、藉寓祥符寺。林等適應童子試、寓此。



與魯孔亮諸僕偶語。彼因知朱陽書院。津津有向學之意。明日求見。許之。及予返寓所。四人卽同來受學。送至城外舟中而別。別後。予偶遊河岸。回龍廟。又有呂儼來受業。○林隅字馭義。二十二歲。林喟字兼三。二十歲。林爾周字式廓。二十歲。樓匡字渭公。二十歲。呂儼字敬若。三十歲。俱永康人。○金華府南門外。回龍廟蒙館內。有人歲女子。姓倪。名齊。韞。同諸童讀書其中。予至其處。諸童頑愚。此女敬謹不同。自其家捧茶致敬。不移時。出紙求書。予書賢德女三字。旣又書四語示之。云賢德女兒。當學孝順。無違夫子。必敬必信。可惜女之父。繫營兵長兄。爲賣菜傭。二兄名齊賢。雖亦讀書此館。然非成就之器。此女遭際如此。



恐終不能顯諸。○四日同嚴州府。○五日嚴州府起身。劉

照千用。○六日以後讀。○十日至杭。○十二

舟相送。○六日清書。○十日州府。○十二

日、訪沈復齋同年、未遇。復齋出湯潛庵先生之門、理學久著。至杭

城來訪。○十三日以後與六。○十八日、訪沈未遇。○十八日、訪沈

復齋同年、未遇。○吳爾效偕其。○十九日、

沈復齋來視。○二十三日刻先大父筠峯。○

二十五日、復齋過邸舍談學。○二十六日、過



復齋商學。

大約論道在日用學求切實兩心印証不見睽違。

○二十

八日復齋出所著明儒言行錄見示。○二十

九日

以後閱明儒言行錄錄中大約宗程朱之學而屏黜王畿王艮其翹金華之脉

絡獨詳此可見矣。

冬十月三日

吳爾效來晤談學。大約此君豪爽而好納結其子英質亦可進於道。

○八日

同沈昭嗣查聲山翁思敏迎徐健庵夫子於北新關思敏候於其家侍側

至夜分

○十一日

同諸友送別健庵夫子。○晤吳爾效言及南陽府舊

始罷。



日通判尙公錦庵標居舍間壁予感昔日  
泌陽作廣文時被公優禮遂拜其子未遇。○

十六日

復齋餽食先是屢訂遊  
西湖至是陰雨不果。

○十八日明

儒言行錄序。

予年友沈子復齋出吾鄉湯潛  
庵先生之門。壬戌潛庵先生留

予京邸設榻縱談於古來人物及當代希志  
賢聖之侶罔弗論辨而熟識之以故予於復  
齋知之最悉。戊辰復齋奪標南宮予亦得附  
驥尾幸矣。且復齋聞中以理學策見售予之  
遇亦復畧同抑又奇矣。京邸碌碌時覲之紫  
陌蕭寺間不及握手商生平事。壬申秋予遊  
武林屢得過廬訂學見其心地瑩澈講論娓娓  
不竊竊嘆服學有原本老師宿儒當避舍

去。一日出所輯明儒言行錄示予、且屬爲序。竟讀之、躍然曰、此復齋之所以爲復齋也。胸羅經史、廣攬博稽、直出卓識、鴻論以斷、有明三百年之儒宗、其志可謂大、而其心可謂苦矣。往予於薛文清先生、謂接統程朱、爲明儒最。集中亦以此爲樞紐、而於龍谿、心齋輩、置弗錄。復齋之學術正大、此可見矣。且於言行最關緊處、不難以數語斷定、或剖其至奧之旨、或別其似是之非、字斟句酌、無毫髮遺憾。覩斯集也、豈不巍巍乎備一代之坊表、稱道德之淵藪也哉。昔紫陽夫子輯名臣言行錄、於理學醇儒載之甚詳、固知事業彪炳、皆由性體發露、離理學固無所爲名臣爾。今復齋錄儒者之言行、而於名臣復採摭大備、然則



忠孝廉節諸烈烈燦燦、可與日月爭光者、何一非發洩天地之正理於兩間者乎。又知離經濟亦無所爲理學也。斯編謂與紫陽後先互發可也。復齋自力肩洛閩之學、內而趨庭、外而與達人哲士遊、非一日。及今儒行卓魁兩浙、而其言復粹然確然、與程朱之垂世立教者相表裏、而無復糾擾偏駁之病。觀其開卷論著、由葉范以溯白雲、而上及勉齋與考亭、意不有專屬與。卽續編開卷論著、由景濂以溯晉卿、而上及文定與勉齋、意猶是也。他如諸儒之去取、無非以考亭爲標的、有服膺五經四書及小學近思錄諸書者、具載編內、稍未着實、間摘其疵以示人、而恍惚虛渺之習之、足以亂道者、則從而擯之。嗚呼、見如是



廣法如是嚴、吾知閑先聖之道而開來學之宗、端在是編矣、豈徒曰表曩哲之芳軌、發潛德之幽光云爾哉。○  
刻朱陽書院志諸篇。○二十一日 吳爾效來贈家規一冊。至是又求一冊云、重刊公世予辭不堪問世、然而此君好善之心殷殷不替、亦今時所稀觀也。○二十二日 沈復齋來別。○二十三日

孟枚僊先生來別、客邸蕭然、宦况清淡、相對談懷、各自暢適。古人交情之真、於此可想見也。○江霖令其子江應熊、姪江朝翰受業、公石爲介。江朝翰十九歲、江應熊十七歲、俱婺源人。江霖字澍三、與予同寓天長寺、姓名不相聞。至此介公石令子姪受學、晤時云、宋理



學隱逸與朱子同時。江瑞雄字季英號衝山者。乃其先祖也。茲於邸寓見先生嘉惠後學殷切。不令子姪早定宗主。覲面失之。後悔何及。冒自不揣。使兒輩先通姓名。後負笈千里。庶不致前往無因也。予曰。斯道不講久矣。君家學有本。爲功更易。歸語二子。當勉繼前轍。予日望之矣。因詢朱子年譜等書。河三寄書於其弟琳笏。令於舊笥中取朱子綱目及年譜相贈。

○二十四日 吳念庵送別贈仁和姚澄齋所刊教孝篇。○由杭州

赴桐鄉孟枚。○二十六日 至桐鄉與葉僊命舟前往。

○二十六日 子巍相晤。

○二

十七日

張主簿熙瑞偕其子孝廉敦臨來晤。云繫牖如令兄也。坐久談心極歡。及

去詩以贈之。○壬申冬月，赴吳門訪張公牖。如偶遇，令兄詩宜先生及鶴汀孝廉書此爲贈。吾友天下士，閉戶坐懷嵩。前年頒尺翰，關河夢裏通。扁舟來相訪，巖城遇老翁。翁時官主簿，瀟灑意氣雄。家世溯淵源，三吳門望隆。抱道隱下吏，抗志標賢風。異茲潔清骨，難弟得母同。有子登賢書，丰度自冲融。才名驚海內，指日報南宮。君家積累素，介福何所終。顯揚圖大業，文章推宗工。○二十九日張詩以此願知己區區獻愚衷。○宜主簿來晤，所言皆仁義之論，而歸本於孝弟。偶聞子家規，見子職內首列悅親一條，歡欣久之。自言家庭內曲體堂上之心，有不敢告人者，似於孝子養志之道有得焉，亦可敬也。○



朱廷棟受業張敦臨爲介。先是鳳鳴寺僧曙  
巖向僕從言朱生欲受學已而面述求教之  
誠。予曰此子質美可造昨已晤之矣。奈僧人  
無爲介之理何。至是介張鶴汀來執贄。廷棟  
字贊王十九歲桐鄉人。其父晉陵繫朱子。  
三十餘代孫明季伊叔祖諱范錡講理學。○

### 三十日

鳳鳴寺僧解乘能詩貽以句。習靜  
空山裏。禪家衣鉢真。曾聞詩作債。竟

似道空塵。只爲從儒教不甘棄法身。世無許  
平仲誰復問僧人。○桐鄉起身朱廷棟送五  
里許舟中以聖賢爲人之道相勗。此子厚重  
不佻予因以主忠信無友不如己之說暢言  
之。○祝徐健庵夫子名世挺生川嶽姿文  
章宗匠道爲師。一朝元老瞻龍鳳百代鴻猷

擬稷夔體國公忠勞寤寐憐才吐握費尋思。  
歐陽今賴維昌運先覺天民更讓誰。檢才  
苦志抒先籌幾下遺桐水鑑收祇爲矢公膺  
帝簡從知備德迂天庥荆花第宅推山斗蘭  
桂衣冠拜冕旒禮樂堂前  
皆瑞色人間爭羨五雲浮。

十一月朔

訪張公牖如書此爲贈。夙分嘉  
蔭拜甘棠大力渾全天德剛。負笈

友朋親道義執經弟子列宮牆。千家圖書傳  
熙皞數載關河嘆阻長。此日欣訂蘭臭志朱  
陽人到懷嵩堂。贈徐果亭先生。尼山文  
學肇三吳派衍今朝道未孤。早冠鰲簪瞻鳳  
闕細探龜畫契龍圖。因心孝友歸成性警世  
鼓鐘待大儒。文獻千秋真在是。觀光幸得示





迷途。

○四日

舟泊姑蘇城外。

○五日

耿子京時寓牖如齋來視子遂訂同

歸。○舟中與牖如談學極相得歡。牖如曰自南寧歸後幸得有萊綵之歡建懷蒿草堂日與四方君子聚首此地以遨遊於山水間如是而已他無所學也。曰萊綵之歡盡吾性分友朋之樂砥礪名教山水之趣滌濯塵俗卽此是學子不能不爲之神往也。○論薦拔受贊曰知其爲賢者而薦之可也。贊者執此以爲之通也。理有各存義不相假。○論同鄉恤患曰同鄉有恤患之義亦須論其事若何適有予同鄉蘭姓曾爲牖如舊治因納妾被訟困屯不堪子卽以其事明之曰少年納妾非爲子嗣也已納矣而令其出官對質非無罪

之縲紲也。公行周卹則爲不棄舊之仁。予行周卹則妨能處物之義。二者兩存之可也。

○六日止張公牖如齋。

○晤撫軍宋牧仲先生。

○八日

晨謁湯潛庵先生祠。

同牖如欷歔流涕不能自己。因見守祠劉生貧

甚給銀周之。○晤蔡九霞於懷嵩齋中。○張牖如令其子在鎬受業。在鎬字雍愷三十六歲。蘓州府長洲歲貢。○計希深默率其子登甲。陳樹琪率其子廷輔。袁慶元率其子紹湯來受業。登甲字起元。二十四歲。蘓州吳縣人。廷輔字宜兩。十八歲。文莊公仁錫先生之曾孫。紹湯字漢公。二十四歲。貢生。俱長洲人。○江承誠江之訓來受業。張牖如先生爲介。承



誠字鼎臣、二十二歲、吳縣貢生。之訓字憲臣、二十歲、蘄州府學生。○倪雍度來受業。雍度字漱文、二十四歲、長洲學生。○之訓同諸子初見時、予知其文、曾爲湯先生所獎問之、云蒙他優取。予曰、他者賤之之詞、以後生而施之長者、已不可、况湯先生爲聖賢一流、方敬之不暇、敢慢之乎。因以變化氣質誨之、更與諸子畧發爲學之旨、以拔出流俗爲第一着。蓋恐溺志富貴、而與衆合汚也。○陳廷輔以曾祖文莊公所評通鑑綱目書送、藏朱陽書院。

○九日、同張公庸如、耿子京遊虎丘、謁諸賢祠。在鎬、登甲、廷輔紹湯承誠之訓、隨蔡九

霞率其孫、周牧寧率其子來受學於蔡忠襄

公祠內。

○過五人墓詩、市井小人行、五人

朝沿白公堤、緩步道經五人墓、啟扉一揖、繼經張東陽祠、揖登虎丘、先謁萬歲樓、轉悟石軒、稍憩之、尹和靖先生祠、由五賢祠入、揖望平江、至尹祠、四拜出、歷千人石、東四賢祠、四拜、再經萊陽、二姜祠、揖紆迴盤折、至三賢祠、又名三講官祠、四拜、三講官者、文、文、肅、公、震、孟、姚、文、毅、公、希、孟、陳、文、莊、公、仁、錫、也、拜時、文、肅、公、子、孫、不、與、文、毅、公、孫、田、脩、文、莊、公、孫、樹、琪、曾、孫、廷、輔、來、陪、拜、再、入、徐、文、靖、公、汧、祠、四、拜、肅、如、還、拜、文、靖、乃、肅、如、舅、祖、故、也、畢、由、方



公祠轉宋文恪公祠俱揖少憩。時蔡九霞方炳率其孫來受業。予曰：文恪祠宋氏祠也，非行禮地，再易之。牖如曰：忠襄公祠可。予曰：孫受學而於祖祠內行禮，是先祖翼之也。率乃祖攸行，不在是乎？衆稱善。之忠襄公祠四拜。九霞令其孫稚圭受學，曰：執贊者二孫孝先，不卽至者，不敢以喪服見故也。時周忠介公孫枚寧亦率其子鳳來來受學於忠襄祠內。旣畢，予觀聚此地者，皆忠孝節烈之裔，不覺樂志洋洋，以繼祖武，礪已德爲勗。講論旣久，各出再瞻汪鈍翁祠，揖各別。予赴繆念齋前輩約，竟席絕口不道俗事。登舟時，道經陳文莊公祠展。○十日過無錫，謁道南祠。楊龜山先生祠謁而去。



在東林書院中同牖如子京謁之。○牖如令其門人周錫爵受學於道南祠。錫爵字信脩，二十一歲，無錫庠生。○過惠山謁李忠定公綱、顧端文

公憲成訪高忠獻公後

同牖如子京謁涇陽先生畢觀配主則其

弟涇凡先生也。因向周錫爵言曰：人固不可不早立志也。孔子一生教人崇讓，至其論當仁，則曰不讓於師。由師推之，雖兄弟亦無所容其讓。設涇陽倡學而涇凡不自砥礪，雖涇陽亦且如之何哉？惟其承當不讓，是以有今日爾。此意不可不重自勉也。○晤高忠憲公從孫菖生，贈以書。○謁諸賢畢，入南齊華孝子祠，瞻望久之。愚謂孝子安可不拜，遂同衆



拜揖孝子尊父命終身不冠不娶雖其行不可爲訓而其心亦有可取。○遊惠泉其泉有二相離尺許初坎水甘美入汲取之。二坎不潔人棄之。因語周生日利與善之間如是夫可畏也矣。牖如曰第一坎是君子上達第二坎是小人下達。○十一日常州府牖如令伊親程彥門人鄭祖期同來受學。彥字嵩高二十二歲常州府貢生。祖期字德求二十一歲。○十三日渡江。○十五日瓜州常州府學生。○二十日四女生。○車中與張起身牖如邀予同車行。○壬申冬訪張公牖如於吳門十首有小序。牖如邀予同車赴朱陽書院講學途次商確

學旨撮其大要、形之咏歌、匪追風雅之逸響、  
聊誌蘭臭之同心云爾。知性方爲能盡心  
傳薪一脉到於今。誰知位育成神化、只在中  
庸二字尋。論聖蓋世勲名面目真、巖巖氣  
概壓千人。憑將撥霧見天手、博得人間位此  
身。論豪一夫失所聖人憂、博愛端從誠意  
流。到得仁心融液遍、耕田鑿井更何求。論王  
玩弄兩間欲市恩、偏抒大義正乾坤。緣他  
有爲施仁義、此箇先教輸聖門。論霸漢世  
龔黃豈易論、歡騰四野道先存。吾民何有神  
君頌、赤子誠求報爾恩。論循松柏堪憐知  
後凋、歲寒已是物蕭條。止餘忠胆維千古、血  
淚常流報聖朝。論忠論來教養是平常、行  
得數端世已康。耒耜闢疆衰獄訟、薪楨造士



遍賢良。精政

課治何能外此身。庭闈二元氣

早涵仁。父慈子孝。人間樂。兄友弟恭。天下春。

論家

洛閩千載闢宮牆。誠敬先發。洙泗堂。

可幸斯文猶未墜。難將此息視微茫。論學

聖道中天在五倫。誰將二氏擬同原。虛無寂

滅成何世。此未廓清安足論。

論開異端

○遊虎丘

記。三吳人文蔚起。風雅科名。聲譽爛然。其

地則山明水秀。名勝甲於東南。予固嘗慕之

矣。鄉之往哲。或尙節義。或矢公忠。正氣常存

天壤。向之官斯土者。清風惠政。功德班班可

考。予未嘗不景仰而樂遊。是邦也。壬申冬十

一月初六日。自浙過吳門。主張牖如家。牖如

服闋。將補官。登邑人士念之。耿逸庵先生令

其子子京南來。邀之遊嵩。行有日矣。予三人



猝然而遇、信宿談心、追述湯潛庵先生遺愛、  
吳民感頌彌深。初八日、同詣郡學謁睢陽公  
祠、瞻拜遺像、欷歔泣下。因嘆直道之尙在斯  
民、而先生盛德感人、綏動一至於此、孰謂王  
道不可行也。予初念盤桓數日、尋名山、訪良  
友、一遂夙懷。會宋大中丞公開府吳中、米心  
檠操志行皎然、梓誼避嫌、不敢刻畱、遂於是  
晚偕龐如子京出閭門登舟、抵半塘宿懷嵩  
草堂。高梧脩竹、泉石參差、恍在嵩陽書院。覲  
茗話舊、如同逸庵先生晤語。龐如向予言、宋  
尹和靖先生洛人也、倡道我吳、棲息於此。逸  
庵先生於丙申歲赴任八閩、經臨其地、所著  
孝經易知藏板此堂。潛庵先生表章鄉賢、特  
建各祠、往往戾止。是則虎丘片石爲賢者過





化存神之所、懷嵩豈止卧遊已耶。初九日晨起、從白公堤迤邐而西、過五人墓、揖之。五人於周忠介公順昌被逮時、繫緹騎而死、以義傳。徐步至千人石畔、仰瞻萬歲樓、規模弘麗。碑勒聖諭、恭頌蠲賦。皇恩如見庶民。子來景象。敬歷階至樓下、不啻咫尺。天顏轉悟石軒、憑欄而望、亭臺高下、掩映林泉。少憩至西廊、俯視劍池。過雙井橋、巉巖峭壁、凜然動臨深之念。過和靖先生祠、湫隘爲風雨所摧。展拜之下、太息而出。進五賢祠、韋應物、劉忠錫、白居易、蘓軾、王禹偁風流政蹟、歷宋迄今、猶有存者。謁四賢祠、暨張公祠、夏忠靖公、元吉、周文襄公、忱、王端毅公、恕、海忠介公、瑞、張東陽公、國維、皆明之撫吳而有功德於

民者也。謁文文肅公震孟、姚文毅公希孟、陳文莊公仁錫、徐文靖公汧、蔡忠襄公懋德祠。所謂鄉之往哲、正氣常存、天壤者也。時蔡子九霞率其孫稚圭、孝先、周子教寧率其子鳳來、陳子寶籙率其子廷輔、計子丙、文希深率其子姪登甲、袁子安吉率其子紹湯、臚如率其表姪江誠誠、江之訓並其子在鎬。執經於予、齊赴宋文恪公祠、廟貌輝煌、想見相國風度。旣而姚子德中、王子咸中、練子揆升引入汪鈍翁讀書處、徑頗幽折、諸子追隨其間、勗以勲名、文章之盛。繆念齋前輩扁舟以繫、賦詩贈別。諸子送至河干、鼓棹而行。遙望錫山、隱隱東林書院在目前、不能躡至也。是遊也、觀山川之秀麗、睹人物之英華、瞻禮先賢、追



蹤名宦登臨止於一日訂業在乎千  
秋良不虛此行矣。因援筆而記其槩。○二十

二日膝痛。○二十七日同張公庸如至家太

康張子居照晉李孟牙以建來晤。○二十八

日張公庸如張子居李孟牙同遊朱陽書院。

大人偕弟子姪來學之士往邑侯史公平泉  
陪拜子亦扶病往張公書院闡教多時人士  
悅服敬聽。是日子齋頭以五簋相餉邑侯史  
公楊太和先生同圍坐談學竟夕。○庸如爲  
同鄉尹侯之子諄向邑侯史公請厚卹有古  
人急難之風。○令子姪容端容恂容肅執經

於牖如先生。○李以建受業張子居爲介。以建字孟牙、三十歲太康庠生。○二十

九日、張公牖如行、遣振起、容端郊送。牖如以虎丘志

一部餽予大人、予大人以微物相贈、止受二鷄而去。○寄耿嵩陽先生書、吳門與子京

聚首一路同張公途次論道、如聽先生教語。竊意朱陽之約不能驟得之先生者、竟可得之張公與子京。而子京又以婚嫁必不可移之事未獲至柘、幸張公闡道朱陽書院、時萃多士於側、而以先生爲訓勉、是不啻先生之敷教朱陽也。當斯文難振之秋、張公銳意前進、至書院爲人士警其聾聵、感其風者咸咨嗟嘆息、以爲砥礪末俗、正在於此。想人生名



教之樂莫有逾此者。先生聞之當亦輟然色喜也。匆匆北上未能再至嵩陽一爲追隨。不無遺憾。嗣後京邸更求誨示不倦。所切禱爾。病中伏枕草草書數言道懷。其實有言不盡者。筆墨潦草更宥我也。○是日脊骨痛不能輾轉。

十二月十日

丁省來受業劉奎五爲介。省字曾臣四十五歲江南蒙城武舉。

○十六日六妹于歸葉。○十八日病愈。○十

九日

王論秀段昌祖來受業毛正倫爲介。論秀字書升三十一歲昌祖字繩武十六

歲俱鹿邑人。○王祖乙來受業許鳳岐張文謨爲介。祖乙字維殷二十八歲西華人。○



二十一日赴汴城。二十九日

閻士美來受業李岐山爲

介。士美字子建二十五歲睢州學生。○路過後臺崗李岐山述士美向慕書院之誠因以爲介。士美道夙懷甚慇遂執贄以奮志希賢聖勉之。○三十日至家。

是年春夏書院課業秋冬南遊。

孫壻任 仁拔字

尋樂堂日錄卷九終

校記

①六妹：當作「六妹」。

②繫：當作「擊」，事見《東林列傳》卷三《周順昌傳》。



藏 儒

# 尋樂堂日錄卷十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全編

容遂

三十二年癸酉四十一歲。

春正月朔

足病能行禮。

○四日

收拾行裝。

○六日赴京容

莊從

謁程朱祠。○楊太和先生偕同人送十數里罄歡而回。

○十一日

眷口在家起身容端容恂容肅容邃從。

○十三日

至礪山王黃萬禧天植家。



○十五日、本縣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

侯史公送扁。

扁字統。備達尊。

○十六日

黃天錫受業。其兄萬禕率

之行禮。天錫字心簡。二

○過黃河。

萬禕心簡。送至河岸

十五歲。江南。礪山貢生。

而別族人公。

○十七日

晤李友石、周榮先、張恢、天湯、霖、赤、麗、松、石。

宰留止之。

麗階平、陳子績。

○十八日

晤張聚臣、趙申如、孫谷宗留止其家。

霖、赤留止之。

暢所欲言。至

○二十日

至豐縣。主蔣公還家。程汝遷受業。實行

午夜方休。

九為介。汝遷字子喬。二

○二十一日

答揚太和先生

十四歲。江南。豐縣庠生。

書、相別程朱祠內聚首談心、何快如之。書院時賜提携足見同心。雖目下相隔千里、其實心同、千里亦不能爲之隔也。附商者、道在天下、不外人倫日用。人有合此者便是道、離此者便非道。正須於日用間看所行之是非。不是說日用動作便是道。彼佛氏以知覺運動爲性、却說日用動作皆是道。聖人便不如此說。觀夫子所言非禮勿動、以此明白坦易、學問宗旨便可識矣。若稍涉高遠、便非聖人家法、亦恐駭人耳目。先生於講論間想更當爲之斟。○二十二日 穆公振孫谷宗來晤。谷酌否。○二十二日 宗令其子孫朝格受業。

朝格字壽平、二十三歲、江南豐縣庠生。

○二十三日 阻雨、孫氏兄弟畱益。





恭因命子弟出見談文竟日。〇留別詩。春風欲惜別未放。柳條青。把酒須共醉。明月照前庭。〇二十四日。孫谷宗、巨津、易源、山、高、篤、生、門人孫壽平送十餘里而別。

〇二十六日。吳經國來書院受業。其父吳振之率之行禮。經國十八歲。鹿邑人。〇王景昌來書院受業。毛正倫爲介。景昌二十八歲。商丘人。

二月二日。道經陵縣。訪谷命侯。留止之。〇春日喜晤谷命侯世兄。雁歸雲斷。自西東。十載關河夢裏通。歌曲何年催別路。琴尊此日坐春風。牕前細草窺書綠。階下輕枝帶露紅。聞說德門多。〇三日。左足病。陵縣景色。桂香秋到自蟾宮。

令梁濟庵魁談學。○吳周國來書院受業。葛松嶺爲介。周國十六歲鹿邑人。○四

日張序來書院受業。葛松嶺爲介。○五日梁序字天章二十歲鹿邑庠生。○梁

濟庵哲士挺生麟鳳祥十年學道在倫常。

清寧世總由人造賢聖階惟盡性昌無欲已。

躋營道室銘仁還繼橫渠堂。偶經○十四日

花縣窺心得握手訂交嘶毫茫。○

至京師是疾愈。○十五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二十

日本衙門到任。○二十九日寄耿嵩陽先生書。二月十五

日京師晤肅如張公接翰教知尊體違和不勝懸思既而知平復如常喜不能已。春暖時



融萬物發育先生觸目見生意流行、懽欣、懽悅、性體呈露、此心安得不與時序更新耶。登邑新令君精銳圖治、慈祥愷悌、溢於言表、且繫舊賢令張公之姪、晤時以承繼先志爲任、自是循良家風也。更可幸者、與牖如先生通譜累世、書院事纖悉及之。而新令君慨向先生爲歸依、吾道之幸、可勝言耶。新令君願大力深於差役、接京師者、毅然屏去、不許費民間一錢。卽此一事、後效可期矣。張公後復有張公、自是天之有意斯文也。而牖如先生於此土、蓋亦悉布膏雨矣。其間之委曲加意者、殆不可忘也。○答宋體仁書、接手教、如同話語、想見道力堅定、功夫精進、不禁於濶別之餘、輾然色喜也。至來札所云、守得一個窮

字定不爲世俗奔競之行。此是近裏着已語。其胸次曠達不爲物累。非有得於道者能如是乎。○郝坦來書院受業。葛松嶺爲介。坦二十四歲。陳州人。

三月二日

張偉來書院受業。葛松嶺爲介。偉二十二歲。鹿邑人。

十三

日

家報並諸同人書寄至。

○十四日館課。

○答楊太和先生書。來

札開示諄切。痛養相關。非先生與某形骸無間。安能肫切如是。聞每日至書院講論不輟。弟姪輩俱得追隨函丈。此等景象。令人一追思一快心也。某雖寓京邸。實神在家園矣。祥仲功夫較前有進否。學問事日新。日益不可不知也。○答書院諸生書。三月十三日接



家報知諸君潛心爲學不少休歇喜甚。及閱來書數封、課文數本、又見至誼關切、功夫實落、益不能不神往也。况楊先生屢爲開導、邑侯史公命題看文、與生在書院何異、此衷殆暢然也。惟望時加警惕、持身端嚴、不肯一毫鄰於苟且、立定此意、而復讀書以明理、講習以考德、循此久久之、學問人品安可限量耶。至新進諸生、想各有抱負、或希聖希賢、路分未經人講說爾。一經提起、再加沉潛體認之功、於此道當無難也。○十九日上大宗伯張敦復夫子書、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無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畧家必有廟、



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或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祭得二代。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按家立祠堂。祭四代。今遵此制。其時祭用二分二



至於事最便。若鄉俗冬至日墓祭，則時祭止用二分日，未始不可也。至程子始祖祭於冬至，先祖祭於立春，亦是禮以義起。朱子行之，覺得似僭，後不敢行，又是禮以義制。大約行禮者有仲月之祭，有月朔之薦，又兼之以元旦及墓祭，忌祭諸舉，人心似亦無憾矣。獨是始祖不得與祭於追遠之意，不無難愜。或始祖主另有一室居之，並使祧主得藏於其中，而隨時祭用獻，既不失之僭，又似於禮意無欠缺。未審若何。至祧主嘗疑宜有別室藏之，斷非埋之墓所。昨所云置樓藏祧主於其上，斟酌亦善。惟夫子明以教之。○二十

二日 以後學清書於  
同年宋于蕃。○二十五日，聞耿嵩陽

先生卒、廢食。○二十七日、寓所設耿嵩陽先

生位、同張瞻頌、冉永光兩公哭之、有詩。○輓

耿嵩

陽先生、嗚呼道喪在今茲、忽聞山頽水壞  
時、乍聽驚倒翻如夢、尋思仍是半信疑。細問  
歷歷始得真、放聲不作人世思。凋我典型何  
太虐、彼蒼之意安可知。千聖心傳豈無待、今  
日大道更繫誰。憶昔嵩陽証道脉、六次曾下  
敬恕帷。春光秋雲坐風月、冬爐夏日憑追隨。  
箕山潁水如相携、疊石川上好晰奇。贈我琴  
書晴牕開空山、聯床夜題詩。學道豈徒一日  
計、講堂早訂千秋期。吁、今相思不相見、一回  
追思一淚垂。先生鴻名已不朽、道在六經功



四維。濂洛關閩統相續。太極渾合一無私。書院如昨。講習撤啟。手啟足誠。何虧而今而後。得免夫後死恐難與於斯。良士立身亦獨苦。蓋棺論定。心則夷。驅車瞻顧。問良朋。天涯茫茫。欲何之。寸心不死。萬古春。獨有嵩陽亦足悲。秣馬欲向洛陽道。撲面塵土北風吹。

夏四月朔

以後專學清書。

○二十六日耿嵩陽先生訃

音至。子京以書來求作傳。○二十九日爲耿

嵩陽先生作傳成。

耿嵩陽先生傳。耿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庵。河南

登封人。生有異質。七歲讀經書。九歲爲文。輒得驚人句。初命名循。昆仲次日冲壁。心弗善。

也。一日讀文至耿介拔俗之語。欣然曰。惟其介所以拔俗。吾可終身矣。遂易今名。自太先生中憲公捐館後。凶荒疫癘相繼。先生益志於學。邑令中部劉公禪奇之。應童子試。守令暨學使者皆拔第一。時大河南寇擾不可居。奉太恭人避亂單懷。未幾又避穎陽。凡樵採耕耘之事。皆身爲之。然未嘗一日廢學也。皇清定鼎。順治丙戌。食餼辛卯。登賢書。壬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舊例與館選者人各一房。爲肄習地。先生獨與同館湯潛庵先生合併一處。以澹薄寧靜相砥礪。授內秘書院檢討。特命翰林出任監司。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下車之日。海氛甚熾。奉委清查海上逆產。周歷福興、泉漳、延建六府。自





裹糗糧、毫不擾民。所過禁屬吏迎送。餽遺三閱月、清查十萬餘金、隨報督撫題覆。而海澄公黃梧以所查不及十分之一、密疏奏請覆勘。人心騷動。先生星夜單騎赴彰<sup>①</sup>州、邀海澄公及彰南道鎮將、文武官集議於大開元寺。衆皆哀號辨冤。先生丰裁凜凜、辭義嚴正。海澄公愧不自寧、願照前冊所報、瀕海之民始安。時造船之令甫下、先生入山採木、旋駐南臺、監造戰艦。風宿露餐、未嘗告勞。王師既復、閩安更檄築城海上。海寇雖敗、猶有泊船洋中、不時窺伺者。先生晝則督工、夜則戒備。四十餘日、衣不解帶、遂成表裏石城三百六十丈。又脩營房二百餘間、屹然爲重鎮焉。覃恩授中憲大夫、贈太先生。

官、封傅太夫人爲太恭人。八閩正資彈壓、因會審周亮工一案、遭註誤解、組赴勘、部議雪之、復原職、補江西湖東道副使。正己率屬與民休養、遇亢暘、步禱郊外、甘霖立沛。期月、裁缺、尋補直隸大名兵備道、副使一以清慎勤敏、掃除積弊、興教化、絕賄賂、禁私派、緩催科、撤差提息獄訟、甦驛困、懲衙蠹、不時循行阡陌、詢問民間疾苦、官吏無不警惕。往者脩理衙舍、每歲坐派滑濬兩縣銀一千二百兩、順廣大三府亦歷每歲攢造解送、磨對打點諸費、民苦不支。先生悉爲禁革、計三十州縣歲省銀三萬有奇。又逃人之株連最爲民害、先生公出、經內丘、見逃人一起、千連窩主鄰佑等三十餘口、道傍呼籲、惻然曰、功令固嚴、曲



全由我獨不可行仁於法中乎。遂密諭所屬凡繫逃人案內不許拖累多人。或開自首。或引道路盤詰。在任期年。所屬州縣拏解逃人三百餘起。並未株連無辜。其所全活者多矣。忽聞太恭人訃。哀毀幾不欲生。匍匐奔喪。紳士百姓攀祭哭送。依戀不忍舍。家居杜門讀書。得明道先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之語。身體而力行之。因以敬恕名堂。與同志會文講學。詣蘇門執經於孫夏峯先生。居三日。觸目見性命流行。邑有嵩陽書院。宋時與睢陽白鹿嶽麓並稱。其廢已久。先生爲繼。在開來計。慨然脩復之。規制粗具。經營良苦。適長洲張侯牖如來宰於茲。敬事先生。作興書院。先生遂得大建聖殿講堂寮舍若干楹。置膳出

若干頃崇祀典、定講課、俾學者從小學、孝經入、以爲聖門階級、不可踰越、孜孜汲引、不倦。撫軍學使者往往親臨其地、四方聞風、慕義之士接踵而來、絃誦之聲響徹山谷、書院由是大盛。先是先生丁內艱、歸邑、令某以徵比舊糧三百餘金、敲扑里民、聲徹庭外。先生聞之、惻然動念、遂捐金如數代輸。里民踵叩願償。先生曰：「某於梓里無能爲德。」聊輸薄俸、濟此民厄、何敢責償也。邑市米價間騰貴、輒出已粟減價以平其值。歲饑則罄所積以施孤寡。邑中陋弊相仍、先生惄然憂之。張侯造廬請益、凡所興除、無不曲體先生之意。登民實陰、受其庇而不知也。中丞華亭王公延至大梁書院講學、先生作太極圖疏義爲多士訓。



湯潛庵先生輔導

東宮以先生學有淵源

特疏舉薦先生守

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不

得已策蹇入都卽衰老具辭不允奉

旨從

優以侍講學士用旋陞補詹事府少詹事

特命輔導

東宮

上問中庸一書以何爲

要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蓋曰天之所以

爲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曰不顯維德百

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約以

聖學法天主敬寓頌美之意

上問河圖

洛書之數奏曰河圖數十洛書數九

十者對

待九者流行非對待無以立其體

非流行無

以致其用只流行便無窮盡

上問七八九

六奏曰陽數用九不用七取其老變也

陰數



用六不用八亦取其老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無窮盡之義。上問洛書二四八六、奏曰洛書一三七九、陽處正位、二四八六陰處偏隅、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上命書字、乃書孔門言仁言孝、蓋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體、孝者仁之發用、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四十三字。上取綾幅、御書閒來無事不從容一律、又書存誠二大字。上命皇太子背講經書、闡發簡要。聞所習字端楷、射必中的。先生躬逢其盛、侍講時忽頭眩顛仆。上命侍衛扶出、立令御醫診視。次日同尚書湯某上疏辭輔導重任、奉旨着回奏。旋以衰老陳情。既而詹事府特叅克賢受職、借病推諉、部議



革職奉旨耿介免革職着削去少詹事照依原道員品級休致計三月十九日入都八月初九日出國門在朝凡五十三日既歸坐卧嵩陽書院延中年冉永光先生督課諸生切磋罔間構小亭於疊石溪畔日川上日觀瀾日天光雲影春秋佳日每偕同志流連賦詩其上恍然有浴沂詠歸之樂未幾疾作子弟以藥進先生曰余與潛庵先生同官同學潛庵雖沒其人已不朽余特患未聞道爾夕死何傷壬申冬病劇癸酉二月二十六日正襟而逝先生奉親孝事兄恭撫弟姪以恩交朋友以信至誠感人具萬物一體之懷其學也居敬窮理崇正闢邪總期不愧於屋漏確爲一代大儒嵩嶽鍾靈豈偶然哉嗟乎先

生少嘗艱苦壯歲登朝三任監司賢績懋著  
正當強仕之時而乃絕意進取倡明正學優  
遊箕穎者二十餘年迨湯潛庵先生之薦天  
下翕然想望其丰采拔茅連茹駸駸乎道之  
將行矣翼導儲闡不兩月卽以病廢議者  
斥之幸荷聖明矜全晚年得終老嵩陽傳  
洛閩至今未墜之續②當是時人猶以先生不  
得大用爲惜蓋先生一生得力於易其於進  
退存亡之際知幾神矣然則先生之出處吾  
道興廢所關非人之所得主也所著有理學  
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嵩陽書院志河  
南通志敬恕堂存稿家規家乘自課諸集其  
孝經易知服習之者遍豫土湯潛庵先生開  
府吳中頒行所屬傅子公定宰福清永豐二



邑復梓之以廣其傳。以故兩江浙閩間無不家絃戶誦焉。學者稱爲嵩陽先生。余自庚申以來凡六遊書院。先生畱居敬恕堂。晨夕考業。印心莫逆。丙寅余建君子亭爲卜居地。辛未踐登嵩之約。先生俾題數字於雙溪疊石間。旋命作孝經易知序。訂千秋之志。豈知竟以此永訣也耶。訃至。同張侯牖如冉永光先生爲位以哭。其子都屬余作傳。余辱知先生最深。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述其生平。以俟後之人有所考焉。贊曰。義皇開統。歷虞夏商周。至尼山而集成。魯鄒垂緒。啟濂洛關閩。及河津而益明。微先生之傳衍正派。鮮不聖道之是背。而是馳。微先生之啟牖後學。誰知太極之至庸而至精。豈非寸心全兩大之理。而

道統有歸、一身備四時之氣、而純粹難名也。耶。雖仁孝之旨未及大見之世、而敬恕之學已克進底於誠。况執孝經一編、通百世而可治、豈曰嵩陽片席、非吾道之常亨。嗚呼先生、生則順焉、沒吾寧也。嗚呼先生。○爲同年孫靜紫約祭格於勢。靜紫尊人病故、訃音至、向同鄉言曰、孫夏君孚先生生病故、其子靜紫告假歸數日、忽遭此、於承歡之志亦既克遂矣。但其家貧、一時未能舉葬。我輩誼切同舟、於常情外、當另有厚致、方於古道無愧。且大儒之後、不與他家一同槩視、亦別類分情之至誼也。事卒格而不行、惟有五簋會內數友、連軸分賻、儀行祭。





會友賈燾子焯然、法書山樗、吳幼日世燾、彭直上始搏、成安若康保及余也。

五月朔

復耿子京書

三月內聞先生仙逝

寓爲位以哭。山頽木壞、斯道無主、數日淚湧不能自己。四月內盛使至京、不禁對之泣下。尊札云先生遺言命某作傳、某與先生忝繫志同道合、凡內外顯微、他人所不盡知之處、某獨知之、備悉曷敢以筆拙辭。謹具所見所聞者撰稿一篇、不避煩瑣、不刪冗穢、總期傳先生之性情、形似心地、舉止而出、恐其中尙有未足爲定處、乞改正爲幸。一官匏繫、不能親爲哭奠、微悃悒悒、快先寄哭詩一紙、乞代焚靈座前、以見先生全受全歸、無復遺憾之處。

惟某確知不啻敬恕堂中話心期也。先生亦可慰九原下矣。惟冀以道制情節哀自玉更仰純孝。書院乃先生一生心事以足下之盛德相爲承接自區處盡善某實刻刻關情也。

○二日

答耿五先生次白書。三月內在京聞嵩陽先生捐館舍痛悼不勝隨即

在敝寓爲位以哭矣。至四月間盛使至相對泫然泣下。山木增悲道統絕喪我懷不知所極。一官匏繫既未能握手永訣復不獲哭奠靈座前風雨淒其暮夜惆悵彼蒼哀我徒鑒此心爾奈之何哉。書院過勞叮囑然某與嵩陽先生兩心莫逆不在世情聲氣之中而在道義骨肉之內不惟性命以之實死生以之。但先舍我而去不知後死者更得與斯交否。



顧瞻海內、舉目茫茫、欲更驅車、其將焉之。觀  
某哭先生詩一首、情志亦可哀也。聞者即欲  
不放聲痛哭、將不能矣。幸先生天性醇厚、學  
問淵邃、繼家風而崇正學、某時得藉片紙、通  
問、以爲砥礪之益。諒無忘舊好、不我遐棄、是  
即嵩陽先生至今日如生也。先生身後、闔邑  
自應請主入書院、未

○七日

祭耿嵩陽先生  
文、嗚呼先生

其竟逝兮、實我志之不虞。天豈欲喪斯文兮、  
何典型摧折於須臾。聞而驚倒兮、對蒼昊之不  
弔。爲位以哭兮、想音容而中懷其瞿瞿。嗚  
呼先生、鍾嶽靈而誕降兮、天地之正氣生初  
其亶厚。近伊洛而溯淵源兮、佩敬恕之語、信  
吾道之無岐塗。方其幼而拔俗兮、早千秋之

自命。及其捷南宮而讀書中秘兮。惟道德藝  
林之任。其馳驅睢陽之並居兮。勵澹薄寧靜  
之志。出任乎監司兮。上下惟誠意之是孚。瀕  
海流膏兮。剛方既折乎奸雄。雉堞聳造兮。八  
閩固而無警。夫海隅江右畿輔之重地兮。潔  
已率屬而綱紀肅。釐剔中外以奠民生兮。尤  
曲以矜全。夫無辜觀所至之行仁兮。無非萬  
物一體之懷。雖退居林泉兮。獨善與大行其  
奚殊。建書院於嵩陽兮。振千秋之絕學。標居  
敬窮理之正傳兮。允世道人心之是扶。一時  
之樞衣從遊兮。極四方之碩彥。百年之鐘鼓  
丕揚兮。煥堂戶而大振其規模。嗟自洙泗之  
傳學兮。歷漢唐而淫於佛老。沒於功利。至濂  
洛關閩之表章六經兮。服其教者之不流於



權術而淪於虛無。信學術之純雜兮。闕斯道之絕續。何先生之學底粹精兮。合明道伊川而信爲不孤。衍聖道之脉絡兮。編要旨而人知所宗。契大聖之素懷兮。註孝經而躋世以和睦。無怨之途。維世運之昌明兮。下於巖穴。維聖主之善任兮。晉崇階而不拘。東宮之翼導兮。繫天下之重望。召問頻加兮。獻誠敬而不渝。闡圖書之大義兮。宣扶陽抑陰之旨。書仁孝四十三字兮。以所學而拳拳爲嘉謨。海內方幸大道之得行兮。忽遭疾而辭服冕。以是得遂林泉之願兮。益信繼往開來之不世而在吾。余於先生之取益兮。六至嵩陽而訪道。先生引余爲同心兮。忘年而初非有隔膜。始余問學而絕制舉兮。先生



以忠孝激其頹廢。繼守章句而未會一原。公先生舉仁體而示之當軀。或俾畱字於片石。公或俾構亭於溪畔。時坐煙雨而忘言。今時同川上玩太極之一圖。今已矣。先生與余幽明永隔矣。痛予言之誰告。予志之誰知。今能不形神之交瘡。憶昔踐十年登嵩之約。今秉燭序孝經之一編。孰知竟以此爲永訣。公先生孝治之弘願。其亦可俟百世而同乎。曾謂等此書於集註。公紫陽可駕。列此書於學宮。公說可廢乎。諸儒存余言之。旣往。公驗余言於將來。先生其接道統之傳。公又何憾乎。入其庭而不隨其步趨。茲京華之匏繫。公未獲哭奠於靈座。先生知余之深。公諒鑒此心之區區。敬具牲醴。公聊將於惻怛。惟先生其來



格兮、庶至誠之神明陟降而  
非誣。嗚呼哀哉、尙饗。

〇八日

與學者講否從漸來

隨三位說、否自漸卦而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漸卦艮下巽上、三三、否則坤下乾上矣。三三、是漸之九三往而居於否之四爻成九、則漸之九三位今爲否之六三爻矣。是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否從漸來之義盡於此矣。至所云隨三位者、蓋隨卦震下兌上三三、其實下卦自困而變上卦自噬嗑而變而自未濟來者、則又兼此二變也。蓋困卦坎下兌上三三、下卦爲坎、則中滿而爲陽、故初與三皆六、而二則九也。今隨卦震下、爲仰孟之象、是以困之九二來居於初畫、成初九也。又噬嗑卦震下離上三三、上卦爲離、則中虛而爲

陰故四與上皆九而五則六也。今隨卦兌上爲上缺之象，是以噬嗑之上九來居於五畫，成九五也。又未濟卦坎下離上三三下卦爲坎與困同上卦爲離與噬嗑同，仍卽困之下卦九二來居初，噬嗑之上卦上九來居五也。故曰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也。隨三位當連下首困，噬嗑未濟兼讀之，則知否由漸而變，隨由困，噬嗑未濟而變也。○與書院諸子書，書院讀書切實用功，見所作文字雖未必盡善，然有此片段，加以精進之力，不患不有成就處也。勉之，吾日望之。方今史公於簿書之暇，作絃歌之聲，日取文而課之，此段成就，又安能不汲汲問學也。葛松嶺問否從漸來，隨三位之說，另紙書明玩之。毛正倫二月書。



謂慎獨之功周乎視聽言動之間此語最爲  
 着實知爾有進功也。勗諸課文各有是有非  
 處細爲體貼不可浮慕也。嵩陽先生捐舍天  
 實厄我也。合志同道者誰與哭之不已爲詩  
 爲傳爲祭文以傳之。全受全歸道統之傳在  
 嵩陽矣其如我懷不能忘何。取諸文閱之。二  
 三同人想亦不能  
 不憾愴於中也。○十七日 紀尋親孝行、  
 卧魚苦志憶當

年、百粵孤踪情黯然。悵望臺煙隨嶺表欣看  
 萊絲試堂前。麟符世德青箱耀鰲首仙名紫  
 禁傳。早卜鼎鐘垂萬  
 禩。貽謀孝字作良田。○十八日夏至行祭。○

二十日 寄家書、五月十九日接家報見大  
 人書字精神不懈端楷凝靜知其內

志愉悅、故外而應之手者、自有和順氣象也。及讀家報內所云、每日讀呻吟語或古書、有心安理順之趣、無一物之累。此等胸懷流俗人從何處夢見。讀數行、心志暢快、不可名言。又有振起率子弟書院讀書、又得楊先生堅志向學、維持書院、家庭朋友間皆夾輔正道、真是進而日上氣象、胸次那得不灑落也。鄉民感德帳子、自愧居鄉無一善狀及人或感父親冲和謙慎、令德彰聞、人不能忘情耶。亦可見秉彝之好、自在人心、有不期其同而同者。辭之更爲善道。

○二十九日、翰林衙門報國寺謝

聖安不與。

聖躬欠安、各衙門向佛寺脩醮、至是傳赴報國寺祈禱、起廿九





日終六月初三日。余於寓所齋戒設香案。衣朝衣焚香拜天。日三次。○人所敬者天而已。向佛邀福。聖明否乎。何不敬君之甚也。

六月朔

焚香禱天。時同年宋于蕃朝楠教余。清書亦不赴寺。即於余寓所祈天。五

日。○二日

張侯牘如來詢余設香案謂何。○以禱天告之。張默然長吁而已。

十五日月食陪護月。

秋七月四日令容端容莊回本省應鄉試。○十

三日足病。○十八日

江西南南城術士某來問疾。坐久之曰。某有志爲

學願業門下。予辭之與談學甚久。彼曰爲學生平志也。隱於術士志非所安。不得已爲糊口之計爾。訪人久矣。今遇先生天。○二十日成我也。吾志決矣。再三請之未許。○二十日

爲克恭援例爲太學生。○病愈。○二十五日

大人作戒子孫不欺文寄京。

附錄戒子孫不欺文大矣哉

其不欺之心乎。天之命聖人之道俱於是心焉。載之實此心則聖。虛此心則狂。聖狂之分毫釐千里。吾家子孫質性多愚。然策之亦可聞。不欺之說爾輩其聽之。在昔我考道宗洛閩以不欺之學成已成物。世號筠峯先生。雖明末寇亂未竟所志。僅以食餼終。然中州道



學編明儒言行錄諸書載其語錄傳其行事  
 邑人士請祀瞽宗更建特祠不可謂非不欺  
 之明驗也。長兄不祿入庠卽逝。仲兄十二歲  
 被擄。季弟在襁褓中。予方九歲。遽爾失怙。焚  
 焚孤形。幼癡未諳。幸我祖妣李太孺人。我妣  
 姚太孺人。霜操荼苦。不欺誓志。及撫予就傅  
 年已十有二矣。內稟母訓。外親老成。實意向  
 學。罔敢自欺。族親頗嘉醇謹。因助成室。自李  
 氏歸。子習見不欺之志。樂倏不欺之爲。心地  
 坦白。治家勤儉。和顏以安。王母。刲股以救姑  
 變人傳其事。官表其門。史乘列婦道之孝。邑  
載李氏孝行女兄載姚太孺人傳邑亦不可謂非  
傳並母節之芳乘載姚太孺人傳邑亦不可謂非  
 不欺之明驗也。當其時。予困於童子試久矣。

雖屢經首拔。卒難售時。至遊庠甫六載。而勤  
膺鄉薦。嗣後不復試於有司。惟杜門課吾子  
孫。求吾性天。今幸吾夫婦同邀 綸封。卽孺  
人未登大耋。然五十四年間。黽勉同心。欺志  
蔑有。固予所深信也。溯予家世。得力忠厚。槩  
予生平。庶免詐欺。憶總角時。路遭遺錢。不拾  
而去。此雖微乎。亦不欺之証也。自是而中年  
而暮歲。歷之晝夜寒暑。極之顛沛屯邴。顯之  
廣衆稠人。微之暗室屋漏。凡處母子兄弟夫  
婦朋友鄉黨間。以云憚愚未諳。則有之以云  
自欺。則未也。其尤欲法者。因心之孝。功實爲  
首。其痛自戒者。色慾之淫。罪斯爲魁。由孝及  
弟。因色欠財。美惡所形。人品立分。苟至辱先  
奚克昌後。此予更拳拳求其不欺者也。然是



不欺之心也。天之道也。聖人之教也。凡我子孫亦具人性。豈陷溺其心而不知返歟。今思之。至誠聖人也。思誠賢人也。不誠。愚人也。不誠矣。悔而求進於誠者。士猶不失於令名也。不誠矣。一惟不誠之是任者。全失天地之心。非人之類。而禽獸之形也。最可懼者。禽獸之狀。蘊結胸中。外猶欺人。曰。吾不如是也。其將能欺乎哉。子若孫三復吾言。求不自欺。縱不得爲聖賢。亦免蹈禽獸之行。是吾所望於汝曹之志也。夫。○王心牧來受學。張嘉錫太史爲介。心牧字寧一。二十

五歲江南蘇州府人。

八月朔。

○王心牧問學。以居敬窮理之旨告之。心牧初入都。欲應試棘闈。予弗知。



也。一日與論學、告以孝經之旨、且曰、學之要旨莫如孝。人之所爲無在、非孝、若有稍涉非道者而爲之、卽非孝矣。數日、心牧以應試之事來告曰、聞前日言、此心悚然、今不復爲此事矣。願受業於門、以重自砥礪。世俗聲華所不願也。予曰、善。有志斯爲、能補過也。夫子來學、而誰爲介紹乎。是非禮也、不可。翌日、其舅張嘉錫太史率來受學、心牧循執弟子之禮。一似篤於學者。○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心牧聞一日講論、而能自戒止、不肯入闈、其亦可謂拔出流俗者矣。○江南習俗之弊、每逢北闈、鄉試有頂名冒試者。若獲售、則中者酬以重貨、不則爲納監償之。此習相沿、人不知其非也。心牧始亦不免爲流俗所移、及聞孝之



一言而卽止、後將不可量也。○心教來問學、  
曰、卽如知人、聞之、非而能止、此便是堯舜之  
心也。由此擴克之、仁義不可勝用矣。心教曰、  
只爲當日不知此事之非爾、又無人提撕、故  
不免有冒昧之心。今得先生以孝爲指示、覺  
爲此有不可問心處、卽有不可對先生處、故  
不爲也。曰、子之進道、其勇矣乎、更須由此體  
認。○王生心教其兄心孜字子思、聞性至孝、  
因少孤、廢學、隱於商、令心教篤志於學、以圖  
進取。兄弟道義規勉、雖食貧無貽、慈幃憂亦  
難能也。又聞子思不苟言笑、不苟取予、當心  
教北上時、欲問業於子、請命戒之曰、爾未知  
其人、不可冒昧相從。旣知其人、不得造次相  
賣、慎勿忽也。觀此、有卓見、殆天分近道者與。

若加之以學、安可限量。○二日 宿州王永  
心教想當并識此義也。○康來論學。○

五日

王心教來辭行、談學甚久、以居心制行、  
至誠之道、諄復之。心教志甚躍然、出紙

扇索書。因以程子語錄三則書紙、以朱子白  
鹿洞規書扇、題數行於末云、癸酉秋、王子寧

一遊京師、將歸、索書於予。予喜其有志問學、  
因書白鹿洞規爲別。時置案頭、可當箴銘、古

人無時敢

○七日

黃起元向以孺慕齋劄記  
見惠、見其學能守正無偏

廢學也。

讀之色喜、因有偶評書後二紙。○孺慕齋偶

評、第一條痛斥權變詐僞、空虛寂滅之害

道、甚是。但老子釋氏他儘有近理處、故大有

亂真處。聖學所以深爲排抑、懼人心陷溺於



其中而不自知也。至蘇秦、張儀之流，直是竊取富貴之輩爾。他但得邀一相印，便生平願足。此輩庸庸不足道也。誅惡必誅其魁首，標提此輩，似宜再商。第五條所云導引之術，君子弗爲，詞意已足。道理亦止可如此說。若說以氣爲形而下，則君子弗爲之心，非第爲此也，未免稍涉牽合矣。第七條說不學便負天親，此仁孝之所以不容已於學也。第十一條所云知幾已，是聖人田地，卽易所爲知幾其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說也。學不到此，總是半塗。第十六條言之痛切，小人着落一語，道破君子成就有所從來。第二十八條道盡宗旨，人人如此做去，駕空蠟等之弊息矣。第三十二條於人心見危微之介，於天心

見坤復之幾。第三十九條言理氣之不相離、意則善矣。但語急似無輕重差等之分。正與文猶質、質猶文語氣相類。今思先儒所謂一氣流行而其中有理以爲之主。則其所謂王者理重可知矣。倘離理言氣。不過知覺運動者爾。烏能合道。後人合理氣並舉者。止謂理非氣更無安頓處。不得不如此說也。其實不能無低昂。第四十八條所云未嘗用纖毫之力。順理而行。故也。卽五十二條意。○孺慕齋劄記書後。讀孺慕齋劄記。開首闢異端。崇正學。總爲世道人心慮。中間言誠敬窮理。知幾三致意焉。而終以復性守身爲希聖之樞紐。學問之旨盡此矣。切實指示。絕無一偏駁語。造詣醇深。何至是耶。吾願學者各錄一通。





置諸座右、熟讀精思、不患無日新氣象也。○

八日

與黃起元相晤、訂學。○

九

日

蘇瑋、張昭來晤。○張石虹先生辨學仁說

云、宿州王有年、永康以學仁分說、偶以其說語先生、先生折之云、學統知行、先儒詒訓、確不可易。知有知之學、行有行之學。講習討論、知之學也。躬行實踐、行之學也。說致知力行、有先後、有虛實、則可。謂學只是致知、力行又在學之外、則大不可。假如謂好學近知、力行近仁、學但屬知一邊、一部論語皆是教人為學、皆是教人求仁。第一章揭出個學而時習之、為萬世示訓、便漏却仁字、便遺却行邊矣。而大學教人知止、能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又何以兼知

行而統爲大人之學也。且如說力學、說爲學、次第、力字爲字、皆兼行意。難道只口吟目涉、以讀書爲致知之學、而力仁又是別事也。聖賢言語、要看得圓融。就好學言、知力行言、仁姑以其近似者形容之爾。如謂太極不雜乎陰陽、不離乎陰陽、截看亦可、渾看亦可。在人之會道之爾。慎勿以詞害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博學之、篤行之、學與行對待說、則學是學、行是行。單提學字、如學而時習之、學如不及之類、皆兼知行二義。○答張石虹先生書、以學屬知、以仁屬行、截然分學爲讀書、仁爲仁事、聞之駭然。今得先生力正其說、聖道昌明、可無慮也。總之此老儘屬用心、惜不用之於正爾。○十日訪張昭未遇。○

晤蘇瑋談學甚久時以內庭版四書五經贈予。○十五日邑人於家

中送予大人萬民衣萬民幃辭之不克。

衣二件一

字云居鄉良善盛德贈衣一字云一鄉良宦萬人欣瞻。○幃子文附錄恭頌道康公暨靜庵太史盛德孚衆序予耄不能紀年其過於絳縣人之四百四十五甲子者約百八十有奇閱氏族多矣胸竊脩無文之麟經焉。入初夏率童稚饁南畝甫至尋有舊同宣聖諭者數輩皓首蒼顏困集予前俱強項不能深揖遂列坐於杖社之下話桑麻數句一老叩予曰鄉有燕山之喬翁知之乎予曰知之。曰秋八月將登堂致賀環顧壽耆無逾翁



者、屆期、煩爲舉觥盡禮、肯俯從否。予蹴然曰、彼宦也、自有賀之者、我輩豈賀宦之人哉。公等之爲此舉、不惟不知予、并不自知也。彼徐曰、愚等非賀宦也、賀德也。亦非賀德之、僅有於彼也、賀德之有於彼、而兼益於我也。翁不爲賀宦之人、亦不爲賀德之人乎。予幡然曰、德固予之所樂賀也、第不知公等之所賀爲何德。試縷陳之、予施月旦焉。首者曰、其家篤於孝友、夙聞道、康公之服、荻教、舞班衣、家業多讓於小弱弟。近見靜庵太史之居喪、毀瘠骨立、數日勺水不入口、食蔬淡、終三年、所廬之墓、纍纍如貫珠、猶曰、此男子事、不足多。獨異其姚太夫人奉姑撫孤、矢松柏之操、四十餘年、致撫軍、學臺、邑侯、旌其間。勅封李太



孺人。剡內以養親、延親壽一紀、而撫軍、學臺、  
邑侯亦各旌之。迄今柘邑之婦人女子以爲  
美談。吾家之勤、盥漱、肅閭儀者、實聞風慕義  
也。是不可賀乎。予領之。次者曰：其家世崇正  
學、素有義方。如筠峯、實夫子語錄百不存一、  
不啻精金美玉。鄉人慕其賢、建祠祀之。道康  
公學術真醇、教思無窮。門下多端方士。靜庵  
太史宗洛、閩關佛老、湯睢陽呼爲小友。耿嵩  
陽爲忘年交。此人所習知。予不必贅。近者建  
立朱陽書院、聚我子弟而誨之、有造所讀者  
小學、孝經、有德所講者、經書、通鑑。蓋惟教以  
爲正人君子、做切實功夫、非若他塾之習雕  
蟲小技、日營營於功名富貴爲也。是不可賀  
乎。予首肯之。一日、其謙冲可賀。向與道康公



同與鄉飲酒禮。因造其家。見其守戶者惟一  
老蒼頭司茶者。惟一小童子。絕無豪奴悍僕。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者。及接道康公之容貌。  
言語溫潤如玉。和氣可掬。伊時子如在春風  
中坐。若此之貴而不驕。豈可沒其謙光乎。一  
日。其廉介可賀。竊觀貴顯者多借勢於富商。  
大賈坐分市廛之利。令家人領牙帖。以遂口  
腹之欲。甚至放重債三月。卽子過於母。折人  
之產者。有之。質人之子女者。有之。我竇太史  
家曾若此乎。一日。子賀其不收外僕。不招外  
佃。凡投人門下而爲外僕者。率非本分人也。  
宦家利其隨身之數金。數十金而濫收之。殊  
不知彼之狐假虎威。竟暴貪婪。有令人敢怒  
而不敢言者。宦家之買地。每半其直。其裸地



於人也。則數倍其價。有相去十餘里而裸地  
三二畝者。有實未裸地而求附佃籍者。免差  
徭則偏苦窮黎。肆憑陵則流毒寒士。人之含  
怒積怨。莫此爲甚。聞我竇太史家。則痛絕之。  
是以聖賢之心而行忠恕之事者也。一日。子  
賀其不尙奢侈。不事安逸。太史家之宮室。衣  
服。車馬。器用。概從儉朴。且爲五簋之約。力挽  
奢風。以故向值大無年。而不爲災。皆太史崇  
儉之風。有以維之也。人因目之爲荒年穀焉。  
太史家之子弟。咸令執灑掃之役。間有躬耕  
以率人者。且其紡績砧杵之聲。至午夜清涼。  
直和書聲而達乎四鄰。聞者莫不起舞焉。如  
竇太史家之勤儉。可以風矣。豈可淹沒無傳  
哉。一老喟然長嘆曰。不經躋之暴。不知惠之

仁。敝廬介乎兩大之間、春取我之麥、秋取我之禾、曾未敢蹊其田而奪我之牛、含笑以納、詬詈鞠躬、以受箠楚、欲奮螳背而力實不支、欲賦碩鼠而故土難移、傷哉我也、日不聊生矣。今觀竇太史之數僕數佃、則戒諭諄諄、不惟不欺人、而且受人之欺、噫、安得千金以買此鄰哉。是我之所急、欲賀者也。一老憤然不平曰、直道不行矣、向有構訟者、是非曲直昭然也已、而曲者納賄於某宦焉、竟直矣、直者自恃其直、反曲矣、有罪者倖免、無辜者含冤、下拂人心之公、上干天地之和、此水旱災稔之所由召也。我竇太史非公不至、有覆盆不能白者、卽代爲白之、是則僕之所深服者也。言竟、予曰、諸公之所賀、豈其然乎。及期、願少



緩須臾。予扶杖往觀。有道者之儀容焉。雖然。諸公之所賀者。猶其小者。近者。予則賀其大者。遠者。予觀道康公之爲人。敦百行之原。衍二程之教。遵古道。行古禮。內直外方。有初有終。眞積德累行之君子也。故天眷未艾。老蚌生珠。如靜庵太史之金馬玉堂。予無庸數其仲公子字檢庵者。具范仲淹之胸藏。而敦禮樂。說詩書。有輕裘緩帶之風。蓋杜襄陽傳脩期之流亞也。其三曰敬脩。其四曰愼脩。一則玉潤珠輝。灑落如霽月光風。一則霜明月湛。魁偉如停鸞峙鵠。諸孫自正子淑子而下。有童子六七八人。頭角崢嶸。幼冲有成人之度。俱非池中物也。而曾孫之在襁褓中者。一望而知其爲國器。夫道康公之年方耳順。鬚髮盡

黑乃一堂四世而子則行將難其兄孫則儼若跨夫竈其克昌厥後以大有禪於斯世斯民者寧有旣哉。昨靜庵太史服闋北上路由予邨道傍觀者見其車幾兩馬幾匹咸嘖嘖稱道不衰。予遠望其丰韻恍然臨風之玉樹也。近叩其才華洵云擲地作金聲也。及聆其言論則又剛態毅狀不解吐婉媚辭。予退謂鄉人曰詞林如若人賜以宮錦報以藥石洵無愧矣。使其職司風霜必肯伏青蒲裂白麻也。備青宮之員必爾不爲弄臣也。居東曹之任必爾止談風月也。倘一日者聖天子卜以金甌築以沙堤則其調和燮理又將有澤被生民聲施奕禩者豈止伴食中書作太平宰相而已哉。由是觀之是諸公之所賀者在





一邑予之所賀者在天下、諸公之所賀者在  
 一時、予之所賀者在後世、予故曰遠者大者。  
 衆曰、然、微翁言不及此。但愚儕鄉愚將賀以  
 文乎、則絳灌無文、將賀以詩乎、則曾子固不  
 能、詩將乞言於名公大人乎、又恐其顏之厚  
 矣、且素不相洽也、可若何。予默然良久、曰、不  
 如從其實。遂邀至室、索紙筆、令各陳所願。濃  
 筆大書、揭起視之、但見墨痕直透出紙背。  
 居仁鄉期頤朽樗老者、余  
 鰲頓首拜、撰閩邑公頌。○二十一日、館課。

翻清書

○二十三日

晤張牖如先生、

○二十

六日足病。

寄家報、

大人安康甚喜。鄉親過  
 爲褒揚、愈增愧汗。其實無一毫功

德在桑梓而過承大舉何以克當。若未行急止爲安也。衣斷不敢當。如何當遠勞至京中乎。是愈增愧也。必宜辭之。若萬不得已。蟬子受而不久懸。以示不敢當之意。庶幾近之。鄉紳之有位望者。乃士民之式。故欲化風俗。先端身範。吾身未有放債折產攬訟抑冤等事。人之頌我者。亦卽在此。設有之。何頌之有。卽如晏會不用戲。此實自吾家倡之也。如此倡之。而人猶未肯從之者。今日忽用之。是唱戲者。又自吾家倡之也。自吾倡之。又於誰責之乎。風俗之不美。民情之侈靡。吾家不得辭其過矣。舉動不可不慎也。○三十日作劉山蔚先生傳。劉山蔚先生諱棟。河南商丘人。質聰穎。嗜古人。挹其文采風雅。因號



爲文學士云。山蔚七歲而孤。十七補博士弟子。卒得肆力於學。以文章鳴諸世。其所刻虛直堂文集。參考制作之興廢。剖晰經傳之異同。皆粹然儒者之言。非復談天雕龍之說。山蔚之文。有關世道類此。其爲人性。至孝。嘗以不及事其父。廣庵公爲終天遺恨。因自名其廬曰事庵。其母侯孺人死於難。逮事生母張孺人。不難倣古人杖泣舞綵故事。以爲常。蚤年遭時。弗願內訌。外侮交作。於喪亂流離之秋。豪奴裂其家貲。而致之危地。人有憤懣弗能甘焉者。山蔚獨鎮靜安之。不爲害。中歲歷齊魯吳越之邦。與當世之賢士大夫交遊。往往賢人君子過其地者。必造其廬。相與盱衡古今得失。人物臧否。上下數千百年間。出其

博考廣覽之所得一一瞭然如指諸掌。胸次灑灑人不能測其所至也。山蔚學益深其懷益退焉不自足。嘗與田簣山先生往復論辨義必求其可安。衷未愜雖數復不厭語具載文集中。晚益舍已從人。欲公所得於世。會子建朱陽書院屢訂學旨。山蔚報書亦不以擁臯比爲辭。方將具束帛以聘而山蔚死矣。卒年五十有六。嗣君丕忱屬予作傳。且以簣山書來。今春始得讀鄭介夫所撰行狀。因傳其梗概以告世之稱山蔚文學者。勿徒畧行誼而以辭章士目山蔚則山蔚傳也。論曰。學之於人大矣哉。方山蔚之始學辭賦也。喜徵逐。交貴少而蜚語鬼訟之禍起。迨遭家難而後其所爲詩賦古文辭率得之躬行閱歷之



實學斯變矣。至與徐邈、皇湯潛庵、田簣山、宋牧仲諸先生遊，道義切劘，斐然一文行並茂之君子也。非學而能有是乎。倘天假之年，更克以養其所造，安可量。雖然，始終植立於孝而於人世震憾非常之遭，淡焉若忘，曾不以之動於中。嗚呼，山蔚之自得，其度越於人遠矣。○胡兆書携登封諸同人書來。

# 九月二日病愈。○五日

答耿子京書、自先生歿後，吾道益孤，每

伏枕淚下，中夜悲傷。時將拙傳置之案頭，如見先生展讀一過，不禁痛聲欲絕也。足下克繼家學，時以書院潔懷犬孝，因心不勝祇服。行畧飛燕繞梁段，似可去。然紀事內既載，又



不敢徑去、可惜當日未曾面訂此等爾。○答耿次白先生書。數月來、每思嵩陽先生不可得見、不禁泫然流涕、不能自已。先生書院專祠斷不可少、暫安王麗澤堂亦可。近聞書院諸子欲葬先生於書院之旁、未知果否。來札亦未言及。竊意安葬祖塋、自屬正理、亦合先生孝事先人之意。倘欲以尊師者移葬書院左右、反是理不勝情也。且書院有專祠、請主後之學者奉爲不祧尊之不已至乎。此舉關係甚大、不得不諄商之也。○十日黃起元來晤。○十一日黃起祥來晤。起元兄也。晤未遇。○與張公庸如延醫、不

用。○十四日、張公庸如卒、率客恂、客肅往哭。



之。○時秋曹宋聲求駿業治喪事，工垣彭無  
 山鵬痛悼，非常曰：「可惜此人，未獲竟其志。」  
 杭州馮褒仲士慶司賓役，人以為得友朋之  
 報。又有浙江糧道家人曹炳適在張公寓所，  
 晝夜看尸，盡心照料，亦奇遇也。○子與宋、  
 彭二公周旋竟日，回寓即約同鄉公祭。○

# 十五日視張侯殮

時宋升求彭無山、彭文治、  
 劉方齋同至哭於柩前。○

彭無山極以張侯有用之才而弗克遂為惜，  
 又極白其志在用世，非為祿仕相聚於喪門  
 之外，久而始散。○與彭無山先生札、先生  
 友誼篤厚，實是為天下得人起見，休休有容  
 之度，深為拜服。此段盛誼，不可不紀其實，以  
 風厲斯世。連日宋公作首尚矣，至如彭公、劉

公、馮君、沈君皆義風不可多覩。容當纖悉及之，以傳其事。茲祭文稿撰成，不敢效世人藻采，惟以寫真性情爲主。某實見得張公之出也，全是欲以登封之治治天下，其興趣相引，勃勃不能自己。覺得滿世界皆是登封，故欲出而罄其所施。不幸中道殂逝。此中有不可知者，未可以其出而尤之也。適間先生侃侃正論，可謂之深知張公之心者。故將祭文稿呈覽，以圖印正。倘有說不到處，更乞示教，則愛我深也。

○十六日彭無

山先生訂同祭張公

題張公牖如題重遊嵩少圖

張公牖如宰登

而登治，此心勃勃不能已。又欲以此施之天下。壬申冬，予過其廬，時登人邀之遊嵩，公亦



束裝北上。因與予同車。行過柘、講、學、朱、陽、書院。至登邑。人士愛之如初。及晤京邸。出繪圖示予。公與耿嵩陽先生像列於前。而亦以子像附焉。後數幅載登人所贈詩章。竊以爲施之天下者。當作是觀。公亦顧而自喜。屬予題數語志之。未及而公且逝矣。予執是圖以哭。公猶公與予暮春時爲位以哭。嵩陽先生也。哀我同志。遺像宛然。日月幾何。半歸消落。亦何憾顯晦之異造。脩短之異數哉。獨惜公之眷眷於天下者。竟不可以治登之治治之也。悲。○十七日。祭張公。臚如文。嗚呼。公竟死矣。公之死也。不死於宰。登之日。不死於去。登之日。不死於南寧返棹之日。而死於此日。人幾無以爲公解。不死於嵩穎之

地不死於金閭之地而死於燕京之地。人之  
痛公者又不能不爲公病。病之者曰。功成名  
立。終老山林足矣。皇皇何爲。又曰。家貧親老。  
祿仕宜矣。親老而家不貧。顧皇皇焉如此。是  
爲五斗折腰也。余皆以爲不然。公之出也。登  
封使之也。公宰登治。行推第一。登人被其德  
者。尸祝不能忘異矣。以卓異陞南寧別駕。去  
之日。黃童白叟哭畱不忍舍。數千人擁衙舍  
請見。出則牽其衣。置之座。以肩承之行。曰。無  
使失我賢父母也。嘻。又異矣。及公遭太夫人  
之喪。登人聞之。不遠數千里至吳門送喪。此  
去任後爲登人所戴。豈今人所可及乎。公一  
再遊嵩人攀轅爭迎。以至其家爲榮。弗勝則  
忿而相擊。公且勸之曰。先後間皆可到。勿謂





不視爾間閭也。凡周歷城市邨落嘗至月餘不能去。其間疲癯老幼執鷄黍蔬酒來獻者。廉取之。與道家人父子之情。至賸餽槩弗受也。此去任久而民思益切。卽求之古人可多見者乎。噫。公之治行。登人戴之。豫土信之。海內仰之。公亦翹翹然自喜。以爲三代後未必不可施吾化導之方。而天下無不可以治登之治治之也。於是翻然勃然鬱鬱於中。而不能自己。又以太翁趣之行。其不終家食之志。於茲決矣。是心也。以爲苟可以得行其志。卽不惜身任勞瘁。心殫區畫。試其道於斯世。斯民以庶幾乎古治之可復。而天下猶知吾之治術不第小試一邑已也。此公之志也。憶壬申冬予遊姑蘇。訪其家。畱三日。邀予同車北

上車中所論余識之矣。過柘亦留三日、講學朱陽書院。邑人士感動、益信登人之極、不忘者、真有所不能忘也。嗚呼、以公之才、果得大行其志、將昔之治一邑者、今可以之治一郡、其可治一郡者、卽可以之治天下。而何齋志而沒、使人不能無餘憾耶。公病卧旅邸兩月、餘、予每往視、輒談笑自如、志強如初。一日謂予曰、吾去矣、功不可盈、名不可遂。吾一生得力於耿逸庵先生、使我功留片土、名垂人世。又吾家計素稱贍足、八口不至凍餓、非古之享大名而終窶、且貧者可比。此時猶欲推而行之天下、恐天道惡盈、不可久也。嗚呼、此公與予永訣之言也。時一追憶、不禁悼傷。豈天不使克竟厥志耶。抑豈如公所云處功名之



盛而有進無退者爲不克永耶。嗚呼。公之生也。懷抱磊落。公之仕也。政蹟顯燦。公之成也。睢陽嵩陽。引爲同心。公之再出也。天下國家爲之籌度。及其死也。不死於豫。不死於吳。而死於燕邸者。登封使之也。謂公死於登封可也。倘天假之年。得以登封之治。治天下。將必大有可觀。而無如其弗得遂也。豈脩短有數也。抑豈如公所云。功不可盈。名不可遂耶。嗚呼。慟哉。予於仲春曾與公爲位。以哭嵩陽先生矣。今以哭嵩陽者。哭公。已不啻登人之哭之也。竊恐登人於公死後而思之。更不啻於公去後而思之也。嗚呼。生順沒寧。公亦可以無憾矣。予獨不能不痛恨乎公以登封之治。治天下之心。之不得遂。而卒死於此也。明日靈

輜南返矣。予薄具五簋以祭之。不違生志也。聊撰祭言以焚之。且達隱志也。公其有靈尙鑒予衷之誠一。嗚呼慟哉。○與門人張在鎬書。自吳門別後。與尊翁同車行千里。商確大事。不一而足。至柩加惠後學。敷教朱陽書院而別。某以偶病兼理行裝。未及陪至登封。二月間。京師聚首。往返晤對。不可以數計。未幾。尊翁疾作。腰膝濕腫。猶不以爲意。月餘。面背漸腫。又久。手足遍體皆然。急延醫調治。屢藥罔効。於九月十四日。竟奄然長逝。失我良友。慟哭難禁。念尊翁一生心事。在登今之出也。又欲以登封推而廣之。此志甚爲難得。不諒者。以爲多此一出。某以爲道之行不行。天也。脩短不齊。數也。原心而論。只是要行其志。



爾豈爲利祿來乎。但抱才欲試病在不能忍爾。稍能忍則藏之亦可也。卒之前二日與某爲永訣之辭道一生事最悉。然念念不忘耿先生又命某述其意以告孝子當學湯耿兩先生早教子云云。言猶在耳。每一追憶不勝悲悼。想大孝人能善承也。目下喪事重大。正人子盡心之時。苦塊中尙宜節哀。勉圖大事。倘毀瘠踰禮事不堪舉。恐非孝也。雖含殮時不及親見。然在京有宋聲求公諱駿業者。篤於照料。總理喪具。一切棺槨衣衾靡不計慮。周詳置備妥帖。不使孝子有遺憾。某雖力乏。然自病至卒及殮。罔不親視。恐有不到處。好爲商確。然諸凡亦竟無欠缺不足處。雖孝子在都亦不過爾爾。痛極仍當自解慰也。更有



工垣彭無山先生諱鵬者、道義關切、病時嘗與某憂慮、亦嘗至病榻相視。及卒時、痛哭、瞻顧不能去。殮時、又痛哭不能止。又與某訂同日爲文以祭。祭時、用一簋、某用五簋、各遂生志、各哭盡哀。其祭文說尊翁出而行道濟時、與某意毫無間隔、真屬知己、照見肝腸之言。兩祭文他日表冊頁、或藏幽宮、或存之家、尊翁想含笑九原也。永訣時、又言生平知己四人、湯耿而外、以某濫與最後、又得一彭公。今相信至此、取友真無遺憾矣。尤奇者、有馮具區先生曾孫襄仲諱士慶者、敦先世同譜之誼、自九月初四日來視、卽在寓所、晝夜調理、如一體相關。今且置彼事不問、竟送靈輜返里。又張西苓諱天錫、沈星瑩諱方郁者、左右



周旋。更有浙江何糧臺管家曹炳極力照看。得船隻遄返者。此人之力。尊翁一生視朋友。爲性命。今卒於京邸。得朋友相扶出於誠然。皆嘆爲平日篤友誼之報也。獨恨今歲耿先生云亡。方及半載。尊翁又復繼逝。吾道益孤。不能不仰天長痛。奈之何哉。敝鄉宦遊京師者。聞而悼傷。某單約製軸於十八日。同向靈前一哭。軸分賻儀。另有開單。登封稍遲。寄信去。彼邑人士。不知痛哭更當何如。千里送葬。所不免也。令祖太先生聞之。恐過悲。孝子代爲解慰。親喪自盡中。更多此一番委曲。善盡爲上。鄙意更謂此出。雖未得行道。亦可傳後。倘終老家園。不遇一知己。表白其衷。其一段念切斯民之心。天下後世誰得見之。人生皆

有死、死而不朽，是不死也。此意更致之太先生前，當自慰矣。前耿先生有凶問時，聞舉家皆哭，而令妹明大義，尤稱賢德。此千古美談。某當尊翁在時，每言及此，輒相視而笑。一家多賢孝子，其勉圖後日。諸友容當通候，餘不瑣聞。

○十八日約同鄉

公祭張公庸如，率容恂、容肅同彭無山先生

祭之。○十九日

以書祝宋于蕃同年。大壽意欲有一芹之獻，而堅辭不

允於他家親見，其不受餽遺，則亦不敢以菲物冒竇矣。若循成例，又恐於賤辰取封見還，更涉跡套區區之衷，何以將之。惟願吾兄勵學不息，進德無疆，矢仁義作安宅，望程朱爲



步趨則兩間不朽人物。○二十日視牖如張端惟禱祝是所心結爾。

久之。○二十一日哭牖如公。○二十二日令容恂容。

肅送牖如柩於京城門外。○黃起祥黃起元來晤談學甚久。

○二十五日朝回足微痛。○二十七日足病。○二

十八日午服藥後覺輕快召容恂容肅容遂及二女三女於榻前羅坐語以常行

之道甚久。

冬十月朔足病雖愈而心。○五日家報至云欲賣庄田作京

中盤費心。中不樂。

○六日

寄家報止賣庄之事。○晚間心中涼氣上衝急延醫

調治。○七日病甚。

彭無山、劉方齋兩先生來視後以爲常。

○八日

以後服補

中益氣湯。

○二十日

夜不寐、心神不寧。

○二十二日

以後服八

味地黃湯。

○二十四日

孟嗣宗爲先王父作語錄序。

○移

寓。○二十五日克讓容端容莊至京。

○書院諸子書

來。○邑侯史平泉書

○二十九日

答書院諸子書、諸

來、商書院延師之事。

札及課藝寄到、因散館期迫不及細閱、稍遲再寄。郝坦問如何立身制行、如何讀書作文。





立身制行之道不外一孝。讀書作文之功不外一敬。張序云：異日馳京畿，慰饑渴。張子不云乎？吾心自有嚴師，人只着實學。聖學賢雖千里同堂也。杜穎所謂動靜語默間可則可，做是善學者也。總之學以實爲本，一邊窮理，一邊躬行，日積月累，自然有進處。書院中循序漸幾，各宜勉勵，是所切望。○寄家報：十月二十五日，讓等來京，知大人安康，甚慰。勤因感冒，偶於十月初六日微病，調理至二十五日，讓與端莊到時，卽已大愈，無慮也。史公議及書院，以宜請先生爲急。此是司土者嘉惠後學，殷殷不倦處，亦正論也。但師席甚難其人，必得品行端方，可爲士式者，方可延至書院。不然，求一通文理者，卽爲敦請，恐書院

將來人視爲義塾之類其不能成就也不更大乎。書院若一時不得師猶之治病者不肯請庸醫寧可任其病之未去病未去猶可治也。若不暇審擇請一庸醫命立斃矣此不可不慎也。史公作興書院按日講學會文此是千秋之舉將來書院內自宜請主專祀其功已不朽矣。書院主教之人亦與創書院之同等將來列名院志垂彼嘉言懿行以傳千秋且黍稷馨香亦與創書院者同堂並禮此豈可草草請一舉業文士便可付以重任乎。此意當婉商之必不以吾言爲非是也。

十一月五日

凌子雯同年來視以勿服藥力勸。

○十六日

彭無



山先生來視以先太孺人忌辰不敢會。

○二十五日冬至行祭。

○二十七日

氣滯痰盛大不快。

十二月二日先王父筠峯公入鄉賢祠崇祀。

○四日

是日氣覺暢。

○八日

答邑侯史平泉書前諭書院延師家字

屢及之深感陶成美意。但某視書院重大與義塾不同必得千秋自命之人始可付以千秋重遠之事。萬一潦草不檢無以型多士即無以副數年培養之盛心固不嫌徐訪真士為善道爾。○寄家報祖入鄉賢由當年心地無私孝友克全不欺人不愧閭室不苟色

不私財、表裏如一、方得有此今日、喜而不寐。當平操行、獨苦人、不知而天知之、所以今日天成之、不獨人成之。子弟觀此、當重自勉勵、以圖遠大。遠大者、何干聖百王之業是也。若有一毫心地虧欠、如何承當。○二十一日與宋可喜、可懼、勉之、重自勉之。

于蕃札、近日時事壞亂極矣、吾兄却非道之來、甚力、卽此一端、真人品、真學術、真事功、俱在其中。當此波靡之會、有此志、堅守定之、士力砥頽風、某實爲世道人心慶。更望吾友學日進、志日永、千秋大事實在此也。

是年赴補、專習清書、秋冬病。

孫  
紉  
校  
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終



仙藏

尋樂堂日錄 卷一〇



校記

①彰：當作「漳」。下句「彰」同。

②續：疑作「緒」。

尋樂堂日錄卷十一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三十三年甲戌四十二歲。

春正月病。○十五日、本縣請予大人鄉飲大賓、

辭之。邑侯史公送扁。

扁字人倫斗望。

○二十四日

嵩陽

諸同人  
書來。



儒藏

二月六日

蘇鏐來受業其父蘇名卿率之行禮楊燦董鴻勳來受業蘇名卿爲

介。

○八日移寓。○十日再移寓。○十二日左

足病。○二十一日赴起居注館考課清書。○門。

人張在

銷書來。○二十五日春分行祭。○二十七日

答嵩陽諸

同人書。

三月九日赴起居注館習儀。○十一日赴暢

春園。○十二日暢春園 御試翰林院庶吉



士。

五鼓時同戴有祺等三十四人齊集暢春園東偏闕帝廟黎明習儀候九卿奏事畢

掌院

引見出日中至澹寧居行三跪九叩首

禮旋

傳名散卷侍衛列小棹三十四張懸題

東階

上。漢文題論仁是天地之心詩賦得別

館春

寒淑氣催滿文翻譯皇極經世不用金

木水

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一段日西賜宴

賜茶

謝恩畢各就坐時日已下予翻清

書畢

即作論一首未及作詩而日已暮矣隨

交卷

仍至闕帝廟更餘未有旨始回寓。

御試

仁是天地之心論天地以生物爲

心者

也天之氣行於四時而周於百物物得

天地

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其生

於天

地一人之生於父母而已矣所謂仁是

天地之心可得而申論焉。夫何以謂之仁、仁者、生生不窮之理也。其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仁固統人物而畢貫者也。故乾稱父，坤稱母，萬物一本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其視天下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一本而散爲萬殊也。萬物一本，散在天爲元，而亨利貞總貫於內；在人爲仁，而義禮智統備於中。是太極之合動靜，該虛實而一之者也。一本萬殊，故得煦和之氣，而人多善良，積醇固之氣，而物無疵癘。是太極之無物不有也。天人之心，交相合而天下之治畢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以大人得乎天地之心也。今夫天地之心亦甚微矣。當品物咸亨之時。人知其爲仁。不知卽嚴寒大冬之日。其生物之心未嘗一時息。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其藏焉者。固其顯焉者也。艮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人亦孰知其不言。所利而利溥者哉。王者法天以四海之乂安。民物之和樂爲心。其不忍於一物之失所。而發政施仁之必盡者。純乎天地之心者也。所以聖王在上。蠲租賜復。海寓蒙庥。深仁厚澤。肌膚淪浹。上下和睦。休祥備臻。無他。人生於王者之心。卽生於天地之心也。雖然。天地之心以發生長養爲心。王者之心以萬物一體爲心。而其本則在主敬以養此心。存誠以實此心。而後擴而克之以達此心。此又

審幾於微、致功於豫而與天地。○十三日、自同仁者之不可不急講焉者也。

暢春園回。○二十八日、奉 旨授翰林院檢

討、卽日赴翰林院衙門到任。早辰齊集吏部宣 旨授翰林

院檢討、隨赴翰林院衙門到任。謁至聖先師畢、同衆赴大堂、東西列兩行、相向四揖。東西易行、又相向四揖。禮畢、回寓、設香案、供獻率闔家拜告天地祖先及予大人、然後受婦及子孫之拜、如朔望儀。

夏四月三日、晤同年凌子文、極言。○八日、谷命服藥不可、卽止之。



京述。闔邑公舉雪塘夫子入鄉賢之舉。予心愉快。時吳匪庵先生徐華隱先生來顧。予以其事告之。兩先生遂致書當事務全其事。亦先輩好善不倦之盛心也。○十日與彭無山先生札。聞少司馬疏請九月之服。不勝愕然。司馬此疏果然。天下謂我爲何如人。某兀坐一室。不聞外事。未知果是此等否。先生知之必詳。乞明以示下。○十一日。聞兵部右侍郎李光地遭母喪。聞訃具呈中堂。票擬回籍守制。在任守制二。吉。得。吉。在任守制。光地上疏請假九月治喪。十二月到任考試士論醜之。因與彭無山先生書。以志憤懷。○與彭無山給諫書。自初十日聞兵部右侍郎

李光地有請假九月之疏。五內如焚。驚惶莫定。卽致字求訊。料先生誼屬同鄉。知之必悉。乃未賜回音。而他人且數見告矣。衆無異口。傳聞應真。不禁仰天痛哭曰。人心至此。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天地之所以不毀。恃有元氣鼓動於其中。人道之所以常存。恃有仁心流貫於其內。人心惟仁。故在家爲孝子。在國卽爲忠臣。交友卽爲良朋。治民卽爲循吏。事有岐轍。心無二理。人有南北。性無殊途。從古及今。率不越此。今光地遭母喪。自宜回籍守制。皇上在任。守制之旨。誠視光地爲正人。故降此降旨。以示寵眷之非常。爲光地者。當此益覺哀號難禁。痛慈聞之不存。致肝腸之摧裂。苦塊之際。惟有稽顙灑血。以守制之。



情痛陳於君父之前。此時方寸已亂，豈云君命敢違。卽再降溫旨慰留，何難一再哭陳以求必歸。雖數冒宸嚴，亦不遑恤。祇緣此事非同小可，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聖狂之分，人禽之介，定於頃刻。安所游移。痛哉！光地之處此，不知其何所云也。一聞降旨，卽有請假九月之疏。夫九月之假可請，安見三月一月之假不可請也。且九月之假可請，是九月以後之日月卽無服也。爲人子而不得親視含殮，終天之恨，何時可釋。又降其服而爲九月，卽宴然居官視事，恬不爲怪。此誠何心哉。雖極貪庸，亦耻蹈此而光地竟爲之。光地之自處爲何如。亦不慮天下後世之謂我爲何如也。想富貴當前，貪戀難舍，身名俱敗，廉恥



頓喪亦不恤耶。或光地意欲以此報聖恩。然天下有離孝之忠乎哉。有忘其親而可以事君者哉。光地欲以在官報聖恩而已。至於忘親而又何望其報君君親大倫忠孝一理其哀請守制至再至三披肝露膽毫無遮蔽。皇上必俯允臣請令回籍守制使傳之天下載之史冊見聖主之優禮大臣爲千載稀邁之盛事而人子之哀痛迫切有一朝難緩之至情斯不亦君親無負其篤於親者卽其所以報之君者哉。況今歲二月間皇上曾以禮義廉恥難進易退切責大臣凡在廷諸臣及小臣之稟聞天語者莫不爭自濯磨求爲盛世之完人。豈光地職爲大臣身列殿廷顧未之聞耶。光地平



日負重望、士林歸之。今當大節、冒昧至此、其所謂禮義廉恥安在。其所爲難進易退何存。綱常毀裂、名教淪亡、世道人心、於何底極。凡具仁理、未有不痛哭流涕者也。且當今之時、非有邊塞征伐之舉、何至於奪情。學院之官、實爲禮教風化之寄、又何可以奪情。明之李文達、張江陵故事、曾未之悉耶。然在彼時、亦各有說、而猶不爲公論之所容。况今時、何時所任何官。大非昔比、忍爲偷生。嗚呼痛哉、言之辱矣。聊抒憤懷、用申大義、以志人倫之大變、尙有人心之未死云。

○十二日、前病至是全愈。○十

三日、送惠子之任序。予年友惠子沛蒼性至孝、筮仕得堯之費邑。顧謂余曰、八十

二歲老母得迎養官署。吾願足矣。領憑後。願紆道里門奉之來。又聞其邑爲先賢故里。高山仰止。尤幸得所依歸者也。此兩事實遂夙懷。以此酬君恩。不殆不辱。庶可終身乎。余聞而躍然曰。君此行當建偉績。不惟終身更可千古矣。君不聞乎。在家爲孝子。在國卽爲忠臣。交友卽爲良友。治民卽爲循吏。蓋忠孝大節。理惟一貫。信友治民。事無岐途。人性皆善。故也。孝經云。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希聖希賢。固所以立身也。君孝念純篤。天若誘其衷。而玉之成者。賢聖薪傳。予不能無望焉。君行矣。聊書數言。訂後效。不敢以蕪詞贈吾友也。

○十六日 答梁藥亭同門書 睽違六載。今昔頓殊。足下以文



章風雅之宗而鼓吹一時。某以瓦礫木品勞  
 勞風塵不自珍惜聲價不無霄壤之別。然某  
 賦性迂疎亦頗不耐縛賦歸來將有期矣。楊  
 君備述道履安適無入不自得之槩深服造  
 詣精進也。某自昨歲入都凡百艱窘久作無  
 米之炊後日不知當作何境所幸春月散館  
 不至大裂。向後作探討事可畢生平。然於清  
 書幾經攻苦始克有此足下澄清爲志豈久  
 卧煙霞中幸於此道早加講究非欲求工以  
 祇承君命爾。昨御試有清書不當者竟  
 以知縣用。雖變局未卽  
 爲例然不能無虞也。

○十七日鄭珠江先

生來晤有世道人心之感。

先生諱際泰號  
 珠江廣東人。

○

十八日

寄家書、三月二十八日奉 旨授  
爲翰林院檢討。當日到任以後行所

應行之事、直至四月初十間、諸冗方纔完結。每日隨分度日、心中極安適。雖僕從逃去、心亦坦然。小人行徑任之可也。居住之處在土地廟斜街、去御河甚近、水甘可用。早暮間取三二桶可足一日之用。騾驢亦可不必養也。所在之房共六間、來視者皆以窄小爲嫌、而居之甚安。且價廉易爲力、心神不至牽擾。所獲多矣。此中爭界在樂之改與不改、不關巷之陋與不陋。日率二三子、姪濯漑、詩書、陶泳、性情、貧可安而道可樂、內不擾而外不驚。油油然有自得之趣。人固不得知之也。在京度日、貧淡非常、充饑者惟有老米、蔽體者惟有





布衣子弟正要觀貧苦之狀、親受艱難之且、知世間無易爲之事、始困心衡慮、不敢爲不善也。此等光景、未親領畧者、安能知哉。近見京中容端容肅、容莊容邃、安之若常、久則驕心可退、謙德日長、非天之成就此四子者乎。每到晚時、院內坐談、常喜天以貧成我、而我以貧成子弟、皆閱歷有見之言、非矯情遣興之論也。又常謂兄弟四人、勤不敢自居於不肖、振起亦能繼之。近日維持書院讀書、其中此豈肯與流俗相競逐者。惟大人家訓嚴申、令子弟息心平氣、循循爲子弟之職、且令家中男女有別、唱戲等事、斷然不做、一意以聖賢之事爲法、人未有不敬重者。若自已涉於不肖之地、人有耳目、誰得而欺之哉。總是子

弟有善卽貽親以令名子弟有惡卽貽親以過端。人情雖刻薄亦甚公道。善過在我是非之口在彼。卽隨之不肯畧相恕也。每讀大人不自欺文卽嘆今日家道之興端自方寸積累中得來。子弟不可不錄一通熟讀遵行也。家私已書盡再卽朝中一自欺者畧言之以爲戒。李光地負天下重望號爲理學先生者。今春奉 旨差北直學院。忽遭母喪。 皇上有在任守制之 旨。爲光地者自宜灑淚泣血哀乞回籍守制。乃絕口不道守制而有請假九月治喪事竣到任考試之疏。此疏一上長安痛罵痛恨。比爲禽獸。垣中彭鵬臺中楊敬儒交章糾參。指爲不忠不孝。欺世盜名。光地何說之辭也。光地竟是此等人。向來談學



都是欺僞、有道者各有去志。向日請命、有告假之說、大人不許、彼時猶以病言爾。此番更爲綱常毀裂、名教淪亡之時、更不容不去矣。勤深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但度德量力、覺斂身而退、爲能保守名節。不然、顏情志氣、毫無樹立、萬一大節有虧、身名俱喪、何如知止知恥、早安丘園之爲得也。又非不知在朝卽爲榮親、然而世道不古、人心壞亂、在朝無同志、孤立可畏、亦可憐。戀戀榮親而不能果、決勇退親、未卽榮而流爲塵俗人、再久爲庸劣之夫、其爲榮親安在。想大人亦不願有是也。出處繫學人一生大節、忠孝在士子初無二心。能處而不能出、是爲忘君、忘君不忠。能出而不能處、是爲失身、失身不孝。斟酌於君親之

間權衡於忠孝之義更歷觀今日時事之敗亂具陳近日人心之蠹壞以爲進退此是一生人品學問所關非同小可大人或不以不榮親者加罪當必更有說以處此也。○

再與彭無山給諫書

李光地破裂名教有請假九月之疏聞者痛心

疾首連日物議沸騰豈與光地有仇隙實天理民彝之在人不容泯也自大疏出而義理昭明倫常藉以不毀非特爲一時維法紀實爲萬世扶綱常在他人瞻前顧後雖極憤懣不平者而未能明大義以正之大疏痛切直陳效鳴鼓而攻之義畧無隱諱亦豈與光地有仇隙天理民彝之不容不入告焉故也今日又於暢春園具疏糾叅讀其稿字字斧



鉞、真、春、秋、誅、意、之、法。其間原皇上留之之意。陳光地飾僞之術。入情入理。詳切著明。天下後世讀之。毛骨猶且惶悚。況當局者乎。但在京守制之請。不能無疑焉。光地業已請假九月矣。天理民彝。豈復可問。更何論在任守制在京守制。回籍守制者哉。然爲百世之綱常。慮則不能不據大義而爲之言者。大疏入告。雖未奉旨。會議而大義已伸於天地間。其扶挽名教。則似止宜守經而不宜行權。再疏光地之罪。以明回籍守制之爲正。乞勅廷臣議其不忠不孝而置之法者。百世不易之經也。不請勅廷臣議罪而請在京守制。以示撻之市朝之耻者。一時權宜之計也。夫臣子之進說也。先有以成其君之德而始有



以摘其人之奸。君子之立言也，爲一時之人  
心申公論，而尤爲萬世之綱常計畫。一光地  
之疏請九月，非皇上不使終三年也。大疏  
曲陳明悉，此所爲成君之德者也。光地誠至  
再至三哀請，皇上以孝治天下，必准其回  
籍。而光地絕口不言所言者，曰寵命曰破格，  
曰忍死効力，曰考試不悞。苦塊之際，而忍爲  
此言，豈人子之言乎。大疏窺其隱而更誅其  
心，所爲摘人之奸者也。大疏入告，若僅爲一  
時之人心計，則公論已伸。若爲萬世之綱常  
慮，則斷斷乎自有一定之衡，又非可遷就而  
爲之說也。光地負罪莫容，智愚同憤，其痛恨  
者固見人心之未死，其議處者亦慮國體之  
所關。誠請勅下廷臣議罪，以嚴其處分。



皇上或嚴加斧鉞正也。倘或寬免令回籍守制則亦皇上之仁也。而總於倫紀昭明復於國體無損。其傳之海內載之史冊既見皇上之盛德懋昭即見憲臣之讜論維平。盛世景象豈不宛然。今乃請在京守制所云不可居官則善矣。所云不可回籍則未然也。任彼狼狽極彼貪庸但可謂難追於盛世之誅則國法伸。但可謂不齒於士君子之林則公道著。若因其難追於盛世之誅因其不齒於士君子之林而謂無顏回籍亦豈有顏居京師乎。夫回籍者非家居也以守制也。親喪在家而令在京守制此非盛世之法也。若謂示以撻之市朝之恥則大臣可殺而不可辱於此請嚴不孝不忠之誅以爲天下萬世戒則

於國體得而於三年之喪亦復明於天下。所謂守經而有裨於世道人心者此也。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者此也。且誰非人子誰甘不孝誰非人臣誰甘不忠不孝置之典刑天下萬世塗轍若一。倘因其事之難爲措置而爲權宜之計使困之不得去以示耻辱竊恐天下後世之爲光地解者曰彼之請九月非人子也而當日抗疏糾叅者不請誅光地以謝天下又不直陳三年之喪之不可廢而故爲多方以遷就之則是終不令光地之同籍者其隱也而又何怪乎。光地九月之請也不幾幾乎使天下後世視朝廷之施法非所宜而不忠不孝者反有以解免也哉。大疏業已入告相晤未及細詢。今再思之爲綱常名



教防弊端則不敢以在京守制之請爲善道。爲國體國法存正大尤恐以在京守制之請累聖明。夫在京守制聞宰臣有是說矣而未敢以爲然也。爲是說者不過遷就之使光地不至居官爾。非力陳三年之喪爲凡爲人子者所宜守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光地九月之請犯天下之公惡也。當此人倫大變宰臣既不以三年之喪力陳於皇上之前而大疏又止以在京守制成宰臣之說稽之典禮有違按之國體有碍恐非所以成聖德彰孝治也。爲今之計倘勅下九卿會議惟早疏請與班而以回籍守制之爲經以在京守制之爲權仍抗顏力爭反復明義使光地回籍守制不則卽請嚴置典刑以伸

國法計惟有此兩言而已。他何有焉。此事關繫天經地義而明天之經申地之義。又在大疏。願熟計審處而勿遷就。以從之也。敢據天下萬世之公義爲朋友陳。一得之愚。倘不以芻言爲罪。則天○十九日以後讀唐詩。○二下萬世幸甚。

十二日

寄家書。子弟在家。惟以閉戶讀書。不與外事爲主。家間舊規。凡內外之

別。大小長幼之節。一一分別。一一順序。就調理。吾心方慰。幼年子弟於財利。不可有非道舉動。於言語。不必任意張狂。須沉重簡默。人纔不輕我也。讀大人戒子孫。不欺文。愈起冰兢。子弟如何不恪遵。人禽之關。在欺不欺爾。可畏也。各宜實心勉圖。勿悞終身。○示振起。





楊先生此番語錄大有可取。振起取與書院諸子讀之。但其間有禪習未脫處。是楊先生本色。亟與商之。拋去此等可爾。○與楊太和先生書。先生做近裏着已工夫。所言皆名語可法。書院諸子得先生提醒。何幸也。所寄大作。因冗忙未及細讀。今取披閱。見造詣深邃。又見我兩人相得在。不言之表。佳作透快處。當錄出。置學者座右。其間有語意仍涉禪機者。不敢附和。惟願先生立論粹然。一出於正。後人方不我議。此事非同小可。不辨黑白。不効忠告。所不敢也。鑒宥幸甚。○二十三日。新安呂視祥成進士歸里。詩以送之。並商所學。○贈呂視祥詩。君家嵩山岑。書屋傍洛水。登山陟其巔。涉水探其

底淵源溯明德大節全素履著書日月光孝  
經闡闕里嗣世多令名繡衣聖貪鄙同官服  
清白天顏亦有喜君今振閥閱二難相繼起  
聯鑣馳皇路溫然璞玉美並擅洛陽才文壇  
執牛耳君先脫穎出南宮邀青紫公卿薦其  
賢同人皆倒屣廷獻萬言策勲名可立矣余  
年空碌碌冷署守經史樂饑敢願外恨未晰  
學吉所幸君同調大義用不否憶君過蕭寺  
久坐評諸子長安亦吏隱君業從此始行旌  
爲我停贈言傾知己願自今歸去併力探篋  
裏志不在溫飽所貴天下士砥礪過波流激  
湍中自止朝耕與暮耨興廉與教耻綿綿一  
脉繫學聖矧夙矢忠節印家法月川吸神髓  
風月誠無邊伊闕指顧是知君歸去吾道西



嵩陽鼓吹有端倪。試看勞勞風塵者、不由大道由旁蹊。

○二十四日

呂

祥來晤談詩學甚久。語及李光地事。視祥以危行言孫爲言。予謂言孫者居恒之言爾。至事關綱常亦須有明白處。當日忠節公於遇變時設有瞻顧之念。今當何如。惟見大義不可滅磨。故挺然無所孫爾。事非可一槩論也。○王令貽作先王父祀鄉錄跋語。書來極道唐欽文名燮松郡諸生爲陸稼書先生及門之賢。○二十六日復王札大作情詞兼至。先人藉以不朽。深感表章之功。唐君久仰邃詣。今居京師。深喜請教有日。惟願足下抒真實經濟。得行一分。即使民受一分之賜。雖因時設法。難拘一定。大約

以不負所學者不負君民。○二十八日、彭無  
卽吾兩人同堂相罄也。

山先生來晤。

具言二十一日午門外詰問叅  
李光地之事甚詳。大約諸臣不

顧事理而惟阿意爲主。語畢、  
無山嘆曰、諸臣負皇上也。

五月二日、三與彭無山給諫書。

二十日內胸  
中鬱鬱梗塞

不能稍暢一息。祇緣請假九月、事繫世道人  
心之大變、此處不得明白、更有何事可明。每  
與人言、輒激烈不平、不自知其言之憤也。而  
人心變易、大可憂懼。當初聞九月之請也、人  
人痛恨、皆爲侃侃正論、以爲罪不容死。果聞  
大疏入告、稱慶者遍長安矣。旣而暢春園再



疏糾叅聞。天語切責人。卽稍渝前志。與人言則半應半不應。其態甚無足觀。揣其意。惟恐言之者過激。而聞之者加害也。此人心之一變也。及至午門切責。先生挺身而談。以正氣維持綱常。使是非曲直昭於天下。正士君子吐氣之一時。而人復咋舌變色。不敢置一語。過我者不以爲他人。事與我何涉。則以爲九月之請。彼自有曲衷。夫以忠孝大節。視爲無與於己者。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與己干涉。此無他利。則趨之。害則避之。不顧名義。惟欲偷生習俗。使然無足怪異。至於破裂名教之徒。不明其罪。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而又從而曲爲之說。以忍助其惡。且前此者憤憤。後此者懔懔。前此者似有仗義執言之真性。後



此者囁嚅畏縮而視息爲之俱屏。似此光景可爲浩嘆。此人心之又一變也。更有不止是者。已則面目頓移。轉惡人言。多事與之言。則絕不相入矣。強與之言。且垂首全不應矣。不惟默然不應。且故爲支飾別事以間之。於此事不令人再爲提起。竟似應有九月之請。應有督學之任。言官糾之者不應如此。切直如此。則爲訐人之惡。從旁觀之者不應如此。憤恨如此。則爲暴人之短。噫。此事何事而例訐惡暴短類哉。使人誤崇忠厚之名。坐成唯諾之風。不恤綱常之潰。任彼貪狼之行。恐不能箝有志者之口。而使之浮沉也。正以此非一人之事。天下之公事也。非一時之事。萬世之公事也。以天下萬世之公事。不爲天下萬世



留公道反推而遠之。以爲無與於我。且從而  
護之。以爲彼不得已。夫安知亂臣賊子接踵  
於世。不各有不得已者乎。嗚呼。此人心之極  
變也。幸大疏力砥中流。維挽世運。一疏再疏。  
膽氣俱豪。以此定千古之公案。明日張膽毫  
無遮蔽。關繫至大。豈同小可。自午門詰問後。  
不知部議若何。方設爲不必然之慮。以爲萬  
一不能承。俞旨仍着在任守制。此一段是  
非。何時可明。其於名教。如何得無碍。怒焉憂  
之者久。每思先生以愛君憂國之心。爲斯世  
維天經地義之大。抗疏直陳。不避桑梓。直冒  
天威。廟堂之上。安可無此骨鯁。直亮之臣。  
以維持國是。班聯之中。安可無此鐵面冰心  
之槩。以破除偷風。彼蒼黔照。必伸其志。宸

聰英斷。必鑒其衷。蓋天下事以誠心爲之。無不可成。以忠膽成之。無不可久。忠誠貫於金石。昭於日月。雖時勢難挽之際。未卽轉移得全。亦可挽回一半。今日得在京守制之。人庶知三年之喪。必不可奪情。斯不敢貪爵位而忘親。又知喪節之舉。毫不能成。貪斯不至蔑法紀而欺君。君親大倫得以昭明。人心世道不至毀裂。大疏主持之力也。但在京守制。不如回籍守制。禮義更得全。國體更無碍。然能救得一半。其大勢。旋得許多。已儘費力矣。天下後世。○三日里中諸親友並書。○當亦共諒之也。○

四日病。○八日

唐欽文熒來晤。備道其師陸稼書先生之學。蓋欽文清介



自持其家伯仲砥礪一堂孝友不存。爾我之形惟務大公之舉蓋可風也。○九日

南書房侍直自此日始。初上諭翰林乃文學侍從之臣不可不

知其學問人品優劣。命掌院派班南書房直日每班四人勤名在十五班。○二

十一日。令子弟各讀唐詩。○二十八日病漸愈。○二

十九日南書房侍直。御試賦詩。○南書房侍直紀事

皇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五月二十有九日翰林院檢討臣寶克勤南書房侍直

蒙恩召入乾清宮西暖閣內上命題賦詩。是日上五鼓駕出祭方澤壇黎明

駕同、臣克勤隨班午門外迎。駕後同檢  
討、臣鄭際泰、鄧咸齊、徐日暄進起居注、館掌  
院、臣張英引之東過太和門前、轉北、由  
昭武門、更歷門兩三重至乾清門、候於外。  
稍遲、掌院引入乾清門內、西趨至南書  
房。時有太常卿、臣勵杜訥在內書字、侍讀、臣  
張廷瓚、陳元龍繕寫。御製詩不多時、賜  
饌。將及午、召入乾清宮、進西暖閣、卽  
上內書房、圖書滿架、四壁輝煌、諸臣不能常  
到。御榻在南、上坐。御榻北面、掌院近  
御榻跪、臣克勤等四人錯後一行跪、俱西  
向、離御榻數尺。東偏列通長低桌一張、南  
北行、上置墨硯、筆札、四方、下列通氈、氈上置  
錦墊各四。四人起跪、墊子上、掌院啟奏某人、





上持小簡詢名籍次及臣克勤。先是掌院單開呈御覽遺臣克勤名於徐下誤列楊。至是以臣克勤名啟奏。上執簡云徐掌院奏云是寶克勤。上云徐日暄楊中訥以所持小簡示之。掌院奏云一時錯寫此繫寶克勤。上問何姓。掌院奏云寶。上未悉問其名。掌院奏云克勤。上仍未悉。掌院再奏復云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卽此克勤二字。上笑云原是此二字。更問姓。掌院奏云寶。旋以手書姓御榻上。上注目久之。掌院復書。上始悉。問云寶克勤你是那裏人。臣克勤奏云臣是河南人。上問鄉試第幾名。臣克勤奏云鄉試中式第二十四名。問會試第幾名。奏云中式第六十三名。問殿試奏云三甲第

六名。稍問。上又問、你散館第幾名。奏云、臣散館第九名。上又問、你是那一府人。奏云、歸德府。上仰思久之、未有言說。問徐畢、上命坐。臣克勤等四人各叩首坐。稍間、掌院至小桌前傳御試題、渾天儀應制七言律、限十蒸韻。衆啟奏求賜韻本。上發小韻四本、中使於每人前置一、始檢韻賦詩。時漏聲一刻、急就章不能畧待。詩成、中使至桌前取詩、跪遞呈御覽。覽畢、忽想詩後遺書名、啟奏云、臣寶克勤一時忘記寫名字。上將詩稿與中使傳下書名、又呈御覽。覽畢、上示掌院始坐。中使持宋紙一幅鋪桌上、上命書字。臣克勤跪承、坐書唐詩一首。中使又至桌前取去呈御覽。覽良久、上與



掌院微語不能聽。及出問掌院、上何語、乃  
 云所寫詩有出韻字也。詩錄蕭嵩奉和聖製  
 律、繫十蒸韻、結句用八庚明字故也。出隨掌  
 院回。南書房過午再賜饌。至日西各出  
 回寓。臣克勤草茅下士、躬逢隆遇、憶戊辰館  
 選於乾清門得觀天顏、已經七載。今歲  
 散館於暢春園再覩龍儀、纔過兩月。然  
 小臣新進、初近至尊、跼蹐高厚、容弗敢舒。  
 茲奉上諭、優禮儒臣、特命分班內廷  
 侍直、方之往古、實慶殊榮。及至入直、聖眷  
 優渥、寵極非常。召至御榻、賜坐詢問、  
 天語溫和。龍顏開霽、更給筆札、分韻賦  
 詩。濡毫書字、一經睿覽、悉當聖懷。咸  
 賜御書、統頒天饌。臣克勤讀書至唐虞君

臣明良喜起之歌、讀易至天地交泰上下志  
同之訓、嘗遐思盛治慨慕隆軌、不意生逢  
聖世、躬被休風、史冊光垂、照耀千載、凡在廷  
諸臣、莫不歡欣拜稽、咏歌聖德、矧臣克勤  
忝與侍從之班、親聞帝天之訓、陟庭展四  
部之藏、傍日襲爐煙之氣、紀述盛事、尤所宜  
急、爰是筆摘數字、志效賡歌、感恩彌深、報稱  
永矢、因紀其事、以志千載、一時云。○渾天儀  
應制七言律限十蒸韻、哲后乘乾瑞日  
增、森然垣宿玉衡徵、一元轉去璿璣運、七政  
齊來法象凝、敬授原闢民事重、欽明總是  
帝心弘、和風甘雨龍施普、堯曆光符泰運升。

閏五月四日

御試翰林於豐澤園

園在瀛臺內是



日翰林官自閣學至編檢凡九十二人候於  
 小西華門內迎 駕隨赴豐澤園 上賜饌  
 掌院引入園內命題作文論題理學真偽論  
 賦題豐澤園賦未及午賜酒果中使頻酌  
 讓飲過午更賜官製果品列 宮門外  
 召同中堂掌院食畢更賜乳茶各謝 恩  
 仍回園內作文畢衆集 宮門外候 旨掌  
 院傳 旨云 皇上說今日出此題真理學  
 自是喜假理學自是怨衆奏云俱感 皇上  
 教誨求 皇上包容又傳 旨云卽如做總  
 督于成龍他非由科第出身並非有理學之  
 名他做官實心任事清廉愛民至今江南人  
 俱感念他豈不是真理學云傳 上諭畢  
 各退至 宮門外同中堂掌院謝 恩登舟



至小西華門內送駕各散。○理學真偽論、上古無理學之名、而人皆盡聖賢之實。後世有理學之名、而人不無飾詐之迹。無他、爲已與爲人之念異也。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已必至於成物、爲人必至於喪已。其大較然也。請卽理學之真偽而暢言之。蓋自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人之復其性者、蓋寡。於是天生聖人、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初。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治教、所以歷百世而常尊也。自孔、孟之道微、楊、墨之說出、歷漢、唐而淫於佛、老、雜於功利、又其百家衆技之流、得以逞其說而亂其真。雖有江都、昌黎、河汾、方振微緒、然學僅窺其藩籬、



而未造其間。與此漢唐之儒術所以不能無不純之感也。至宋而濂溪周子出焉，作太極圖說及通書，實紹孔孟之絕學，而開洛閩之正派。由是明道伊川倡學於洛中，紫陽倡學於閩中，力取六經四子之書而表章之，而斯道大顯。程門弟子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至朱子。他如謝上蔡、游廣平輩俱肩荷斯道。朱門弟子如勉齋、深衣之授，以爲他日可代。卽講席果遞傳何王？金許以及有明宋濂輩皆稱爲朱熹之世適。他如蔡西山父子一則精通律呂，一則作書傳以衍皇極之傳，其於聖經大有羽翼之功。此程朱爲理學之正宗，而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者也。至有明曹月川、薛敬軒、胡敬齋、羅整庵諸君子皆

鼓吹宗風確爲正傳。惟是姚江以豪傑之資而好用才氣逞權變之用而多資智術其爲學也不務積累而務捷得其爲教也不循科級而尙頓悟。是以籠蓋之術驅馭羣英而人之歸之者率皆猖狂無忌肆意妄行之徒。如王龍谿之天泉証道總歸一無字。王心齋之高踞上坐言語全非有道。陽明不加之教誨反喜之而且心爲之動。此皆相率而爲無忌憚之習者也。總之陽明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學旨而顯用告子之說故以格物爲襲義而與陸子靜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之說不謀而合。其去聖人之教真有毫釐千里之辨。無怪乎學之者流爲老莊寂滅之妄誕而得罪於聖門也。大抵聖人之學循序而進自童年



有造。以至壯而耄耄。無時不主於敬。故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程子以爲精之可以達天德。敬無內外大小一也。且爲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存心養性以純其心。行法俟命以堅其守。總務爲實學而不敢希心於高遠空虛之域。如此人心安得而不正。世道安得而不醇哉。是知學之真僞。其幾無多。總辨於一心之向往而已。一心以聖賢爲必可至。則所讀者六經四子之書。所行者自不敢有乖乎聖賢之爲處。則有守。出則有爲。進退行藏。初無二轍。此爲真理學者也。若非真心希志於聖賢。而徒冒禮義之名。則雖誦讀猶是講說。猶是而言與心違。行與道悖。此爲欺世盜名之流。其誰得掩天下後世之耳目哉。雖然。

學之大節在忠孝理之虧全在幾微。倘名爲理學而隱微自問之中自欺欺人雖至裂其忠孝之大節而不之恤。此又爲流俗所不齒而觀人者不可不辨之於早也。○豐澤園賦  
天縱龍德祥開日華際鳳梧而獻瑞  
合梯航而一家。主治於上者有恭己之黼  
座被膏於下者滋普潤之桑麻。維宸衷切  
乎民依致宵旰之日警。斯賡歌追乎帝世慶  
喜起之未遐。雨露沾恩草木迎輦。就日知溫  
瞻雲未遠。形豫樂於聽政之暇。分鴈行而爭  
榮。陳歌詠於禁庭之中。襲御香而交勉。  
欽哉君臣交泰真屬盛事之難逢。爍乎史冊  
光昭敢弗脩德而自反。更且乘仲夏之勝景  
從乘輿之壯遊。抒侍從之翰墨擬帝心





之暢休。園取乎豐。豐功駕唐虞之上。義成爲澤。澤惠合文武同等。解慍之識薰風。見萬物之得所。靈囿之播頌聲。允上下爲同流。岸花經步輦而色潤。更微風之波吹。仙仗列御橋而影動。逐畫鵲之日浮。但見草樹連而垂芳。禽鳥鳴而未已。光搖疊浪。池水翻起。煙雲筵入。遠山晴色。繡成綺麗。物皆自得。涵聖波於曲流。典與人同。遍皇仁於洲芷。維時品物茂。瑞氣徵中。天麗慶雲興。殿影繞五色之彩。簾鈎捲百花之馨。一班摘詞。數行抒藻。樂鳬雁之光輝。看煙嵐之繚繞。旣無景之不佳。且承恩之旣早。帝眷優渥而不厭。中使頻顧而回翔。聖酒盛金卮。錫晏流天河之潤。天厨散瓊餚。飽食飫仙饌之香。觀

茲寵賚殷施、漫誇在古之殊遇。詎知蓬瀛佳境、輒邀天恩之非常。猶是蠲除寓內之弘仁、合爲體遇羣臣之良方。至德莫名、隆遇難揚。薄海同風、天保無爲之治。萬邦咸樂、人歌有道之長。稽之義易、上下交而連茹。彙考之虞廷、元首明而股肱良。維臣克勤、不禁拜手稽首曰：天德之大。一

○七日 發李人爲則、寶曆之慶、萬年斯昌。光地所著、易經、令九卿同觀。九卿赴暢春園、啟奏回、傳彭鵬午門外宣旨、令彭以原品赴河工。

○八日 與彭無山給諫書、蜚語四効用。起網羅、突然聞之、驚悸莫定。士君子立身處世、不肯詭隨、從好、只謂光明正直四字、却伏無數禍機、可爲寒心。先生忠



君愛國之心、天地可告、鬼神可質、獨不能不有浮雲蔽日之嘆也。鳳凰傷羽、倦翔知返、在先生固以義命自安、奈傷類實多、可大憂懼。且廟堂上無忠言之告、臺諫中鮮折檻之風、其如天下國家何。先生一身之用舍、實有大機寓於其中、真令人痛恨。聖明之世、有堯舜之君、而左右之者不肯以堯舜輔其君也。某質性愚魯、不諳情事、先生以癡愚可共、因忘分下交、畧迹訂心、每晤時輒商確天下國家之計。方冀得聞緒論、共奮澄清之志、豈知僉壬害正、不肯畧相容耶。昔日湯潛庵先生因得君隆盛、羣宵設計傾害、然無隙可乘、只得造訛言爲蠹惑之計、而竟以此售奸。今日與前轍無異、究竟出之於外、爲聖恩矜

全。天王明聖，實不能不叩首。卿高厚也。三日  
內束裝就道，行李蕭瑟，眷口迫遽，如何區畫。  
某旅况苦惡，四壁如洗，有懷未從，徒結耿耿。  
僅賦言一章，聊壯行色，更希照人。○賦得孤  
鴻海外來，送彭無山先生謫河干。孤鴻海外  
外來，勁翮歷風雨。隻影鳳凰儔，肯自同野鷺。  
介更文明雉，挺立他何慕。高踞疑離羣，乘風  
得吾素。九霄振飛彩，雲衢豁天路。天神接儀  
容，和平聽無惡。鳴聲徹清籟，草窟驚羣兔。鷹  
隼縛爪攫，雀啄亦四顧。百鳥鳴啾啾，不敢巢  
珠樹。羣囑弋者至，紛將密網布。翱翔上下間，  
疾風鍛其羽。河水魚龍雜，噴薄無激怒。忠信  
托舟楫，波濤豈憂懼。願言告河伯，安瀾莫驚  
怖。伏寶川嶽輝，耀錦蛟龍護。焉往不自得，卷





舒已具足。高舉排闥闔，蒼冥尙可訴。豈曰泥淖前，解網恩猶數。○九日與彭

先生書。尙有理學正宗一部，繫某案頭，常

檢之書。故內中有加圈點處。因刻下相別，不

及候家中，新部奉教，謹此呈覽。千里外時時

寓目，卽某常侍左右也。此書輯成，在作廣文

之日，嚴擇十五儒編次成帙，於正學或有羽

翼之功。卽不然，亦無悖道處。此某自信處也。

先生於公務之暇，時一繙閱，或○十一日鄭

有未安，當無吝尺牘相示也。

公夫子命查易經，以發李光地所註。○十四

易及熊賜履批駁，令九卿折衷也。

日與彭無山先生書。握別之時，甚難爲情。某

非爲一人慮也。士人升



沉顯晦所遇原自無定。在我惟順以俟之而已。他何有焉。河工有何辦置。容求相示。先生忠言碩畫。直聲震天下。居然第一流人物。此天下共信。想亦自信也。臨岐無可爲贈。取案頭舊本理學正宗一部相贈。豈敢謂毫有裨益。亦聊誌印証云爾。理學者天地之心也。國家之元氣也。生人之命脉也。一日無理無學。成甚人心。成甚世道。但昔之爲理學者。顯而易見。今之爲理學者。隱而難窺。總自陸王分派。遂有貽害處也。蓋聖人之道。切實平常。做去階級。不容混越。故自童年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又其三年九年。分大成小成之限。總是循序漸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難以躡等爲也。陸氏只說一個



心不喜人說性已。昧體無在不在之義。自不能卽物窮理。以求其至當。而朱子方務爲格物窮理。存養力行之功。步步循序漸進。大與相拂。宜其爲陸氏所攻也。至陽明復揚陸氏之波。而門人王龍谿輩。遵信師說。末稍總歸一無字。而流爲禪機。皆陽明無善無惡等說。誤之也。辨真僞者。於此等處辨之。人心何難立見。蓋程子爲學。是朴實頭。爲聖賢事。其心必欲盡我所得於天之理。而後已。陽明是以才華氣魄勝人。不欲守聖賢成法。必欲自成一家。門庭而後已。此心不無公私大小之別。其行事安得強而爲一。先生經濟文章冠冕當代。不知於此等處作何辨晰也。洛閩之學。俎豆千秋。外此欲別置思議。不惟不必。亦且

不敢。何者。程朱之學。功在六經。惟正心誠意四字。姚江之學。少不得權變詐術四字而已。相去不啻霄壤。後人固不得而諱之也。今世以理學爲忌。夫理學何病之有。患在托其名以濟其奸。人遂於理學而並惡之也。究之非真心學道之人。久則行事自然敗露。人止於敗露時知之。不知其處心積慮間全非以聖賢自命也。是謂僞者。不得終藏其術。非謂理學中原有僞也。倘於政事之暇。不惜一言之誨。受益非淺。○十五日奉

上諭。傳翰林至起居館觀熊賜履駁李光地

易

○大約李謬而熊平正。

○十七日

容端病延李德樹調治。

○十

九日起居館恭瞻

御書

為河南山川聖賢廟祠懸額御書

靈寶安瀾

嵩嶽峻極

功存河洛

昌明仁義四扁皆頒河南懸掛

二十

一日

容端病有起色

二十二日暢春園謝

恩

為頒

額河南廟祠故也

御書頒額河南廟祠暢

春園謝

恩

賜茶恭紀

鐵畫銀鈎拜寵

章山川賢聖盡生光中州懸象輝龍錦

聖

主崇恩

賜玉漿恍裒金莖仙掌露驚聞蓬

室御厨香儒臣最是承

二十七日

劉方齋

優渥宣室何人夜未央

二十七日

先生亟

勸移寓且

助之金



仙藏

六月二日

答門人姜率恒、姜梅、郭珍書 相去百里餘，不以道路紆迴，慨然來

遊，此段虛懷，今人所難。昔嵩陽先生與僕志同道合，今嵩陽講習既撤，四方一二有道之士，復不獲聚首訂心，吾道孤立，甚可慨嘆。得三高明士同心砥礪，則在朱陽不啻在嵩陽也。亦在自爲之而已。此事非他人可得與也。○答門人郝坦等書 前書所云切磨不患無助，道德實有可資，是近實着已之言。但當大家砥礪，求得諸已，不以外之紛華靡麗間其心。將來自有成就處也。倘學有心得，可書寄京師，慰我懷思。○答門人吳經國、吳周國書 兄弟同志勵學，將來造詣不可限量。惟篤志勿懈，務期有成，彼蒼自默佑人也。書院





同人可共悉此意爾。○答門人王論秀書、前札具言境遇艱難、竟閱之如見進退維谷之狀。然從古聖賢多在困阨處磨勵而成、有一番險阻、增一番智慮、要在自己守定學道念頭、不至歇絕、是天之造就、非小也。張橫渠先生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旨哉斯言、當佩服無斁也。○答楊太和先生書、來札云、止學得一理字、此先生獨得之言。昔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今先生亦復云爾、非造詣篤厚、深得諸已、安能如此痛快言之。至所云非公則私、此正有合於孔門言仁之旨。蓋仁則公、不仁則私。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以片言發聖賢奧旨、先生何洞徹至此也。書院同人

當錄出。共讀之。

○三日移寓。

容端病畧愈。溽暑不勝。故亟移之。

○七

日

晤鄭珠江先生。言病能成人。非以害人。先是儼舍居。容端兒病。先生關情特甚。至是

病漸減。先生喜曰。病體輕。則道念重矣。人平居時。撓情宮室車馬。役志貨利。聲名種種。妄想再無盡休。一至大病。狼狽諸念盡絕。卽父子兄弟。且不能相顧。此豈復作人世想。疾漸瘳。徐想。世境不覺淡焉。視之矣。從此定其志。堅其操。不爲紛華靡麗所動。豈非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可見病非害人。適以成人爾。予曰。病之成人。猶艱難困苦之遇之成人也。庸人處豐樂而敗。聖賢處困阨而亨。當日舜說諸聖賢。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之其



身行拂亂其所爲、幾於病體增劇、無方救藥矣。乃動心忍性、卒至曾益其所不能、是因逆遇而成聖、猶因巨病而成德也。先生曰、舜之病非一時之偶病、乃千古人所未經之病。子曰、任是甚病、總視人調護何如爾。父頑母嚚弟傲、此病真是人所未經。只爲克諸以孝善於保攝、遂爲千古第一無病人。所謂病能成人者、非病能成人、是因病而加以保護、終身自不至有病也。但不經病時、不知重加調護爾、非病能成人而何。

○八日 答王心牧書、昨歲京師初晤、見汝志意肫摯、迥出尋常、心竊異之。旣而虛懷求進、自愧迂鄙不敢當、故爾遲遲。再一日、令舅張嘉錫先生率之來、誼不容更辭矣。嗣後每聚商學、不過

令日用倫常加實功爾。臨岐見汝諄諄念慈  
悌同氣而去。是確能見大本處。此意終身用  
之不盡也。別後大病狼狽。於十二月二十八  
日在病榻上接汝手札。知途次安適。心志暢  
然。所云令堂令兄喜戒勿惰。周子維均端方  
規勸。閱至此深幸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蓋內  
則一堂元氣凝固深厚。既有積累之基。外則  
取友能端。同志夾輔。更有爲仁之助。以之造  
道成德。此情此理固可預信。但維均如此人  
品。向在吳未曾過訪。至今不能無憾也。爲我  
致之。大約從事理道。是求道得於己。不干別  
人事。迂之笑之。任彼可也。在我却不可少察  
言觀色。慮以下人之功。質之維均。不知以爲  
然否。今歲五月朔又接汝手札。所云隨失必



極力改之。雖貧困。中有自樂處。識得此。更是一番進境。可喜也。但要勿忘勿助。此心常保守。不失。若讀書太苦。恐不無進銳。○九日 中退速之病。亦非曲體堂上之意也。○氣不足。立則無恙。卧則氣若。○十日 病去。○答不接。急用參劑。宴息終日。○張在錫書。昨歲嵩陽先生仙遊。尊翁先生繼逝。友誼哀感。摧折肝腸。因致九月間大病。狼狽幾至不起。幸至今苟延殘喘。然究竟無補於世。徒虛生爾。客歲十二月二十六日。病榻上接手札。展讀之。不能至再。盛使至榻前。畧致一二語。氣即竭。不能多言。今歲二月二十一日。又接手札。時猶卧榻調理。即鶴汀令兄尚未能晤。至三月盡間。勉強一晤。未能作字。四月十



三日、三接手札、時雖平復、然病根仍在、時作時愈、氣弱不能自主、實可畏懼。因此屢失裁答、想知已能諒我也。門下志行純孝、廬居盡哀、盡禮、南來者無不嘆服。某聞之、灑淚如雨、不知所云。因憶尊翁先生治行卓越、循良傳內當備載政蹟、垂不朽。讀諸誄言、知中丞方伯而下、傾國官長弔奠、吳越大邦而外、凡豫土舊治及海內交遊者、皆慟哭失聲、其行誼感人至此。今門下繩武於後、以誠信孚遠邇、其亦可謂後先輝映也。彭公無山骨鯁、直亮不善諛人、每次來札、與共讀之、輒嘆服。稱謂間能體父志、亦不嫌以尊行自處、謂卽此可規家。○十二日午間、微有氣、不接之病。○與學也。○<sup>③</sup>癸丑九霞書。壬申冬展謁忠



襄公祠肅然想見節烈正氣與日月爭光深  
 喜一時遊覽得景先型且白日中天多賢萃  
 聚祠宇內講論移時互相闡釋忠襄有靈當  
 亦油然而色喜也先生倡道東南上承先澤下  
 衍後昆子姓森森玉立肩荷遠大不以某之  
 迂鄙輒施虛懷但行色匆匆未傾胸臆不無  
 悵歉爾想庭訓功深以正學養其幼志自當  
 日進無疆也湯潛庵先生未有語錄專集某  
 於壬戌歲被畱京邸日錄所講論者漸積成  
 冊雖缺而未備然存此數紙後人猶可追想  
 本來面目茲錄稿呈正中中有未  
 安處不能不待鴻筆繩削爾

○十五日足

病○二十二日病甚○二十六日

唐欽文率  
 其姪會午

來受學。時畧能行、欽文至卧室、令其姪會午執贊行禮。贊詩內有道南誰敢希他日之句。因勗之曰：「楊龜山當日有吾道南矣。」之曰：「後卒應其言。」想是當年看得器局如此，亦是龜山後來不肯自安。故程子言而得中。總之人當奮勵而前也。昔遊錫山、謁道南祠，時張牖如先生令其弟子周蘭芳受學於予，在此祠行禮與周生講論多時。曾記以道南相勗，謂儼然而上者龜山，森然而列者諸儒，祇見規模弘敞，當日南矣之言，於今果驗之也。況生斯地者，安可不重自勉諸？今更可取其言爲吾子述之也。○會午字勝西，年二十三歲，江南松江府。○二十八日，贈民部施長六同年，妻縣人。罷官歸里，解組辭。



京塵悠然顧吾廬。田園日以蕪。故舊得無疎。高吟感旅夜。整篋秋風徐。行色千里壯。舉樽莫歎歎。直道肯相容。展子賦安居。拙者危素位。巧者坐高輅。歸卧南山陲。架上存繙書。扶牖在吾黨。厚風化州間。豈不勝軒冕。潛亦見之餘。願無讓古處。朝權視何如。

秋七月朔

以後不

三日

傳集起居館。上命各舉所知。回寓左足

痛服藥

二十四日足膝大病不能屈伸。○二

十八日差役回家寫家書畢落一齒。

○寄家書大

人安康。知福履存臻。但貧苦勞心爾。然清白傳家。天地間至寶。自我得之。所謂可貴不可

賤者也。何快如之。向御試時、上賜果餅、今虔封寄上、榮君賜也。前屢請告假、只說出處之義及時事之壞、總不曾說到病上、恐傷大人之心、反起憂慮、非安親養親之道、故隱忍不敢言爾。今病體纏連、日甚一日、不得不以實情告也。自昨歲九月病起、至十月初六日、忽然涼氣攻上、竟至氣不接續、如此數天、已危在旦夕矣。有一日急請方齋先生來、以大事相托。及至忽又有生機、勤復隱忍不言、此時豈望有後日耶。後多方醫治、究無寸效。至十一月初七日、誤用大散之藥、病卧在榻、愈不能動移。直至年終、方扶起行禮。今年正二月間、有公車來者、俱不能應酬、非假設之詞、蓋實病不能動轉也。幸而三月散館、抱病





勉支未至決裂。自此以後氣歉不敢讀書。終日養病。病根仍在。忽於五月間又經輪班直日。讀詩寫字。勞苦過甚。至六月十六日。足病忽發。急力治之。總不能救。至十九日以後。大病不能移動。服藥罔效。閉門謝客日久。至七月初三日。忽傳各衙門至朝。不知何故。勉強跛足而去。至則無別事。是要人各舉所知也。中堂等已舉徐韓諸公矣。及回寓。足又大痛。今已數日。不能屈伸。如此狼狽。豈可久居朝中。計惟有告假一着。斯爲萬全。此時已散館。爲檢討。非向者庶吉士無事可比。病則心血不足。不能作文。又不耐煩苦。萬一有纂脩之事。將何以應之。此斷斷宜見之。趁早而求爲速去者也。况此時盤費久空。自昨歲十二月

至今衣物當盡。又復負債不少。在京多住一月。則多一月之費。此又不可不早歸者也。且內外人口俱病。容端漸好。猶未能行走。容肅容莊。容邃。擎玉無不有瘡。病可憂之處。每日調理藥餌。亦無其人。此等景象。豈可久居。茲遣役專請大人之命。倘蒙允許。即便告假。遞呈。庶免意外不測之事。此番勤乃上觀天時。下察人事。斷宜早歸。歸而養病。身壯。裁成四方之士。豈是甘卧林泉之侶。亦豈是貪位慕祿之人。一日之舉。更是關係千秋。大人默會天意。更當輾然色喜也。不知者或以爲倣官是榮耀。告假卽是不能榮耀。此乃俗人最庸下見識。古之聖賢。豈必久在朝而後快乎。不得於時。亦只得隱去。且去之惟恐不速。此又



揆時度勢而爲言說至此更不容不  
去矣。尙有不能盡言者。俟面陳隱懷。

八月六日、痰盛氣滯。○七日

孫靜紫同年書來。

○振

起至京、所運米糧尙滯於道。

○李民先、芮正、盧尹書來、並商

所學。

○八日、容端之子擎玉殤。

○十九日

答李民先

書、

足下造詣篤實、久爲吾黨矜式。所見既

正、所行復醇。舍弟入都、具道聚晤之樂、深感

提携、不吝來札云、一刀兩斷、而有手軟、不能

舉刀之疑、此無容疑也。朱子謂一刀兩斷、意

思重在兩斷、要人見義必爲絕去、葛藤不容

稍有瞻顧、且初無不能舉刀之慮、謂手軟不

能舉刀。是不能爲長者折枝之說也。豈真不能哉。凡讀古人書。須玩其意之所在。而以吾心權衡輕重。則古人之精意具見。若泥其辭。或辭外旁搜餘意以問之。則古人之意反不可通。而吾之意亦膠固不可解矣。所云旋起旋滅。終無定靜之時。此見用力矯制之苦。而不見義理涵泳之樂。究竟滅者依舊起。而起者終不可滅也。何時是能靜之日。不如內外交養。敬義夾持。勿忘勿助。循序爲之。理念浸長一分。則欲念退聽一分。至積久而熟。不期其無而自無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也。芮、盧二子書來。具見近日有進。而芮能毅然合己分之費。得非受益良友。故見道不惑。乃爾耶。

○二十六日 莊文



求教於鄭。○

二十七日

答門人芮正書、八月接手札知與李民

先郭維馨講究切磋朋友夾輔關係最大此切要功夫也。閱至此心神俱爽。所云實體諸心見諸事覺真妄錯雜照顧不來此却可喜。夫照顧不來必常照顧而後知其有滲漏真妄錯雜必常去妄存真而後知其不能純密。此皆有進機由此奮然爲之不疑不急實功却在是也。與令叔舊日分居今復合爨此何所見。當是實見得道理應該合處方合此便是體諸心見諸事確有可觀處。由此推之處天下事如家事處天下人如家人雖其中曲折變化不可意計大抵人情理物不出範圍中矣。古人爲學必於倫常上厚植根基益爲



此也。此一番舉動甚是正大光明。他人如何有此大力。但家庭間細微處往往有難措置。徑行吾意又不得。須要許多委曲變通之法。此貴識力。尤需涵養。當爲加意。胸中不活動。寬宏的是自己病痛不活。未免執於此。空於彼。縱見得道理。不過見得半面。其於全體大用。恐未能通。不宏未免惡惡之心。勝於好善之心。何怪人以矯急激切目之。動而不諧。自是吾學未至處。今覺得活動寬宏些。具見近日克治之功。若拔去病根。不使復作。仍須自檢可爾。作時文不妨。但要於講究處見諸躬行。方不涉口耳之學。民先確有見地。遊書院者。再家報具道其學。有得處敬服。維馨尙不知其造詣。便中悉之。北風凜冽。意欲返轡林。



泉與二三人訂志於襄浦廊山之間。未知願得遂否。倘獲如意。亦千秋快事也。○答門人盧尹書。別後時動懷思。知功夫不至作輟。然未有的音。不無懸念。接來札深喜與民先諸友月會考訂。此功不懈。自當遠到甚慰。反已一着。是聖賢治心終身要法。以此行於天下。無地非我心周流之處。心存理自得矣。當日夫子告子張。恭寬信敏惠而言不侮。得衆人任有功。使人只是要他在自心上課疎密。不是教他從天下上計功效。猶云人不我從。必是我功欠缺。吾心能存。何至與人世有睽違。以此自驗。自脩。固終其身無住足之日也。看得人皆無過。是我未能盡道。此意思甚好。說來貼切。着緊想見。近功有進。但要常常

涵泳此意、勿稍有所奪、此心不可勝用矣。某近多病、擾攘不能耐、靜養時多、相從者亦有人。然着實肯自箴砭者、不可多得、不如歸而理舊業、與知己訂千秋實爲愉快、不知能遂此願否。芮正近功甚爲可觀、能與其叔合已分之譽、吾黨以爲難能、曾聞之乎。附此志喜。

○二十八日

歲進士李曉墓誌銘、李公九

縣人、至元徙河南之嵩縣辛鎮店、始遷之祖名字寢沒、以二翁稱、傳之緩庵公、興見爲公之高祖。成化乙未進士、陝西監察御史、勲猷彪炳。所著李氏家集、西巡錄、諸書藏於家。與生尙當裳棠、及贈公黨尙當、俱以孝廉出牧。贈公生臣之萬曆甲戌進士、湖廣武昌府同



知。臣之生較禎、崇禎辛未進士、湖廣岳州府知府、有治聲。時中州烽壘告警、不可家、阻大江以南者數年。太守公卒、公方五歲、稍長、扶靈輜歸葬先塋、數千里風波患難、能自強力、襄厥事、且得之垂髫時、人咸器重之。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十八餼於庠。葬王母、盡禮、扶翼幼弟、使成室、爲女弟擇配、適太史耿逸庵先生。年未及弱冠、時能此、君子以爲難。里有康節、邵子祠、日就傾圯、慨然捐貲脩葺、衆感於義、不日告成、使先賢祠宇不至沉埋、荒煙茂草間者、公之力也。至卓犖不羈之槩、見義必爲、無少推遜、殆天性然、非可強而致。有從堂兄被誣、他人格於勢、徬徨莫能救、公獨挺身而前、爲當事力陳正論、卒得免。其激於意氣、

不以權勢畏縮類此。晚年歛抑謙退養尤邃。肆業嵩陽書院。刻苦體勵無間晨夕。予訪道耿嵩陽先生與公流連敬恕堂累日談道論文窮極變幻。而公於詩尤精其所爲詩游泳於義理之間不逐逐於人世聲韻之末登志多載之。與耿嵩陽先生唱和如四時讀書樂天光雲影諸什皆以吟咏發洩名理所見皎然不侔矣。時藝規摹先正不肯稍軼繩尺而有神明變化之法行乎規度之中。丁卯同考得卷擊節稱賞薦至再竟以天退聽人退聽六字見抑不獲售豈非命哉。辛未歲薦終老於家常以負才不遇怏怏不得志。以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卒。距崇禎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時享年五十有四聚。<sup>④</sup>張氏生子





三、謙益、謙摯、謙豫、俱庠生。孫二、長安、長寧。孫  
 女三、俱幼。於康熙三十三年月日卜葬於祖  
 塋之阡。耿子京以書來乞余言誌墓石、因爲  
 之銘。銘曰：簪纓累世耶、一寒素之家風。羅  
 胸武庫耶、恨遭時之不同。少失怙耶、瞿瞿懼  
 業之不終。壯克昌耶、奕奕昭德之允豐。仕之  
 年而遽休、暇耶、視萬象之俱融。退而含英華  
 於山澤耶、卒業於箕嵩。嗚呼、藏脩有日、旣滌  
 厥躬。當奮龍駒以耀文雄。嗚呼、士  
 安必其不遇耶、而爲戚戚之窮。○二十九  
 日 樗林詩存序 嵩陽焦錫三先生不第以  
 詩傳。以詩傳、先生重詩、非詩重先生也。論  
 詩、幼而博學、領袖風雅、學士文人、往往得其  
 隻紙片字、珍若鼎彝。其詩品甚峻、峻斯邈焉

寡和。然生平屬稿不下數千百篇。又似非啗於作者。夫篇什多近濫。世人易求之而易得之。珍是云何。不知者謂信手拈來。俱觸詩興。以此較繁。而筆墨光怪。山水重其品題。人物發其幽潛。則雖繁猶簡。人爭美之矣。此論詩固然。予論錫三先生詩。不以此盡。與酣落筆。是其天性能使世人寶之。而不敢雜之優孟衣冠。則存乎學富成家。巧力並運。自能攝服讀者之志。雖世人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今觀樗林詩集。所存者不過二百餘首。其爲詩亦僅矣。舉向之連篇累牘。刪之又刪。是豈欲苟作而苟存者。無怪乎世人珍秘之。而嘆爲不易得。若卽此二百首中。咀其味。窺其蘊。覺雲霞蔚蒸。江海浩瀚。具天地之奇觀。令人引伸



之而不敢視爲二百首可盡之詩。此中甘苦豈世人能知其故哉。存之云者。非可傳不存。存則不計人驚怪與否。亦不計人嘆惜與否。我意可千古斯存之矣。此作者之志也。予觀錫三先生之於詩。其致力也非一日矣。雖席間卿名閤。其好學攻苦不異寒素子。少涉艱苦。長歷名山大川。以壯其幽懷。壯復與高人逸士吟咏。歷落悲歌。益發其抑鬱。不自己之致。所見益濶。所造益岸。然自異詩懷卓犖。不肯作大曆以下人故。詩多沉鬱頓挫。具有少陵神髓。至意到筆隨。無刻苦摹擬之痕。而每語必臻老境。此七十年精力聚處。非可視爲易事也。予論詩以此。雖然。錫三先生非第以詩傳者也。在予讀書嵩陽書院。與耿逸庵先

生聞發伊洛之旨、每值會講、覩錫三先生丰儀、心竊異之。旣而知其儼然者、碩也、叩其藏胸、羅二酉、源泉不竭、吐其辭、扶助名教、識臻絕頂。從此追隨、雙柏疊石間、往來書院、驅疲驟、共朝暮、不可數計。或顧予、敬恕堂賞奇析疑。或予過訪、齋頭作竟日歡。或閒步登眺、卽園、啜茗、五一園、剪蔬相餽、亦不可數計。歷憶所與居處、流連幾二十年矣。絕不見有詩人放曠之習、而有趨中采齊、步中肆夏之樂。以此較之、其僅爲詩人耶、抑其爲知道者耶。夫紹微言於旣往、振絕學於將來、嵩陽先生倡之、而無人焉以和之、則道病其孤。以予覩錫三先生、視書院之興、爲吾道之慶、視講學之舉、爲身心性命之歸、鼓翼同志、雖歷風雨寒



暑不少輟。嵩下有此名宿，氣鍾河嶽，光耀邦家，豈止佳什，諸金石，供歌詠已哉。余故論錫三先生詩，而知其不第以詩傳。癸酉冬杪，仲弟振起有事於嵩陽，既歸，以書報京邸曰：錫三先生，其古之逸民與？形神有道，子焉寡侶，登其堂，熟悉其道，範益惆悵敬恕。先生之不可復作也，斯言似亦合樛林存詩之意者，故因論詩而並存之。

○與田簣山

先生書

離家園近二年，屢動林泉之思，又兼藥餌侵尋，幾無寧晷。每思先生擁臯比，弘敷教旨，真屬快事，相隔不啻霄壤矣。七月初三日，有各舉所知之。上諭令次日翰林赴起居館回。旨：屈指吾鄉賢者，德行文章斷推先生為第一，誼不容不以學行聞於



朝意吾道與行之機在是。及入朝而事與心違。諸前輩多有懷未吐良可嘆也。聞撫軍敦聘深幸。卑禮招賢之盛舉。三代後猶及見之。竊意俾人心風俗勃然向學。翻然從道者在此舉也。而先生守節過嚴。諒非抱道不試意。儒者重身以重道。禮不容褻。自應如是。倘再爲造廬。人心陷溺。似宜憫念。在我初非有往見之嫌也。湯先生人倫模楷。當有專祠。向日鄉賢咨文未經部允。亦謂早請未合例爾。故部文又有遲行之語也。彥深以祠事相商。甚愜鄙意。其事與先祖事畧同。取先祖鄉賢批詳及邑人建祠諸稿同爲閱去。彥深喜不自勝。以爲此可援之以爲例也。先祖邑人先公舉建祠於鄉崇祀。後公舉請入學宮內鄉賢



祠崇祀二事。三年兩舉。彥深所言大約相爲符合。不惟彥深志喜。卽某亦歡欣不置。想達之先生前。並有同慶也。先祖當明季擾攘之秋。焚焚以諸生老。未甚顯。當日總是表裏如一。曷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其學習講貫處。後生小子。雖不能得之家庭。然老成時復稱述。畧聞其槩。猶幸有語錄數則。可循而守之。彼祀鄉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惟鄉賢申文。屢以廩生不合例爲駁。雖淹至三年。究竟撫軍以德不以位之評。直行牌請祀矣。此似有天意存焉。倘以韋布限之。無可食報。則是天以窮達定高下。而不以誠僞分優劣也。脩行者怠矣。天意豈如是哉。若湯先生又與此例不同。顯然德位並尊。兩爲舉祀。直易易爾。

九月三日

性理纂要序 先王治世之法、教世之道、原出於一。周禮大司徒以

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教在治中也。治教出於一、故士服先王之教以遊其治者、莫不蒸蒸然懷知仁聖義忠和之德、勵孝友睦嫻任恤之行、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其時登進之途、鄉升秀士、司徒升選士、造士升諸司馬、進士論其賢者告於王而論定、後官焉。夫以教爲治、則是不必舍黨庠術序之法、而別爲象魏科條之施、其所以化民成俗者、既有其本、而士由鄉里選舉以爲進用、則是不必於經明行脩之外、求人品、而真儒盡育於考德課藝之中。是以化隆於上、俗成於下、人皆以窮經者致用、雖一材一藝之用於國家、各分



大道之體而俱有實效。自後世薄德禮而厚政刑、遂覺治有爲治、教有爲教、不能復合。士生其間、方競鶩於榮名、富厚之資、舉先王治世之大法、置焉不講、而其以經學教天下之意、益背馳滅裂、而不可復問。愚懦者旣不足與語聖賢之道、高明者讀書千萬卷而無益於身心。又其甚者、雜於權謀術數之習、浸淫於佛老怪誕之說、而爲斯道害。以是爲學、無惑乎六經之教不明、而聖人之徒不能接踵於世也。明永樂中、勅令纂脩性理大全、頒行海內、其間載周程張朱之言、爲詳、自天文地理以至歷代君道、治統、井田、學校、禮樂、封建、賦役、兵戎之制、暨師儒授受、性命學問之旨、罔不採摭大備。是書洵與小學、近思錄、大學

衍義補諸書同羽翼五經四書而爲學者不可一日不講者也。但因卷帙浩繁讀者多不能卒業。又或獵取功名志趨不專乎此以故往往束之高閣固陋遺譏而無裨實用。牟陽冉永光先生憂之輯性理纂要一書於太極圖通書定性書東西銘有訓於諸儒所論理氣心性存省義利之屬有評訓本朱子兼參諸儒之說而以己貫通之。評並參程朱諸儒之說而以己意別白同異以要至是之歸。予讀是書見其箋註詳明既有以發明四子之蘊而持論確切以居敬窮理爲提宗則以補誠敬字爲蛇足之說者不攻自破而復有以救末流虛無寂滅之弊此其閑道之功甚大而其息邪之志亦甚嚴而不苟也。學者先讀





是書後取性理全書觀之、實証之五經四書而體察乎人倫日用之間、其於先王之治教當必有確然而見其出於一者、詎敢泛濫馳騁、以自戾聖教也哉。今聖天子以經學治天下、五經四書取士而外、復頒孝經衍義、使家誦戶習、於三物教萬民之治有同符焉。萬幾之暇、進儒臣於庭、闡繹濂洛關閩之奧、頒學達性天之額、褒崇前賢、式示來學。學者躬逢盛世、翕然向風、丕變於詩書絃誦之內者、固其然也。永光先生際休明之運、以鄉貢士第一、奪標南宮、陟班侍從、日閉戶校讐、取向所纂性理藁、刪增授梓、凡八卷、屬予爲序。予幸同事館職、且同志聖道、深知是書之作、有維世之苦心、因爲序其源流、別其

得失而後及此書之爲功於世。是書行上以翼聖天子敷教之治。下以立士人希聖之階。吾知實學日興。儒行丕茂。必將有通經服古之士。講明先生之道。以應聖主取士之典者。安見古今之不同治。而人心風俗。非卽古者敦龐淳固之遺也歟。是爲序。○五

日大人至京。○門人唐會午來晤與談文。

○九日作白笥陂詩。

懷陶卜宅碧泉隈。秀毓陳王作賦才。文獻爭傳太史集。春秋早築說麟臺。雲松堂畔留晨鐸。薇紫山前却暮埃。老樹奇峯霄漢裏。霞光點點落蒼苔。○十五日南書

房侍直。○二十日大人至京。承歡之餘。請叙



生平行實訓後，因自叙年譜大畧。○二十二

日

與葉縣令馮東墅、昆陽戰地起，周殘送

客離亭望楚天。仙令時懸雙鳥影，昔賢漫

載一

艇煙。地偏荒處耕芸易，學到行年禮

樂先知好。真龍龍繞下，舊臺聲動入歌絃。

冬十月四日，南書房侍直。

閱內廷藏書。

○九日，移居。

○十二日

晤計希深，言胡兆鳳篤志敦行，有古君子風。

○十四日

與彭直上杜斐

○十五日

宋于蕃同年來晤論學。

○十

若同年話舊。

六日

谷雪塘夫子崇祀鄉賢，賦此志喜。喜看俎豆重宮牆，世仰麟威吾道光。滄海

學深入代起，狂瀾力挽，四維張，中州慈母，嵩雲繞東國，儒宗岱影長。百代馨香，崇有德，雪門久立。○是日午後，容端增噎呃之病。○十

九日

容端病不起。

○二十日

振起，率容肅、黎明赴關聖廟祈佑，以肅代

之。歸述其事，心志慘然。○唐欽文來視，慨借脩金治喪具。○二十一日戌

時，長男容端逝。

彌留之際，大人痛悼不可當。予撫容端胸曰：「此子自有生

以至今日，全受全歸，此中無一毫虧欠。吾父思及此，當爲此子幸，無事過痛也。人生脩短難定，設多留一日，安知不爲敗檢之一日？是使前功盡棄也。何如此時，滓渣不存，人道能



全之爲愈乎。但恨所造未卽成章，不無痛惜爾。○二十二日爲容端

殮。○二十三日具呈衙門告病。○二十四日

搜閱容端慎獨齋母欺集同大人振起容肅

容莊容邃悲號難禁。

謂振起及容肅容莊容邃日母欺集雖寥寥數

幅然亦確有見地。倘假之以年，造詣當有可觀。今天奪之速，是阨我也。我德之薄，用是懼矣。自昨歲九月內予罹病，十月二十五日容端容莊以河南應舉畢至京。師見予病卧，憂思倍加。諸凡調護備極周至。籲天身代及取兒婦簪珥之屬質當供養，絕不令予知。予亦



不悉其用志之苦至此極也。至移寓下斜街，湫隘過甚，日以質物養八口，而筭物且不繼。予之憂思不形，而籌慮獨苦，蓋恐傷端兒之心也。而端兒之憂勞已較予爲甚，病遂不可醫矣。至閏五月始卧床調理，而元氣虛損，醫家惟有咎嘆而已。延至十月隕命，其實前數月已萎爾也。端兒歿後，搜得慎獨齋母欺集並詩二首、文一篇、四書文近百首，論表若干。大抵勇於自立，遭貧困而以不得養父母爲恨，其志亦可哀矣。予嘗向端兒云：志士不忌在溝壑，蓋憫其形神勞瘁，若預知不免，亦信其守道堅定，不以死生移慮也。嗚呼，端兒之死，非天也，人也，非人也，予也。予宦况之苦累及其子，天厄予乎？予自厄乎？慟哉。○二



十五日振起赴陵縣。二十六日劉方齋先

生彭直上同年助喪。二十八日具呈吏部

乞假送親。三十日彭直上同年屢來相慰。

十一月六日是日爲予生辰設席拜大人堂上戒禮止行四拜禮感容端之

歿痛悼難禁在大人前極意承歡然淚流不止食不能下。七日爲容端

治南歸之具。哭亡兒容端詩天道屬浩浩無言辨妍媸作善降之祥不善

禍之基慟哉喪吾兒天道何如斯吾兒自提抱醇謹無乖儀因命名曰端聽受疑若癡承

顏復論志、禮教循怡怡。家庭無間言，鄉黨未  
有訾。肯佩長者訓，忠孝聞所宜。嗜道本天性，  
勸善時孜孜。聞惡若免己，去莠勤耘耔。洛閩  
誠相慕，身心學操持。他人畏拘束，兒惟樂追  
隨。昨年父命子，攬轡來京師。兒也整行裝，歡  
然効驅馳。謂父不徒處，出豈志乃墮。出處與  
進退，大義明端委。奈子福田薄，每動故園思。  
脫然請假意，兒能善成之。數月延殘喘，枵腹  
焉能支。無衣兒憂寒，無食兒憂饑。焦勞苦其  
志，凍餒煎其肌。居室驚不定，朋友笑太卑。童  
僕忿怒去，晨昏寡所司。典衣計亦窮，千迴轉  
思維。况當子病卧，幾至不可醫。兒也碎肝腸，  
面貌餘骨皮。相對泣母前，遭運何太衰。願父  
辭官守，更無牽家私。病願兒身代，吉凶惟天



施對母強收淚。予前喜動眉。謂寧甘飢餓。不願士行虧。予也憫厥瘁。勉以古聖辭。不忘在溝壑。志士誠何爲。祇因道難損。豈復傷急危。嗟哉兒以此。隕命今如期。予恨逢世拙。破膽空橐資。兒至不可活。骨肉徒分離。悲昔曾氏子。永訣兒遺詩。瑞觀麟麟。肅齡之館。兒胡竟至此。凋幹削吾枝。早使肯去貧。何恤觀朶頤。慟哉吾兒死。其道在明夷。壯哉不苟生。大難自坦罹。二十四年來。兒志矢母欺。師父爾已誤。喪子我何知。爾旣欲師父。我亦何憾兒。但慙我涼德。或恐蕩其規。致干天之罰。明威畀禍奇。豈命有脩短。天鑒匪予岐。予也仰昊天。高高日在茲。日明日旦及爾出。王游衍時兒去歸。受全一編。後人遺。所遺詩。燭精母。謫。轉。

醺醺。彼蒼諒默炤脩士。願莫疑。○附見永  
訣詩二首。遙萃燕京地。清貧倍故鄉。悠悠  
此日境。淡淡味却長。家乏藜藿勸。開顏花柳  
翔。雲移水上米。霧繞爐中桑。典衣驚流去。杯  
鳴頻作商。倏風携戶入。連雨接棗牀。愜愜何  
爲者。讀書叶帝蒼。物隨心作主。神洽道齊裳。  
惟恨堂前獻。不知那味香。念昔曾氏子。悲痛  
斷肝腸。瑞氣輝光渾似春。簞瓢陋巷樂天  
真。篤親敦友敬作主。好善從人古聖心。覩聞  
不及功。加密隨處精。察嚴若賓祇。因理道莫  
可躋。不禁乾乾惕乃身。我懷虛受堪足益。剛  
健篤實德日新。雖云兩地或相隔。神志依依  
萬載親。右詩二首。係亾兒容端作。端兒既  
歿。搜獲笥中所藏。有慎獨齋母欺集。乃自課





之言、雖約而悉。其餘制義等篇、次第犂然、推  
 二詩篇首、不置題、一爲貧困不能養親而作、  
 一詞涉揄揚、旣非自謂、其謂兩地相隔、神志  
 依依者、又不知其何所指。意爲懷友、然不應  
 有依依親萬載之云。偶與年友彭方洲聞之、  
 以爲此與予永訣之辭也。兩地卽幽明之謂、  
 其不命題者、恐傷予志也。嗚呼、端兒一生順  
 事、其苦懷隱念、雖至永訣、無忘孝思、其志亦  
 可哀矣。予旣傷其志、不忍沒其言、因命容莊  
 容、遂見書二詩、附予哭詩後。執是熟思、兒恍  
 侍側。心之可告、無間幽明。○八日、容肅扶容  
 數之不齊、難擬脩短、悲夫。

端樞歸里。○十二日、顯親王召見。

王詢里居、家世甚悉。

良久始退。○十六日哭少司寇鄭夫子於寓所。刑部

左侍郎山公鄭夫子十五日卒。是日子同衆門人司喪。御史李質君斯義編脩張來庵復吏部高霖公人龍公閱所遺囊私封記以待孝子至京還與諸悍人不得侵肆。其內外經理者夫子譜姪諭德鄭肇脩先生。○十七日開基也。古道至德人咸服其誠云。

○二十一日黃起祥黃體仁過予談學。○

二十三日振起自陵縣回京。谷命侯書來。○二十

四日黃體仁來晤。予言脩身齊家之道以慎交相期。○二十六日作



# 亡兒容端述畧

亡兒容端述畧、  
容端生於康熙十年辛亥九

月廿四日、歷今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月廿一日爲亡之日、計存年二十有四、蓋無一事不心吾言、無一念不體吾志也、而今已矣。吾兒客端自吾家居以至宦遊、蓋無一日不樂侍吾側、吾亦無一日不樂兒在膝下也、而今安可得矣。端兒賦質魯、不嬉戲、三四歲時卽謹於禮、有味長者未嘗不入口。客至以瓜餽、羣兒競食之、兒獨持一方、人內奉之、祖云某長者命。出問長者曰、無之。強之食曰、四叔嗜此、畱與吾已食也。長者驚喜、時舉以爲言。自是漸讀小學、孝經、四書、每坐子側、課誦習書法、端正不欹。時乘予出、約羣兒聚處、習揖讓

進退之節、歌鹿鳴、四牡、皇華三詩、強羣兒作  
呶呶聲、羣兒相率不之厭。及長、課以經、令讀  
易。十三歲癸亥七月夜、兒侍坐、玩易家人卦、  
問九六之義、予以八卦之象、按圖示之。又問  
繫卦之意、予以卦爻所繫之辭、明其意。躍然  
曰、易爲教人盡人道、設耶。我不難知矣。明日、  
袖中出一詩、以見志。顏曰、燈下講易詩、能成  
句。予見氣質日變、益以經史儒書、迪厥行。是  
年再遊嵩陽書院、耿逸庵先生屢以兒行爲  
弟子訓、予寄書勉兒力學。十五歲乙丑、兒讀  
性理大全、理學宗傳諸書、欣欣向往。十六歲  
丙寅、予司泌鐸、三閱月、兒至署、與遠近來學  
者習禮學宮。值講會之期、更互考証、稽其善  
過而警惕之。刊理學正宗、家規、公之學校。兒



與校訂之役。十七歲丁卯、授室。後予官京師、不復親課矣。二十歲庚午、入邑庠。大人初建朱陽書院、兒讀書其中、與同人訂脩身行己之道、三年不少輟。兒處家庭、率真朴之性、無誑言飾行、不事私蓄、衣食甘粗糲布素、接尊卑親疎、以和易。至驕矜之氣、豪華之態、兒嘗鄙之、無是也。此小節、人所稔知。其大者、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手玩太極圖、不忍釋。其求合乎天、順事乎親、每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致力焉。人固不得而知之也。二十三歲癸酉春、予赴補、携之京師、與容恂、容肅、容莊、容遂朝夕肄業。秋七月、偕容莊回本省鄉試。冬十月、復之京、見予病卧、泣謂其母曰、父病、兒願以身當之。因籲天求代、憂勞自此深矣。方兒未



至京時、劉方齋、彭無山兩先生維持調護、殫厥慮、兒至謝之。無山一見卽喜其守禮不踰、凡顧予榻前、多所誨迪、謂必誠慤如此子、父執始不嫌以長者自處也。此足維儼俗矣。二十四歲甲戌春、遷寓隘甚、兒夫婦所居不能容膝、風雨不能蔽、衆多誚之、僕皆不欲。兒曰、非好室陋、父病恐勞、籌慮暫棲此、價少易辦、病可瘥也。人誚何恤。他如藥餌、衣食之費、不充、盡出其婦簪珥質之、不令予知。嘗於困苦難措之日、處之怡然、以爲性天可樂。予亦因是相顧而悅、不以八口累其胸。惟視課兒讀、書事油然於懷、令諸子於習業外、更治一經、兒治詩、風雅頌之旨、探討亹亹。與言忠孝事、則樂聞、睹不忠不孝事、憤誹悲傷、若恐免已。



日思無邪詩教也。敢不服膺。子病初瘳。思請假歸。兒喜曰。道非明則行。歸田讀書明道。卽所以行道也。又謂兒隨父托跡屏山之陽。屏去舉子業。一意誦法先王志。此已足榮膺非所願也。兒與諸子每晚侍予榻前。良久始就寢。三月。子散館時。兒已體羸然。猶誦讀不懈。至五月。病甚。鄭珠江先生居相近。數來視謀醫治。多方經月餘。畧愈。一日。方食。兒舉箸手動。子悲血氣弱。又喜從善堅定。因謂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孔子奚取焉。雖然。兒病我累之也。脫有出位之謀。不應飢餓至此。兒愕然曰。父疑兒耶。抑信兒耶。固窮應爾。何病焉。時皇恩方渥。翰林諸臣侍直。禁庭賜坐賦詩。寵賚備至。子嘗以聖恩高厚。臣心

宜矢精白爲兒言、以故予每輪直前一日、兒了諸冗、不以聞、且日早休養、誠敬、明日入直、倘有召對、是靖獻時也、豈可不謹。五鼓候起、親調湯羹、檢筆札、俟趨朝、暮歸、候於門、悉問日所事、無闕、意始安。數月內、居室太狹、經溽暑氣蒸、不可容。方齋先生每過我、輒以兒病爲憂、假之金、令徙舍。至再卜居、予病復作。諸子、諸僕偕病、饗餐不繼。兒猶晨昏扶杖脩定省之禮、日中扶杖倚門望叔至。及仲弟振起、至京邸、次日兒稚子縈玉殤矣。後大人亦至、兒雖弱、喜千里聚首、依依作堂上歡、卧必起、食必共。大人恐勞筋力、命靜攝勿言。延至十月而逝。大人慟悼曰、吾門其衰矣。早知遭此、何不覩縷陳家事。與爾相見、竟無言也。吾



能無恚諸。先是兒病劇，振起卧病榻旁，經夜調視，見不可醫，率子容肅禱之神，求以肅代兒逝，起哭之日，端爾爲人何至此。天乎。何喪吾知己耶。十一月，大人命容肅扶兒柩歸里，將卜葬於柘城東庄之阡。兒名容端，字正子，柘庠增廣生員，娶生員梁公汝樸女。女一，未許字。所著有慎獨齋母欺集一卷，詩文制義等三卷，藏於家。都門諸公覽永訣辭，哀之而多所評跋云。

十二月四日奉 旨准假送親。○八日，劉方

齋先生謀南歸之舉。方齋先生計慮周詳，促之行，談至夜分，忘倦，時

以一杯相勸、疊疊。○十一日、顯親王賜先王不知其言之詳也。

父筠峯公祠堂扁額題曰二程同孤。

先是王召見詢

家世祖父之行甚悉。至是賜祠堂扁。王降階禮。揚及幽微一字褒美。千秋寵榮。同大人及弟振起男容莊容。遽盥手拜。○十三日、徐果受不能不有高厚之戴云。

亭韓慕廬兩先生各贈以詩。○十四日、侍大

人出都門。○二十二日、至南宮、宋維德留止

之。子至旅寓、病足不能動移、維德留三日始行。子自出都門、囊止八金、至南宮、維德餽



臘又前往  
不滯矣。

○二十八日宿大明府族姪瓚有

降誼焉。

是年貧病危懼、傷孫喪子、處憂患之道也。

孫 縉按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一終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一一

校記

①幹旋：當作「幹旋」。

②曾：當作「增」。

③葵：當作「蔡」，見卷九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條。

④聚：當作「娶」。

尋樂堂日錄卷十二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三十四年乙亥四十三歲。

春正月朔在大名病。○四日自大名起身。大名旅邸

族姓禹公名瓚者餽遺不絕情意肫摯時方二十餘歲具有老成之槩族人甚重之。○

十一日至家。○十二日鄉賢祠拜先王父主。○



儒藏

二十一日、李民先、郭維馨、芮正、盧尹來論學。

止宿尋樂堂、講論問難、各疊疊不倦。時予病足、夜坐良久、亦忘疲也。○郭維馨問、怒最難制、想宜先涵養、後克治否。答云、方其怒時、能止、便是卽克治。卽涵養。此處說不得先後、止可分動靜爾。○又論立志等甚多。○芮正問、心不廣、若何。曰、心不廣、總是學不足。○

二十三日

維馨問齊家之道。答云、齊家以漸、不得欲速。只看聖人說爲政規模、

定期月三年、又說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其中俱有浸漬化導之方、經營措施之實、方可成得一個政治。治家亦然、須有許多。○二十四整理工夫、其本在以身作範爾。



日李民先、郭維馨、芮正、盧尹歸去。○楊太和先生屢來論學。

二月五日病愈。○六日入書院爲學者講大

學。楊太和先生同至。自是仍定二七日作文、三六九日講書。○

十一日劉紹周、劉繼周來受業。宋之聖爲介。紹周字繩武。二十二歲。繼周字繼武。

二十七歲。俱鹿邑人。○十三日答李民先書。賤恙已愈。日來無事。惟有書院

聚處而已。萬張二君孝友端重。俱屬可欽。同志鼓勵甚愜鄙懷。所諭小人害正。大易已有明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慶連茹。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更須儉德。進退屈伸。隨時道在。



訕毀更何恤也。○亳州明辨率子天命來遊書院。先有說帖自道其意。○十四

日。明辨。明天命來受業。毛正倫爲介。辨字篤行。四十歲庠生。天命字涵仁。二十歲亳州

人。○二十三日。書院講書。楊太和先生同至。自是率以爲常。○二

十五日。劉紹周令其子劉卓來受業。十六歲。

三月二日。孔興泗來受業。宋之聖爲介。興泗二十歲。鹿邑人。○九日

徐穎士來受業。陳穎爲介。穎士二十歲。柘城人。○十一日。自課始成

帙。○十三日。讀孔子傳。令容邃玩諸賢傳。輯聖賢遺冊。自此始。○十



八日

姜率恒、李昌、郭珍來視。

○十九日

書院諄示學。者爲人之義。○

二十一日

郭鎔來受業。劉之鉢以書爲介。鎔字轄五。二十歲鹿邑人。○二

十二日、邑侯史公來論治。○二十四日

邑人有譽

予者因示諸子弟曰、爾等慎勿以此等爲可喜。彼能頌我者、彼亦能詆詈我者也。一有不檢、則辱自我當矣。有此一番、愈增我懼。且易彰吾過。各自警省可也。○二十七  
日放生文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理則仁。無生理非人也。生之理含於中、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情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夫人也者、體仁用愛、渾乎天命。

之性流行於萬事萬物之中而獨得其全焉者也。得其全者爲人，則得其偏者爲物。得其全而有盡者，爲人之所以分；則得其全而一盡無不盡者，爲聖之所以異。是以聖人盡己性，則能盡人性；盡物性，以至於贊化育，參天地，皆非於人之分量有所加，不過於人之生理無損焉爾。在昔大順之世，至治翔洽，民氣和樂，菑害不生，禍亂不作，下逮昆蟲草木、魚鱉鳥獸咸若。非此太和元氣薰蒸，周浹上下，一於休祥而然與？余讀王素石先生放生文，而不禁躍然喜焉。喜是心之爲仁，而所觸之無非惻隱也。中間極狀慘殺之害，而誘之以放生獲福，爲衆人言，何妨出此，亦更無妨雜引旁據。至所援大易、曲禮、月令之文，



則固正當不易矣。又以為人之異於禽獸者，貴全仁義禮智之性。又以為傷生雖小，不知仁恕恐其壯而殺心益熾。又以為天地好生而不好殺，所以萬物並育，人為萬物之靈，不可以靈而戕螽。是皆於儒者之道相發明也。謂是篇之作，教人以用愛，教人以存仁，而實教人以為人可也。不然，生之理一失，毒物猶後喪已，則先喪已者，未有不毒物者也。其於人之道，烏乎宜乎？是在讀。

○二十八日，四弟是篇者，善通其意而已。

克讓入邑庠。

○楊太和先生依尋樂堂家規行禮述之欣欣。

夏四月六日

微病書院講書畧示大義。至學箕園遊閒寓日，日暮始歸。○與明辨

家規學規等書。辨率其子天命來。○九日病。講堂拜受之。有勇以向學之志。

○十五日病少愈。○十六日邑侯史公平泉

書院課試學者。○十九日同楊太和先生至

書院課諸子。有王審等答語。○二十二日王審朱培姜率恒郭

銘王之紀各○二十三日與楊太和先生同至書院課業毛正

倫錄問答之語。以○二十六日書院講書畧上具載講習錄中。開大義以用

心多語言久則心跳故也。○楊太和先生以所錄之語見示內有視天下猶已之說。予曰





此仁也。尚有義在。因以心之制事之宜。理一而分殊者。悉言之。○太和先生曰。予心中無一個字。予曰。此語有病。聖人教人。先之以多聞。多見。今說無一字。何不讀書識字。○

二十七日。王素石先生及其子家洲。作弔容

端詩文。○二十八日

有橫逆來加

五月二日。書院講爲人孝弟章。論儒釋之異。

○擬講爲人孝弟章。此章書明孔門教人爲學之旨。欲與天下共勉於仁孝也。蓋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仁義禮智皆人所受之於天。而以之爲人者也。而

仁、統四德、兼萬善。人而不仁，形雖存而理已絕。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孔子之告哀公曰：「仁者人也，明乎此生理之人，卽有此惻怛慈愛之心，存於中也。」又曰：「親親爲大明乎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也。是仁爲心之德，愛之理而孝弟爲用，愛之最切也。審矣。由孝弟而仁，民而愛物，皆所以行吾仁也。論得天之理，無仁，做孝弟不出，是仁爲孝弟之本。論用愛之道，不由孝弟，行仁亦不能，是孝弟又爲爲仁之本。爲仁者，行仁也。當日孔子接千聖之傳，獨舉仁孝之旨以教及門。一時門弟子受業請益，非問仁則問孝，蓋其著之言論見之躬行施之政治者，其所授受大約不越乎此。記者識得此意，於學而時習章後



卽繫以有子孝弟爲仁之語。蓋謂夫子之所講者學也。夫子之所謂學者何學也。學以求盡乎人之理。而始於孝弟。終於爲仁。是則洙泗之微旨也。其爲人也。誠學孝學弟。心平氣和。內外一於恭敬。豈有好犯上作亂者乎。所謂好者。本其心而論之也。心之所好者。不在犯亂滿腔中。必是惻隱之心矣。是孝弟中爲仁之道已胚胎於此。君子所以務孝弟至亟也。本在是也。君子凡事皆務本。豈有爲仁而不務孝弟者。務孝弟以植其本。善事父母。善敬兄長。則必和妻子。宜室家。卹宗族。由是而仁民。仁民之道油然發生。由是而愛物。愛物之道油然發生。心體周流。推行無阻。總自孝弟中來。則孝弟豈非爲仁之本哉。學者本此。

意以爲學、先之孝弟、以徐訖乎爲仁之量、其於孔門仁孝之旨、庶乎無失、而與天地生人之理、亦或不至大相悖負矣、何弗勉哉。○三日、問諸子、釋氏不

予曰、彼認性字差錯、故言皆謬妄。性者、我所得於天之理、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有搬柴運米之說、其害道也甚矣。○朱陽書院講學記事、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五月、朱陽書院講爲人孝弟章、邑侯史公平泉進多士而訓之曰、大哉孝乎、其萬事之本乎。曰爲仁之本、槩言之爾。凡事之違天理、皆非孝也。曾子臨深履薄、得此義矣。且人之名、通上下而言之、生知安行者人也。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亦人也。全此人道、孝弟之量、始無欠缺、崇尚



虛無其於人之理既絕。他何論焉。因言釋氏之悖聖道而歸之不孝。學者竦然敬聽。予亦以一言辨儒釋之異。爲多士進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此其所以異乎。天者理而已矣。儒者得天之理而恭敬奉持之。讀書窮理存心養性。體乎人倫。施之天下國家。事事皆着實處。做所以心體光明洞達。不偏塞。不空寂。而爲萬世必由之道。至釋氏捐棄倫物。詩書胸中遺却。理字祇欲養得此心光明。所以心愈寂。理愈蔽。事爲愈不可通。其寃也。並其身而亦捐之矣。獨不思有耳目口鼻四肢。卽不能不有視聽言動。但其中有當然之則爾。不此之察。而欲遺棄一切。其於天地生人之理。毀滅盡矣。豈復人道之可言乎。彼釋氏之謬戾。



不足道亦有名爲儒者倡爲卽本體卽功夫之說以惑人此又與於釋氏亂道之甚者也。時趙子子讓亦以釋氏滅倫害道爲言提一務字爲發揮謂必有功夫而後本體可復也因並記之。○四日與劉方齋先生書。相別兩月輒何勝於邑。此等事類皆有定數非人所得自主。先生胸懷灑落定當有達觀處也。惟望日侍禁庭多所裨益。如程叔子說書崇政卽以此霖雨天下。草野聞此盛事鄙願至愜。歲暮嚴寒烈風途次困阻老父幸爾無恙婦子未免嗷嗷作怨聲卽某亦藥餌不離旦暮抵家後增心動之病架書不復整理諸事不敢照料惟徜徉園畔以圖閒適而已恐不無曠時



廢日之虞也。書院有來學者，乃定三六九日，至其中考課。其餘初二十六之期，官長畢至，史公樂此不疲，甚可敬也。便中一言美之，雖彈丸一隅，未必非先生興起斯文之地也。以爲允。

○七日 葛崧來受業，葛崧嶺爲介。

○九否。

書院講書，陳孟叢來訪。

○十日夏至，行祭禮。

○十七日，按察使胡公茨村以所作朱陽書院記尋樂堂家規引見，示書來。

○十八日，楊太和、王素石、孫憲章三先生來顧，講論移時。

○十九

日以後讀書經。○二十一日率客遂西院讀

書。○陸通守商巖使來。送孝經集註傳習錄偶摘二書並寄田簣

山先生書論學。○二十五日明辨來書以父喪故也。○二十六

日與學者發揮格物知行之義取傳習錄與視之正其謬。○與明辨札忽罹大故聞

之悼傷此一番正人子自盡之時然毀不滅性禮有明文此須守聖賢家法亦即體泉下

志也汝自入書院以來能深信吾道則白正趨吾深有望因遭此大故以數言弔之後當

遣子弟。○二十八日與田簣山先生書。假歸半載再至。



碌碌浮沉、有道咫尺、竟不獲遂緇衣之願。五月二十一日、接手教情辭懇摯、而虛懷如弗勝。竊嘆先生之文、皆閑道之文、先生之心、乃望道、未見之心、更可於此識先生誠敬無不在也。附瀆者、以見容端相隨、京師隕命、非自取罪戾、實饑寒憂勞致之。然同朝諸公哀而傷之、咎某爲謀不臧、某實無謀、不得不坐而待斃。此自窮之道也。於天人交、無懟焉。此子頗志學、遵家大人命、用述其畧。非謂有行可紀、實謂無成可惜也。秋月附葬、求先生一言以誌其墓、存歿均感。誌銘之用、都門諸公咸以爲允。某疑幼而不宜有此、家園長者又以爲廢博、雖近禮、後人亦識其處。用此無他、恐久榛埋、故藉巨公手識之。爾况若子更謀嗣。

後乎。信斯言也。或非以越乎禮者煩長者墨  
緒也。不知先生何以教我。端兒歿後。搜獲母  
欺集自序內溢美處。不敢示人。心知如先生  
正求餐蒙指摘。想不吝也。李郭今春同芮盧  
二生至柘。留三日。李慎密。郭爽直。遊先生門。  
將有成也。學求爲己。今世罕有。提携之功。於  
先生有重賴焉。○與陸通守商巖書。孝經  
集註。精義精而敷教廣。人人循行。和睦無怨  
之治。其庶幾乎。因嘆先生大孝。因心何弘。錫  
類而衍聖治如斯也。置大刻於朱陽書院。士  
子誦習。競相鼓舞。敢祈多發數十部。行縣轉  
散多士。將聚我子弟而教之。實被先生之造。  
就無窮矣。○二十九日。與遂平令蔡端儼。  
同年書。謀脩書院。



六月三日

書院講書因溽暑與學者相商每逢三六九日早晨會講過六月再

仍舊規。○翟良夫至書院與講泰伯至德良夫曰三讓乃讓周爾。予曰讓周便是有得而稱曰至德曰無得而稱是以天下讓商而不有其迹。夫子窺見至隱故稱許之爾。蓋君臣之義天經地義之大者。泰伯之德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卽太王又有傳位季歷之意乃偕仲雍托採藥而去。他若不去商之天下必歸其子若孫。他見天與人歸商道日微周道日興。又有子孫皆聖天下必不能舍我周而他屬。想太王也是見得此意。此見天肇其端實理著見。雖無識者亦易見之。况太王泰伯大聖人之識而有不能窺之於微乎。



泰伯只是見得君臣之義重，故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實是以天下讓於商也。當日又無言說，又無形迹，却微窺父有傳季之意，竟借仲弟而逃。此一段心地，卽是文王服事之心。故皆曰至德。至德者，德之至而無以復加者也。時與良夫論此，良夫甚以爲是，且舉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爲說，謂讀書當求得古人之心。夷、齊千古之疾惡人也，夫子却說不念舊惡，此與泰伯一例。○五日，趙子讓書非夫子不能闡其微也。

來論學。○七日，讀書兼治詩。○十三日，與彭

無山先生書。

某於癸甲冬春之交，疾病纏連，幸托知己調護，弗及大難。至甲



戊六月病復作。小兒容端憂勞切懷。籲天求代。延至八月。端兒之子殤。十月。端兒逝。某病日甚。一日。此時孤跡千里。良友契濶。幸家君聞而至京。急請假送親。十二月出都。今春正月抵里。回思前日。驚若轉蓬。憶京華聚首。非復昨日事矣。先生暫處河干。未知所職若何。倘無國事相及。亦天假歲月。令得肆力刪述。實天之厚待我也。不審近日作何功夫。某歸里後。惟書院經營。來學者漸衆。竊以爲終身畢志於此。長林豐草間。得優遊永憇。可作聖世遺民也。先生暇時。於書院中。或記傳講語。揮灑一二言。爲學者標的。是卽教澤所及矣。

○十六日。右足病。○二十日。病中思端兒題。

母欺集數語。

形不可見神於斯留。寥寥此編於世安求。篤志好學我病是憂。

有懷未竟。

○二十一日詩貽書院諸子。

病中未能

天平何尤。赴講書此六絕代之書院諸子細體吾言庶免岐趨。聖門入路有成規窮理力行莫倒施。若說此中惟這箇詩書難道是支離。詩書莫道是支離離却詩書心日危。理不求明純任質縱然合道也終岐。學只師心理未窮誰知萬紫與千紅。試看古帝傳心法精一方能執厥中。貪說本來心轉離况多精義少能窺惟精若是求惟一何故執中更命辭。說去說來但說心憑將別幟樹禪林到頭心逐洪濤去始信紫陽衛道深。紫陽衛道

是如何、實指工夫。豈有他。心字分明理作主。有無爭處不須多。○田簣山先生書來。○

二十四日、令莊、遂讀學部通辯。○二十六日、

至書院爲諸生敷學旨、令讀學部通辯書。責楊

休息於學、彼因言其故。又以及乃祖太和先生日三次祖先行獻食之禮、明其不可令休家

庭徐言之。○二十九日、足病愈。

秋七月朔

鹿邑令馮誠庵壽序、今上勵精圖治、慎簡岳牧及諸司、以守令親民是

屬尤碑宸慮。吾豫之鳴鹿、徵爲令者得焉、公誠庵其人焉。除書下、都門諸公彈冠相慶、



儲藏



爲予言曰鹿柘聯界遠控江淮近逼睢譙呼  
吸相通唇齒相倚非如他幅幘廣袤不相及  
得此巨公鹿寧則柘康矣予曰唯唯更有進  
此公令鹿絃歌之聲且遍中土何者公家浙  
之儒宗也先世以聖賢之學自治宦遊所至  
有顯績自宋元迄明文直公晉階秩宗數傳  
至良載公列祀學宮稱光燦矣及石峯公益  
擴其緒講學慈湖之濱以斯文爲負荷建石  
峯書院與學者日相砥至今奉爲典型海內  
推浙東之學者莫不曰馮氏源流遠而代有  
哲人後之興者將未艾也再傳因宦楚遂家  
焉閱三世俱以儒術顯太翁光字公棄簪紱  
如敝屣孝友文章爲人倫模楷尤所稱表表  
人寰者公承其後凜遵先澤惟隕越是懼



簡授時、予晤之於京師、見其立志誠懇、天理二字、時復體認、所言非忠信廉潔之道、則寬徭薄賦之行、非愛民重士之典、則興善化俗之方、已心識公長者不可及、因詢石峯教法、公益輾然色喜、以爲今之鳴鹿、猶昔之石峯也、時予方與朱陽書院與暢論厥事、公又以爲今之朱陽、何非昔之石峯也、於是惕然於職分之所當爲、並以鄰封之文教爲任、及蒞任甫五月、予亦請假歸里、得悉公治鹿之法、一一如京師言、首重聖諭、月吉宣講、至再至三、人知孝弟嫺睦之行、次重農桑、嘗親歷阡陌、召農夫勸慰之、人競趨於耕、無惰志、其剛大之氣、配道義、請謁者不能干、其燭理之明、摘隱伏、欺誑者不能蔽、奸胥則懲之、法紀

肅矣。疑獄則決之，訟端絕矣。卽市肆列物，取之必償其值，以至慤獨無告，靡不惠極周詳。德之者，且遍窮谷矣。諸政犁舉，夫乃進子弟而教之，以鄉三物，明其本，以邑老成董其事，捐俸敦聘耆儒，與學人游息於詩書絃誦之中，考其道藝，別其賢能，而勸勉之，蓋幾幾乎黨庠術序之遺也。不已將家學試之一邑乎。以儒者之道治鹿，則鹿治，是石峯之教逮鹿也。以儒者之道及柘，則柘亦治，是石峯之教逮鹿，更及柘也。久於斯，廣於斯，遍豫土，聞風向慕，莫不束躬儒者之道，是石峯之教逮鹿及柘，並暨豫土也。豈不使公家儒風昌熾，光先業於不朽，卽報國恩於無疆，其爲壽莫大焉。時公懸弧之辰，鹿人士請予爲文，予何敢



以蕪辭爲公祝。惟溯家學以遂箕裘之志。則政成而異數及之。卽出其家學以壽斯世。使絃歌遍中土者。且霖雨天下。是公之志也夫。是予祝公之志也夫。○二日、先

大父筠峯公祠舉祭。○三日、與田簣山先生

書。亡兄邀長者掛齒頰。斯云異數。乃先生樂善爲懷。謬爲許可。不審的據否。要皆此子之幸也。某散處草野。得遂疎懶之性。鄙懷甚愜。區區歸田計。實謂道未能明。德未加進。趁此時勇猛求益。庶免遲暮之感。况聖世多賢。卷阿矢音者。簪紱諸公。在在皆是。誠無容繫念此途。所以驚蹇自安。不容不早知分量也。自度質雖下愚。志猶可策。但使日從事詩書。

絃誦斯爲本分正業。時或藉同志砥礪。要亦麗澤取益云爾。非謂能任曲成也。先生謂教育爲要著。亦猶可以能行。蓋爲吾道惜。又不勝爲吾道幸。志苦情深。實獲我意。但某愚陋無聞。尙冀時賜學旨。俾躋開明之域。是爲造就。就無方爾。近日學者求真實返己。以性命爲事者。甚難其人。蓋不勝寥落之嘆也。先生其亦有以教我乎。

○五日纂朱

陽書院志付梓。○八日田簣山先生以所作

以兒容端墓誌銘見示。○九日

以立志謹言行謙懷誨書

院諸

○十日

山水歌壽楊太和先生。秋來爽氣際天衢。嶺畔溪邊色迥殊。





不盡流行兼良止分明畫出五雲圖。水色  
 蒼茫山色孤不須別樣譜新圖。如何山水人  
 間壽中有子。○十八日書院示條規。書院之  
 然一丈夫。待賢者。諸君講習其中欲與世爭榮利乎。抑  
 將考証身心求得於已乎。如求得於已也。理  
 本固有非假諸他人。事屬分內何待於外索。  
 披覽詩書所稱傳人孰非念天地生我之故。  
 重君親成我之恩體聖賢教我之實乎。今與  
 諸君講說不原天地生我之故不知立天下  
 之大本。不明君親成我之恩不知盡天地之  
 大倫。不舉聖賢教我之實不肯肩古今之重  
 任。茲故忘其固陋共訂學旨期與諸君正其  
 趨堅其守鼓其力成其詣以無負今日來學

之意焉。原天地生我之故。謂何。乾父坤母。稱爲兩大人。生天地並號三才。忘吾身所由來。失萬物之皆備。遂冥焉罔覺。悍焉不顧。豈知上知下愚。雖大相懸絕。其實皆爲天地所生之人。則皆具天地所賦之理。理者何。性。是也。性者何。仁義禮智是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地之所以生人。而卽人所得於天地。以生之常性也。自人昧此理。則戕賊其性者多矣。知者詭於空虛。而厭棄庸近。愚者沉於昏冥。而自戾倫常。賢者好用穿鑿。喻利而不喻義。不肖者難策怠棄。懷土而弗懷德。種種病痛。於本性之體。牯亡殆盡。誰其拯陷溺而出之乎。今須識得天地生我之故。方知人性之善處。卽人類之所以不絕處。人之與禽獸。



異者、豈在多乎哉。自太極動靜生陰陽、物之成象成形者、莫不各具一太極。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爲能明善以復其性、而答天地生我之意焉。察識而擴充之、不重有望於今日哉。明君親成我之恩如何。踐土食毛、天澤之分、莫可踰越。我怙我恃、毛裏之依篤、自性生君親之倫、天地之大分、聖賢之大業也。此中植立不定、人品學術俱不堪道。功名勲猷、安所從生。况庠序育材、爵祿厚士、原欲偕道德之儒共勲治平。而父母之厚望、自幼而成童、弱冠以至壯有室、彊而仕、其驅之以詩書策之以師友、期之以遠大者、總欲聖賢其子、爲天壤間垂不朽。是君親之成我者至急也。君親之成我者急我之自成、顧可緩與。生人之

大倫有五、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實爲首重。忠之道不講、必苟且於服官之年。孝之道不盡、已薄植於門內之地。此二端欠缺、更何問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乎。試思置身綱常名教中、返而自問、不無愧怍難慊之隱。是名雖爲人、其實與草木何以異哉。若窺見君親成我之恩、同天罔極、不可一朝辜負、則其勉勉於道德者、自無時可已。近而家庭夫婦之無別、非孝也。兄弟之不和、非孝也。則求盡乎孝者、弗能已矣。遠而堂陛事長之不順、非忠也。蒞民之不敬、非忠也。則求盡乎忠者、弗能已矣。統上下內外間、一以忠孝勵其大節、覺如此、則爲人、不如此、則非人。循此、則身有安頓處、不循此、則身無安頓處。如是、卽欲稍



虧君親成我之恩而以菲薄自甘不可得也。諸君各宜警醒早求樹立慎勿朝榮夕萎聽摧落於人世哉。舉聖賢教我之實若何。天地之所以爲天地顯仁藏用不踰一中。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明德新民無過執中。自堯舜以精一相授歷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以博約爲教傳顏曾思孟逮周程張朱此聖學之正派萬世之標的也。夫天地聖人之中寄於六經賴孔子刪定贊脩之功人始不敢有非聖之書。天地聖人之中寄於六經及四書得朱子表章發明之力人方不至蹈侮聖之愆。由其道者至則聖不及則賢次亦不失於令名。外此而爲說則邪說矣。離此而爲行則詖行矣。學者用力斯道不可不慎也。孔子論誠



之之功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此所謂博文之教。卽虞廷惟精之訓也。曰篤行之。此所謂約禮之教。卽虞廷惟一之訓也。朱子遵孔子大學之教。以窮理爲始事。先之以知也。以誠意爲緊關。繼之以行也。知行並進。薪傳在茲。此聖賢之所以教我者也。誠知聖賢之教我者。在此。我之服聖賢之教者。亦在此。虛心平氣。隨誦詩讀書。應事接物。間精察義理。而力行以求至焉。其於吾性自有之中。庶乎其無所失矣。然不明先後之序。鮮有不乖乎道者。故欲誠意。不可不先窮理。蓋理有未明。誤認天理作人欲。人欲作天理。雖欲誠意。有不可得。而誠者矣。如何不以窮理爲第一事。理旣窮。又不可不誠意。明知善之當爲。



惡之當去而不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是自欺之小人與不服聖教者等如何不於心之所發者加謹。透此兩關下面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工夫節節做去不陵躐不漏遺最容易措手。久之見理明確制行篤實剛大直養之氣慎密常歛之心強毅不息之守圓神不滯之德錯施迭運可使吾之中體悉合而萬事萬物各得其理於聖賢之教我者不其無負矣乎。然尤有一言可守者曰敬以貫乎窮理力行之終始而已。居敬以窮理則心不雜而道明。居敬以力行則心不怠而德立。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塗轍無二致功惟一。諸君各潛思實體器量當如此弘濶志力當荷此遠大。倘不負聖賢之教我卽不虧君

親之成我、無忝天地之生我者也。學求真。○  
得道不虛行、亦在諸君自勉之而已矣。

二十六日

張序來見、與語爲學之道、以朋友之義開示之。曰：當下可認取一信

字。時容莊在側、又以父子之親示之、使彼識取。倫常無容外求也。○書院示學者曰：近日看見綱常倫理甚爲親切、人若於此處有欠缺、便不可以爲人。人禽之介無多、各擇善者勉之、於不善者去之而已、無自頽墮也。

八月四日書院學要

書院條規擬爲人之正鵠、千慮一得、或有當焉。

從事於斯、不審進爲之序、非躐等則怠棄、其失均爾。窺探妙蘊、約以要方、行升一助、甘苦



自知不能不望同志者悉心體之也。立志  
 有任無讓。共學損高就卑。致功專一不  
 遷。養神從容多暇。進德嘗懷靡及。讀  
 書深味自得。涵泳客氣消除。充裕道心  
 久貞。凡既入書院於此八者實心體  
 玩。與鹿邑令馮誠庵書謀脩書院。八  
 日書院祭先師孔子。劉子常書來為先筠  
 公作祠堂記並詩。

二十二日纂朱陽書院志成有序。朱陽書  
 院志成序。嵩陽、睢陽、白鹿、嶽麓、宋稱四大書院。登封  
 耿逸庵先生興復嵩陽既就謂予曰四大吾  
 豫居二前人已往後人未來習此業公此事  
 可因則因不則創以為因何弗追曩徽也予

大人聞之稱善、因繼先筠峯公未竟之志、於  
邑東門外創建朱陽書院、來學者日衆、相與  
講習其地者、亦有年、予因取書院志之。旣成  
帙、並取志書院者爲之序。夫書院定學習之  
所、其載在志中者、人地景物、切劘講論之事  
亦旣詳標而類舉矣、復取其志而序之也、豈  
以此志旣成、可告無過哉、正以志成而益思  
何以告無過於天下後世也、無他、學焉而已  
矣。今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人得此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惟聖人能學、故聰明日益、踐  
履日純、與天道同不已焉。衆人不學、故智塞  
行虧、不可與人聖人之道。學者果藏脩游息、  
明道進德、如飢者之思食、渴者之思飲、而不  
容頃刻離者乎、則善矣。不然是誦讀有人、肩





荷無人也。往予序嵩陽謂宜以人重書院。勿徒以書院重人。今朱陽旣成。獨惜逸庵先生不及如予之序。嵩陽者序之也。雖然亦學焉而已矣。何學乎。學踐形。學盡性。學希聖。希天而已矣。闢學之荆榛。循學之塗轍。望學之門庭。勤學之步武。歷學之階級。窺學之堂奧。六經孔子之精蘊也。四書周程張朱之開闢。啟鑰也。太極西錄<sup>①</sup>易傳集註。後人守濂洛關閩之緒。以之適乎聖人之途也。自鄒魯而上溯堯舜。由洛閩而下逮許薛。皆是學也。皆天下萬世所必由之學也。嵩陽復四大之一。共此而已。朱陽不能尋四大之舊。竊亦欲共此而已。書院有志志此。書院志有序。序此而已。予之序朱陽固猶之序嵩陽也。今聖天子在

上以天縱之德接羲皇以來道統之傳表章正學於宋六大儒褒崇特厚兩程子邵子並生中土御書扁額光於河洛近復丕煥天章頒額於嵩嶽淮瀆禹臺孟廟間一時豫中山川聖賢輝耀日星蓋不啻宋時驛致經書之盛已朱陽雖僻壤亦聖化融液薰蒸之區書院雖彈丸地亦聖教之所旁皇周浹而有此者士生斯時敢弗孜孜於學以鼓舞於文教極隆之世哉予序○二十三書院志而爲學者告也有以夫

刊慎獨齋母欺集悼亡彙藁

悼亡彙藁引  
康熙三十三年

甲戌冬吾兒容端逝於京邸諸公聞而悼之各以詩文來慰予慟端兒有志未竟因予宦



遊羅。病。誓以身代。卒如其言。在兒遂志。夫復何憾。予每於讀書談道時。思如此子。可與言者。不可得。則歎歔及之矣。述其行。哭以詩。予家所悼也。誌以銘。弔以章。諸公所悼也。彙家邦哀悼之辭。別爲若干卷。吁嗟乎。命之不永。烏乎用悼。學之未成。是用悼已。康熙乙亥秋七月。靜庵。

○二十六日。書院講書。各舉書院克勤書。諸子進學之得失。以勉之。載。

○二十八日。二弟振起。繼婦王氏病講習錄。

故。

九月九日。膝病。○十一日。葬王氏。○二十一

日能去杖。自始病至此。○二十四日、與田簣

山先生書。前者發來誌銘一冊、讀之不勝感

天不假之以年、使成片段、今得先生大筆、俾末學稚子附名文集內、終爲此子幸也。但去人赴省、便道使訂十三日之約、不期中途煩筆墨之勞、反似近於催促。使者之不諳至此、真令人惶恐無地也。某賦質愚魯、於學問之道、未能窺探、然時聆湯耿兩先生緒論、大約不越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敬實貫乎知行之中。其所謂知、亦豈謂不學之知、便人人可認取本真哉。須得學問察識之功、始不至理欲混雜、行處方可不錯爾。而學問察識之功、



又不離乎經書文字之中。以體會天命流行之蘊。孔子當日以博文約禮教顏子。蓋卽虞廷惟精惟一之傳也。其與魯君論政。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是所謂擇善也。曰篤行之。是所謂固執也。聖賢成規。不踰知。行而敬。以貫徹乎終始。竊以爲脈絡真正。無過於此。是後人動以讀書爲專。去本子上尋聖賢。遂欲捐去書冊。靜悟本體。卒之不涉於鹵莽。卽流於寂滅。反謂窮理者爲襲義。却不知窮理者實爲集義也。來論管仲之說。當日止謂不能窮理。於大學源頭未能探曉。故不能致主於王道。終其身止成就五霸一假字。孔子鄙其器小。曾西恥而不爲。蓋謂此也。若真實窮理力行。竊謂講書愈多。則聞見愈廣。聞



發愈盡則大道愈明。參考有定見，行事愈有把握，正不得謂瞋目靜坐便是收放心也。至謂乘時宜，人已交策，以完此學字，教我切至，敢不敬承。凡所言者，緣此道乃天下萬世公共之道，非一人意見可執。以先生肯賜提携，故敢盡言相質，尚冀誨我不倦也。朱陽學者，詢及姓名，具見誘掖盛心。但學者功夫淺畧，求書紳之志者，甚難其人。俟有進時，再相聞也。

○二十六日

書院集諸生訓勉多時，至祠堂瞻望，尚不能拜。

冬十月朔，足病。○慎獨齋母欺集，悼亡彙藁刊

成。○五日

盧尹書來，畧云：昨聆先生訓誨，始恍然覺從前之非也。前以遊學爲



集善應試爲通權、非不深信其合乎儒者因時制宜之微意也。自今憶之、得勿愚而好自用耶。蓋馳情取善、則在己之善、未有不疎畱意達權、則正大之經、未有不失。回思先生實無是教也。先生無是教、而尹之所爲、竟至於如是。卽斥出門牆、亦其宜也。然而先生不我遐棄、又諄諄訓誨、始教以勿矜、繼教以窮理、終教以勿求便宜於己、何愛尹之深乎。敢不夙夜佩德、念先生之恩、於不衰耶。自回家以來、閉戶省躬、想先生之所以教與尹之所以學者、刻刻於心、而弗敢忘也。意微先生、尹將不知何所底止也。謹書愚衷、一則謝罪、一則謝教也。

○六日具呈轉假養病。○十日與睢州

湯恭人題主。

用墨不用硃。

○十六日

田簣山先生書來論學。

○十九日

郭涸來受業。明辨爲介。涸二十歲亳州人。

十一月朔

與門人盧尹書。爲學能返己自治。此段虛懷卽此便是學問長進

處也。來書所云遊學集善。此亦無妨。至通權

之說。恐位置不無過高之病。將來難有收效。

而今不如且理經字。於賢聖經傳着實窮究。

於人倫日用務求踐履。至於處事待人。一以

和平謙抑之道行之。或亦聖門

○四日捐騾

忠信篤敬之旨也。望熟思無忽。

一隻。

爲運米潼關故也。

○八日

江南潁川衛守府錢公暨恭人鄭氏張氏



合葬墓誌銘、柘去陳僅百里餘、往往結金  
蘭之契、或秦晉締好、以故兩邑人士之家、世  
得互相悉。宛丘雖多閭閻名族、求其派出王  
公、海內仰爲柱石者、無如錢氏。錢氏聲聞藉  
藉、求其智深勇沉、超越塵寰者、又無如明威  
公。公嗣子聯科、以公誌墓之石、乞銘於子。子  
與公家世好、非一日。甲子歲、子仲弟振起、既  
與聯科同舉於鄉、其後昭勇公復以子妻子  
季弟克讓、是子與公家世好、非一日。而知公  
家者、姻黨中亦惟子爲最。芳蹟懿躋、播傳將  
來、固予責也。又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萬  
選、字一公、號野樵。武肅王裔、爲封昭勇將軍。  
諱象乾、公季子。幼有大志、業儒、餽於庠。卓犖  
不羈之聲、振黌序。人方以遠大目之、公亦以

天下爲已任。矯矯丰稟，羞與時人爲伍。所性然也。及我朝定鼎之初，雲龍競奮，士得與於功名之會者，多以武畧爲務。公乃棄儒業，就武闡，領甲午科鄉薦。乙未聯捷，成進士。且伯仲相繼，奮鏃皇路。士論榮之。歷任潁川、兵農、錢穀，素嫻於中，出其敏斷之才，理繁劇如反掌。凡盤根錯節，他人棘手不前者，公以片時決之。聞風被澤，咸嘖嘖稱頌不衰。有以貨嘗公者，恬然不爲所動。曰：吾以盡職却外物，爲居官之要。以此撫黎庶，卽以此報朝廷。分誼所在，非云過也。及解組歸田，日以孝弟訓子孫。髦年好學，有衛武公之風。頗留意於書法，稱精良。弄筆如尤，不愧右軍。胸襟灑灑，時彈琴賦詩，咏歌先王。登其堂者，見禮服雍雍。





容圖書滿架、塵俗之氣頓消、輒嘆爲有道不  
 能去。如公之經緯具備、儼然當代典型、擬之  
 輕裘緩帶、猶未足盡其風軌。追古軼今、其在  
 茲矣。娶鄭恭人、早卒。繼娶張恭人、相公成名、  
 治家有則。淑德昭聞於外、得內助者、公獨盛  
 矣。公生於明崇禎年月日、卒於康熙年月日。  
 子五、長早亡。登科、丙午科武舉人。捷科、庠生。  
 聯科、甲子科武舉人。斌科、孫十四、曾孫十一。  
 爰爲之銘。銘曰：猗與錢氏、中原華胄。累世  
 承德、克昌厥後。運際極隆、器歸大受。鷹揚奮  
 烈、墨林競秀。允武允文、垂聲宇宙。子孫千億、承天之祐。

○十日 李民先、芮正來。

○十一日 楊立學、受業。楊太和率之。

○十三日 來立學、十二歲、柘城人。

日李民先。○十四日與鄭珠江先生書。南返時尊

體違和。勤亦二豎交侵。動履維艱。未能趨道。案拜別。然先生表裏澄徹。吾道倚賴。勤再仕京師而得同心者。先生一人而已。荷蒙厚德。不鄙勤愚。亦似納之教誨中。不欲存形迹之見者。以故每事請益。而淵鑒深厚。不棄荊蕀。每每愚性過戇。處得先生指示。不至冒昧。賤譏深維。前日真覺頂踵受鴻庇也。亾兒容端稚子。末進爾。過蒙古道。肫篤衛其生。又慮其死。心乎愛復。哀其辭。六翰先生曾言。先生作挽歌千餘言。以悼之。念此子得先生一言。亦可藉附不朽。况纚纚洋洋。肯賜珠玉如許。勤之感激當何如也。○十六日先



太孺人忌辰逢冬至日、廳堂設位祭先祖、不與先太孺人忌辰前一日、齋戒沐浴、率子弟陳器設位。至是日遷主於寢而祭之。夙興着素服、居主側、不與外事、不會客、不飲酒、不食肉。是夕宿於外。○祖先之祭前一日、主人率家衆入祠堂焚香四拜、灑掃、新主龕陳器、請主出、櫝四拜揖而退。厥明主人以下遷主於大廳、高祖考位中間、曾祖考、祖考、考以次而東、位各稍前、俱南向。曾祖妣、祖妣、妣以次而西、位各稍前、俱南向。共用方桌七、每桌菓五、燭二、肉蔬五、湯飯各一。耐位男各耐於祖考旁、女各耐於祖妣旁、俱東西向。祭時暫行九拜禮。主人主婦率家衆肅立階下、男東女

西各立定起拜四拜。主人主婦升堂詣高祖考妣位前跪上香獻食讀祝後主人主婦奠酒子弟代奠附位酒。主人主婦拜興揖再詣曾祖考曾祖妣位前亦如前。祖考祖妣考妣位前並同。祭畢主人主婦降階復位再起拜四拜禮畢揖而退。移時撤饌請主納櫝送祠堂揖退。○十八日克恭長子容恂入邑庠。○十

九日讀朱子年譜。○二十二日容端開柩。○

二十四日

邑前輩孫顯章王抱瑾王素石皆七十餘歲赴容端靈前哭奠予辭

之三人曰吾三人來哭仁人孝子也何辭焉。若以長幼論吾輩已老不能爲禮遣子弟代



之足矣。此非所論也。言之淚下。予亦感此。益歛歔不能禁。○二十六日、葬

容端兒。

卜葬於城東十里新庄之西南里許。浙江蕭山縣沈天行諱麟孫卜之也。

○李民先、芮正、盧珏、明辨諸同人各來會葬。詩文俱載悼亡彙藁。○睢州田簣山先生誌

其

墓。○二十七日

李民先來書院讀書。後芮正亦至。

十二月二日、入書院讀書。以後早暮讀書經、

日中看四書綱鑑。○三日

有學者求書講伊訟事拒之。因立書

院戒條數件貼講堂外壁與學者觀之。

○書院戒條。

書院舊有條規是以



賢者期諸生也。以賢者期諸生，諸生亦當以賢者自愛。倘來學者有非義之干，已學者有犯義之過，難望置身賢者之林矣。此輩早宜檢束戒條，開示省觀。求講官情，求照私事，求發書函，求薦館賓，凡求入書院爲此四者，在所擯斥。譏刺時事，談人閨門，戲謔滋慢，誑詐長僞，愛取人物，忌毀人善，藉匿書籍，陰窺私篋，凡旣入書院，有此八者，亟宜禁絕。

○七日，三弟克恭病故。自十月二十一日東園哭容端過慟，以致舊疾復作，逾月竟至不起。嗚呼，豈非用情之過耶？恭近日頗有歷練之效，方期努力勤家事，課農桑，以佐饗餐之，不給令子弟得凍餒不侵，以



卒儒業而不期一日殞逝。傷悼之極。仰天莫訴。吾道窮與付之痛惜而已。○九日。

病。○十日以後廢事。○十四日。哭克恭不能已。病增。○

二十二日。李民先、芮正明辨各自書院回家。

時予病卧狼狽。三人來辭不能相晤。○以後病卧至除日猶未

愈。楊太和先生調治。每日必至。有一日兩至者。予深嘆其友誼篤厚。嘗謂人之交友必

如楊先生。方為能盡心。

是年。理朱陽書院。前半年多病。後半年遭遇

不幸。

孫 績按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二終

校記

①錄：當作「銘」。

②竿：當作「竿」。



儒藏

尋樂堂日錄卷十三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遷 全編

三十五年丙子四十四歲。

春正月朔

五鼓行禮因子病初愈及有喪服者不便大人命各減禮統拜而已。

五日病。○十日

西華胡敬宗來訪。

○十二日

胡敬宗辭歸。

○十五日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





送扁。

扁字絲綸。碩望。

○

十七日

余良佐來受業。其兄率之來。梁潛夫以書

為介。良佐字與庵。

○二十日

張吉相來受業。余良佐為介。吉

相字克家。二十

○二十一日

郭庸德、方國棟來受業。郭明德

五歲。鹿邑人。

盧珏以書為介。庸德字中常。二十四

歲。國棟字聖木。二十二歲。俱亳州人。

○二十

八日

數日來神氣不清。頭眩。聾。心竊慮之。

○二十九日病愈。

是日神氣清爽。自此日以後。雖不敢耗用心

力。然無狼狽處矣。○自前月十九日病。楊太

和先生關心過情。日一再至。且憂形於色。曲

意尋覓人參相贈。予見先生友誼肫至。不覺

嘆世人涼德者不足數也。後病愈，因謝其誼之厚，並服其朋友至此，真爲爲人謀而忠者。常舉此以語學者。使各信心，宜如此。

二月五日

郭錡來受業，郭錡爲介。錡字效北，二十歲，鹿邑庠生。

○六日

楊興吉來受業，陳穎爲介。興吉字盛一，二十歲，鹿邑人。○至書院講論，楊太和先生同至。後以爲常。○十二日，學箕園與楊太和先生、余良友善亭北談。久不忍去。○十三日，令諸子各讀性理。

與布政使李公寅工書。

惠風遐暢，兩河悉受。履載弘恩，近如運車。



輜轡馬等事、捧讀檄行、區畫體卹、軫念窮民、如慈父之愛赤子、家焚頂而戶祝禱、仁人造福、真無涯量矣。茲有杞縣蠹役唐天成、剝官害民、人人切齒。伊惡滔天、愈熾愈遠、不惟流毒本邑、並害及鄰封。某家居、忽接關文、有差臨門、橫肆克惡、要立時拘拿。勤等赴杞追比銀兩、某惶恐、莫知所措。及閱關文、乃杞差唐天成、以抗違軍需、誣控來拘者也。夫以朝廷有定數之正供、亦須催到、容人辦置。今唐天成並未來催、輒以抗違軍需、捏控行關拘比。及問以徵數、始知盡派地畝、其數踰正供之外。某株守無能、本宜赴杞聽比、但國家之體、統不應褻於虎狐之手、以至此極。某無故被關拘拿、勒令赴比、一身受其荼毒、不足惜、竊

不敢不爲朝廷之名器惜也。今將原關承永案、敬請教命、或宜俯首聽唐天成殘毒與否、先生主持名教、整頓法紀、當必奮乾斷而肅國體也。現今蠹役陵侮莫當、仍祈速拯湯火、剪除蠹惡人。○十七日 布政使李公出示嚴禁私派。○十

心世道幸甚。

○十七日

布政使李公出

示嚴禁私派。

九日

至書院考課以循聖賢成法、勿叅在我意見、誨諸子。

○二十三日

邑侯史携杞

令書來道意。

○二十四日、謝布政使李公寅

工書。

杞事蒙奮乾斷狐兔魂消、國法以肅、人心翕然。先生鋤奸剔蠹、執法如山、誅一

唐天成官役惕若風雷、稍輯橫噬、罔致陵越、斧鉞盡爲雨露矣。尤稱快者、發嚴禁私派之



示三十張。小邑如此。通省省。却無名之費。當不可以數計。父老扶杖往觀。讀至民力止。堪正供額。外卽繫私派二語。但見咨嗟嘆息。仰天淚下。惟有頌禱仁人而已。繼覩票行。令裱背張掛報數。目處所不許藏匿。故置風雨處。所以致損壞。此等弊竇。俱經曲意體察。仰見體恤民隱。整飭官方。無弗周至。風行草偃。兩河赤子。一時登之春臺。家家焚頂。何能報萬一也。更有請者。仁言已播。仁聲善政。繼以善教。此從古聖賢爲政不易之成法。幸逢先生一代偉人。理學宗主。不啻千秋之業。恐負一日之知。茲有某所建朱陽書院。業經公祖父母捐脩成規。但講堂藏書樓。尙待肇舉。倘退食之暇。肯賜區畫。名教主持。絕學倡明。地以



人傳、事由今始、豈非待其人而後行者哉。未識可否、並希崇鑒。○二十六日  
書院與學者講太極剖道氣之辨。  
○紳士來議比軍需之事、求止徵。

三月四日、葬克恭。葬於城東十里新塋。  
○六

日 邑侯史允止紳  
○十日 至書院考証性理、  
矜徵銀來晤。余良佐質問危坐

拘迫之說甚愜子心。○伊川嘗言、呂與叔閒  
居儼然危坐、可謂敦篤。但恭敬不可令拘迫、  
拘迫則難久也。子偶聞此語、思及余良佐、欲  
錄之、俾返觀而尙未及。至書院、良佐卽以此  
段質子、深喜其克治之勇。及觀几案上更書  
不可令拘迫一語、如良佐者、切已着實如此



爲學將來可鮮病痛處矣。○余良佐問危坐拘迫何別。曰危坐非拘迫。危坐而無寬裕之意。則易至拘迫。常以義理涵泳之。免此病矣。○危坐只是持敬。若拘迫。敬便接續不來。曾子所以重弘毅也。弘則廣大之意常餘。於事物何至拘。毅則貞固之力永貫乎終始。何至迫。○拘字中含有不弘之義。○十三日書院晰義迫字中含有不毅之義。○性命之辨。謂諸子曰。命一而已。何以有理義氣數之別。只爲天之生人。太極不得。不着在陰陽五行上。所以理氣一齊滾來。人得純粹至精之理。便是性。至陰陽五行之氣。雜亂不同。便不能不有氣稟之偏。而窮通得喪吉凶禍福之參差不齊者。亦若天之所限制而然。實理與

氣之不能相同也。

○二十二日

令容遂讀子思子傳更令閱諸儒傳。○

二十三日

友召食將雨。予以病辭歸。既而大雨如注。衆賓阻於行。友謂予弟振

起曰。兄何見之蚤也。稍遲則與弗前矣。乃不以雨行而以病行。是用智也。起歸以告。予曰。否。以病行非以雨行也。若以雨行而辭疾。母乃多曲乎。但既行而雨。人視之爲先見爾。此世人計較之私。非君子順理而行之意也。此處不明。恐以計較爲智巧。則穿鑿害性。其禍仁義者不可勝道矣。乃作順理歌以示之。○  
順理歌 世人多計較。君子順理行。計較惟私意。順理乃至誠。鳥鳴畏彈射。燕寢遠侵陵。所以風波險。其道在安貞。讀易亦可見。天地



聖人

○二十五日

賀田井脩遊泮序文、歲

情。得一童子文、擊節嘆賞、拔之黌序、爲多士冠。士論趨之、一時爭傳、不絕聲。予詢其姓氏、知爲簣山先生冢器井脩君也。夫井脩之見知於學使者、以其文人之稱。井脩之騰聲遠邇者、亦以其文。卽予之賀井脩而質之簣山先生者、亦何必不以其文。雖然、願有進。予與簣山先生交非一日矣。其交也、不以迹而以神、不以情而以義。今日之賀井脩、義也、不可辭也。今日之賀井脩而托之乎文以賀之、義也、尤不可辭也。予之賀井脩者、何必不以其文。卽諸君之屬予文以賀之者、亦何必不以井脩之能文也。雖然、願有進。賀其友之子、賀其

友之能文之子、徒謂其工於文乎、抑謂其進於道乎。如以文而已、并脩之能文、已見知於學使者、且見稱於文學士之口矣。固不俟予之爲文以賀之也。倘以其道也、厚其父、則不敢薄其子、友其德、則不敢誣其辭。竊願以交簣山先生者、賀并脩而已。今夫簣山先生之文、海內嗜之久矣、爲左國、爲秦漢、世旣宗之、而簣山先生之與人接也、不翹翹然自負、必抑抑然自下、若是者、何也、誠望道而未之見也。與湯潛庵先生訂學問之旨、數十年探討典籍、沉酣六經、以返求諸身而得之、言可法也、行可則也、瞻之者有泰山北斗之望、卽之者有光風霽月之想、而若濂洛、若關閩、一一洞晰其奧、闡發其秘、使斯道如日中天、而不可





可隱、是簣山先生之爲世表、坊匪徒以其文也、以其道也。井脩幼負奇姿、長而爲文、能驚人。今且採芹如拾芥、小叩之、小鳴、犬叩之、則大鳴矣。試之郡邑、有國士之目。試之國與天下、將有空羣之概矣。由是奮六翩以翔際乎天衢、得大遂其所爲、以膺人世非常之榮寵、此豈足爲井脩難。所異者、濟美儒行、息志絃歌、專業學校、儲品賢聖、舉內聖外王之學、講明有素、服習無斁、異日出所學以對揚天子之庭、其所至當不可量爾。且井脩講貫於家庭間者、豈同於咕嗶之習哉。忠信以爲質、禮義以爲體、諸太極、西銘之書、以爲灌漑。在井脩有向友、千古之胸襟、子亦不敢不以第一流待井脩、更何俟煩言而勸進之。雖然、道

無窮、竊亦欲人之學之者無或有窮而已。南山有材、達於犀革、括而羽之、鏃而鏑之、入之尤深、此學之說也。學必由聖、所以致才、礪必由砥、所以致刃。聖人之教、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而雜說不與焉者、此學之途也。人見先王而榮、出見富貴而樂、兩者戰於中而有菜色。被教寢深、切磋益進、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視如壇土、而有芻豢之色者、此學之驗也。在昔孔子以大學爲教矣、曰道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子思子以性命言道矣、曰戒懼慎獨而必極之天地位、萬物育。以是知學不希聖希天非學也。儒者守其志、達其道、不使上下各得其所、尤非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也。學問力行、事在勉強而已矣。此予與



簣山先生交而與有聞焉者也。并脩持此以應賓興之選處爲真儒出爲名臣其有得於脩身行己之法有造於天下國家之大當必於今日之學基之矣。并脩之爲世重也以其文乎抑以其道乎。予固欲以交簣山先生者爲并脩賀也。若曰撫蔓辭以賀焉予烏乎敢。

## ○二十六日

問天命之謂性章着緊處何在。諸子之說皆不得其要領。因謂之曰着緊處在慎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涵養功夫大段着不得力。到得動時獨知之地却是一番緊關處。所以誠意章一則曰君子必慎其獨再則曰君子必慎其獨中庸首章又不啻重覆叮嚀曰君子必慎其獨可見獨中能慎近而正心脩身之功遠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化皆基於此故極其效於天地  
位萬物育。不然起頭處錯了末後便無收拾。

○二十七日

芮正盧尹來謂曰昨與諸子論  
天命之性章謂着緊處在慎獨

只謂事必有源功必有始人知天地位萬物  
育效驗如此其大或阻於力驚爲不可及或  
驚於行又只在功業上討着落却不知起頭  
處原是從慎獨處來於起頭處不錯到徹尾  
處總不能外是

○二十八日

芮正問正爲學  
有幾日精明當

一貫之道也。  
下便有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有幾日不覺  
便昏惰了此是如何曰志欲其大功以其漸  
此間有助長之病須以義理浸灌之始得進  
銳不免退速也。○盧尹問慎獨之功嘗從事



於此甚覺得力。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在慎獨上着力，甚是緊要。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大率是涵養將去，不令此心放失，却十分着不得力。尹曰：此間甚難解會，究竟是如何做工。曰：未與物接之時，或體貌嚴肅，或心常惺惺，只要天理存在這裏，到意念之動處，却是緊要一着。

○二十九日

至書院議儀注。

夏四月二日以後，讀書經。○三日，定書院儀注。

書院舊有條規，是與諸生講明爲學大義也。然少長不齊，先務檢束，細行不謹，終累大德。茲又酌定儀注，列後。庶來學者約守畫一。一、書院諸生每晨早起，入先師殿一揖致敬。



朔望日隨拜先師畢、入講堂一揖、諸生東西向各一揖。一、禮教不明、尊卑失序、其在於今師弟尤甚。今擬書院禮儀、隅坐隨行、斷不容越。諸生宜明大體、無論在書院及入先生之家、俱循此禮。一、諸生既繫同學、宜以年齒爲序。齒序既定、凡登堂講習、只以長幼分行坐之先後、不必牽纏固讓。一、凡來學者、必有介紹、通其姓名里居、以及爲人之大概、入見時止、用紅帖、全幅書名姓於其上、投之、以此當贄、不用儀物。一、每逢三六九日、主人至書院考課、諸生齊集赴講堂、疑義相質、身心互証、以畢講習之功。一、書院有賓客之應酬、有文字之記錄。賓客應酬、司應對者專其事。文字記錄、司筆札者專其事。每歲隨



時派四人掌之。一、凡尊長至書院，司應對者，延入講堂，集諸生齊赴一揖。卑幼則否。一、凡遠賓至書院，司應對者，周旋之。司筆札者，書明姓名里居。有道者，諸生齊集一揖，尋常則否。一、學者有事回家，司筆札者登籍記之，書明某人於某日因某事回家，來則書至日。一、凡官長至書院講書，諸生於大門外候迎，回則候送，常至則否。○十一日，余厚來受業舅長公李先生偕之來。厚字仲朴，三十歲，柘城人。○十二日，與田贊山先生書。客歲十月來書，不啻提耳，不能再質。今試畧叩微旨，求誨無隱，則陶鑄匪淺。來諭謂向求之簡編緒論，暫時興起，掩

卷離人此心蕩漾飄忽前後不相接續以先生之邃養而爲此言亦慮學者中無主則流入此境故言之過讓不覺爾至謂主靜存養之訓其要在謹獨之語與中庸戒懼之旨正合故服之有效此正先生學有原本豈淺識所能窺其藩籬哉某不自量亦曾於章句中妄探前蘊矣竊以爲學者終身可奉爲標準者無踰大學中庸二首章大學說明明德卽說新民中庸說性道卽說教此成不獨成之旨也然說新民則極之天下平而說明明德却始於致知格物說致中和則極之天地位萬物育而說君子之體道却惟戒懼慎獨此二章概相舉互相發全理畢見實功悉該不第爲學庸二書之綱領亦且爲論孟五經之



樞紐不第爲一時學者之成規亦且爲天下萬世學者之定矩。循此以往安有不可幾於道者。蓋以戒懼者敬也。格物致知者窮理也。慎獨誠意者力行也。自身心以及家國天下莫能外此。此其所以爲總要也。來諭所謂此段空缺卽終日切實窮理切實力行而學問思辨焉亦止能暫縛此心使於此處安泊終非此心歸根復命之止境。竊以爲窮理力行正是使此心不至有空缺處。服習功深義理浹洽聖人所謂自得者當在於此。豈暫縛之謂哉。今日熟此讀書窮理力行學問思辨篤行之心無事亦然無少空缺。然畢竟有讀書窮理力行之事與之相習。此心方得熟。豈懸空不着一物事單說靜存。令此心熟後方好。



爲讀書、窮理、力行之事哉。竊意中庸戒懼之旨，亦只是靜時涵養將去，大段十分着不得力。至方動時，慎獨一着，却最爲緊要處也。又謂如是而窮理，則真欲求吾心之明，如是而力行，則真欲求吾心之脩。云云。味此意，是謂心無空缺，自無往非此真實之心爲之。總欲在心字上做工夫，而窮理以明此心之理，力行以實此心之理，遂不欲以此爲當務之急也。嘗觀從古聖賢教人，不踰知行兩端，而誠意尤不能強求之。知未至之前，此物格知至而后，意誠。大學之明訓也。卽中庸論誠之之功，亦曰擇善而固執。先擇後執者，非擇無以爲執也。列誠之之目，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先學問、思辨後行者，非





學問思辨則理有未明亦恐行之易錯也是  
中庸未嘗不言格物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此學中先後之序則然也循其序而爲  
之居敬以窮理力行焉心存而理得矣必以  
心字爲主腦不以理字爲把握所爲蕩漾無  
主之境自易爲呈露蓋徒事乎心心易有出  
入心主乎理心自不走作此毫釐千里之辨  
也狂瞽至此先生德厚養深諒不加罪敢祈  
於大度包涵中仍條分縷晰以示之庶於此  
途不至終遙亦先生誨人不倦之盛心也

○十七日與按察使孟公紹孔書

公澤暨兩河化霜千

里薰風解慍物被陽酥人人胥歸光天化日  
中矣至釐剔官方軫恤民隱無弗周至所頒

告示。雖窮鄉僻壤。垂白稚子。同聲頌禱。焚頂  
何極。茲敬陳一事。有關世道人心。希破格主  
持。使天下萬世。仰教澤。佩鴻德。非同尋常故  
事者。敢爲商之。某於敝邑東關內。建有朱陽  
書院。與學者誦習其中。祠經邑令史太守薛  
捐建聖殿。齋房。規模畧具。近日來學者頗衆。  
齋房可以容膝。尙有講堂。藏書樓。亟謀建脩。  
嘗閱白鹿書院志。自李賓肇基。至朱子知南  
康軍始大就。嗣是如翟溥福。李齡。邵寶。唐龍。  
諸公皆後先繼興。功埒紫陽。可見千秋著美。  
事非獨成。而兩地應求。德自不孤。某雖數椽。  
營構實賴大君子破格成就。維斯文於未墜。  
幸遇當代偉人名教宗主。仁恩所被。士民歡  
騰。興學育材之舉。知必肯賜肇興。不吝曲成。



倘講堂或藏書樓得承大力捐脩其一、俾柘邑永留芳跡於片土、是亦千秋之一時也。

○二十日

按察使孟公紹孔書來訂捐建講堂之費。

○二十一日

恒齋草序、恒齋草、蔣子遠侯遺筆也。遠侯性曠達雅好詩古文辭、於書尤稱工良。乙亥、讀書於睢之平岡、旬日以疾歸、七閱月而死。其父王衡、叔荆石、賓上檢遺文、壽之梨棗。楊子子易索予序。予因得窺遠侯之才、非凡品。天故靳其才、而不使輝耀兩間、實天欲顯其學、而不使文士逐逐於筆墨玩好間、以畢厥事。是珍惜奇尤之物、不以受世之汶汶也。不然、以遠侯之才、而使詞賦技藝各詣其極、亦可樹幟文壇矣。而故恣之、而故嗇之、抑又何

也。遠侯死，其婦楊氏效殉夫之義。且曰：身既無保，孤之任又有他子，以養舅姑，吾豈宜偷息人世，以防衛？故志弗遂，畢命於其夫，啟殯之前一夕，噫遠侯脩身齊家之則，可想見矣。天故厄其才，而畱此明禮守義之芳踪，使人想慕其施之於家者，而可以翻然志於學，視沾沾以文士態成其品高下，不有間乎哉？恒齋草後載烈婦蹟甚悉，予序而及之，有以夫。

○二十三日 或問老氏之學，何以別於吾儒？曰：老子不云乎？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此卽致虛極，守靜篤之意。老氏之學，總是要退一着，故處處是陰，伏潛藏話說。若聖人則存心光明，舉事正大，何有一點迴護避縮之意？剛克



柔克純以義理爲用。雖以堯舜之好生亦須誅四凶。初何碍於理。○問天與日月所行之遲疾。曰天行至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過尙餘一度。日行比天稍遲。一日一夜行一周。月行比日又遲。一日一夜所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問何以日月行遲。曰日月皆麗於天。故不及天。日太陽質剛。故較月行有餘。月太陰質柔。故較日行不足。

○二十五日足病。○三十日太康令村公

捐貲脩書院書來。

五月二日病愈。○三日邑令携郡守捐金來。



辭之。

時借助軍需之名，苛徵里民七千金，衆苦之。紳士求子懇，令宥免。令開兌兩月，

餘人稍甦。至是，令復徵，聲言撫軍諭太守爲此舉，勢不能去，作威逼法，更益三千之數。子足病卧榻，令使人以利誘之。病愈，令出郡侯所捐書院銀二十四金來視，實合金也。子辭之。

○四日，邑令再以捐金來，再辭之。○閏朱

子年譜。○五日

與明辨札，辨爾從事於學，也有日矣。亦知前日來學，李

生其爲善學之人乎。李生來訪，非訪學也。以他事來爾，以他事來，則不可以語學。及子窺其意之有他，而不能再爲質也。李生未免憾之。憾之則爲流俗，勵之則爲豪傑。易流俗而



豪傑來之日爲不虛矣。豈惟不虛其來，並有益其往也。予之不以有他志而與之論學也，是已與論學矣。李生知之，則爲善學人矣。李生學乎哉。爾已學矣。○六日至院考課畢，偕明辨、容邃、容儀步學箕園。辨言行事峻絕，守貧堅固，爲人所難能。予令返之，日用以爲無奇特事，盡平常事也。特不著不察，人以爲異爾。學者不必異視之也。○

七日以後玩易經。○八日與布政使李公寅

工書。公兩河撫摩，怙恃恩深，頌神明，祝岡陵者，士庶同聲。當此波流雲擾之日，非此乾剛正直之氣貫徹兩間，人將安依。固知萊公北門鎖鑰，誠忠肝義胆，疆域倚以爲重也。

茲王師進剿原以安民。皇上駐蹕塞外正  
諸臣卧薪嘗胆之時。前頒大示守令息民者  
固多。近日重比軍需者亦時有忘却官俸役  
食公然畝稅里徵民則敲扑之下幾無完膚  
士則胥吏之辱痛不樂生傳曰民可近不可  
下。士可殺不可辱。誠以國家之根本斯世之  
元氣正在於此。倘剝削無已弗加保護天怒  
人怨所關匪輕敢祈再頒嚴示或訪處一二  
蠹役民困以甦國氣以培仁德萬代同於江  
河膏潤矣。○祝李方伯詩 豫列嵩少雲氣  
收北枕黃河湧日流薰風南來拂千樹晨起  
浩歌解我愁伊誰民登衽席上公舒長畧懷  
獨憂我公正氣冠八極陵雲千霄措遠謀龍  
媒飽騰王師壯曾不引索驅耕牛有時狼狐



剪其羣人。賡孔邇共戴周。自公保赤澤如濕。章縫簞笠。貽之床。膚皮護愛。惜室家桑麻。得植離我疇。維公恤我良獨苦。况當盤錯。施長籌。大河南北盡壽國。嵩色麗圖幾肇秋。願公廟堂作霖雨。若○九日書院考課後至。○十濟巨川汝作舟。○九日學箕園課農。○十日祭開化令馬朝驤同年文。嗚呼。今之作令難言哉。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后置。方岳重臣。承以大夫師長。曰牧民咸惟爾責。至於令其於民益親。田間室廬婦子頻笑。得以悉其隱而撫摩之。獨憾職此者率宴然。民上恣行搏噬。視官第爲傳舍。意惟剝脂膏潤寒囊而已。君平日恥此。毅然絕之。勿復蹈懷抱何偉也。君以名進

士、負磊落之概、夷然不屑與衆伍、衆亦從而怪之。其爲文多傲岸語、錚錚鳴於時、以故不能屈人、訟屢興、士論多不滿。君亦不求合於世、曰：「丈夫不得志、稍貶、徒自苦爾。」吾不能鬱鬱居此土也。行矣！仕於他方、尙殫力民社、逞予志。及謁選、得浙之開化。甫蒞土、卽汰冗費、革羨耗、申條約、決疑獄、震動洗滌、期與民更始。人方翹翹望新政、乃不一月而卒於官。嗚呼！天之厄斯人甚矣。羣什伯千萬服詩書、膺簪紱之人、於利欲則嗜之若渴、鮮有一畝心民瘼者。有其人矣、將致於用、乃不使之顯之、而故厄抑之、且非徒塞之、使困窮而已、抑且速滅之、惟恐斯人之於世久而得遂、其不可一世之爲。嗚呼！天何重虐此矯矯者流也。彼





膏粱文繡之徒、讎視爾百姓、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考終命、一一備之。甕牖繩樞之士、率真性徑行、頗欲造德於民者、反去福就極。嗚呼、福命不齊、從古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君家貧、又矢作清白吏、一旦身殞、他鄉旅櫬、難返、登其堂、入其室、高堂有憂色、同氣有痛聲、孤子有危狀。人之艱辛、雖萬不齊、亦安有如君至此極者哉。聞君靈輜北發、開人哭送之日、公澤雖未久、公志坦、白無私、畱所懸示、爲後來勸省財活命多矣。吾儕寧忘諸。噫、十日作吏、得民如此、倘假之以年、俾行其願、吾不知所至、當何如、而惜乎其未竟厥志也。君年方強仕、而遽奪筭、殆氣數使然、非天莫爲保惜有心者、且於此轉悲天心之甚苦也。天使斯

世斯民長享太平者其心也。乃自二五操雜賦形成質而後不能保其無戾生初之性於。是篤生賢哲、參錯區隅以奠定之。一邑雖小、操刀使割、由真樸不嗜利之性、爲一往不屈撓之行、其措施當有可觀、不可謂非天心之所寄也。如之何使斯人之窮於世也、一至此乎。已矣。予與君同宴南宮、歷八年矣、追昔時之不再、痛此日之長往、思天心之難遂、悼治行之多遭、爲君薦牲醴於庭、爲君灑涕泗於室。君亦知予之哀汝而爲今之作令者悲耶。嗚呼哀哉。尙饗。○十三日書院考課性理畢。○十四

日謁陳公祠。層城列象、畫圖真陳實巍祠。邁漢荀。只爲當年留直道、故教此日奉先



民。雲橫栢柏添新翠，溪繞門垣帶晚春。展拜  
光風猶歷歷，元方應是荷傳薪。○甯陽野人  
詩序。路子衷炎性嗜書，尤駸駸趨風雅。一  
道積歲月，忘寢食以求必得。果爾詩思勃然，  
觸景興懷，憑扞天籟，弗事雕飾，悉繪形聲。方  
其攻苦於此，乃畢生平之功而專之乎此。一  
事具斯精力，卽欲不登騷人之壇，胡可得也。  
乃業此者久，不惟胸懷曠適，亦且沉疴頓消。  
嘗思古人戒吟詩，非謂詩可不學，亦謂泥志  
於是，耗心力不任他事。衷炎何因諷詠却病，  
且應務有餘閒耶。此蓋天分過人性有所近，  
志有所專，手與神會，心與事習，衷炎卽欲不  
嗜詩，又胡可得也。雖然，衷炎嗜詩乎哉。邑有  
先獻，恐日就湮晦，表章不遺餘力。習見鄉之

後進、懼有爽德、創沙隨南社、以殷牖迪、移此  
心以嗜詩、則嗜詩矣。衷炎嗜詩乎哉。嗜善也。  
嗜學也。是衷炎之志也。○十六日 書院考課  
夫是衷炎之志也夫。○

讀朱子

○十八日

王氏家譜序 古者天子

年譜。○百世而姓不更、重其祖考所自出也。迨支繁  
派分子孫、復別爲氏。氏以食邑、氏以封國、以  
及名字、謚號、各賜氏不同、似紛裂更易、莫可  
統理。然究不至混淆莫辨者、無他、世系明而  
名分定。雖百世瞭若指掌間也。柘城王氏其  
所由來、不可得考據。族譜以諱綱者、爲柘始  
祖。傳八世至河州公諱三槐。登賢書所至有  
宦績。科第肇起、簪纓輝煌。厥後代有顯人、皆



公貽之休。公之孫素石先生諱瑒者，出所纂族譜屬予序。予反覆披閱，因嘆王氏之世澤長而亟脩譜牒以續先緒而啟後昆，信非有識者莫能與也。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噫！譜系與世族宗法並重，彼天道之流行，萬物之資始，人類之蕃衍，彝倫之攸叙，俱可按圖而得其象，所關豈直一家之私乘已哉？誠使人人明本支百世之義，尊祖敬宗，類族辨物，正名定分，篤恩洽情，此大順大化，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之道也。素石先生可謂知所先務矣。其子澤涯工詩文，從事博洽，至純粹不雜，亢宗有厚望焉。○晚坐樓臺，與諸子講論，問答恂用，何功夫！曰：讀漢史，問讀



何帝曰景帝曰田叔燒梁獄詞事汝知爲何。日此其爲善處人骨肉間也。曰景帝欲傳位梁王後又不果此爲何乎。曰帝之心非欲傳位此梁王之驕橫所由來也。曰更將晁錯鄧都等事細檢閱之。○十九日書院考課畢偕容遂容儀學箕園讀書爲容遂容正理學正宗句讀。○閏朱子年譜訖。○二十日批王陽明文集。○二十一日勉遂兒有詩。遂兒勉學有句

即照韻書此勉之。悠然談學日方喜在暑年。世局無毫入蒙心尙自專。朝聞寧白首夜照有青編。妄謂前賢路希懷夢寐牽。小子幼而學寧爲外物遷。持身須守敬人世易招



愆。嶽峻光輝。積谿深嗜。欲捐能將。佩韋意常。  
 照自怡然。山泉宗果。育稚子戒多愆。剛直  
 方謙謹。和平豈熟圓。權衡惟信古。窮  
 困敢欺天。乘此無虧棄。後生可畏焉。○二十  
 二日。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  
 內陽而外陰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  
 數。而各居其所。正陽而偏陰也。此只是大概  
 如此說。如五生數中。又有二四屬陰。此在人  
 之引伸其義。而旁通之。非可執一。○二十四  
 論也。○河圖有陰陽互根之妙。○二十四  
 日。路氏族譜序。古人重宗法。有百世不遷  
 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宗雖異名。究  
 之宗其繼禰者。不過使人知敬禰。宗其繼祖  
 者。不過使人知尊祖。其驅天下於仁孝之意。

古今未之或異也。後世因賜氏不同姓，雖一而族多別。世既遠而枝易紊，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久則流岐而源莫可辨，末繁而本罔知所重焉已。寧陵路氏遷自洪洞，歷有明三百年，子孫蕃衍，號稱巨族。傳十一世，至衷炎諱于茶者，崛起宗黨，博學彊志，不以世俗之賢者自好，而以古先哲人之芳躅爲步趨。以故所交皆名流，而銳然於移風易俗之事，之必可爲。族譜雖舊，肇片帙爲直公史所手創，然討論脩飾，不無待於繼起。衷炎力爲已任，置圖考系，歷歷分明。其間郭公夏五之疑，仍存闕文之意，吾以知其心之虛。先世懿蹟，臚列於後，採摭他人誌傳，不遺餘力。是紹聞衣德言之意也。吾以知其志之仁。今世闕閭華胄



多牽姓附譜若羅威李崇之爲者蓋不知姜  
 呂之爲一而沈閣之非二也譜嚴此義止列  
 正派不使冒姓者攪入吾以知其識之定具  
 斯三者世系森列溯祖功宗德之重作仁人  
 孝子之心別親疎遠近之等明長幼上下之  
 誼定名分體統之嚴聯恩情仁讓之施由斯  
 以往一家定九族睦而天下治矣其孝經上  
 下無怨民用和睦之道乎夫自宗法廢而譜  
 牒彰譜牒脩而彝倫叙於以維持世道厚勵  
 人心誠爲今日急務矣不謂於衷炎得之衷  
 炎其知本矣夫衷○二十九日丙子春皇  
 炎之志其勇矣夫○上親帥六師  
 北征噶爾旦至夏五聞捷詩以志喜六月  
 興師廟筭優雷轟電掣壯猷猷天兵指向妖

星落萬壑無繁。聖主憂。一競道軍中。天子來黃雲塞外。淨塵灰。朔方獻馘焚狐窟。湯網弘張三面闕。二凱歌戎馬靜烽煙。日擁龍輿鳳闕前。威震八荒開帝業。何須伐鬼卜三年。三載戢戢秦肆夏。恩華山歸馬德先存。相看六合同文日。無得干戈勞至尊。四

六月朔

壽孟紹孔臬臺。令轉東南萬物絜。山河光輝蔚林列。溫風始至蟋蟀居。

東井日行去極絕。聖人法此乘朱路。燮理端賴刑獄折。從來嵩嶽峻極稱。德與之齊滯幽雪。亞聖衍派繼東鄒。亦越叔時超伯周。矢心冰檠期刑措。士皆臯陶競獻囚。豸服霜稜網紀肅。虎耽狐媚驅不畱。雖云腊肺齧之合一。掃疾風鷹隼愁。在昔我公澤南楚。轉輸秦晉。





無艱阻。錯節盤根。別利器。忠誠體國。褒天  
 語。於今弼教。綏中區。咨訪窮簷。奠居處。豫土  
 縱橫。獻壽圖。祝公千載。民吾與。○學箕園命僕雍草。○張子  
 殷殷道。故不忍去。日過中。以淡蔬三器餉之。○五日。思端兒詩。  
 命絕爾。爾父有言。誰可說。摩空意氣。志軒昂。頓  
 想爾能致我悅。爾惟不失赤子心。縱談經史  
 聽能徹。囊羞積財。紙盈笥。誼雜恥。入守其拙。  
 久欲遁跡。屏山陽。累篇恣探。景前哲。父因骨  
 貧。幾填壑。汝亦驚號。長夜別。我歸八月。遭更  
 違。經汝嬭母。命中輟繼。爾三叔。歲方暮。痛辭  
 塵世。入泉穴。呱兒。婺婦。重憂思。此中委曲。我  
 才劣。每于輓。龜輒思兒。我心昭昭。非幽折。惟

兒洞義我既知那望世人知之切。世情勾離  
早暮雨。君子秉心真如雪。常能持者舟中枕。  
海外風濤始與聞。不歷崎嶇砥如平。川原愁  
雲鬱鬱結。安得爾來牽我衣。滌我煩悶中無  
熱。安得爾來讀我書。  
○九日書院步學箕園  
晰以大義示往轍。容邃從書堂

日霽絕輕塵。綠柳陰森碧水濱。盛夏曾無侵  
暑氣。東門橋畔有行人。往來橋下日中過  
稚子携書笑語多。一起歌聲深樹裏。鳥鳴爭  
送到山阿。溪邊隨意坐薰風。徙倚喬林一  
徑通。那問桃源迷去路。舊屏山在夕陽中。  
日夕牆頭聽棹歌。孤城倒影憾青波。詩囊收  
拾歸明月。門外烟深掛薜蘿。○和振起弟雨  
後書院讀書之作。雨歇中林六月時。須臾



變幻古今奇。兩間畫列文明象、一室胸羅翰  
 墨池。消息應探營道樂、吟諷那計少陵詩。相  
 期此日無相負、濯  
 濯新篁千丈期。○十日 感時詩二首 有序  
 尹茲土者以供  
 軍需爲名、恣搏罔忌、僅餘一鬻、猶嫌未飽、更  
 巧設法網、人有事至庭者、倒置是非、脅令罄  
 辦。此種爲理、自四月念七日解役自京回、卽  
 內民鼎沸中、至今日矣。皇上駐蹕塞外、原  
 爲安民計。今於五月十四日已奏凱回鑾、而  
 有司之剝民猶未已。感茲時事、不禁嗚咽、爰  
 書二律、以志窮民困苦無可告愬之意、非敢  
 怨誹、有失忠厚也。栗栗堅冰六月寒、丈夫  
 有淚欲先彈。小人願自供微俎、長者何曾快  
 飽餐。良夜花枝摧雨急、滿天星斗換更闌。一

朝世事逐華髮愁對風濤不忍看。蘆花夾  
水映西灘幾箇周民分外難。但是村烟猶帶  
屋俱將國賦早輸官。牧芻並得牛何罪萌蘖  
方生木就殘爲告吏呼休更怒。君王五月  
已回。○十一日。詩四首。慨時二。自嘲二。有序。

甫及門一老遮哭求白詢之知以盜事誣坐  
幼婦污行情實可憫義亦難甘但予拙守無  
能言不足爲當事重輕亦徒付之嗟嘆而已。  
老張姓也。轉爾牛羊欲解羣難將身外視  
浮雲敢云涓滴流滄海直道扶持應在君。  
三年東海抱孤冤淚灑蒼穹破九閭想是天  
心憐孝婦日來風雨到黃昏。從知鳥獸與  
同羣隔膜那宜疾病聞。屬時杞人憂莫錯原





來身外是浮雲。那將名節理沉寃。防賊何  
須深閉門。悔殺讀書無記性。魯褒有論至今  
存。○日暮園。避地存吾拙。花逢  
晚更幽。風來千樹裏。明月到城頭。○十二日  
弔曹中立。哭之慟。庭至學箕園。遇雨。有園中  
雨詩。○早園。又道乘朝至。崎嶇自坦然。小  
燕迎風舞。帶雨一庭煙。○園中雨。坐卧烟  
霞裏。輞川不記遊。晨昏携卷熱。風雨入詩幽。  
樹曲題茅屋。溪清趁野鷗。細聽門外響。滴破  
杞人憂。○葡萄葉兒代紙起草。葡萄架上  
葉題詩。墨氣花香和露垂。得意。○十六日書  
扞毫潭檢束。不知幾處掛新枝。○十六日書  
課畢學箕園避暑。携杜詩一卷。容蓬容順從。  
往來總不厭。稚子何歡然。杜老如可作。寧



舍我良田。我有酒一壺，飲之可。○十八日門  
開顏。不須煩兒童解來杖頭錢。○十九日門  
水。門前水一尺，咽壁不欲行。畱往三兩天，  
無影舟可橫。偶一出門看，翻起飢溺情。洪水  
當湯湯，地平想天成。古○十九日出門行，  
人如可作安瀾及蒼生。○十九日荆棘礙白  
日出門，何所適。任步衙街前，瘦鷄泣欹石。老  
者逢吏卒，慘淡罹殺厄。釋者奔嗷嗷，請活我  
三尺。三尺逃我生，永世爲君役。以此報大惠，  
誓言矢今夕。倘如負君恩，不怨君燔炙。吁嗟  
滿哀號，街里透胸臍。若獨忍無聞，縛執千與  
百。恣供一飽食，釜餽爨莫惜。瞬息雜珍饈，佳  
肴旨且碩。果腹非不美，其如物命迫。微者亦  
有生，大者安可折。折廬將何居，不免吸露客。



折皮將何存。物尚愛齒革。勸君忍口腹。下民是安宅。骨肉使團聚。婦子耕南陌。好爲爾辦貨。省爾怒譴謫。○二十三日 書院考課畢。學箕園避暑觀詩詞等書。○

二十四日

王家洲作舊屏山賦。綠引溪賦題先筠峯公祠咏朱陽書院各有詩

詞見

○二十六日

克讓容莊秋闈應試詩以勗之和振起弟韻 月下

書聲繞屋梁。秋風吹到聚奎堂。才疎誰繼子虛賦。夢就方企綵筆郎。破浪騰空柁欲穩。踏雲濕露桂多香。文章遇合尋常事。愁說梧桐集鳳凰。○二十九日 容莊應試詩以勉之。義命安貧骨功名。○三十 猶壯心。城頭飛鳥去。不肯卧煙林。

日學箕園避暑。王素石先生過訪。門外前  
肉熱習久以爲常。性僻頗不耐。擇地而自  
藏。小園鋤荒徑。茅屋圍短牆。雜以竹。與柏。榆  
柳兩三行。最愛庭前槐。綠陰覆池塘。讀書坐  
其下。兒童解詩囊。清風披我襟。吹去無限忙。  
昔有領此者。舞雩點也狂。坐久信獨得。面樹  
卧石床。高士踏雲來。蕭然已在傍。談心寄永  
日。言多傾肝腸。謂謀生計拙。土瘠薄稻梁。官  
錢無所貸。私債安所償。幸托祖父澤。貽謀亦  
云臧。焉敢負先業。課讀弗自彊。先生已有子  
作賦擬長揚。累篇昨遺我。山水並耀光。鴻鵠  
千里至。羽過風生涼。衆旣不解悟。智者徒張  
皇。山中真消息。請勸偶一嘗。紫陌撲面塵。幽  
崖冷如霜。肯不嫌寂寞。願將採蘭芳。舉日橋

上人前途  
探茫茫

秋七月三日

援手驅暑氣有片書院課業後  
赴學箕園閉門靜坐移時啟門視

之雨聲不絕物象暗塞暑氣蒸熱驅除無計  
因感時事作詩二首援手驅暑氣我適人  
共慰清涼遍宇宙今古消門沸其如雨浸露  
物號傷百卉濕熱更炎蒸暑氣驅與未○閉  
門驅暑氣閉門驅暑氣聊以圖自慰室內  
坐久安環壁行亦貴忘却道路來市肆集異  
味開門偶一望濕雨柔蒼蔚初認物濕物  
轉增歎歎所傷在其根多方慘百卉日光誰  
引沒雷雨何無既眼看豆葉黃敢信爲灌漑  
黑雲隔牆頭荒寺矧可畏仍復閉我門暑氣



儒藏

侵出沸。○雨霽朱陽書院課業五律限八庚、  
深院仍餘濕、微風已送晴。閒心觀物色、傾  
耳接書聲。衛道分諸子、談經繫  
此生。古人如可作、願藉一燈明。○五日 思克  
四支麻木、頑冥不靈。缺其一焉、骨痛  
肉連。○送克讓容莊人來、疲驟倒斃。○六  
日 斃驟歌、有驟兮水之隈、驅而之險兮歷  
崔嵬。昔日仰秣翹首兮、志恢恢、今日形衰  
神疲兮、無復昔日之雄才。一朝致遠兮、去不  
回。使者牽馬兮、持耳來。悲命難逃兮、生人哀  
爾不擇主兮、壯心灰。主累爾兮、无妄災。怪不  
早逸山林兮、飽蒿萊。何故守死青草兮、無嫌  
猜。有驟兮屈沉埃、予愧不能為主兮、別爾於  
凡材。○又歌、驟兮驟兮物命乖、驟兮驟兮





人運乖。物命乖。今絕形骸。人運乖。今存形骸。  
 ○驟斃病輕因歌。擲十四金。驟斃病輕因歌。擲十四金。抵病  
 一場。我手絕乏。我心絕康。不知此者。反爲皇  
 皇。○大人於園中命僕芟草萊。指示某某。關  
 徑。某某除叢葺。予曰。如是則善矣。大人曰。尤  
 有進一着者。剪草不除其根。不一日茅塞之  
 矣。古人所以有拔去病根之說也。○大人曰。  
 茅塞地之上。爲不用之故。茅塞人之心。亦以  
 不用。  
 故也。○九日。獲嘉令何公捐貲脩書院書來。

○十一日。病中閱。○十二日。田贊山先生書

來論學。寄朱陽書院志序。○十三日。翻胃嘔吐不能

讀書。○二十二日、賀李公陞任巡撫書。

元生觀史、忽聞

帝命頒自彤庭、方岳重臣特膺寵眷、以公晉秩崇階、歡欣踴躍、舉手加額、不能不爲朝廷得人慶。夫以方伯而晉階中丞、世固有之、輒如此忻忭者、以朝廷之陟明、闢庶績之凝熙、而名世之升庸、繫斯世之亨泰、故也。公之錫福豫土、雖三尺之童子、口能稱道、縱極頑無良、亦戴二天仁恩、維繫周浹、旁洽動省、民間數十百萬之費、且不動聲色、區畫獨運、而數千萬家之物力、儲於草野、大河南北之性命、生於涵濡、某嘗心儀之、以爲力量弘毅、體用兼全、一至於此。聖天子嘉績褒庸、必使霖雨普注、但不知福星照臨、當在何所、不



謂兩河仍有幘幘中也。喜出望外，筆絕浮辭，敢舉區區所快意，所願望者，爲豫土賀。爲吾道賀，而爲祖臺先生賀。豫居天下之中，風俗土情亦號愿淳，君父國體尙存分誼。所亟需者，有大中丞提綱握軸，更宜有賢守令實心奉行爾。如今歲大兵進勦，皇上駐蹕塞外，無非爲安民計。天語煌煌，憲諭諄諄，無得派累里民。而有司體此意者，絕少。是皇上以多事爲憂，有司以多事爲喜也。上憲以派累爲禁止，有司以派累爲得計也。獨所聞者，有封丘耿令，絮已愛民，家家尸祝，所恨從不識面，無從叩其蘊底。但以所聞考之，視若比軍需至今，仍不休歇者，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耶。某愚陋罔識治體，竊妄自不揣，以爲安

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興廉。興廉莫先懲貪。懲貪莫先剔蠹。此輩不戢，谿谿難填，脂膏日竭。茲當法令維新之日，尤屬萬民觀化之時。誠訪蠹惡害民者，誅之，再頒明示，嚴禁軍需派累，不許此時仍苦追比。則貪者懲，廉者興，吏治肅清，民生得安矣。此就目前之急務言之。爲豫土賀也。若夫爲國家培育治平之塞，莫先釐正士習。釐正士習，莫先倡明學術。夫學術止有程朱一派，外此盡爲曲邪旁蹊，卽爲孔孟罪人。前承手諭，謂篤信紫陽正派，以爲深契盛懷，輒不禁躍然喜溢，非第喜其有金蘭之投，正喜斯道有砥狂瀾之日也。念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孔子之功在六經，朱子之功在闡明孔子之六經。





此萬世正派、無可移易。自象山詆朱子爲支離、視六經爲糟粕、遂啟王氏一途、倡狂恣肆、破裂前轍。至今人逞私見、家憑臆說、其害未熄。此辨不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聖道淪亡。今敷教方始、學人喁喁、仰化轉移之機、實在此日。因思人心有何存亡、惟視旋轉人心者、以爲步趨。世道有何隆替、惟視擔荷世道者、以成風尚。苟在上者以程朱爲率、下斯有誠敬、尊古之士在上者以陸王爲率、下斯有蕩蔑經之徒。必欲得人焉、出爲國家之柱石、處爲斯世之麟鳳。朱子之道、不可不早使講明而服習之也。誠頒示學校、責令學官率士子於四書外、更講服小學、孝經、近思錄等書、而後會於六經、達於諸史、則爲學次第井然。



確實醇正。凡異端邪說。不得入而亂之。斯世斯民。可無陷溺之患矣。至某所脩朱陽書院。前請教命。曾以書院志上呈。蒙諭指脩矣。今思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聚英流而驅之聖賢之域。今日儲之。異日用之。關繫非輕。講習之地。兄屬至急。往者嵩陽書院。登封耿逸庵先生。興復舊蹟。深賴蒞茲土者。主持正學。興起文教。大中丞王公。建藏書樓。閻公。建道統祠。載在院志。班班可考。某昔讀書嵩陽時。曾目睹。頒俸繕脩。更見檄行守令。共崇厥事。因而大就。茲值文教倡明。百度整飭之初。誠加意作興。朱陽書院之講堂。藏書樓。得邀曠典。倡建於始。更邀齒芬。檄令所屬。共成千秋之大業。其爲正人心。而閑聖道。功豈在紫陽。



下哉。此就百代不易者言之。爲吾道賀也。區區微忱。以此稱賀。總幸大哉。聖道待人後行。喜極而狂。不自知其言之汗。○二十三日書漫。倘賜電鑒。斯民斯道幸甚。

○二十五日。自二十日至此。恒肫切勉之。日閱紫陽通志。一冊。服膺汪高諸公遵。朱關王有閑道苦心。○二十六日。書院課和先生同至。爲言心與性之辨。○論心。太和日。總不離這一點。我這一點。卽他這一點。他這一點。卽我這一點。予曰。不必如此說。只可體會一理字。若只如此說。心。心便易有走作。太和曰。我離却心。實覺空虛無着落。予曰。離却理。心更着在甚處。太和曰。心卽理也。予再

叩其說太和仍以心卽理之說持之甚堅。予因直言其非。且以識三年來所言之誤。俱是誤於心卽理也。一個意思。予每惑太和志堅力定。舍禪歸正。而禪機不絕口。仍是機鋒空寂。光景。予每救正。苦於不能。不知其因何緣故。今始知以心字爲把握者。誤認心卽理爾。因以人心道心之別。性卽理也。之實細爲言之。太和曰。我認心卽理。不能去此心字。今教我去此心。我平日亦疑禪家教人將心亦無。今先生如何亦教我去此心。予曰。非謂心可去。謂心是靠不定底。須識得心所具之理。而持守之。此心方有着落。若說我要人去心。不說我要人存理。成何話說。要知禪家以知覺運動爲性。所以謂目能視。耳能聽。手能持。足



能動之類皆爲性。却不知性是仁義禮智。乃萬古不易之理。止可說善。不可說惡。若目視耳聽等。皆此心之知覺爲之也。難定他視聽在天理與否。卽以目視言之。如開卷看聖人所作之書。此是視合天理。若有女色。凝目視之。便是人欲。豈可謂目能視處便是性。太和曰。予全無視女色處。此是說心無定在所。指只是比擬如此說。是說心無定在理。爲實理。當以心求理。不可守心忘理也。太和曰。我心定能不動。予曰。亦顧其心爲義理之心。爲空虛之心。其不動者。是見得義禮處不動。是用力把捉不動。如孟子之不動心。是道明德立於天下。事無所疑惑恐懼。心自不動。今思道如何明。是平日有許多窮理知言。

底功夫。道始得明。而心無所疑。德如何立。是平日有許多直養其氣。而無害底功夫。德始能立。而無所懼。積累既久。此理實涵於中。實形於外。心那有動處。若告子便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舍却事之是非。只是硬把捉。要心不動。所以亦能不動心。且先孟子不動心。至北宮黝。孟施舍。總不論理。爲何如。一箇以必勝人爲主。一箇以不懼人爲主。他主意既定。如何能動得他。此黝舍亦俱能不動心。今不論理字。只說不動心。是爲孟子之不動心乎。抑爲告子黝舍輩之不動心乎。

○二十七 日 學箕

徑。祠堂後闢一小徑。至屏山前。沿山東偏闢一徑。迤邐而上。又闢徑於山下茂林中。循緣





引溪而西。○二十八日

園中率僕芟草治地。日中王素石、孫顯章來訪。王有

和詩、孫有所評、正宗諸作、俱見示、剪蔬煮水餉之。

○二十九日

園中大關

荒叢鑿山、刊木掃地致潔、每於路轉陰森處、砌磚數層以當石基。手一卷久之、風涼心脾、洗却塵悶、怡情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久坐忘歸、歸時城門已閉、尚未下鎖、呼之使啟。清風明月、足供吟弄。

八月朔

王家洲游秀生、遍歷園中、予爲指示、作亭處、紆迴山上、徘徊綠陰中、晤談

甚久。日中各去。

○新陞撫軍李公書來。○二日

園中治綠

引溪梁潛夫來  
視園中餉之。

○三日

園中令僕去苗中蒸  
治垣又治山前蓮池。

○四日

園中治向前水坎脩小橋二南來至  
庭之路闢棘多曲穿綠柳下引入柏

叢自下而上東折再北後由高下卑處升而  
上北向而西入路再北方至庭○屏山前相  
勢可作一亭以其近山擬名樂山亭又山前  
堆小石石前砌磚座於樹下數處中置一木  
根形頗類象○十日園中引水並  
因名山象○十一日  
園中  
輟工○十三日復路衷炎札近作偶書一  
二供噴飯爾若欲揭之卷軸  
滋愧甚矣再付三箋仍望勿貽笑將來或置  
之沉紙中聽其浮沉則幸甚也前兩序偶據



胸臆爲言、恐語無倫次、未必有關理。○二十  
道缺漏、或垂張處、椽筆削之、更感。

一日、李子金先生來視講律曆之學。○二十

九日、子金先生辭歸。

九月三日、赴虞城祭張新傳同門。○八日、過

黃河視族人。○二十二日、豐縣蔣生請應之。○二十

九日、豐縣生童會文。○顧惟舟、顧惟楫受業程翰爲介。惟舟字若濟。

三十六歲。惟楫字若霖、三十二歲。俱豐縣廩生。生員顧義之子、豐縣廣文顧濂宗諱言之。

孫濂宗先生所著道學正宗一書詞旨醇正予向邑令學博青衿子弟力言宜建專祠以祀。

○三十日會文。

孫學洵受業其兄孫巨津率之行禮學洵字景蕙三

十歲豐縣人。○高沂受業孫谷宗爲介。沂字子干三十一歲豐縣人。

冬十月朔會文。

孫廷棧受業孫谷宗爲介。廷棧字玉培三十二歲豐縣庠生。

○四日

趙紀受業孫谷宗爲介。紀字子條四十四歲豐縣庠生。

○七日

左足病。

○常澤受業蔣公遐爲介。澤字大訓二十七歲豐縣庠生。

○九日

病甚。○十四日

自子初病谷宗屢來視延其親魏貞之立膏藥方復延於



其家製之。至是送膏藥、諸食物、硯墨之屬，繼送不絕。友誼篤厚，無逾此君。其子孫朝格字壽平，從予遊三載餘。至是課業學更有進，予心望之。○十五日，朱邁受舟，惟楫為介。邁字旋吉。○十七日，聶以潤受為介，以潤字存庵。○二十日，使人亳州請醫。二十三日，歲豐縣人。

○二十一日，憶亡見容端，有詩。旅病逢端兒亡日，感作二首。客邸兒思淚眼多，去年猶記渡黃河。公卿惜爾爭畱句，屋漏盟心未是魔。慎獨何時能自慊，親隨欺獨觀圖有志，竟難磨。見手圖，不展玩，可憐萬載長途渺，見永訣詩，有離去。



難之。載此日庭中不再過。侍側長安喚作官條冰署冷耐春寒。只因父病愁無飽。過費兒思骨已殘。禱夢鬼神惟遂志。舒天病時兒傷心。毛裏失承歡。而今我病須嘗藥。何處招魂爾。○二十二日病復作。○二十六日亳州得看。○

醫王振山至。振山用藥薰。○二十七日跋沈文端

公垂訓衷言後。吾郡典族沈宋葉侯前代竹帛銘勲。迄今流風善世。景慕前哲。仰止實深。丙子冬予赴補過。豐甯子爾實以龍江沈公訓言見示。予讀之起冰兢之志。公相業顯燦彪炳史冊。採摭懿跡。美不勝紀。予以同里後進。每至郡登其堂。讀其遺書。想見其為人。



公雖位居鼎鼐、實家傳清白。族大而豐、素號秉禮。公猶抑抑然杜侈怙之萌、著持盈守謙之誠。如所謂履薄臨深、兢兢自保、知止知足、守理守法、諸格言、豈第士大夫脩身保家之良規、抑亦古聖賢傳道印心之真諦。虞廷之危微、精一、丹書之敬勝、義勝、孝經之不敢惡、不敢慢、大學之無諸己、非諸人、理有同符。功無二用。舉而措之、闢荊棘爲坦途、消戈矛爲讓道矣。簪纓華胄、寶玩珍讀、著蔡奉之、何至傾覆及之哉。張運清先生校士江南、曾刊是篇、益以危惕之語、用代晨鐘之鳴。甯子更梓之以廣其傳、屬以予言附其後。予旣幸吾鄉元老作斯世之型範、復覩名儒表章標士林之楷模。斯爲先獻之啟、後澤同江海、惟願後

賢之承先病去膏肓。倘海內君子各錄一通揭之座右時警心目庶道德之志氣日深。驕淫之肝腸日滌。忠孝大節不以貪敗。清寧世界定以人成。豈不與吾郡前哲同軌並駕哉。至甯子服膺往訓廣布四方樂善不倦。予並嘉之。因贅微言以質之同志云。

十一月三日

王振山醫病以來薰藥有效。至是予能行。振山辭歸。公遐遣役

送之。○四日

李樟受業。蔣公遐爲介。樟字扶蒼。五十歲。豐縣廩生。○李樟言動慤

恭。有道之士。但學術。失正。予以聖道開之。

○五日

渠錚受業。蔣公肅爲介。錚字韶

樸。五十歲。豐縣廩生。○祭高母孫夫人文。嗚呼人之生也。百歲爲期。曾星霜之幾。易念



聞範而莫追豈不悲哉。以予聞孺人之懿德其心折之也久矣。孺人孫君谷宗之姑母也。予與谷宗交善。癸酉冬予赴補過谷宗道生平歡遇孺人之孫都生於座上見其丰采都麗器識閎廓歎爲磊落不羈之才因得交於孺人之子潤之。方將登堂拜孺人爲壽會予疾偶作恐道攝爲艱亟驅車去以未拜孺人爲憾。今赴補再過谷宗里人方製錦爲谷宗稱慶越在鄰封不下數十百人爭與從事。予輾然色喜谷宗意怏怏不樂。予異之曰逢喜而憂將逢憂而喜乎。谷宗曰否否。予之有憂正以吾姑母之不得見此而喜也。詢之始知孺人前一月逝矣。予不禁慨然太息終以未拜見孺人爲憾。嗚呼天下之與人交者衆矣。

往往一至其地、握手訂心、再至其地、歡然道故、其貌親情洽、非不肝膈傾瀉。乃安居無事、有飲酒賦詩之樂、一遇人之變故、輒棄之如遺、避之惟恐不速、至有罹大故、遭衰經者、若爲之不知也者、而過之矣。嗚呼、交道如此、澆薄之風、如波斯逐、誰復挽其頽哉。予與孺人之子若孫、交非一日、交其子若孫、誼不可不祭其母、交其子若孫、以祭其母、義不同於好事者之祭、非所祭。在昔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夫館人可賻、况交其人之子若孫者乎。但昔日交孺人之子若孫、也以谷宗、今日念子若孫之交、以祭孺人也。更宜謀之谷宗。谷宗以爲兄、且以孺人之撫孤孀、操及患難相依、少長相扶之狀、縷述之、而復以





所撰誄章爲示。予旣悉孺人之芳踪，復感谷宗篤於其親之誠，益以未拜見孺人爲憾。聊具鷄絮，用伸予悃。其祭孺人也，猶是拜見孺人之義也。予畱豐十餘日，父老稱高氏之子，不曰孝友貽謀，則曰詩書啟後。嗚呼！此足以徵孺人之聞教遠矣。予不佞，他日執筆載孺人之實蹟，垂之國史，將八十五年間行事，炳炳烺烺，與日月爭光。孺人其不死矣。夫嗚呼尚。○十日。至單縣。主。○十一日。張山公請至饗。○十日。盧文侯家。○十一日。其家養病數日。○十四日。夜，右足忽痛。○二十日。起身。張急延醫調治。○二十日。○二十一日。至家。○公中植以車馬送至黃河。是日渡河，至虞城。○二十一日。至家。○

二十四日足又病。○二十八日。

病畧愈命諸子坐榻前勵

之因考三月內肄業功課各令敏事。

十二月四日彭無山先生書來爲先王父筠

峯公祠作記爲兄見容端作傳爲朱陽書院

作進說並寄至。○七日

除三弟克恭服因病不能至塋中。

○

十七日

耿逸庵先生門人喬虞臣廷謨來訪以所著書見示皆醇正可觀留四日

而○二十一日

喬虞臣歸子贈書堂聯云孝弟通神明祇是如臨如履。

剛大配道義要。○二十二日、病愈、檢舊書。○  
惟勿助勿忘。

二十四日

四言詩、白日蒙陰、有晦。○二十

五日

鷄鳴詩、高高在上、吾誰欺、點檢鷄鳴、  
方動時、不作虧心、隨日暮、在床偃仰也。

相宜。

人事光陰、半消磨、幾回安穩、幾風波。

終來未便真相信、錯處何須愆過多。事到

頭來、半信疑、那堪日日過、相隨聖狂分界、無

多處義利之間、慎所思。○髫年學道、近時非

閱歷、人情在謹幾、微火燎原、難撲滅、五更鷄

唱正提衣。○贈馮枚卜聯、攤書花影移、牕

月煮茗松。○二十八日、作聯、○不敢獨中、常

風入客衣。○自怨願將善念、學人



儒藏

同。○天人一理須常敬物我同原在善推。○  
仁禮存心惟自反天人責我更誰尤。○赫赫  
獨中已履大庭廣衆乾乾終日如親畏友嚴  
師。○開簾花氣靜潑墨硯池香。○生太平世  
作太平吟鑿井耕田常享太平福近聖  
人居習聖人業誦詩讀書願爲聖人氓。○二  
十九日聯云道畧有虧仍廢○三十日聯云

三代以還惟恐不求名正心誠意齊家治國  
之實脩舉世易望百千萬億吾謂一時尙在  
不容有懈志人孝出悌守先待後之鉅任盡  
人可追濂洛關閩。○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  
人惟全至大至剛體段窮則善其身達則兼  
乎世方是不加不損身分。○丈夫七尺軀光



明俊偉、須存得浩然之氣。男子一生志、忠孝節廉、要做出不朽之人。○浩歌千載、發幽思、詩書禮樂業、遵往聖良會、一時徵道力、倫理綱常、責在吾徒。○天高地厚、日暖風和、願大家共坐春融世界。古往今來、水流山止、要自己無荒賦性莊田。○昭昭天地、誠隨一線、帝心通要、知仰答契皇天緣、平時正己無求、不至下尤上怨。赫赫祖宗、恭拜四堂、先氣接還念聿脩光爾祖、在此日立身、以顯尙勤夜寐夙興。○從容人世、荆榛少備、仰吾身天地寬。○聖學何思何慮、賢關不伎不求。○蔬水曲肱、樂在中、我愧不義而富、簞瓢陋巷、樂不改、人徒不堪其憂。○天高地厚、人處其中、要自己先爲位置。舜聖蹠狂、我立其介、願大家早



辨微危。○暗地裏思來、君子小人、那一箇是  
吾身占就。樸實頭做去、平心戾氣、這兩條要  
自治分明。○合內外、平物我、時時對越在天、  
方可立大廷廣衆。則古昔稱先王、事事反求  
諸己、便如親畏友、嚴師。○外邊事事慌忙、却  
是過曠間日子。內裏時時寬綽、須知有刻苦  
功夫。

是年書院課士多病。冬遊河朔。

孫紆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三終

校記

① 轆：當作「騾」。

② 異：當作「冀」。

③ 鳴：當作「鳴」。

④ 襯：當作「襯」。

⑤ 塞：疑誤。



信藏

尋樂堂日錄卷十四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全編  
容遂

三十六年丁丑四十五歲。

春正月二日足病愈。○五日立程讀書。○十四

日病輟業。○十五日

橫渠先生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

在也。二語說天仁恁地親切學者細思當自得之。○讀程子終日對越在天之語直令人



無一事不合天理而始安不可不書紳而猛省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因想春融世界物各得所宇宙間盡是吉祥之氣是何等光景。○請予大人鄉飲大

賓辭之邑侯史送扁。

扁字達尊兼備。○世俗元旦前搭天地神棚於

元旦致祭。至元宵祭畢十六日猶燃殘燈十七日始焚金紙拜送撤去神棚此甚有理。蓋半月敬事總是終日對越上天之意。至十六日撤去神棚斯亦可矣而猶畱戀不即送神者纏綿篤厚之意不即離天也。愚者不知祗是多搭神棚一日。君子於此可悟事事不敢違帝天之義所以貴居敬而循理也。○悟敬天之義直欲時時不敢違天正月朔日二日

三日、每一日間、三次焚香跪拜致敬、祖先前亦然。三日後、或自己焚香致敬、或子弟代之、每日必三次拜神。拜之時、心中暗想、若一事有愧屋漏、卽不可對神明、如何一時可違天理。此個意思、長多少兢業、去多少怠慢。吾家子弟、不可不體此意。若此意不知、徒每日三次焚香致拜、天自天、我自我、雖十數次焚香、非諂則瀆、亦何益哉。○命子弟

各分執事。○十七日、弔劉太翁姻伯。○十八

日、回家。

聞劉子書事父至孝、奉事湯藥、衣不解帶、積風盈衣、卒成勞疾。子聞之、甚

敬其人。○劉方齋先生執喪、不作佛事。○魯文公十四年、春秋書宋子哀來奔。胡傳謂子





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及考其來奔之故謂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予按子哀非所謂明大義恥立朝不行者乎。蓋爲封人職甚微、猶可托於吏隱。至爲卿任大責重、立朝而道不行、徒爲苟祿、其可乎。故春秋於其來奔書字以賢之。此義行而貪冒之風息矣。○十九日太

孺人誕辰設饌焚香致拜。

拜畢憶椎牛而祭不如鷄黍之逮親

存也之語是古人親身經歷無可如何之言。胸中泣讀此語亦真無可如何而已。愛日之誠前人爲人子。○二十日聞某親有貪財好勸勉至懇悉矣。○二十日貨者舉以爲子弟

戒。

○二十一日

端見之沒也三年矣詩以志之。埋土已多日過庭少一

人服勞初何憾。

○二十三日

明代大禮之議楊廷和持議甚

問志已傷神。

正侃侃不磨。雖世宗親諭已意終不以私情

掩其公義此可爲天下萬世法矣。張璪以爲

繼統非繼嗣與內閣所持大相牴牾。卽以繼

統論所繼者孝宗之統庸得帝興獻乎。不得

已而帝興獻矣。又必欲加皇字至再至三廷

臣不得爭經言不見信是所謂尊崇父母者

其私意而不知以大義裁之者也。○二十四

以私意害天下之公孝如是乎否。

○二十五

日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斟以羊

羹之私怨御入鄭師卒至於敗。君子觀此



事而知小人之不可忽也。以小人爲可忽則  
 敬不存矣。敬不存則肆，是取敗之道也。○華  
 元喪師，逃歸，城者譏以睥目。驂腹元使驂乘  
 答之，而役復又歌。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夫元不以理自反，恬然以棄甲爲說而不恥，  
 徒以衆寡論焉。夫縮褐寬博，與往千萬人，豈  
 以衆寡之形哉。○二十五日 與老人飲酒，老人歌曰：  
 庶幾老人之意，以與子飲爲善。子亦勸老人  
 爲飲，以達懽情也。○傳稱舜耕於歷山，歷山  
 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  
 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讓畔讓居，爲盛德  
 所感，窳缺壞也。苦窳者，苦於缺壞不足用也。  
 舜陶河濱，人化其勤勞，制器可足爲用，俱言

盛德感人之至也。○袁甫提點江東、招朱子門人張洽爲白鹿書院山長。洽與諸生好學者講說義理而汰其不率教者。豪右侵學田者悉力復之。今思之舉事頗嚴。○陳橋之變、范質執王溥手以倉卒遣將自責、尙有人心及匡胤見之流涕、以受世宗厚恩、一旦至此爲慙。此雖狡語、然范質爲國老臣、且受顧命、此時正宜侃侃陳大義、爲國死難可也。乃羅彥環挺劍厲聲、輒相顧不知所爲。溥先降階拜而質遂亦拜焉。史謂不得已亦拜。夫爲國死難、此臣子處變之正道、烏有不得已者哉。曰不得已亦拜者、無學問豫定之功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二十六日、輯大禮畧。此聖門弟子之行也。



漢宣地節四年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  
匿大父母皆勿治此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  
在其中之義也篤倫○二十七○日無恩澤焦

厚恩之意於此見矣○二十七○日無恩澤焦  
頭爛額爲上客此見之不早故也古今之爲  
曲突徙薪者不少矣聖帝明王灼見而登庸  
之於以致天下於太平易易也後世不惟理  
道之是師而惟干戈之是尙戰伐不息兵刃  
所傷損耗滋多始得小安乃爲賞爵增秩是  
皆焦頭爛額者也有識者幾欲爲徐生上書  
矣○二十八○日漢宣帝爲孝昭後不得後衛  
太子史皇孫哀帝爲成帝後不得後衛  
不得後定陶光武繼元帝不得後鉅鹿南頓  
宋英宗爲仁宗後不得後濮安懿此古今不



易之常道也。然當時四君或得或失，典禮迄無定者，以私情而廢公議，以小宗而亂大宗，故也。業爲人後矣，一旦立於萬民之上，爲天下主，卽任其得爲之勢，而降於所生，則所生隆而所繼薄矣。夫降所生而薄所繼，是重禰而棄祖也，可乎哉？然繼統爲重，而於所生置之乎？非也。所生自與諸伯叔父母不同，禮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期與諸伯叔同也，而齊衰則正服，與諸伯叔異矣。齊衰之期，其正服與諸伯叔父母不同也，而不杖則又以已爲人後，以所後者爲父母，而所生降服爲期，故不敢奪所後者之情，則不杖又異矣。齊衰之正服，異於諸伯叔父母，而期之不杖，亦以存所後之父母。先王之禮制微。



矣。尊所生者大約與諸伯叔父母微不同而  
又不至等於所後之父母斯爲中正之歸而  
不至蹈悼考爲皇考共王爲共皇漢王稱親  
之失禮矣。○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  
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此正統系隆恩德之  
事義之盡仁之至也。○小宗有後大宗之義  
此後字卽爲人後者爲之子之後故云猶繼  
也。○鄒勝任張鄒魯來受業族人瑞吾爲介  
鄒魯字聖鉢三十歲勝任字聖脩二十六歲  
俱陳州人。○毛正倫問檀弓云嫂叔無服何  
也。曰嫂之服以兄而及之也叔之服以夫而  
及之也此所謂義服也故曰無服也。○謂正  
倫曰女適人者爲本宗服父母降爲期兄弟  
降爲大功而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俱

不降何也正服故也。爲正服而不降何爲降  
父母之服以其從夫爲夫之父母服三年則  
本宗父母自不得更以三年服之也。如子爲  
母族服外祖父母服小功以母而推及其父  
母也。舅與姨服小功以母而推及其兄弟姊  
妹也。舅之子與兩姨之子服緦麻以母而推  
及其兄弟之子姊妹之子也。此所謂推而及  
之者也。至舅之妻姨之夫若再服又是因舅  
與姨而推之。此等更無窮期故不更將此等  
推去仁之至義之盡也。○爲兄弟之妻爲夫  
之兄弟服稱義服者義使裁制不使紊亂也。  
別嫌明微之禮嚴矣。然却是如此則安不如  
此則不安者所謂  
利者義之和也。



二月朔

春秋十二公謚法、隱取不顯尸國。隱

服遠克敬勤民無取焉辟土兼國相近矣莊  
取勝敵克亂兵甲亟作歡圍克服勝敵志彊  
死於原野屢征殺伐武而不遂六者或有或  
乏矣閔取在國逢難在國遭憂禍亂方作使  
民悲傷三者若或似之僖則小心畏忌矣文  
取慈惠愛民於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勤學好  
問賜民爵位無與焉愍民惠禮或有合乎宣  
惟聖善周聞成惟安民立政襄則辟地有德  
而甲冑有勞亦或取焉者也昭其容儀恭美  
乎昭德有勞聖聞周達豈此之謂乎定其安  
民大慮乎大慮靜民亦近之純行不爽庸謂  
是乎哀則恭仁短折者也非年中早夭也明



矣。

○三日

書院講書。楊太和先生同至。後以爲常。○王二酉受業毛正倫爲介。

二酉字書藏三十歲。

○六日

書院祭先師孔子。○楊太和先

浙江紹興府蕭山人。

生極道。孫穎舒篤志紫陽。排斥陽明之意。○

祭先師畢。至講堂坐良久。大人回。予偶閱小

學喪葬之儀。以漢昌邑王晉阮籍居喪

飲酒食肉之事爲學者言。令觀省焉。

○八

日

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從古聖君賢相兢兢業業。無非

爲政與民爾。禹以四語

○九日

或曰。學道者

括盡君相治天下之道。

如學堯止識

堯堯之外。有舜並不識也。如何。子

○十一日

日。學堯自是識舜。特不識桀爾。





臯陶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因官人  
 之事而又推言其本、欲人君常存敬畏表率  
 百官、使盡職也。其言剴切深至矣。○天工人  
 代人君所以當法天也。故曰天位、天職、天祿。  
 人君以天之心爲心、則行無舛謬、而天下可  
 理矣。○知一日二日之有萬幾、所以當無教  
 逸欲有邦也。知天工人代所以當擇人而任  
 使無曠。○十二日 魯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  
 于茅戎。王師不書戰者、辨  
 庶官也。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其書敗績者、言自  
 敗也。劉康公不以惇信持國、晉侯旣平戎於  
 王矣、復徼戎而伐之、是自取敗之道也。君子  
 觀於此、而知自反之宜亟矣。○傳言齊侯好

內多內寵。此言齊亂之由也。又言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此內寵並夫人亂之本也。其後五公子爭立。國大亂。凡以此也。有國者可不鑒哉。脩身齊家所宜急矣。何以脩而齊之。清心寡欲而已。○十三日書院講書。○十四日與撫軍李公寅工書。

澤廣敷。甫及半載。而白叟黃童歌孔邇。慶休寧者遍豫土。固先生撫摩深仁。由於性生。亦由我皇上九德官人。哲並堯舜。故上有知人之明。而下懋安民之績也。世道人心。可爲額賀。茲教化遠暨士民。涵濡覆幬中者。諸荷湛恩矣。獨朱陽書院尙待弘澤。念書院雖彈丸地。亦仁恩蒸被之區。過化存神。上下同流。所關甚鉅。不敢不及。今請命也。前蒙諭捐。



建茲擬二月二十六日動工脩講堂及藏書樓。謹以上聞。虔俟教命。緣係廣播善政。不避煩瀆。在先生先覺。牖世想亦不厭瑣陳也。○與按察使孟公紹孔書。昨歲捧讀訓誡示稿。肫摯剴切。藹然仁人之言。渾然天地生物之心。父老扶杖往觀。泣下數行。固知秉彝之良。人所固有。特在上者。無以開導之。愚者遂貿犯刑罪爾。此聖人用刑。無論青災怙終。俱以欽恤之心。行乎其中也。先生仁心流貫。無難委曲勸諭。顧蒙更且條列律例。明示協中之意。此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以此懋功。四方風動之休。當於今日見之矣。朱陽書院屢蒙注念。慨賜捐脩。不止明刑以弼教。抑且廣教以期無刑。此段盛懷。近今稀覯。不能

不爲世道人心賀也。茲擬二月二十六日動工。前論講堂捐建。此時物料亟需備置。敢以期聞。惟冀垂鑒。○十七日、輯昏禮。○十九日、燈下書之義。容肅進曰：「仁，人心也。」語意終隔，未得徹曉。予曰：「汝不明此句，是謂仁乃性也，心自心也。如何謂仁，人心也？」疑根在此乎？肅曰：「然。」曰：「孟子所言仁，人心也，是切言仁，不可離。故以人心二字指示之，所以朱子說不是。以仁字形容人心，乃是以人心形容仁也。」午間書院歸時，亦想此仁，人心也。之義，恐學者難明其旨。因欲於仁字下加一卽字，謂仁卽人之心也。若無此仁理，便不成個心了。如何成得個人。此便明白無晦義矣。至求放心，陸氏以此





爲盡學問之旨。因視詩書爲精粕。此大戾聖學者也。求放心。猶云收斂此心爾。求字不必着力說。人必收斂此心。方好爲學問。以全仁義。不是學問。只求放心便了也。○二

十日

學者爲學。只是全盡自己道理。父不能代子。兄不能代弟也。○蘇述來受業。宋

之聖爲介。述字在公。二十七歲。鹿邑庠生。

○二十一日

徐价書來。爲先大父

筠峯公作

祠堂記。

○二十三日。昏禮輯畧成。

昏禮之行。今日

無異於古。但風土不同。煩簡異宜。行禮者雖襲遺意。而不知爾。其最誤者。如娶婦者用官制之濫。男氏與女氏祭祖之類。其最缺者。如醮子醮女之事。他如親迎不代親迎。前問各



納徵之類、親迎後合、卺而醕、交拜拜堂之類、其遺意猶有存者。釐而正之、以期合於禮、是在有志之君子而已。大抵古人從簡而禮意甚足、後人徒悅人耳目、祇尙煩縟以誇盛而不知慎於未娶之先者、其意何在、其在既娶之後者、婦德宜何如此、所以文勝而禮意不存也。幸而遇有德之婦、能主中饋、亦其倖爾。然求相家有成者、能有幾哉。○二十

五日、按察使孟公紹孔捐脩書院書來。○二

十六日、爲客選兒擇婚、聘陳孟叢樸女。○二

十七日、撫軍李公寅工捐俸脩朱陽書院。○行

票



至縣。○二十九日、朱陽書院興工。破土祭文云、  
城縣知縣史鑑、儒學教諭劉景、邑紳寶大任、  
寶克勤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司土之  
神曰、維神德隆、持載生成、靡遺書院肇建、相  
厥弘規、作興聿始、永奠爾基。清酒酌獻、默佑  
於斯。尙饗。○楊太和先生同事。○朱陽書院  
自戊辰肇迹、予宦遊京師、大人聯會衆、糾資  
與舅氏李長公先生、謝子兢、維謀地於謝集  
之東、建程朱祠三楹。予丁內艱、回籍、見道遠  
未便、更謀附近郭處爲之、商之於姑丈張虛  
翁先生、藉園暫用。然形勢狹隘、不能容衆。今  
撫軍臬臺捐俸建脩、大人相基於東門外街  
北舊宅基、捐爲書院、遂定基焉。計捐基東西

十二丈有奇、南○三十日、陳孟叢回婚啟。

北十六丈有奇。○三月朔、顏慎行來受業、朱培爲介。慎行字仲謹、二十五歲、虞城人。○慎行家貧、徒

步來遊、以粳糧爲苦。予見其志有可嘉、因代供薪爨之費。○三日、敬讀

御製耕織圖序。○七日、學箕園覽物色之青、

之意、因勉諸子及時進。○八日、偶成、舜蹠

學、不可輟於有爲之日。○殊途不在多、

但看起念是如何。孳孳善利、能分得作聖。○何須更問他。○近來覺得自反處、甚有力。○

十一日、復徐价書、前晤紀成、劉君詢足下

近履、知閉戶潛脩、不讓古人、心竊向



往。今春更接手教、披讀數四、深服道力堅定、迥出塵表、私衷殊爲欣慰。念斯道在天壤、知己寥落、或千里百里一遇其人、卽幸不孤、誠以聲應氣求、斯道肩荷、事雖人人公共之事、不能不與有志者專其責也。吾郡如足下與紀成、藏脩有日、紹承先世、兩耀人文、俗或不<sub>知</sub>、亦見學之難言也。某每憶應童子試時、蒙尊翁先生<sub>九</sub>同先生共加獎藉、若以某爲可與言者、因時顧旅舍、不吝提誨。由今追昔、前輩典型、可以維風易俗、而今安可得哉。大約前輩處事從容、待人厚道、至衡鑑人倫、復精細不爽、總是在理道中取齊。故一遇近正之士、輒加欣賞。其於一切俗情、便放倒視於己身、毫不干涉、以故動而不合、此亦無足怪也。

惟足下一意承先以聖賢爲必可至而不讓  
聖賢以獨得是則區區之意所願奉教無敦  
者也。更質之紀成。○二十二日藏書樓墊地  
想不鄙棄愚陋爾。

基始工。○二十三日

近來覺得責人之意甚少。非謂責人事可緩也。

實則己之不盡道者多爾。己能盡道何必責  
人。己不盡道何暇責人。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又曰。夫我則不暇。○二十四日傷風。○二十九日傷  
病。愈。

閏三月朔

子弟之行。由於父兄之教。父兄好  
關鷄博奕。子弟未有舍此而好避





利塲者。父兄好看戲飲酒。子弟未有舍此而  
 好遊蕩局者。父兄好黃老佛釋。子弟未有舍  
 此而好避邪教者。甚矣父兄之教不可不謹  
 也。何以教之。教以孝弟忠信之行。詩書誦讀  
 之業而已。以此教之。猶不似上數者之浸浸  
 好之也。况父兄之所好者。惟在上數者乎。近  
 日習俗之不足觀也。如是夫。

○二日 講堂明柱聯 先聖  
 後聖魯鄒東而伊洛

西幸生五百里內。見知聞知義。○六日 季氏  
 禮堂而道德室。盡在十六言中。之富  
 大率是攘奪其君。刻削其民所致。冉有仕於  
 季氏。不能救。又爲之聚斂。以益其富。其得罪  
 名教深矣。夫子所以絕之。乃既絕之矣。又使  
 門人聲其罪以攻之。以爲吾黨中有此黨惡。

害民之人不爲之聲其罪以致責彼必不能  
有聞而改之之日其深責之也乃所以使之  
聞而改之也故曰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讀此章見孔門爲學在於引君以當道不剝  
民以利己又見師弟同於父子朋友篤於信  
義沫泗一席真爲萬世存綱常前有唐虞之  
君臣始爲過之後雖程朱之師弟皆不及也  
○孔門爲學明德便欲新民其學而仕乃其  
宜也然其仕也隨職分之大小莫不各有當  
盡之責盡其責而無忝厥職此則在我所得  
爲者也如孔子爲委吏便使會計當爲乘田  
便使牛羊茁壯長及爲中都宰便有許多設  
施可爲四方則一旦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  
月間便有化民之用而魯大治可見聖人學



時卽學此致君澤民體國經野之理。至於仕  
時卽以所學者施於上下民物之間。學聖人  
者誰肯有蹈非而陷主於惡害民而積貨於  
上之事。冉有學於聖門所講者何方所踐履  
者何事而乃爲季氏聚斂以附益之。不能止  
大夫之貪欲而竟至剝小民之脂膏其得罪  
天理甚矣。孔子見此行徑不忍坐視弗救故  
以非吾徒絕之。猶之子虧體以辱親而親不  
以之爲子也。此是道義望成痛癢關切絕之  
乃所以愛之也。在昔顏子之亾也子以爲喪  
子又以爲視子猶父子不得視猶子是則名  
雖師弟而道義之相信相親如同父子此其  
上焉者也。下至冉求爲此聚斂之行亦不忍  
不痛抑而正之。豈曰賢者視之猶子而不若

是者卽棄置之、弗加警戒乎。其曰非吾徒也、正所以使之聞而愧悔悚惕、改行易慮、可終其身爲吾徒也。此其愛之真切處、不獨顏子視猶子、卽冉求何嘗不以子視之。故曰洙泗之師弟、同於父子也。乃旣以非吾徒絕之、又使門人鳴鼓而攻之者何。蓋當日一堂之上、師弟而外、皆朋友也。師之教弟而外、皆朋友之觀摩而勸規之者也。故師嚴而友親、其言更爲易入、其教之之術更曲而易盡。夫子所以使門人聲罪以責之、見吾徒不容有此黨惡害民之類、一有其人、凡學聖道者、卽共有討罪攻惡之責。責之而被庶幾改之、是固吾道之幸、亦二三子愛人以德、同歸於善之意也。觀此而當日之朋友篤於信義、抑又可見。





矣。讀此章見孔門師弟朋友所共爲者無非以道事君以仁治民之事。其有縱君之欲以殘民者卽爲名教所不容矣。後世之學者不知學聖人之學急急以仕宦爲心一入仕途狼狽百端師弟間怙過飾非朋友間誘利長惡學術何由得明人心何由得正哉可嘆也已。○今去孔子之時遠恨不得面爲請益親聞至教但讀其書証以後世之行不能不重嘆於服聖教者之無人也。蓋聖人之教仁義而已矣。爲師弟者講求仁義則爲真師弟。爲朋友者講求仁義則爲良朋友。一以利言將裂仁義而不恤矣。後世之學者自幼人塾時便以得美官潤身家榮宗黨利子孫爲計至於出而仕如何致君如何澤民如何體國如



何經野、茫無所聞。及有人以正道告之，以爲異。日常如何致主王道，如何置身純臣。彼且笑之，以爲不達於事情。一旦藉文章之遇合，邀青紫之顯榮，便志得意滿，恣肆人上，剝君害民之事，無所不爲矣。揆厥所由，總因父師之教、朋友之砥礪，惟以利欲爲尙，而不知以聖人之教爲服習故也。以利欲爲尙，而不知服聖人之教，故父之教子也，教之以居官之利；師之教弟也，教之以決科之利；朋友之相期許也，期之以功名壟斷之利。由是得位人上，罔上以行私，剝民以肥己。若取諸其懷而出之，無他素所聞見服習皆在乎此也。此後世學術不明，常令人悼嘆痛惜而不能自己者。亦安有願學孔子者與之考道論德，商確



君民家國之大者哉。○冉有親聞聖人之教，又與良朋同堂砥礪而卒爲聚斂之行，何與？無他，資稟庸懦而求道不力故也。夫子嘗曰：求也退，求亦嘗自言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其所以爲聚斂之本也。向使有剛明之資，又勇力以求道，安肯爲此哉？固知學聖道者，非天德之剛不足，與有爲也。學者可以知所趨矣。○一日講書至此章，不覺悚然起敬，常懼有一事之非，而爲聖人所不容者，然因危其詞以警學者。不知學者讀書至此，視爲紙上陳言乎？抑視爲聖人面加訓誨乎？更以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畏天命，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分別示之，以啟學者敬畏之意，而消其無忌憚之習，其果能

畏聖言而不侮聖言否也。○昔馬援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今聞聖人責求之語，亦當如聖人責我之語耳，可得聞，躬不可得蹈也。夫聖人待物寬洪，絕人處甚少，至於求則曰：非吾徒也，是絕之矣。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更欲與衆共懲之矣。聖人之於門弟子，從未有惡之如此其嚴者，獨於求嚴以惡之如此。讀至此，稟然思愼。今日學聖道，諸有鄰於可絕之事，是亦爲聖人之所絕而已矣。如之何不瞿然加惕耶？昔人有言曰：讀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密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寧有讀聖人如此危懼絕人之詞而不加警懼者？其更何以爲人耶？終歸於



禽獸而已矣。是在自反而。○七日讀書園中  
自治之、非他人所能與也。○牡丹傍置

小桌、俯仰吟咏。○八日王勤、王震來受業、王

至日暮始歸。善統率之行禮。勤字

漢章二十九歲、善統姪。震字動。○十三日書

萬二十三歲、善統子。俱太康人。○不

熟讀爛誦、看義理不融洽、如斯而已焉者。○

是曾哲見大意之說也。○胡敬宗書來。○

十六日自此以後、逢三六九日、令  
六人輪講、至書院考課。○十八日

批胡沂遠質疑集。○管召王、魏辨、所論管

召、王、魏、謂管仲相桓、程註不論君父之大義、

而專言兄弟、爲未盡善。此蓋未之深思爾。當

齊襄既歿、齊國無主、是時非有君父之命以

國子桓子糾也。無君父之命以國子桓子糾。則國將於誰屬。自應以兄弟之倫定之。爾桓兄也。糾弟也。兄當有國者也。弟不當與兄爭國者也。仲輔糾以爭國非義也。故仲不死。糾難亦謂有可以不死之理。其後又有大功成就。故孔子稱其功不責其不死。程朱從而發明之。亦稱物而較其輕重。無有不平者矣。豈曰不論君父之大義而專言兄弟乎。至王魏所處與此不同。以兄弟論。建成兄也。世民弟也。以國統論。建成太子也。世民藩王也。以君父之大義論。建成之爲太子。高祖立之。將以天下畀之也。非以天下畀世民也。世民雖賢。安可以弟而殺兄。且太子君之貳也。宗社於此繫焉。世民卽功高。安可以藩王而殺太子。





太子爲高祖所立，則天下乃建成之天下，非世民之天下也。設太子危及宗社，世民爲宗社慮，宜請命高祖，以聽高祖之或廢或誅而已。不遑恤其身，此其上也。卽不然，事迫勢急，不暇請命而已，則污其身名，以效管蔡之誅，以安唐室，其亦可也。乃當日建成非有危社稷之事，世民不過爲全身得天下之謀，遂爾伏兵玄武，追射殺兄，意中尙復有高祖耶？是又滅君父之大義也。知此，則王珪、魏徵之所處，從可斷矣。王、魏高祖以之輔太子者也，建成之死，非高祖殺之，世民殺之也。世民殺兄，殺太子，王、魏卽以輔兄，輔太子者，轉而輔世民，亦幾於畏死貪生矣。其何以勵臣節也？劉氏、尹氏不察，謂有高祖在上，則建成，世民以

及東宮王府各僚屬皆當聽高祖之子奪而不得以私於所事者爲主。夫聽高祖之說善矣，獨奈何於建，成爲高祖所立之太子，而置而不論乎？以高祖所立之太子，而世民殺之，是世民之有天下也，奪建，成之天下，而爲己有也。王、魏之事世民也，是昧於建，成之爲兄，爲高祖所立之太子，而忍於忘之以事讐者也。故朱子以爲害於義也，豈與管之事桓者，可同日語哉？總之，桓之有國也，所應有也，非奪糾之國而有之也，但其殺糾則爲惡矣。管不死糾，而復事桓，亦謂可以不死糾也，可以不死糾，則無不可事桓也。故孔子取之，程子兩可之，朱子直謂管仲有功而無罪也。若夫世民之有天下也，不應殺兄而有之也，不應



殺父所立之太子而有之也。王、魏輔建成而無救於平日，既失之於其前，及遇建成之難，不能死而反事讐，又失之於其後。後雖有功，安足贖哉？朱子所以深抑之也。綱目據事直書，義自見矣。劉氏謂美世民舉不棄讐，何以教爲人君而廢倫紀者？尹氏謂王、魏不當讐太宗，綱目書之無貶詞，非罪二子反君事讐，何以教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惟范氏祖禹之言得之矣。○批夷齊論云：伯夷尊父命天理也，叔齊重天倫天理也。至叩馬諫武以存君臣之大分，亦天理也。聖人於君臣父子兄弟家國間一以天理行之，而無一毫私意存於其中。後人以私意窺之，焉能知聖人之心乎？此論出而人以聖人爲非，將遂後世私智之

爲而莫可底止矣。吾爲此懼，不敢以此論爲是，正之。○批武王不立微子論云：此論只天命人心，旣已去殷八字說得着。其他如騎虎之說，旣說壞武王，至微子立而討殷畔，又說壞微子。此等議論，皆以後人之心而度聖人者也。無怪乎說不着爾。○批陸王學辨云：確然見朱子之學爲孔孟嫡派，而發爲此言，其羽翼聖道不小。正學明而異學不辨自破矣。○批曾子易簣辨云：易簣自是大賢以上事，非真積力久，學旣有得，安能至死不變。有此詣力，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於此可見大端。文不在爲學之堅定，力量之弘毅，看其一生得力處，却以小事目之，以爲受則必可用，若不可用，則必不可受。是何異前日受



是今日之受非之見也。大抵聖賢處事惟義是揆，不膠於一定，不滯於前轍，可受則受，大之賜不必於却之也。不可用則不用，學士之死，不得以大夫之物徇之也。此正大賢以上精義之學，既熟方能於屬纊之時，如許堅定。程朱諸大儒所以於此窺其終身有定力而卒以道統之傳歸之也。今於曾子視為因滯不通於程朱以為執其一端而未觀其會通。且合之論王、魏而以綱目之說幸有劉尹救其失。夫劉尹之人果出程朱上，劉尹之見果能羽翼六經而為百代宗耶？予滋惑矣。○二十四日足病。○二十六日任元雯受業，張子厚為介。元雯字漢倬，十八歲，柘城人。



夏四月二日

盧尹偕解廷璜來晤。不能面。盧解各留札而去。

○四日病

愈。○五日

與胡沂遠書。前以他出未晤。歉甚。寄來大作。茲畧讀一二。敢盡言

質之。竊以道在天下。能肩荷者。不過沉潛高明。兩種人。足下以華邑積學之士。出而遍友當世之賢豪。叩其胸中所蘊。洞然於上下古今。幽明之故。其探論理趣。娓娓如數家珍。求之迄今。非所謂中流砥柱者耶。但細閱質疑冊。其立論不無有過處。則不敢以之畧相護也。今亦將質我所疑。願示微指。庶道無歧趨。學可共商。麗澤之益。浸漬非淺。如夷齊讓國。一尊父命。一重天倫。兩聖人真是不以得國易吾性分之安。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皆是心也。故夫子以求仁得仁許之。至卽馬諫武亦實見得古今君臣之大分不容民沒。雖逢怒殺身而有所不恤。故夫子以餓首陽民稱許之。夷齊兩聖人所爲如此。孔子大聖人所許又如此。孟子所謂隘亦謂君子宜由時中爾。非謂伯夷所爲有不可處也。質疑深駁夷齊徒快已論。而於聖人惇全父子兄弟君臣家國間胥失之。夫不取重於綱常倫理間何以爲聖人。不在綱常倫理間取齊又何以論聖人也。又如辨武不立微子只可說當日天命人心旣已去殷武自不得立微子爾。此便是儒者通論。却說到武王伐商是騎虎不兩立之勢。又說到微子立而誅商之畔臣八百震驚生民禍亂。此等皆是以後人意計。

之私而窺聖人者也。蘇氏父子多有如此議論。後人所以斥之爲未聞道也。又如管召王、魏事跡不同，難以槩論。襄王既薨，白糾在外，是時嗣國統者未有天子之命，與先君之命自應以兄弟起義爾。白兄也，糾弟也。管召輔糾以爭國，是教弟以紕兄也，而可謂義乎？故孔子不責糾死之非，亦不責管不死之非，而直盛稱管仲之功，意可見也。至王珪、魏徵皆唐高祖命爲東宮官，而以之輔皇太子建成者也。建成旣立爲皇太子，世民復封爲齊王，則是名號久著於天下，與襄公薨而白糾在外者不同矣。王、魏旣爲高祖所命之官，以輔太子，則王、魏自宜以建成爲君，矢死靡他矣。夫建成，高祖所立爲太子也。王珪、魏徵，高祖



所命以輔太子者也。太子不聞高祖殺之，乃世民伏兵玄武門以殺之者也。世民之於建成、直、糾之於白爾，是又一衛父子也。而可仕乎。王、魏既輔太子，太子且爲兄，名正言順，死於其難，乃其職也。既不能死，又事世民，與仲之不死，糾而事桓者不同矣。程、朱不責仲之不死，而論仲之功，不稱王、魏之功，而罪王、魏之不死，皆是斟酌天理，停當處。質疑謂程子相桓，註不論君父之大經，而專言兄弟爲未盡善，且盛稱劉氏、尹氏之說，謂急爲表著，使事有類此者，不得漫以身殉。夫謂程子畧君父而言兄弟爲未盡善，試思當日周天子命糾承國乎。抑齊襄公命糾承國乎。無君父之命，而不以兄弟論之，更以何者論之乎。此不

待言而自見者也。若夫以爲兄爲父所立太子之建成而爲弟爲藩王之世民所弑是綱常倫理之大變。以君臣論是世民不以君所命之太子爲重也。以父子論是世民不以父所立之太子爲意也。以兄弟論是世民以弟而弑兄不由父命者也。以家國論是世民急欲得天下而奪其兄有以爲已有者也。以視夷齊何如。以視衛家父子又何如。劉氏尹氏拘於所蔽而不能明乎其微謂有高祖在上則建成元吉世民王珪魏徵其有天下與否其反覆爲臣與否無不可由高祖制之爾。噫此論出其禍人心害聖道者不少矣。何所見之謬也。劉尹謂諸凡無不可以高祖制之獨不思建成之太子非高祖命之而誰命之。





乎。以高祖所立之太子非高祖殺之、誰得殺之乎。而世民竟爾殺之。王魏卽以事建成者事。世民後人且從而許之、曰此其所當事者也。而忘乎世民殺父所立之太子、奪兄所有之天下、其何以教後世之爲人子、爲人弟、以明倫爲重、而不以得國爲急。又何以教後世之爲人臣、以守節爲貴、而不以貪生爲趨者哉。質疑非程註、表尹、劉以身殉爲後世戒、是以仗節死難爲禁矣。母乃害義之甚乎。至曾子易簣、其見道之明、守道之篤、雖死不變、蓋已幾幾乎聖矣。質疑則舉而議之、謂綱目論王、魏之失、幸有劉、尹正之、此處之失、尙未之考。噫、程、朱之失、何如此之多乎。不惟程、朱、曾子有失、武王有失、伯夷、叔齊有失、而獨取一

王珪、魏徵、深佩一劉友益。尹起莘、豈王、魏、劉、尹反出夷、齊、孔、曾、程、朱上耶。諸論大抵好議古人而不能平心靜氣以體察古人。其他於義之小有碍者亦不敢爲此相質之言。如夷、齊、王、魏等事其關係世道人心不小稍有斷義未精流弊不可勝言故不敢不盡言相正。倘不以愚陋而棄之固予之所望也。芻言瑣瑣未知當否因不敢冒昧序於篇末今暫以質疑冊繳上如謂愚言全非則不敢自以爲是。若謂愚言有是還欲亟証其非此亦就正高明欲使斯道之昌明在吾鄉而不使斯道之榛蕪在同志也。若不以過直爲罪當必有以教我則亦當以徵言列於卷後矣。管、召、王、魏另有合辨解錄並呈教閱完此集不知仍



賜下俾再讀

之否併商

○九日

與學使張公惕存書、恭惟先生斗山標峻、河

洛增輝、屬簡命之甫膺、作中州之欣耀、謂菁莪鬱宇宙之光華、待時則煥、名世鍾乾坤之靈秀、應運而興、信爲人望攸歸、何意文衡獨握、維茲豫土、舊爲太翁先生敷教之地、其時拔真儒、倡絕學、文取班馬、理衷程朱、易頑儒之風、而作道德之氣、至今猶歌思弗忘也。茲先生以命世之才、繩武繼美、變應虎豹之占、風培樸棧之盛、俾中土之士習敦忠厚、長者之行、而躋孝友、淵睦之治、取之素具、合之夙懷、立談可致。卽區區願望、亦知紹家學、報國恩、在此舉也。士生斯時、可不謂千載一遇哉。某兩闡幸附譜末、師相更隆殷誨、道義夙關、

引領彌甚。稔知開兩河文運、不禁開一隅文運。且願爲多士宗師、無妨爲知己宗師。有家人偕勤所建朱陽書院者、在敝邑柘城東門外、向經公祖父母鴻力共舉、構有聖殿、講堂、齋房、泡涵、來學者頗衆、規模亦云畧具。今春更蒙中丞臬臺兩公破格主持、捐俸創建、一時風移俗易、文教蔚興。念斯道待人後行、至德有鄰、不孤當聖天子崇儒重道、薄海同風、某雖樗櫟下材、投間野處、何敢棄有用之光陰於光華復旦之日。但窮鄉僻土、未經大冶鑪鑄、執瞽者而語以日之光曜、則茫然也。幸際先生主教中原、振程邵之遺響、揚洛閩之正派、端在今日。書院漸有成規、恰值名儒蒞止、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斯文也。伏冀扶





持吾道、加意振興。俟按臨歸德時、必道由柘  
邑、某薰沐請命、寵臨書院、鴻敷學旨、俾學者  
與聞大道、而得所依歸。鹿洞美績、千載下誰  
不謂紫陽知南康軍時所作、與哉。向者敝鄉  
耿逸庵先生脩復嵩陽書院、學臺吳五崖林  
澹亭兩先生課士事竣、皆詣書院講學、以誨  
士子。至今所畱講語、詩章、嵩洛佩其模範、山  
川並其光輝。事蹟具載嵩陽書院志、班班可  
考。瑣陳賁聽、未知有裨風教之萬。○十一日  
一否。倘蒙採擇、斯道光昭孰甚焉。

張湯、杜周列於酷吏、而安世延年立朝風烈、  
有古大臣風。子孫侯封、更歷五六世。此何故  
與。無他。湯雖酷、而讓善不隱。賢之心蘊積已  
厚。周雖較湯尤甚、而延年以寬厚行之、亦足



以漸消暴烈之禍。此謙之爲道。所以爲君子有終之道也。○十二日富平敬侯張安世薦賢而已。不尸其功。人並忘其迹。此古之純臣也。易曰勞謙君子安世有焉。○安世不令賀稱述。皇曾孫材爲主少故也。老成深識。豈浮淺可及。○掖庭令張賀拊養宣帝。功在社稷。○安世當上寵益厚。益懼不自安。小心翼翼。以奉天休。此居功名之道也。可謂驕奢者戒。○與霍光定大策。永漢祚。此張安世杜延年之偉烈。○十三日建敬侯杜延年承父酷烈之後。一以寬厚行之。故其子緩爲太常。治諸陵縣。每逢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此不以殘暴爲心者也。至欽更因天變。力陳女戒。識治本矣。○讀張湯



傳張湯起刀筆吏位三公邀天子寵榮踰尋常然刻深不平以舞文巧詆輔法如李文滅宣輩所傷實多豈特淮南江都殺嚴助伍被已哉又其好陵貴弗能下人一旦天子疑以欺詐使使八輩簿責湯而三長史之禍不可解矣所幸揚善解過好爲推讓以此慶流後裔不以青掩安世忠謹與大將軍光廢昌邑立宣帝綿漢祚寧海宇此古大臣風烈也至其辭高爵厚祿止掖庭令賀稱皇曾孫於主少之日識云偉矣典樞機每決大政輒移病出及聞詔令驚問丞相府與身爲公侯衣弋綈而勤積業皆其小心畏忌者也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有所薦來謝弗爲通至使人有股肱弗進士之嫌而一歸於朝廷之知人非

人臣執事所能。與夫薦賢翼國、悉泯其迹、權歸人主、美萃君父、此其心坦白純粹、皎如天日、非休休有容而何哉？子延年壽能自貶損、懼不堪大數、請減戶。勃子臨戒、桑霍厚族、舊放子純亦稱恭儉、謙德累世著矣。獨勃得爲繆放、尤甚焉。驕縱不制、以蕩祖德。然歷建武、猶不失爵、豈非安世履道滿而不溢之所致哉？嗚呼！觀富平所貽、可以知處功名之際矣。○  
讀杜周傳、杜周襲張湯之餘智而甚之、法深次骨、希上指爲律令、乃謂不必循三尺、壹以當時爲是、謬矣。所以逮案數百人、會獄數百里、以匿數十歲、而法弗得息。其酷烈之風、至今猶爲寒心。子延年行之、以寬輔大將軍、光救千秋、謂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爲光言歲比不登，宜脩孝文之政，簡約寬和，以順天心，說民意。知皇曾孫德美，勸光安世，定策安宗廟。此大節，烺烺崇國體，恤民命，衛社稷，豈特發上官桀之姦，以忠節著稱哉？子綬恩以御屬，嘗至封具獄，日去酒省食，可謂仁慈矣。欽好經術，勸上正后妾，抑女寵，去奢佚，親二宮，戒鳳，由周公之謙，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導善塞邪，酷烈之風，尙有存焉者乎？至業稱有材能，然材不本道，能不法古，據臆騁私，舉事乖張，定陶之議，爲恭王立廟，京師逢上意，壞禮制，徇己見也。以往固宜其短，師丹而右朱博也。噫，以予觀張杜，雖同列酷吏，而張以好讓裕後，杜則刻深過焉。史稱至建武，杜氏爵乃獨絕，張尙永世。

昭然矣。嗚呼、張氏多賢、杜氏不。○十五日 淮

南、衡山、濟北王傳、淮南厲王長、以高帝少子、驕蹇不法、兄文帝、椎辟陽、擅爲法令、不用漢制、輒欲以親戚望於太上、何其恣也。乃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謀、不軌、卒致遷死。袁盎之謀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王亦言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薄昭曰、皇帝能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是厚以驕之也。又曰、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是驕所由來也。子安嗣、雖好書、不過詞賦之末、神仙黃白之術、於至道何聞焉。以故賂武安、賞妖妄、歸太子妃、日夜蓄謀、惟曰、吾不能北面事豎子爾。况后荼太子、遷女陵、更同惡相





濟乎。及遣中尉弘卽驗以斥雷被事削地薄乎云爾。復不自悛怒漢治。按輿圖反謀滋甚。至不害子建發其奸。辟陽侯孫審卿請其獄。乃與伍被謀火宮。令衣求盜衣以詐南越兵。而無救於身。喪國滅亦何益哉。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兄弟相望各爲畔。太子爽少子孝旋相攻擊卒死於徐來厥姬無采之手。濟北貞王勃當王衡山時。吳使往來堅守無二。景帝褒其貞信。徙以濟北。德云光矣。何再傳至寬。以諄人倫自到絕。合而觀之。淮南驕橫不道。衡山濟北更益之以淫亂。驕橫斃矣。自古未有淫亂能享祚者也。父子再亡國。此之謂與。史氏不究致禍之原。爲後世戒。乃曰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豈其然乎。○十六

日歷觀史傳以讓延後以驕亡國固知滿招損謙受益書言爲世鑒也豈欺我哉。

十七日

讀景十三王傳子觀景帝子十三王獨有一河間獻皇帝其他多以驕

奢淫亂取敗亡。豈資性然與。生長富貴固知好學。又寡嚴霜以導之。故禮義無聞。禍敗接踵也。臨江哀王閔。膠西王端。清河哀王乘。俱絕嗣弗論。臨江閔王榮以皇太子廢爲王。坐侵廟壩地自殺。國除亦可悲矣。魯共王餘以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天豈佑啟斯文耶。趙敬肅王彭祖刻深險陂。縱太子丹淫行視中山靖王勝。聞樂泣對。使諸侯得邀親親之恩。不佞矣。長沙定王發以母微王卑濕貧國幸免罪咎。膠東康王寄辭出淮南事自傷死。



常山憲王舜后妾譖害、勃、桡誣爭、卒至滅國、非以最親故耶。其尤橫者、無如江都、廣川、延及子孫、淫暴愈甚。易王非子、建居喪亂、倫樂溺死、好髡鉗、甚至交人於獸、以滅羞惡之心。惠王越孫去、寵后昭信、致昭平望卿、輩橫羅慘殺、坐中倡俳靡戲、以取樂、何前後如一轍也。國欲無亡、得乎。君子考行至此、未嘗不掩卷嘆曰、以獻王之賢、若彼諸王、喪德顧至此、彼亡國者、安足道、亦反覆慨慕於其賢者而已。獻王好古敦行、學舉六藝、身被儒術、以故道德之士不遠千里而遊。且購遺書、厚賜金帛以招之、四方之奏書者、日至、其所得書皆周官、尚書、禮記、孟子、七十子傳記之屬。嗚呼、不有河間、詩、書、禮、春秋之經、誰知折衷而表

章之。孔孟七十子之徒，誰知尊信而師尚之者乎？淮南雖亦好書，顧招浮辨之流，而日即於亂亡，其所好果何書耶？以獻王與諸王較，奚啻鳳凰千仞哉！然而功在六籍矣。○

十八日

漢諸王賢德者絕少，大率以淫暴棄國者多，非善少惡多也。生長深宮，不

習禮教，所以漢家自有制度，輕詩書而重馬。上此所以終其世爲雜霸也。開創如此，後世

子孫仍舊風至。

十九日

劉澤傳內定國有欲誅殺臣肥如

從而甚之宜哉。

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言定國欲誅殺臣肥如，令名郢人者通爲一句。肥如縣名，郢人人名，卽肥如。○二十一日

漢書田生以畫奸澤。畫音獲，計也。奸音干。





求也。以計求營陵侯澤也。又曰呂后。又重發之。重難也。謂難言。欲王呂產之事也。又曰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跳音迢。獨出境也。與跳躍之跳讀去聲者不同。○讀荆燕吳傳。最親者父子兄弟。最嚴者君臣上下。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燕王劉澤。高帝從祖昆弟。屬同曾祖同祖之親。吳王劉濞。高帝兄仲之子也。親更近。帝以親戰勞。故令爲侯王。歷觀賈自從東擊入楚。焚積絕其糧食。度淮得楚周殷佐之。以舉九江。誅項籍。賈無失德。王宜矣。澤擊陳豨將王黃。以此侯。其後田生說張卿曰。呂產王矣。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尙缺望。卿盍言于太后。令裂十餘縣王之。遂王琅邪。孝文立。徙爲燕王。終澤之身。



無大悖德。至吳王濞侯濞從破布軍，遂亦王。是時荆王見殺，諸子少，以濞填吳。既而知有反相，悔之無及。五十年後，東南有亂，卒驗其言。初，濞以太子故，稱疾不朝。文帝優容，不忍加誅，賜以几杖。德至渥也。景帝嗣位三年，濞恃鑄山煮海之富，以誅錯爲名，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乘勝而西，勢焰可畏。設吳聽桓將軍之計，疾去城邑，西據洛陽，食敖倉粟，以令諸侯天下事未可知也。乃三王圍臨菑，不前。吳楚雖西，梁當其衝，以輕兵絕江淮，塞其饑道，復以條侯堅壁不戰之計，使吳悉力於梁，以盡其銳而制其敝，此必勝之術也。何惑乎保東越不得，諸王亦相繼滅亡哉！然



此固人謀之臧抑亦天意存焉。高帝櫛風沐雨以有天下諸子弟裂土而王犬牙相制所謂固根本磐宗社之計也。文景繼治諸侯王強盛悖畔寢萌晁錯削地之謀雖或失之太驟然亦欲制其跋扈不臣之心効忠漢室爾非仇諸國也。而諸王驕橫難馴不明於親親臣臣之道反以親戚爲叛賊以藩臣窺神器吳爲首亂諸國効逆欲以蕩漢祖全盛之業天討安得不加剪滅安得不速。此所以逗畱下邑徐行不進使漢兵得以馳梁楚之郊而制其命也。○二十二日讀楚元王傳楚元豈非天哉。○王交高帝同父少子也。人有言少子多驕元王何弗然與。蓋其少時好詩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學浮丘伯

既而次詩傳以傳於世其所服習者正矣。惟元王好詩諸子習見熟聞亦不失家法。及王楚時更遣子郢客與申公之長安卒業浮丘好何篤也。元王子孫多賢。平陸奉王後富能以正免禍。辟彊好詩能文德畏盛滿避霍氏以謹厚稱皆有光宗室者也。至向歆更稱通經名儒焜耀後裔矣。非元王好學嗜善孰能貽此乎。子因漢帝室之胄席豐履厚好爲悖逆如吳王濞輩非其不聞詩書家庭鮮積習之舊以致此哉。若戊胥靡申白驅休侯殺張趙雖有家教衰如克耳是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於元王乎何病。○穆生因王戊不設醴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禮吾三人爲道存故也。今



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  
 爲區區之禮哉。噫。穆生可無愧於易之知幾  
 矣。申公白。生不能決幾。卒致困辱。固其所自  
 取矣。○劉德不取霍光女。畏盛滿也。德可謂  
 知所擇矣。○二十三曰。書季布樂布田叔傳後。  
 於曹丘之游揚哉。樂布爲人。傭者爾。其哭彭  
 越以死。當之何也。胸中鬱鬱。抱憤楚漢成敗  
 之機。籌之熟矣。願一言而死。可爲後世薄待  
 功臣者戒。田叔隨張敖。表孟舒。調梁獄。善魯  
 王。妙有指畫。蓋智謀之士。加於勇氣一等矣。  
 ○二十四曰。王傳後。  
 漢高帝爲天子。呂后用事。諸子雖王。皆死  
 於其手。跡齊悼惠王。肥幸。聽內史之言。獻城。



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始以身免。至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舉而鳩殺之。如握掌中粟爾。雖燕靈王建得保首領以沒。然殺子覆嗣。慘與諸王同矣。嗚呼。女后當國。逞殘毒。銷骨肉。外戚寢盛。禍亂日召。可畏哉。悼惠不有子章。漢室岌岌乎殆矣。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朱虛雖無救於諸王。大有造於劉氏。不然。呂祿、呂產輩爲太后所飼畜也。

○二十五日

讀書、讀書、讀書。懋敝廬終朝絕履門。客

至少逢迎。怪我言頗煩。以我爲簡傲。悠忽值乾坤。我則何敢然。古處夙所敦。良友關性命。敢不敬大倫。從來爲書愚。飢餒忘饕餐。願言謝吾子。薄責古道存。起此日中時。努力探其





源。凡上書縱橫。讐校我思存。戶外何唧唧。簷  
 前鳥聲喧。讀書白晝短。竟日無閒時。閒時  
 惟兩餐。終食恐違之。心志有雜所。言動不覺  
 虧。信哉時習說。君子以爲期。讀書夜燃燈。  
 清曠我志喜。道則與之俱。一生戒虛已。浩歌  
 與微吟。良田著經史。但願天地擴。四海以爲  
 理。讀書過長夏。麥至農夫忙。作息不自任。  
 辛苦率其常。君子恬耕護大業。擇安康。播種  
 勿或後。六藝以爲場。灌漑勿或輟。困積艱羸  
 糧。翳翳南山樹。崇崇百雉牆。培植戒羊牧。築  
 基力維彊。朝斯夕。○二十六日。書文三王傳  
 於斯道。喪千載光。○後。梁孝王  
 武以太后愛子。文帝親弟。居天下膏腴地。與  
 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較不同矣。且太后寵踰

帝、梁府庫珠寶浮京師。孝景以太后故，同輦車、侍中、郎、謁者皆得引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彼二王其能然乎？獨怪當日仁義罕聞，詩書屏棄，四方之賢人弗爲延納，惟侈志遊獵，築苑三百里，離宮複道，誇耀睢陽，詞賦之流接踵而至。如鄒陽枚乘、司馬相如輩，不過與遊士相競逐，下至羊勝、公孫詭之徒，更險邪不可近。梁王曾莫之省察，顧驕日甚，出入警蹕，旌旗擬於天子，何其僭也。及一旦捕勝、詭，憂太后，輟帝愛，千秋萬歲後，傳王徒虛想爾，能幾幸哉？予每思七國反時，吳楚擊棘壁，勢甚銳，獨不敢畧梁而西，卒之梁扼其衝，七國就俘，此固捍禦東南之要區也。梁苟資其勢，以盡心於漢，發政施仁，俾河洛以東、江淮



以西皆深恩固結以與百姓相休息是使天子垂譽無窮慶流苗裔者梁也豈其不足於力哉奈之何置此  
○二十七  
弗爲是可惜已  
○二十

八日 前兩日邑令請議協濟虞城黃垆壩所出柳稍八千舊例瀕河三縣考城動工睢寧協濟商丘動工鹿柘協濟虞城動工永夏協濟如工大閭屬協濟自康熙七年歸鴻集動工及八年十八年十九年許家莊壩壩等工俱有永鹿夏寧睢柘或領帑募夫或協濟柳束各有卷案可查今虞城黃垆壩工應用大柳一十二萬六千束除本縣採買外尙少八萬七千束該縣再採三萬五千束其餘應照例永夏協採一萬睢寧鹿柘各採八

千束。此撫道批行也。縣令亦令採買柳束出自地畝每五十頃地出柳一束云。

五月二日

次日夏至舉祀命子弟各脩職事因示之曰昔者季氏祭閭而舉事

日暮而不成禮人皆跛倚無他怠於所事也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尸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以爲知禮無他恭敬明敏之所致也祭事尚誠不尚僞尚敏不尚怠弗誠且敏

○五日

與撫軍李公寅

雖行事不成事也

工書

前者二

月二十五日蒙發捐脩朱陽書院銀五十兩收訖捐銀發下某卽同同邑令廣文紳士等於二月二十九日破土興工建造講堂於閏三月二十三日告成至藏書樓地基濕下下臨





深淵、雇夫墊基、月餘亦就。今採買物料等件、  
 尙需銀四五十兩、支用方得完工。伏念先生  
 大澤廣敷、斯文佑啟、創建書院、振興絕學、誠  
 屬千載撥霧之一日。當此工料不敷之時、不  
 敢不再爲請命。倘不厭瑣、陳破格垂照、俾得  
 適速成功、視紫陽知南康軍興造白鹿書院  
 功相埒矣。統俟工完時、當請鴻文勒石、某亦  
 得附微言於末、以歷紀先生初終興學之苦  
 心、是亦千秋大業、摩跡今日者也。緣繫  
 廣播善政事宜、不避煩責、惟祈鑒宥。  
 ○九  
 日偶成。夏月日正。長讀書易招倦。合眼入  
 妙境。夢隨枕席見瞿然試一醒。眼前參筆  
 硯。亟起趁清襟。摩墨疾書扇。牕外炎風颭無  
 使。或薰煎。靜讀淵明詩。飛鳥吾所羨。所貴



天下士天下無與倫。鳳。○十日讀陌上桑日

翔千仞巔。啾唧安足論。○十日出東南隅猶

可想見貞靜之風。然辭煩音變。視漢廣。○十

野有死麕。諸詩何如也。可以觀世風矣。○十

四日達士歌有序下丑夏月讀書樓上開

於熱途。可作洪水陷溺。想不覺四顧冷然。如

接蕭條之狀。吟耿嵩陽先生北牕高卧達士

致薰風解慍聖人心之句。以豁鄙懷。古今

皆達者。久已魚吾民。吾民生理絕。大禹惕厥

臣。沮溺貪耕田。鳥獸愚斯人。豈知皇皇者。仕

而非爲貧。天地有大義。孰可逃其倫。仰天疾

痛呼。寧我生不辰。賴我生理具。四海以爲鄰。

援之不在手。招之非爲親。萬物類各同。帝錫



亦既均。物何青與黃。人何故與新。敢遺世而  
立。山應成積薪。○不必。有扇斯風。風不必  
整。有木斯枕。枕不必警。有山斯田。田不必井。  
有水斯池。池不必永。有馬斯龍。龍不必騁。有  
經斯道。道不必影。○可爲知者道。可爲知  
者道。難與俗人言。人自不解悟。道不下帶存。  
○困頓吟。困頓歷百折。天之厚愛存。心性  
爾動忍。彼蒼更何言。凍餓實飭骸。盤屈造乾  
坤。膏粱溺人志。文繡鑿慧根。○十五日 同楊  
安坐乘駟車。悠悠何足論。○ 先生  
學箕園坐談。清晨小園裏。此心何坦然。朋  
友相携手。徜徉過前川。○楊先生爲予炙虎  
骨。汗極而樂。謂家人曰。能知此乎。曰否。先生  
笑以語予。予承厚注。亦笑而答之。○ 盛夏炙

虎骨虎骨炙良難。不是好炎熱。吾友常畏寒。

○十九日

園中偶與我故來

觀水。我故來看田。園後有舊城。始末不記年。舊城浸爲池。肅氣逼廣淵。高者可耕種。呼僕引牛前。一段東城跟。一段廟西偏。一段南濠北。三段皆以佃。扶耒驚鷗起。鋤惹風雲邊。高鳥顧予鳴。亦復笑花妍。愚者謀藏身。孰如偷曠閒。潺湲夾城水。牛飲童子眠。水漲新蒲生。水歛露白灘。海濱雖廣斥。此亦可煮鹽。酷暑透地熱。鹹鹺湧地泉。夜氣自發滋。母乃民之天。細人故不憚。剡者累百千。提携與負戴。日暮衆鳥還。苦惟此物掇。觀之亦愴然。何弗開厲禁。豈不憫室縣。此亦關焚理。民命勿鑠煎。

○二十日

園中、園中綠陰坐



精外語聒耳。老嫗叙飯食、少婦筭薪水。嬰兒  
 頗亂啼、婦罵怒不止。怪風使之來、聲音一何  
 邇。幸有地可遷、屢次別徙、倚清閒豈易享過  
 享。遭此否。園中刈棘薪、雙手把刀臂。密叢  
 開其隙、惡木絕其類。日暮亂鳴鳥、須臾雲移  
 位。止知闢荒徑、不知晦冥易。園中葡萄絲、  
 整竿起高架。相視竿缺少、拔刀老樹下。伐木  
 何丁丁、取材資長夏。十年已樹木、用春得秋  
 稼。

○二十一日 與楊先生回札 早晨偶然  
 言之、先生遂剖晰妙義、深服

邇來道念精明、繩繩無間、何時可令先生此  
 心不在天理中也。尙和不必管他、虎自是人  
 欲、亦不必說他。來扎所謂道心、便是聖賢人  
 心、便是私欲。二語切中學旨。知人心便是私

欲可見單靠心字靠不定。萬一是人心不落  
在私欲一邊乎。可知靠心無定。靠理則實。儒  
者與禪家所爭差。○二十八日 囑猫、囑  
正在此不可不辨。○猫答、承君之命、  
兒兒手障目、俟猫啣之。○連雨、雨  
敢效微力。果在手中、目撒手閉。○天  
雨連綿、天滴點千。千滴千雨、一滴一天。天  
雜風雨來、恍惚久徘徊。望望天多少、斜傾東  
城。○

六月朔

劉文舉來受業。王子夫先生以書爲  
介。文舉字肇隆。二十九歲。鹿邑人。

○四日

養寇門內論、天下之禍、降自天者、  
尙可挽。召自己者、不可除。斯世之寇、





起於門外者其禍淺。養於門內者其禍深。如劉生之於竇自明父子是已。予僕竇自明方今四月二十日之逃。其隱於劉生家也。僕夫呼之致辱。官差拘之抗拒。既而知劉生詞稱自明於康熙十年投克。伊祖二十七年私逃。三十年復歸。夫投克與否未可知。若非投克。不過苞苴溺志。猶可言也。若繫投克。則劉生不幾徒擁木偶之形乎。一人爾。任其投克。任其逃去。任其歸來。何反覆顛倒於自明之手而已。莫之主也。名分在天壤。大義具人心。統體所關。不可滅沒。投克而逃。自應力緝。彼爲僕。我爲主也。力緝不獲。寧不緝來歸。我仍舊主。彼乃叛僕也。今云某某年投克。逃歸。卽以投克論。閱爾祖爾父而至爾身。傳世三而歷

年二十應是舊人戀恩不肯背主而輒叛去若此此亂賊不赦尙可近乎。且二十年舊僕知已事必悉其再投他人意欲何爲。尙抱恨而去志圖報復寧與盜財同科。萬一洩已陰事遇有賢者尙爲容隱一遇豪強身家未免違碍豈非祖宗以來舊業悉壞於此一人之手乎。思及此雖討賊滅讐尙難消憤今何怙賊忘讐之甚也。再以逃歸論其逃也必有緣故當日曾具呈緝拏否。其歸也必有証據當日曾經官執審否。未可知也。至稱五月初四日合家潛逃討批緝拏則劉生狡計遁情愈昭彰矣。予僕五月二十日尙見自明於劉生門首言論多時而劉生不放其僕孫明尙勸以大義令其同來。今捏五月初四日潛逃此



誰欺乎。夫逃僕亦無動用批緝之理。柘用批緝者。因劉生克逞對喚自明之人云。縱柘關至。亦無能相及也。不得已始用批緝爾。今彼亦討批緝藏之家。而索之外。掩耳盜鈴。更誰欺乎。卽用批緝矣。旣稱五月初四日潛逃。自當討批於此時。何待二十日後。柘批投官。遂亦討批乎。此其計雖狡。而實納敗闕矣。但惜自明繫愚魯。不識字之人。爾設彼識字。透此消息。當必詰彼曰。護我何爲。賣我也。在劉生。不過以爲幸。而得隱。自明無傷。而我計已巧。卽至難隱。自明如取諸掌。已亦曾討批緝拏。今果弋獲。則對上官。亦有辭也。是賣自明者。卽以自明爲解脫也。人之視己。不如見其肺肝然乎。至予用自明。來歷楚楚。更可別而言。

之。子性極守用僕。恒慎。但涉有自外州縣來者。必非安分之人。槩弗收用。遇有一人而事兩姓者。必痛絕之。且明告之曰。爾輩事舊主不終焉。能事我。若忠誠事舊主。又何須事我。與。另圖之。勿誤爾生。蓋有見於用僕事小。其壞綱常。紊名分事大。故自持。雖鄰於膠柱鼓瑟之爲。弗遑恤也。若夫自明父子。則不類。是自明携其子寶存來投時。蓋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也。其時詢以來意云。何以身閑無事。詰以服役誰家。則槩乎無有。課以所能。耕田灌園。問以所居住。柘城霸王岡集。再三詳審。非有所爲。遂因伊姪同居霸王岡集。寶一詩者。作保。將自明父子收用焉。是時何曾有一字投劉姓之說哉。至收用此人。全無





事事有園林一區傍城門外。惟令種木植花已爾。嗣遭先太孺人大故。令隨衆服役。事畢回伊家任便。自後歷年如此。昨失伺候。自明父子伏階謝過。劉楊解說。予置不問。卽在他。人更何有一字投劉姓之說哉。今因三月間築室甫工。輪僕看守。每撥四人以五日爲率。自明於四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輪守之期。已盡不意二十日回家。盜去銀衣等物。探尋一月始知劉生匿於其舍。及往喚之。遂以爲伊僕堅匿不出也。夫自明而非伊僕也。猶可說也。自明而果伊僕也。則自明乃劉生不共戴天之讐也。何者。事伊祖父及身而忽投託他家。此必有所挾者矣。亦必有所恃者矣。挾主之惡以害主曰殘。恃人之勢以禍主曰賊。殘



賊之人心既當誅罪安能逃。今日恬然引爲腹心不其忍心害理之甚耶。自明克僕於子、的繫二十八年。所云二十七年私逃似矣。或前一年逃而明年又克他僕亦小人反覆無常之態。其謂三十年復歸抑何自相矛盾也。自明自二十八年投子以至今日有事則喚於霸國、卽來服役無事則回家任便三十年果何月日而復歸伊耶。自明而非復伊也。猶可說也。自明而果歸伊也。試問其既投而逃、既逃而歸爲自明者得毋携不良之計而去、以求逞於他人或見子持身嚴謹窺茲良懦不能遂彼報復之志而復窮而歸乎。未可知也。審如是是自明仇害劉生必有隱事痛入骨髓而劉生曲護之其亦忘禍害而長寇讐。



智出孩童下矣。乃護自明而詞反憾予。若似彼僕而予爭之者。然噫。予亦何賴此僕哉。何用爭。劉姓之僕。以爲僕哉。在予却僕過峻。豪猾靡麗之徒。子門屏跡。其不絕自明者。以類朴誠爾。至呼而用之。歲不過數次。或少止三二次。更何取此。椎魯不常用之人。與之較區區哉。但天壤間名義最嚴。冠履不可倒置。是非有定。黑白難以混淆。乾坤之所以不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徒以名分不紊。上下區別也。令冠履毀裂。黑白雜揉。自明父子可以不緝。劉生阻當可以不問。盜去財物可以不究。以爲彼僕則彼僕而已。初何難處。而無如主僕之分不明天壤之道盡裂。與其任劉生之乖違而至於蔑名亂分。寧可盜去財物而

拾置不論。所失猶細爾。劉生生長富厚之家。惟知豐殖戲弄之局。不知綱常名教爲人道所由立。予雖寡陋。尚畧識大體。斯固不能不於自明爲緝寃也。不然。棄此物草芥爾。何必畱志於此乎。且劉生亦未之思爾。誠一返觀焉。自明若真投已。而後日復逃。安知他日不再逃乎。自明若真投已。後日逃而復歸。安知他日不再歸他人乎。且自明若是此等行徑。貌似愚魯。中實險惡。不惟劉生不宜招攬。予亦且懼而思斥矣。何也。予卽前日之劉生也。其爲主一也。果是此等行徑。不惟予思遠斥。劉生且宜德子。並求懲自明於予矣。何也。劉生倖而不爲自明所中之劉生也。其爲人僕一。而其所以爲人僕之意。則不一也。劉生有



此識見有此舉動。予安用此叛服無常之自明爲哉。劉生無此識見。無此舉動。予更安用此叛服無常之自明爲哉。劉生旣以爲十年投克。逃而復歸。卽明日張膽。令彼服役。奚不可者。何故爲藏匿。云爾乎。夫子所見者。名分也。所整者。綱常也。不申主僕之分。名分褻越。綱常頽壞。必申主僕之分。劉生將以爲病已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哉。亦曰存此論於天地間而已矣。此論存而名分正。而綱常扶矣。自明之有無。何論焉。獨惜劉生者。今日得自明而喜。不數年間。或已所嗜好。而小人窺伺之。或已所繫戀。而鬼蜮陰毒之害。加無已如草滋蔓。蔓草猶不可去。况僕之用。不以道者乎。是謂養寇於門內。而莫可解救者也。是自召

之殃也。非天降之苗也。劉生之思子當在後日矣。雖然害人之寇。劉生養之門內。子得驅之門外。彼劉生不必思。○八日趙備來受業。予子其深德劉生矣哉。

備字天勅。二十七歲陳州人。○壽孟紹孔臯司。驅車走河濱。觸日接陽春。父老爲子言。年來風俗淳。牛羊曠野縱鼠牙。何速訟。我公弱教日。刑乃德之用。惻惻神明殊。好生感路衢。有言洗我心。有惠全我軀。綿綿桑榆根。出險就煦溫。我公貽之休。百福繹來奔。聞說舉觴祝公壽。嵩高峻極雲橫覆。層層五色結向日。蓬萊仙島永作晝。○十日病。

○十九日病愈。○二十日赴府弔宋淑人。○二十三



日通守陸公商巖來訪談學過日中。

陸言所著書仁

將畧取好生之心予聞之深嘆其有合於不嗜殺之旨。又言訪禪定和尚實爲刻苦勵行。予曰許平仲能化老僧爲佐功繫斯道今日得毋類是。○陳子萬民部言柘邑賭風盛熾惟君家與陳宦不習此事果如是否。予曰此迂拙不足道。至陳孟叢恪守正道甚可敬也。

○二十四日左膝病。○二十七日至家。○二

二十八日

以後靜攝。

秋七月九日

與通守陸商巖書。小恙狼狽托庇已愈。最可幸者旅舍半日之誨。



儒藏

鄙吝都消、不第慰數載濶懷、更仰見先生一段憂國憂民之心、纏綿莫解、籌思獨深。至尊著畧、領大槩、實從一仁字內、體認得出、深佩服。學有原本不同小儒。種種同思、覺此遊不虛、無地非爲學之時也。但此道寥寥、敝郡自田簣山先生而外、不能屈指。昨言徐生諱价者、不敢以未謀面而隱其人。倘一經藻鑑、或繫真實志學之士、得蒙大台鑪鑄、吾道幸不孤也。未知此生向往何。○十日、病甚。○二十日、如爾、便中示下爲幸。賀同年陳煥翰令兄任考城、水署蔡光午夜催、常從仲氏和歌來。文章繪就五雲色、鸞鳳驚非百里才。官取撫摩由學入、行逢道路見花開。葵丘好是河陽地、一片霞光變草萊。



○寄儀封令王赤玉。封人識夫子，今又道君賢。木鐸宣尼教，銅章白日邊。千秋方小試，三載盡承肩。吾道彈丸在，相期叩聖傳。

○二十四日，郡通守陸

公爲書院贈書捐瓦書來。○二十六日，有威

莫論古人短，還看古人長。炯炯架上燈，自照慎忽忘。一服古莫疑，古觀今便可知。今人較古人，不知誰高低。二世衰聖言，邈僅畱幾卷書。只說古書假，今書更何如。三孝經並家語，的是古人書。天地衛其精，秦人畱衣裾。四但說古人短，那是我所長。以我較古人，分寸也難量。五我得古人短，亦可號我長。古人短亦無，我更在那行。六茫茫宇宙內，悠悠天地

間得意觀流水、無心任青山。七朝暮嶺頭雲、  
蒼狗日紛紛。世不留殘編、人早滅其羣。八滅  
羣重可傷、幾卷畱羲皇。世運不傾頽、賴此相  
扶將。九我質同朽木、服堯已書紳。二典誦未  
能、何敢疑。○二十七日 邑侯郡回、具道垂注  
殷切、並領頒書捐瓦、蒙此厚植、藏之名山、成  
茲弘構、書院不朽、藉人傳矣。徐生得邀殊禮、  
真屬空谷足音。勵俗勸學、非先生誰能忘分  
作三代以上事也。更有某昔交劉生于常、其  
父九同先生與徐生父邇皇先生交最善、兩  
家翁皆敝郡典型、以道義相切摩、故劉徐兩  
生亦稱莫逆、互相砥礪。但劉生數奇、尙未泮  
遊、且貧窶、不宜時日。其實爲人朴拙、工詩、古



文辭。我輩相人於風塵之外，想未宜忽此也。倘徐生晉謁時，賜問劉生近功若何，一並引而教之，五老後繼以二少，亦千秋佳話也。○今人父兄縱子弟爲官者多矣，而子弟勸父兄爲官者亦不少。其勸父兄爲官者，無他，不過驅之爲己聚貨而已，不度德，不量才，置父兄於死地，以爲己利，忍心害理，孰大焉。因憶亡兒容端隨予京師時，嘗向其母云：子宜請假歸田里。此段心田，真是不欲驅子於危地而殉之也。人之知此者鮮矣。端兒又嘗對其母云：文章非兒所能也，願隨父請假歸里。料理作書院事，一意法古，承先是兒所願也。噫，今不可得矣。此子倘在，今又歷四年矣，功夫定當有進，吾安能不潸懷哉。○憶端兒頗明。



進退取舍之義，不耐世人趨利若流，故有是作。漫言命志在千秋，義利源頭肯講求。脚踏兩船誰得穩，不堪風至蕩行舟。問天搔首苦知音，憶爾仍存太古心。每到俗流難看處，便思爾在一開襟。

八月朔足病。○六日返葉子巖筆二枝。與子巖書。

道體保攝，清恙自爾平復。獲友人製藥一筒，用之最效。腹痛疾尤宜用此試之，無妨也。前日書扇，某見二筆精良，曾向使者道意欲携之而去。吾兄以爲可，則竟携之矣。及至家，悔甚。平日以輕取人物爲子弟嚴戒，不虞忽爾躬蹈，可見人欲易萌。天理難存，至此偶不



及檢則欲念竊發。設遇他物精美其欲取之者不既多乎。此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急急繳上無敢相遲。至筆之精良與否全未一試。然亦不必在筆上作計較。此心冒昧處關繫最大不容放過也。今世聞此未有不以為微渺之物何庸較論。未有不以為至戚何須如此。此皆世俗見解不在道理取齊。我輩日用常行中舍却理道便是無星之秤從何取準。學者下手作工夫此等想未宜忽也。○郭明德並弟郭庸德書來道馬生求見之誠。○九日馬高來見扶病而起至前庭不受拜馬畱所著書辭去。○答郭明德書每憶足下造詣精進不安於小成此段大力某所素欽。嗣令弟在書院肄業見其舉止溫

醇確推大器。見其弟不覺愈服其兄也。茲馬生來意之誠已悉之矣。因病中扶起一會。尙不能爲禮。馬生意極肫篤。容再罄談可爾。其純孝闢邪。令人起敬。但有燭理未明處。同志君子仍當匡救否。此商。○答郭庸德書。昔日書院聚晤。極名教之樂事。今歲知己寥落。長途間阻。不能不滌洞繫之。但願奮志堅功。勿以第一等事讓人。是生之所厚望也。馬生亦有志者。其病根在過用心思。惟勸之使優遊理道中。不必忙迫馳思。且服闋後繼以再娶。庶可免枯滯之患。並鮮室家之憂。病可計日而愈也。質之令兄以爲然否。○答

彭無山給諫書。

丙子歲杪。捧讀手教。兼領賜書。天涯咫尺。不復知別離爲



艱。大刻炳炳烺烺，所載皆關繫綱常名教之事。之。人事不泛，撫人必可傳用。筆嚴謹卓犖，不凡。顧此書不成於獻納之日，而成於寂寞之鄉，固知兩載曠閒，實造物假此歲月，成千秋事，詎可忘哉。讀罷仰天嘆曰：故人處水濱，鄙人處蓬戶，雖同一棄置，然愚性狎麋鹿，喜與草木爲偶，其委身林壑，宜已。我無山先生舟楫材也。何日召歸，作廊廟珍乎。今春果聖明出自獨斷，寵賁河干，草野引領，遠近老稚俱爲朝廷得人賀。爲國柱石，爲蒼生作霖雨，非先生是賴而誰賴哉。某慙鄙寡見，每讀史至折檻事，意氣激昂，不能自己。及讀晦翁筮遇遯之同人，取奏草焚之，不覺瞿然有省也。先生負天下重望，正不與此同，亦或容鄙

人援此爲唐突乎。某處僻鄉有許多不可耐  
目之事、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任其恣肆、罔恤  
民依。今之居官者大概如此。何日得有清正  
賢良其人、以恤民爲心、以朝廷爲念、實理天  
下事。竊恐江河日下、徒付之浩嘆而已。日擊  
心傷、憂鬱成癖、無可如何、只得討閉戶一法、  
作自了生涯爾。年來整理朱陽書院、課子弟  
及同志者讀書其中、幸撫軍公祖亦肯爲之  
捐金、倡脩畧具規模。更承領大篇、標爲書院  
模楷。學者朝夕誦法、不啻提耳而教、是所感  
也。

○十三日、彭無山給諫書來。○十四日、  
以

用薰洗。○二十一日、書院藏書樓始工。祭文  
之法。同講



堂被土文。

○二十五日

病中閱近思錄數行。

○三十日聖殿

興工。

九月二日病愈。○三日

柳德裕贈曹月川先生書七種。

○四

日

書院聖殿正基取中。以不照講堂之中爲

中。因偶閱近思錄程子論中之說云若以

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

中。謂當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

此爲中云云。此所論中義至精當人罕

有識其微者。予所見偶與之合。因志之。○六

日

祝趙中哲廣文。荒城何處得絃歌。戊柝

書聲夜繼多。只爲皐皮新氣象。千年此地



儲藏

鬱菁莪。○室人曰：連日食無鹽，知囊空，言之無益，故不敢請。今食無油，且數日矣，家衆不一，恐不能甘，奈何？予曰：有是哉！予之可傳者，又在此矣。古來未聞有以口腹豐肥而傳者。試舉在踪，不曰簞食瓢飲，則曰衣敝緼袍，不曰捉襟露肘，則曰餽粥不給。豈予貧窶，天欲與昔賢並傳耶？何幸而有此乎？室人曰：只爲貧窶，家人不能相安久矣。將來未知何如，亦可慮也。予曰：後日事亦難預料，盡其在我，以正道相感乎而已。必欲曲遂人情，以徇其欲，致豐肥，豈其難哉？但不可爾，必不得。○八日，已酌衣食之間，而權其情欲可也。

又病。○十三日，病愈。○十五日，至書院移先

師主遷書院。○計希深書。○十八日。絕麥。○  
院詩寄至。

二十一日救寡婦魏氏。魏氏之夫早卒，夫之兄弟圖產不遂，以計

出魏氏。惡徒某率數十人簇擁而去。氏父日

暮來求救，即遣人白邑侯。昏夜差公役拏覓

徒將氏交與。○二十二日早起，晤邑侯，爲魏

其父領還家。○

氏陳實。邑侯將氏夫之兄弟及惡徒各重懲，家產仍斷與魏氏。輿論翕然。氏父泣

叩子亦。○二十四日赴睢州。○二十五日

感泣。○

山先生見訪，論爲學之道曰：孔子謂夫我則不暇。當日孔子無一暇時，其忙處何在？今人



亦無一暇時。其他處何在。學者於此討求。個不暇處。當知聖言有深味也。○睢刺史胡右文來顧講論婚禮甚久。深言祭祖之禮之非。與予意甚合。○二十六日早

晨行聘禮於蔣公蕸姻家。日中蔣回禮。昏命

容莊親迎。行醮子禮於館舍。

按昏禮尙六禮。鄭重不敢苟也。

合兩姓之好。以承先嗣。人倫之大。此托始焉。安敢褻乎。初予與姻家議昏禮。謂前期行納徵之禮。至期命子親迎。姻家任睢州。子居柘城。睢柘相距九十里。計程一日可至也。子向賓紅言曰。予意不過守禮而已。禮納采問名。卜吉納徵。請期已行之矣。不敢苟也。至親迎



一節、乃命子親迎、迎則必歸、初非迎而不歸也、亦非有父母同子往迎之說也。况親迎至家第二日、男率婦拜見公姑、及尊長、第三日、公姑率男兒、新婦廟見祖先、此一定之節次、不可易者也。至第四日、新婦於夫家之尊長已拜畢矣、壻便同新婦往拜婦之父母及尊長。此皆先後緩急、不容淆者也。予意不過求無違禮制而已。若使昧禮、安敢從乎。姻家慮途遠風雨不便、賔紅數數將命、予更婉轉商之。雖俗繁文過盛、相沿已久、予亦不能不一從之也。其可存禮於萬一者、壻不服命服、而服應服之藍衫、不敢鳴鑼張蓋、以蹈越禮之愆。及醮子而往、奠鴈而拜。

○二十七 日 刺

此一二處差可復古云爾。



史胡右文見召田簣。○二十八日。堦及新婦。由計萊邨在座談學。○父母。○謂容肅容莊容邃曰。古人真箇是見得財不重於義。所以視綱常名教爲最重視。物力貨財爲最輕。觀伯夷止敬父之一言。將國統讓之弟而逃去。叔齊止知天倫之爲重。將國統讓之兄而逃去。此是見得父子兄弟之倫爲千萬世不可移易之事。而視棄國土如敝屣也。故毅然爲之而不沮。後世羣奉之爲聖人。無他。求仁得仁焉爾。以此觀之事之重者。安有重於倫理之無悖者乎。倫之不講而財貨是矜。甚矣世風之陋也。○田簣山先生見召。其子并脩在側。更令孫姪輩出見一堂之上。雍雍如也。予顧而樂之。○簣山先生



日、意思幾日精明、便有斷而不續處、如何。予曰、讀書便是續之之法。張子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語甚有意味。蓋讀書者窮理也。說個維持此心、則涵養即在讀書中矣。此一貫之道也。今人不知讀書之功甚深、往往視爲誦讀之末、此未深入斯道者也。然讀書卽是涵養。古人爲甚、又分窮理涵養、力行名目。但爲學者言、難強以力之所不至、故一指出門路、使之窮理、使之涵養、使之力行。後人依此做去、亦只是時而窮理、時而涵養、時而力行。到得路徑熟後、則卽窮理卽涵養、卽涵養卽力行。此視人之所見若何爾。難爲初學者言也。古人所以不敢如此說者、恐說得快了、後人學此、不得便有

無窮病痛出。故慎乎其言之也。○簞山先生謂井脩曰。學者只學得存良心。有廉恥二句。便有用不盡處。蓋存良心者。仁也。有廉恥者。義也。擴而克之。而不可勝用矣。○論讀書之法。曰。程子謂少年登科爲不幸。此爲少年不知學者言。若少年知學。而又登科。將德業日進。無疆矣。何不率之有。簞山先生曰。讀書如此。讀去處處皆活。卽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語。不善理會。凡處憂患而志氣頹放者。亦將有生之理。處安樂而堯兢舜業者。亦將有死之道矣。若善理會。四面皆到。不滯一隅矣。○簞山先生曰。潛庵嘗言。今人動說那人去得。那人來得。一去一來。而人品盡矣。○論爲學。簞山先生曰。纔說是個爲學人。便招人



惡且有拂逆之來。以故往往退縮不前。予曰。此事原非爲人主意定了。不爲流俗傾倒。便見力量。今人不知爲學。無論矣。纔知爲學。衆卽從而非議之。已見不快人意。亦自退轉。久則仍回初路。此皆剛德不足之故也。○三十故爲學須有剛決之力。始可濟事。○

日彭無山給諫書來。○晚玩朱廖問答。朱子門人廖子明德晦。從遊朱子久。苦心志學。洞晰天人幽明之故。至律呂制作之微。亦詳考之。而不忽。及出而從政。明先王之大法。與世爲更移。其始有志復古之士者乎。

冬十月朔。睢州刺史胡右文作書院紀畧。○二

日講湯恭人節烈祠。

恭人湯潛庵先生母趙太夫人也。闖寇之亂，恭

人被執，罵賊不屈死。

○四日

題計子菜邨驢背琢詩圖二絕。

後題請建坊旌表。

驢背年來琢句多，不知賈島是如何。若逢

大尹休相問，遊子吟詩半蓼莪。

數載京塵

賦白華，分明興至便興嗟。吳江風月入詩思，

遊遍長安不是家。○睢刺史胡右文見招，座

中與田簣山計菜邨話舊，不信官衙是熱

場。貧儒果爾接琴堂，清言幾句留真味，堪笑

優倡競勸觴。○讀刺史近詠，繪流仍是舊

文章，添得新篇波更長。只說尋常了公事，誰

知風雅在睢陽。○讀刺史先集，北方宗主

推文範，講學同時有靜脩。聞說風流追往烈，





令名崇起在睢州。○閱刺史賢郎課義賢郎計計畫畫城城離離破破麒麒師此師計計轅轅卿卿報報其其赦赦觸觸舒舒舒舒餘餘次次兩程銳意惟師聖十四五時便志新十三能文窺道岸林尖好自接傳薪。○刺史長公具瞻字慎尹求書聯氣薰蘭茝思逐風雲。○次公具慶字善餘求書格言書明道程子語錄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運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又書橫渠張子語錄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

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爾。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六日自睢州回。○十三

日閏近思錄○十五日書院建聖殿始工。○二十

日容莊偕婦蔣氏來。自予初六日回姻家復畱容莊住數日以完俗

情。○二十一日容端叕故三年室人偕端婦至墓所○二十二

日容莊率婦蔣氏行禮。先設桌子於中堂大

堂下男東女西再拜婦執棗栗脯帛升堂以獻。既降又再拜畢。次設桌子二東西相向予

夫婦立東西位。堂下序立。再拜升堂。執贄降階。再拜並同。其餘尊長各再拜。卑幼以次再拜。如儀。莊公禮畢。禮婦。如醮子之儀。但堂案服婦盛服。禮畢。禮婦。不能如禮。另於別室設席。令婦南面坐。如賓。以等行。婦女陪之。此變通禮意而爲之也。○二十三

日。大人子夫婦率客莊婦蔣氏廟見。

設席行四拜禮。

○二十四日以後諸親友行賀辭之。

辭不許。子日昏。

禮不賀。古之道也。子敢不循而行之。俗情可勿從也。

○二十九日。纂同

志譜。

十一月朔、塾藏書樓基。○十三日

代人祭周太翁文

人之知最深者、朋友而外、無如師弟。友親師、嚴分誼、雖殊、然傳習函丈間、日相近、必有默相窺者。師之知弟、猶夫弟之知師也。師弟知之深、何異朋友知之深也。某等從吾師遊、有年、吾師文章行誼、久推士林翹楚、人知之矣。獨吾師之父太公、人知之、未必悉知之也。知之者曰：「厚重長者如是、足以盡公矣乎。未也。」又以為「知公者曰：『教子膺科第、視世之愛而弗成者、遠甚。』如是、似知公矣。猶未也。里巷之口、復藉藉稱道、謂淡華、臚存誠朴之遺、是猶有三代之直者也。如是、足以知公矣。某等總以為知之而未盡知之者也。不見夫今之趨



利如鶩者滔滔其日下乎。大者爭利於朝小者爭利於市。豪橫之輩虎狼恣肆搏噬爲能當之者罹魚肉之厄而燕寢高堂者流方將耽志逸樂傲睨貧賤豈將謂利之所在爭趨之直將置身心性命於溝壑中以計其利稱姓字於汚垢坎窞之內以好爲豐殖之謀而不遑恤也。如公之輕貨利而重道義者求之輒近安可得與。公會拾遺金貯以待之其人返求金故處公傾橐以付。失金者感泣願分以酬公不受。嗚呼還金美行也。所難者曾無幾微纖毫之介於懷其志正其操堅光明正大之概具見於斯。不可以愧世之驕人白晝暮夜乞憐而爲妻妾所羞泣者哉。至處鄉黨和易而可近讓畔解爭諸以厚德自處處人



而不爲銘刻之行。人知之、某等不必悉述之也。人知之而不盡知之、某等不容不提舉之也。若吾師昆季聯鑣馳騁皇路、今日登賢書者二、他日植庭槐者三、皆分內事。况蘭孫繩繩未艾、肇起自今、如江河之潤山嶽之崇、誰得測其涯涘、誰得攀其峻巍。公真可謂積之厚也已。某等佩服師訓、因悉公行、欲誅公之生平、因述公之大節、勸典型之既墜、想音容其如昨、於歸窀之夕、虔具醵祭、奠之靈座、固不敢謂知公者、亦奚敢謂不知公者。惟公有靈、其尙歆只。

○十六日、先太孺人忌辰、請主廳上

致祭、主人以下易服、夕宿於外。爲振起克讓述五孝之旨。



○十七日

鄭君楷一身因楊太和先生言捐脩聖殿大有崇正之志是可嘉也。

○纂同志譜至耿嵩陽先生處追憶當年淚下沾巾。先生於予爲忘形之交至此予於先生不能無罔極之感也。

○二十一日

斷油數天蔬菜淡味意自深長朝夕

謀食糴升斗不暇給家人有怨之者。○鄉人以歌謠十條謬譽有以此來示予觀之通身汗下惶愧無地。來者更道鄉親過愛無已欲以此刊布四方流傳都會。予益懼不自安止之至再至三不覺以手碎其紙求減其迹致意鄉親曰勤無狀不能有益親知縱有一二言一二微事爲鄉親勤其贊助亦讀書人體貼天理分內之事非有加於本分之外何須

揚之有。以此爲頌揚。未免近於沽名弔譽。是甚我之過也。吾豈敢然。亟辭之。以爲勵實行之勸。倘鄉親不以予言爲然。是害予。非愛予也。○二十六日祭誥封太夫人葉太君文。司馬葉公文康宋公爲中原秉禮之家。舊矣。壽考之化未遠。文獻典型。彪炳史冊。學士大夫衣冠奉之。而步趨隨之者。莫不爭效兩家風。至閨閣中咏葛覃卷耳之盛。往往指稱在邇。謂壺教當以吾郡爲範。吾郡當以兩姓爲宗。兩姓又以司馬文康爲最。嗚呼。中原秉禮之稱。抑又遠邇無間。然矣。淑人生於司馬之家。嬪於文康之門。其培毓而薰就之者。旣有所從來。乃事舅姑於堂。勤相夫子於室。復卓卓可稱道。不似世之勉



就婦職者。人皆曰淑人能秉禮。夫秉禮兩公遺教也。獨疑淑人歸中丞。方在弱齡。意司馬治家雖甚嚴肅。不過門內無嘻嘻聲。于歸之子。或更習夫家家法。而夫家雖以文康爲翁。或恐難得於季女之無非無儀也。而淑人自處。亦曰吾守禮。淑人不第事舅姑。能得歡心。自舅姑而上。有丁太夫人及諸姑。事之誠曲各盡。不第相夫子。成以大義下。而子若孫及曾孫。撫育之。俾各樹德。繩繩然如麟趾之發祥於世。嗚呼。六世一堂。世罕觀矣。其間需養孔繁。待教孔殷。明敏者剛則易。柔懦者緩則恐。不及事。而啟家庭之釁也。可易言上下無怨。門內肅肅如雍雍如哉。而以淑人處之高堂。無憂琴瑟。克諧蘭桂。森秀而令譽崇。

起也。此非嫻於禮教者而能然乎。再觀中丞之撫吳也。冰檠著操。痼瘕塵念。久達於天子之聰明。人以為封疆得股肱。臣可無南顧憂。方之周召分陟。功績維埒。所難者。淑人席鼎盛膺綸綍。煌煌亦云寵隆矣。而絕無纖毫驕矜之色。居食服用。視寒素家。若不異。每郵寄中丞。勿以室廬為念。動相儆誠。以報國恩。以卹民生。而光前業。何非秉禮既安。且敦。能不以橐資潔其胸。能明於官箴。惟義之勗。至是哉。淑人賢矣。長君維德。為上谷郡司馬。才能為上官所倚賴。方將經綸大用於天下。而鬼神忽奪其筭。淑人切切然思之。家人秘不以聞。未幾。其婦狄宜。人相繼逝。孫且殤。淑人居則瞿然恐。益復有動於中。家人更多





方誘之喜、恐老人墮淚、悲不可當。而淑人竟卒於吳署矣。官紳士庶匍匐而前者、哭之哀、其號呼焚頂於通衢僻壤間者、盡老幼男婦、疲癯殘疾莫不然。然而得此難矣。淑人何致之易也。訃至、族黨姻戚慟悼失聲。五閭月、次君山巖、偕昆季營葬、將啟殯、安居於祖塋之次。又以期來告。嗚呼、慟哉。生而爲秉禮之家、表女貞、復爲秉禮之家。昭婦德、近爲吾郡標女宗、遠爲中原維文獻。誰得似淑人哉。死而幽冥無憾、貞珉永芳。誰更如淑人之賢哉。中丞得此內助、司馬文康當必有相慰於泉下者。姻家徒知悲鳴、不知淑人以禮自處、處人而爲世宗、烏乎可哉。雖然、秉禮者母儀之垂範也。慨想者巾幗之失型也。二者並致哀於

几筵間而已矣。○二十八日客肅容儀除服  
嗚呼哀哉尙饗。○議盡此一日之

服明日方從吉易服效程子遵神宗  
遺詔之意未知是否然如此行之矣。○二十

九日與撫軍朗庵李公書

朱陽書院向蒙捐脩深荷栽培以憲

體尊崇刊志不便與諸公並列因以藏書樓  
獨藉尊銜庶體統隆重書院奉爲宗主遠近  
有所瞻仰今歲動工工料不敷之處前諭再  
賜捐金因敢再請倘早頒下實荷鴻造更有  
請者書院雖頗成規模而脩整大備實待非  
常之人始爲非常之事業蒙加意創建正屬  
千載一時值此奇遇而不盡言請命非惟不  
以千秋待知己亦恐非以千秋自待者勤不



敢也。今除書院已脩外，尚有先儒正學二祠、友善寡過、三樂崇道四堂，進德脩業、尊道弘毅四齋，方圖營構，而苦於綿力不給，難得一時告成。前聞道路譁傳，鴻力欲捐俸數千金，開汴河故道，且糾衆力，共勦厥任。事之有無，不可知，倘有此舉，固屬利民之大端。然書院成否，又吾道興廢，斯世亨屯所關。拯人心之陷溺，視疏民貨之壅塞，何如？想心乎斯世，斯民者，久已權之意中也。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非謂閑先聖以正人心，而去克塞與抑洪水並烈哉？愚意藏書樓工竣，乘歲月餘暇，趣工匠人等，卽大爲脩建，倘移脩汴河之費，爲書院構茲弘規，名教主持，世運亨泰，不於先生是屬，而更誰屬哉？此事非在再者所

能任亦斷非擔荷世道者所肯諉。謹陳愚衷、不避孟浪。至或行或止、非勤所敢預定也。書院繪圖一紙、昨有一書、未及上、竇統呈座右。倘賜披覽、詳加籌畫、斯道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與大中丞李公書、康熙三十六年、河南大中丞李公述職於天子之庭。上嘉乃丕績異數有加、行陟台鼎、霖雨斯世。居豫土之東偏、史官竇克勤引卮相慶曰、朝廷有道、方岳重臣如公、以剛正不阿之槩、見信於聖主、一時明良喜起之風、其在茲乎。夫以非常之知遇、一朝受之、而不驚、令人稱道之、嘆美之、揚不絕口、所爲康侯之晉書、日三接、可不謂盛事僅見焉。雖然、公之得此於朝廷、與朝廷之優寵於公也、謂是侈康侯





之錫已乎、抑謂宣至治、播弘仁、將軍被海隅而大其施乎。如將以福及海隅、爲公望勤樛櫟下士、願將以廣布。聖化者爲公進。夫天子之化、莫大於培風俗而正人心。中丞之任、莫先於崇仁義而興道德。曩者朱襄氏之墟、朱陽書院、公嘗倡先捐造矣。一時人士引領而慶、千載之曠舉者、遍遐邇也。勤驚且喜、謂逢今茲爲。聖天子敷教澤、植棧櫟以化民成俗、爲心者獨在公矣。因不避嫌疑、再請再允捐矣。意藏書樓工竣、益以興學造士爲急、必將大啟祠宇、闢堂戶、飾棟牖、棧櫟、廣繕齋垣、容納四方有志之士、以是肇昌明之運、作絃誦之習、而振道德之光。士之讀書於其中者、經明而行脩、將來奮翮振羽、爲國家



用必曰某某爲某公所培育而作興之者也。傳之海內必曰某某爲某公所薰炙之者也。流及後世亦必曰某公爲天子得人當日曾苦志經於某地創某書院以誘後進者也。曾與某同志者相與以有成也。而公之功德爲不朽矣。卽勤不亦附驥尾而益彰乎。勤愚以爲天子爲天下而得人中丞體聖主以育賢其心至公其事至大其功在詩書禮樂其效在綱常倫紀將施之家國天下無所往而不當。化成於上俗美於下道不踰此。勤抱區區願以我公爲斯世倡。我視公爲同志公豈鄙我爲迂談也哉。盥手上陳尙冀公採聽於○三十日書院聖殿畢工。萬一。

十二月三日

同志譜序、同志譜、譜同道也。天下惟道同、斯形迹不得而間

焉、亦惟道同、斯身世總歸於一焉。伯夷、伊尹、柳下惠、行不同也。子輿氏、斷之曰仁而已矣。何必同。夫仁同而行之不同者、無害其爲同也。斯之謂同志也。予性僻、不善交、同鄉海內、簪紱布素、不限轍跡、有同志則詣之、然而難矣。剛柔參錯、風土偏激、習尚拘攣、遊處牽繫、其挺然特立、命志卓犖者、固自有人。強而同之、惡乎能乎。雖然、不同何病。不同然後見志。今有物焉、薰蕕不同、器而處矣。若夫權有輕重、度有長短、輕重長短不一、其爲權度則一也。豈病其爲同哉。人而爲舜、善爲黠、利爲乎同也。乃有一篤緇衣之好、一嚴巷伯之惡、一



儒藏

高武侯之明志、一勤魯齋之治生。若而人者、迹不必其同也。苟立身行已不外乎仁焉、是則同而已矣。子輿氏不又云乎、三過其門而不入、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禹、稷、顏回、同道也。居武城、未有與焉、居於衛、惟君與守、曾子、子思、同道也。此子輿氏善於論世也。此後世論同志者所當取準也。予嘗持此以觀當世有道之士、見有肩聖賢之學者、有經濟卓越一時者、有以天下國家之事爲已任者、有整綱常、倫紀於林壑間者。雖其道德功業、出處進退之局、難以概同、要皆具聖人之體、負絕世之才、不可視爲志之不同焉者也。予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嚮往旣久、當世有道君子、不我遐棄、學問之旨、賴同志爲講明、身心之業、



賴同志爲策引危而持之、顛而扶之、善則同之、美則成之、其矢仁於造次顛沛之頃者、賴同志爲匡直而輔翼微、吾同志嗚呼殆矣。予自告歸以來、僻處山陬、麗澤寡助、回憶朋友聚首之樂、旣不無知己寥落之憾、而顯晦岐途、存亡異感、又恐其久而漸湮、無以表人倫之型、更無以見予切磋之志也。爰取同志者譜之、不拘爵秩、勿問年齒、惟以締交先後爲次序、紀其姓氏、誌其里居、於道義切劘之迹、必詳列歲日、以昭初終。復撮其事之重大、言之緊關者、特錄於其內、猶以爲懿行未盡著於世、更考其學術事功而悉載之、倣如傳例、另爲標舉、以槩人之生平。凡以使世人取吾同志者、熟悉其由來、景企其芳躅、知宇宙間

自有偉人克爲負荷名教之幸亦二三同志之願卽予之志更可藉是而勵焉矣。夫子何志不通志同志者之所志焉爾。居恒覽聖經賢傳及儒先有道之言不禁勃勃然動尙友千載之想。乃求古人於簡編而失高賢於同時欲不爲鄉國士所羞稱也不可得矣。敢言抗志千古哉。茲不揣錄耳目所聞見心志所契合者得數君子起孫中翰訖李大中丞中翰始交也中丞近締也。敢謂當世志仁者盡乎此亦豈譚後日訂交者不更進乎此。但居今世處今日接今人一一叙述之行以自附於數君子之後使後之覽此者亦將動尙友千載之想予之志不更可藉是而慰矣乎。其爲同不同未可知也。執是卷以質之鄉國質





之天下質之後世。或以數君子爲予之同志。同道也。予不敢讓。倘以予非數君子志之同。道之同也。予其何辭也哉。予之爲是編也。性僻不善交。殆如故也已。雖然亦仁而已矣。乃所願則學。子與氏也。○四日 張照晉來訪。○五日自六月以

後病九月以後脩書院至此日撥冗定於晚

間讀書數行。仍續書經禹貢讀。○張照晉作朱陽書院實效論教成編扁聯

學箕園記悼○九日 病輟○十日 答李民先

詩等篇。業。○十日 書理學

詩向者嵩陽先生曾以此見委懼力不克承未敢措手。今得足下成此大集不勝欣慰。稍

遲當搜呈以備採擇。書院近得撫軍臬臺加  
意捐脩規模欲爲弘廓已移向東門外數武。  
暇時道駕經臨其地暢。○十一日赴府祭宋  
訂學旨想不遐棄我也。

淑人。淑人。中丞牧仲公夫人。○十四日回家。○

十九日鄭君楷捐脩書院。送磚一千。○二十

日振起長子容肅親迎。娶楊氏女。○容遂入府庠。

學使張公仕可。○二十八日作聯傳家無

江南鎮江人。別法爲先惟守

詩書一着穩。人世有良方可用。常存戒懼此  
心寬。○宇宙雖遙自有詩書尋味。經綸不盡



當從孝弟做來。○閒吟几上詩盈卷、細看牕前草帶春。○匹夫匹婦皆有至性、所當順導焉而使之通也。遏抑之使不得通、失人性之本然矣。○二十九日、次女

于歸鹿邑楊濬、醮女於庭。○三十日

聯云、讀盡人間

種種奇書、那勝讀孔門一句。做成世上般般巧匠、何如做天下全人。

是年、改建書院、脩葺之功居多。

外孫楊步武拔學

尋樂堂日錄卷十四終

校記

①「能」字之下，原有卷三之數頁錯簡誤移於此，今乙正。參見卷三《校記》。

②禁：當作「僅」。

③廖子明德晦：當作「廖子晦德明」，見《閩中理學淵源攷》卷二七。按，廖德明爲朱熹弟子。

尋樂堂日錄卷十五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選

全編

三千七年戊寅四十六歲。

春正月朔

謁聖殿祠堂回日  
中左足痛不能行。

○五日

以上俱卧  
楊養病。

○八日

足痛止頭尙暈畧坐片時玩近思錄  
數行神氣清爽再玩幾章心志收攝

寧靜  
之方。

讀書爲養心之方今更知爲却病  
實驗之而知其然非親歷者不知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一五



也。

○十一日

古之士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

可趨須是趨善此其所以成德今之士自幼至老惟浸淫於利祿而不知返德何由成此無他學不明焉故也向使人實爲學則人人趨善矣非古之士醇而今之士劣也然亦在爲上者興教化以導之爾。○十二日 飛 君子歌壽太守盧雷君。子兮來何暮。既見君子兮我心夷。春風吹上甘棠樹。夙聞詞源驚探海。讀書卓犖羞章句。從來文章治世推不朽。梁園須臾變風雨。禮樂之氣靖荏苒。雀鼠不興道德足。四野清歌聲相聞。不須十年繁生聚。躋堂。○十三日 稱號春王月。陽剛浸長豁雲路。



敬肆勤怠之分。天下國家興亡所繫。從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未有不敬且勤者。至丹朱商均桀紂幽厲。未有不以怠且肆而失之也。豈不可畏哉。○十四日 祖宗德子孫以薄德反之。如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戒恒舞酣歌。貨色遊畋。及侮聖言。逆忠直。違者德比頑童十愆。後之子孫皆犯此十戒。烏得而不喪亡哉。○十六日 民霖雨至。是雨雪霏然。有豐年之兆。甚可喜也。○十七日 張橫渠見令讀中庸。此學之端也。數年反求之六經。此一變也。又有年。盡棄異學。又變也。講易京師及見二程。勇撤臯比。變至此則德成矣。歷觀其學。殆由困而成哉。○十八日

有一公子遊城在子宅後放炮繞屋紙飄如飛。予懼而問焉曰某公子遊戲也。予謂子弟曰彼其不長乎。昔晉靈公樓上彈人以爲戲爾卒至亡身。禮之不嫻縱欲敗德其何能免。爾其志之。警之。○十九日太甲曰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夫子惠困窮視夏王率遏衆力率割下邑異矣。子惠困窮而民罔不悅視夏民願與日皆亡異矣。以湯之仁與桀之暴相較商安得不興夏安得不亡耶。仁主之興暴主之毆也。故曰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此可爲萬世鑒矣。○朱陽書院建脩講堂記。歲丁丑予葺朱陽書院來學者振衣而趨。予懼



寡陋不足探。索學旨。高明沉毅。或爲荒說。榛  
埋益滋。汗漫顧學者。手一編。閱寒暑。弗能去。  
時堂隘。難以容衆。每值講期。設帳兩楹外。列  
坐相向。經溽暑。幾不可留。予惄然憂之。方謀  
廣堂。基爲講習地。適臨汾孟公紹孔任豫州  
觀察。下車後。明五刑。弼五教。民心用洽。不數  
月。遣使訪書院舊址。士子更引領望。公宵爨  
民。四方風動。實始貽休。是年春。捐俸建講堂  
三楹。鳩工伊始。安邑何君澹庵。以名進士出  
宰衛邑。視興起斯文。惟己之責。加意茲土。先  
後繼捐。成茲鴻構。他自郡伯而下。各以振德  
之力。勦厥役。工肇於二月之廿九日。至十有  
一月廿九日。告竣。予因以一言紀其後。曰。大  
道之在天下。脩明之者。其必待人乎。有人倡

先有人嗣美一時翬飛崇起光映縹緗士子居斯地登斯堂也顧名思義自視爲講習以內人乎抑徒爲居安人乎且視諸公爲我謀將以天下國家之事責斯人以明其理古今聖賢之任勞斯人以習其業乎抑謂博我以章句導我爲榮利人乎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而仕其間二十五年之功浸淫乎道德之說佩服乎詩書之遺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其所以馴習天下之心者旣惟仁義之一途矣而人之就將無數者又復無他利祿之可趨更有何事奪其心志昏其知慮欲不相率爲善人君子不可得也後世學者正業有置若罔聞者矣退息率多德性有懈加以僻陋





窮鄉師承乏人。麗澤鮮助。卽寸晷不遑。不過務口耳。何益身心。祇知邀華廬棄茲良貴。聖人慨成德之難。不其然乎。學者勘破此關。勵志於道。安意不遷。將必有以講求義理爲栽培。以辨晰經傳爲灌溉。以存養天性體察人倫爲根株聯屬。而俾枝葉暢達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居斯地登斯堂也。先從事於操縵博依雜服之教。而後徐臻乎詩禮樂之樂。引伸其事。優游厭飫於其間。勿有悠忽歲月之病。勿有馳慕榮寵之失。漸漬既久。與之講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不其學爲實用。人皆成材也哉。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悠忽者不與焉。又曰。人學鼓篋。孫其業也。馳慕

者鮮終焉。是在學者加之意而已。予記講堂肇建，並附一言爲學者勗。其創建此堂者，河南提刑按察使孟公諱世泰，獲嘉令何諱遠。其樂善相助者，開封郡守管諱竭忠，陳州州守張諱喆，太康令朴諱懷寶，鹿邑令馮諱際時，西平令劉諱斯蕃，各輸工貲不等，例得備書於後。

○二十一日 儒業航縹緗，南宮賦就陋長楊。予逐京塵舉，爨下與君同列三千弟子行。君才如龍雲縱橫，胸懷灑落皎日光。筮仕中州，泉源左澤，遍洪水，河流長。孔邇休聲，歌相聞，綱之舉者，目斯張。同思長安風雨夕，道義砥礪正徬徨。彤廷拜恩，曾幾時，政成報國，豈文章。冰壺朗映，樂日暇，投我一紙耐心。



商。我居多柘叢荆榛。上世闢地。自朱襄。聖人遺澤。時追思。荒城頗欲建書堂。報君年來無他好。構茲講院。日朱陽。讀書其中。偕諸子。以風。以咏。樂無疆。君契蘭臭。意勃勃。德音南來。薰風剗。願造廣厦。可容衆。不惜薄俸。頻傾囊。約之杯。之君力多。堂成。噲噲壯宮牆。義利一章中。沈疴。何日白鹿。晰微芒。登堂秩秩。食君德。鐘鼓振響。吾道昌。大義扶持。千秋業。作之一隅。暨四方。○與何令遠書。朱陽書院。昨歲使携捐金。講堂藉大力而成。僭擬記文一篇。以志鴻功。刊志勒石。悉準諸此。稿先呈覽。尙冀斧裁。更希如椽之筆。惠我鴻章。以發興學。崇正之隱懷。尤佩同志之雅。書院繪圖一紙。統賜詳閱。所深望也。念某與足下道義相

關訂心莫逆、非復人世納結之迹可比。元坐一室、每想天壤浩大、知己良艱、得一志同道合者、切劘滋益、互相成就、所關匪細。屈指數舊遊、雖數十百輩、無足論。其稱執交者、不過數人而已。因輯同志譜、以記交遊、表實踐業。將大名纂入譜內矣。例於叙交遊後、另行標舉、詳列事實。茲有懿行未悉者、乞開載明晰。自幼至今、無論家居服官、逐一示下、以便採入爲幸。書院規模圖繪已明、其已建者刊爲某某創建、其未建者尙待有志肇脩。肺腑兩重、自不應相聞。美善千秋、想不厭頻舉。商之知己、以爲然否。曹貞子先生著書望搜獲全集、斐便惠。○二十五日韓元敏受業、其父率我是感。



西沁水人。

二月六日、西遊鄢陵客莊從。○八日、至扶溝、

明道書院謁程夫子祠  
春風

明道書院謁程夫子祠  
春風

昔日肇關閩、庭拜依稀面目真。一自龜山傳  
道去、悠悠此地更何人。○祠內游楊二先生  
並列、當日同心在訂頑。相推此道已開關。  
卽今侍坐猶如昨、門外雪深風月閒。○謁祠  
畢、有三生讀書其中、詢當年舊蹟、說起當  
年遊宦事、斷碑前面耐心尋。相逢獨有深情  
繫、頻向朱陽問碧岑。一曾聞之李剛、二云朱陽書院  
是子之聲、聲今軼其名。○登化民臺、臺在化民後





處。

纔傍春風座裏來、握衣更上化民臺。當年七月勞心處、今日桃花滿院開。離野切

○九日至鄆陵

先是嵩年族兄至柘、携有鄆陵司訓竇晚蕪帖二幅寄予

云晚字成九、乃壬辰進士、山西司李、可權之子也。舊通譜誼、情繫骨肉、今寄此以志繾綣。予往拜答之、以叙譜誼、畱五日而別。○十二日謁薛文清先生

祠有詩

祠在衙內鼓樓傍、予往謁、導者引入一祠、予觀座上三像、不似文清形容、

方閱東壁石楷、而邑令許崑伯出、延入、未及細閱、座中言及方知誤、引其處。席畢出、尋文清舊祠、但見月繞青松、滿目荊棘。入祠拜謁、惟畱一燈餘燼、明滅孤懸、不知卧寢其旁者



何人也。徘徊久之，獨增慨嘆。○鄴陵謁薛文清先生祠。昔日元公開洛閩，有明河東契其神。宦遊此地，繫發祥澠池餘干，脈絡真一代先覺。文在茲，白沙姚江孰與倫。予嘗許薛並肩稱十五儒，中標傳薪。予竊理學正宗，願以誅文正公程明道以薛文公為宗。元編書欣托息羣言，舊祠依稀道貌親。環步殿角尋石篆，摧崩幾處瓦礫陳。道高攀躋誰其儔，月明空庭斷輕塵。○十三日至許州，吳茂慈留止之。○十

四日

阻雨，許州訓導蔡文炳來晤。予往視之，文炳出泌陽學規云：此朝夕奉教無違

者也。今幸觀止，願受業為弟子。因以昌許教士之法相質。予覽其規約，與泌陽之法相同。

○十五日、許州司訓蔡文炳受學。

以教士之法來問、殷

殷以興學爲已任。予喜同志有人、因以聯會課文語其大畧。文炳字永亮、四十歲、商丘人。

○十六日、謁漢關公廟、有詩。

許昌漢壽亭侯廟題句、一宅

森嚴兩院分、春秋讀去漏聲聞。憑將心事畱孤燄、透入青天一片雲。中原奪漢恨無功、

金幣何勞更屢豐。一表辭曹

○蔡文炳來商

光日月却將何處報曹公。

興學之舉。

文炳興學之志甚銳、來商所施以謀於學、正示之。

○十七

日、學正韓錫獻、蔡文炳同來商興學之舉。韓以有倡而無應爲慮、予曰、天地間有感必



有應此其常也。患我無真心爲之倡爾。真心倡之。雖一人我從。亦云應也。豈以多寡論哉。興學之意遂決。蔡子卽定期二十日起文會。○十八日題北征雜

北征雜咏。滕吏以開封郡守委運征糧。隨王師進。歟。因得歷異境。奮筆抒胸中之奇。所咏寥寥數幅。爾不第別路山川。絕域烟雲之狀。瞭然如指諸掌。卽我皇上德撫中外。威振八荒。禹甸周疆。弘廓無外之模。俱一一繪之紙上。此詩殆爲風雨艱辛所驅而成。然則風雨艱辛。固吏之所藉以傳也。更其幸矣哉。○十九日蔡文炳來著春秋說商之。其議論正大侃侃而談。自成一家言。制舉業亦復蔚然。○二十

日許州學起文會莊與。○與舊撫軍莆陽李

公遇於許州相得歡訂武昌之行。○二十三

日

王瑄來受業吳茂慈爲介瑄字映六四十九歲許州廩生

○與李禮山

先生書

至許方知太夫人大故卽訂日躬奠旋聞已歸佳城矣何前此未知之也

失祭之愆惶悚無似先生讀禮閉戶律躬甚

嚴聞踰大祥仍哀思不忘守禮加人一等顏

俗奉此爲則世道人心不有賴耶某自甲戌

請假歸里朱陽書院方圖脩葺來學者亦肯

訂証此事時憶紫雲書院不能不潔懷爾居

一室歷數知己者得十二人吾鄉湯耿田冉





並先生實有五人、亦云盛矣。因歷叙交遊之迹、並悉載各先生事實、於後已漸成帙、名同志譜、稿容錄呈正。但求早叙生平、實行示下、以便編輯成冊、是所望也。此番至許、得二佳士、一許學訓導蔡文炳、一許庠廩生王瑄。二人俱有志於道、且鄰邑甚近、汲引易爲力。先生進而教之、彼能體吾意者、其廣播學旨、非渺小也。蔡三世忠烈家、學有自、而至性孤行、復不肯隨逐時好者。居官以興學造士爲任、以嚴却非道爲守。數年守泌陽學規、某至許、面質莫逆、銳然以斯道爲必可至、有任無讓、氣骨道勁。人或以爲不合時宜、或以爲高大自許、雖病痛未盡脫却、要自爲吾道中肯、勇往直前者、不可多得也。居近、望提撕不倦。○

寇日濟源然約赴山。○二十四日與金先生

莊晤隱者金先生。談學有詩。寇氏莊西河岸上遇隱者金先生

談學其弟子數輩及莊兒偕在側。道在何妨。隱相從不厭頻。天心畱碩果。珍

重念斯人。此道憂中輟。尋端費苦思。不圖邂逅語。一貫析羣疑。龍諸一先生。發一揮。不雜誠

貫。不問曲體。風咏尋真樂。扶筇到水源。先天隨處會。相

對欲忘言。○二十五日吳茂慈寇日濟送

贈。砧子橋邊折柳情。停車轉望失孤城。河流似惜春風別。故作潺湲送客聲。○二

十六日臨穎道旁偶覩賈太保詠碑記有感

曾爭大禮欲回天。題主猶稱五字



賢。明世宗題其遺官日與陸上神與獻主帝稱公及連  
 亦。和名。叙可。惜錄書方致仕。帝御錄史馬錄建公遺書  
 謝。責之。鎮撫司。搜得。以。聞。上。新。都。和。楊。廷。三。載。已  
 歸田。嘉靖三年。楊廷和。致仕。也。○賦道中所見寓  
 志。草色青青。人路遙。如烟。風動。接新苗。幽  
 禽得意。鳴高樹。玩弄乾坤。百慮消。亂村擁  
 樹。失天高。蕩擴心胸。氣欲豪。只此。○二十七  
 車中看世界。古今人事一鴻毛。

日。遂平令蔡端儼。秉公同年。畱止署中。○二

十九日

和遂平令蔡端儼同年和安南國貢使韻。水自流。今山自高。天威海外。

靜波濤。越裳重譯。言旋日。詩唱花封。美吏豪。水自流。今山自高。中原文獻在。揮毫懷柔。

詎事標銅柱一字歡承太液膏。○和安南貢使原韻、皇家外使盡夔臯珍重詩笥貯錦

袍。

上賜貢使文綺無數。

聖主崇仁

官稽古珊瑚貢樹更何勞。○三十日作女貞

篇。

女貞篇

有序

遂平墾荒者魏姓夫婦携其女盈姐來自鉅野已以其女許字同邑

邢氏子夫婦更令他適女誓不從事急達乳

母乳母卽以其子白之令遂邑令君蔡端儼

江西進士清直素著燭奸如神闕邢至訊得

許字之實衆咎之。女父先逃欲痛懲其母曲

徇女請微示刑更令筮吉喚衆至縣庭以繡

袍衣女繫銀牌鐫字旌之鼓吹導乘馬送女

同邢氏子歸旅舍成婚觀者雲集嘆爲未有

子悉尹茲土者具激勸苦心因卽其事之顛



末摘之篇章以爲貞守之助。濯垢標燉吾黨責也。我聞仙合治邑之期年。惇信明義人稱賢。男室女家各安然。老人禮讓爭相先。何物魏家夫婦携女兒。崱嵫山下棲一枝。不憚官清走魍魎。白日蒙陰貪貨貲。給女壻死嫁東鄰。東鄰十貫纏其身。具食招媒覓新壻。不須白晢居城闥。媒云周旋不錯誤。成事在天謀在人。阿母喜立趣媒去。事諧便當擇良辰。雖無流蘇金縷鞍。三日牽馬車轉輪。媒旣歡去却。又顧唧唧嚶嚶遍四鄰。四鄰相傳驚駭久。女兒泣涕問阿母。不才十三學織素。十四裁衣今十九。曾記邢家納布帛。雙親許他可。是否。阿母怒嗔女太彊。長大性懶不出房。爾父蹙額無活計。爾母枵腹復絕稻梁。看爾祿相



薄如紙。那曉辛苦計久長。阿女意氣激顏色。直言信行是厚德。便當送我還家鄉。同填溝壑。莫爲惻。阿母大罵生癡頑。惡官斷處送汝還。女兒仰天哭不止。阿母覩。發責般般。須臾面色變如土。趨上張莊。隨其父。女行且止。近橋邊。被髮欲躍。猛如虎。阿母挽手。慌忙回日暮。投親母曰。乳。乳母知情。密遣兒赴。勸莫緩救。此女兒果膽壯足亦捷。疾呼在官。力共舉。明日衙前。喧相聞。立喚公庭。得傾吐。女云。賤軀累爺娘。誓不改志。從無良區區。念頭天鑒之。伏乞恩斷。准還鄉。令察女性。清似水。一紙公文走千里。那家兒來。阿父道。阿母亦云。壻不死。端的一齊供分明。鷹隼搏擊。雁高鳴。堂上端坐神明宰。烺烺大言呼女盈。盈。女字爾秉



奇節爭寸心。寸心不死鬼神驚。男兒一旦得  
賢婦。婦賢千古增餘榮。可憐少女守律度。金  
石永貫媿老嫗。令燭鬼蜮驅之遠。女得青天  
撥雲霧。女德如斯。令所褒紅羅。聊爲覆帳具。  
上襦紫綺。玳瑁光下裙。綳綺珊瑚樹。更有青  
絲繫金錢。垂之胸前映純素。大書守貞不二  
字。人生得此亦已足。夫婦同跪謝深思。淚流  
滂沱總無言。阿母面赤媒僂首。女令駢馬出  
衙門。沿途鼓聲徹雲霄。鴛鴦雙飛白日翻。簇  
擁人烟觀嘆息。親迎始知重大倫。吁嗟乎。誰  
刈風化挽坦途。綱常昭暉揭天衢。一時賢宰  
勵女貞。勸節懲貪弱。耆扶夫唱婦隨。情奸回  
不將人道驅爲奴。○是日目睹蔡令與女盈  
成婚。喜名教扶持。秉燭成詩。至夜分始就寢。

○蔡令觀子朱陽書院圖更定諸祠及諸堂名名聖殿之東曰先儒祠西曰正學祠講堂之東曰友善堂西曰寡過堂藏書樓之東曰三樂堂西曰崇道祠名園中廳堂曰念脩堂原名友善亭者改名茲樹亭。

三月四日右足病。○五日至信陽州主金瑞蒲國祥家。○

六日以後病不能起榻。○八日袁英玉廣文廷至齋中養病。○十

五日以後病漸輕。○赴袁學博齋靜攝。當年泌水夜談經乍想翻同醉未醒愁對廣文投藥劑偏宜冷署耐心靈他鄉蔗味時畱箸舊日藜光故照庭。可是董惟曾習慣山



樓好覺。夢惺惺。

○十六日

索何大復文集一部。

○十八日

吟四

章爲節婦張氏作。秋風兮披崇阿。草木兮  
 零落多。之子兮遘閔途。春華繁枝艷。寒山霜  
 葉枯。吁嗟乎。安得堂上兮事翁姑。秋風兮  
 散波秋。芹藻兮左右。分之子兮守不渝。日月  
 何皎皎。衾影抱區區。吁嗟乎。憶昔設醮兮歸  
 丈夫。秋風兮撼中林。鳴鳥兮倚幽岑。之子  
 兮命獨難。庭聲無斷杵。鬼窟盤基田。吁嗟乎  
 惟望女兒兒。兮提榮賢。秋風兮氣蕭瑟。入室  
 兮鳴蟋蟀。之子兮哀莫告。共姜柏舟志。令  
 女斷鼻操。吁嗟乎。我思古人兮青簡照。

二十日作瑚璉書院諸詩。

古申伯國羅閭齋  
監司重建瑚璉書

院祀子貢賦近體一章。東風吹盡菜花香。  
緩緩車音到信陽。江漢波濤連汝泗。性天堂。  
構翼文章。荒山丹雘青雲繞。曲水絃歌白日  
長。盛事知邀同幸魯。龍輝早晚賁宮牆。○信  
陽子貢祠。天階升數仞。始得陋宮牆。從聖  
輪顏子。安身隘卜商。先成瑚璉器。後述性天  
堂。帶礪賢關重。猶令申國芳。○題瑚璉書院  
門。非深入見。那肯隘宮牆。言性聞夫子。生  
民應百王。高壇藏美器。壽棟飾  
天章。誰謂肩能並。及今一造堂。○二十一日  
胡濬來受業。金瑞蒲爲介。濬  
字觀瀾。三十八歲。信陽拔貢。○二十九日。何  
儔字壽瞻來晤。可儔。宗伯公荆屏諱瑞徵之  
子。○節婦左氏詩。漸水鳴孤堞。賢山枕衆





流。靈開風景地。美擅柏霜秋。書荻心良苦、  
封刀願已辭。微言存直史、中惻惜沉浮。

夏四月朔

胡生滄來問業。詩以易之。英華含咀。把遺經問爾希。心閱幾齡。冷暖深

嘗憑自信。淄澠迥辨。可能醒。乾坤中處。開重

鑰。人鬼關頭。破夜扃。剗剗汝南。葩掇處。聖門

入路有

○二日

雨足又病。○自三月十五日以後。每日霪雨。濕氣上蒸。不

能離榻。書不能讀。足不能行。諸境難堪。幸有

金瑞蒲。年家情敦。古誼時來相晤。然亦不能

多言。惟畧坐片時。畧言幾句。而神倦體疲。便

戒清醒矣。後又有何壽瞻。劉傳。一朝夕不離

榻前。經三四日而

○作阻雨詩。

信陽阻雨。樹鎖烟雲起。

別劉執禮更恭。

暮灘山城對雨。一忘餐。不堪旅夜。三春夢。况是朔風四月寒。氣暗重。關隴日月。水漸故國。湧波瀾。驚心客。莫嗟淹。  
○三曰。山東東平州。滯怕計民生。麥半殘。劉傳一於子。

初至信陽時。卽書淡而不厭。諸家講議數則。托金端蒲達之。求質。予病未復。不能答。至是。批諸家之謬。以數語復之。云。君子指學者。說非指成德而言。君子之道。言爲學之道。淡簡溫三句。是言君子爲學。有爲已之心。卽所謂闇然而日章也。知遠之近。三句。是言君子爲學。又能知切要之功。不至泛馳而寡要也。學以爲已。其心旣是篤實。又能審幾。其功必能慎密。豈不可與人德。人德者。循序漸進。而可幾聖人之德也。雙頂爲已。知幾然。語意趨重。



知幾惟知幾方能謹幾。故註云、則知所謹而  
可入德矣。知字內便要緊、逼出謹字來。若知  
而不用其功、亦徒知爾。故下文引詩。○何大  
言謹獨之事、卽實指功夫而言也。

復五世孫一來晤。

予病中嘗訪問大復之後、至是有諸生何一來晤、詢

其家世。一云大復學憲公景明、繫五世祖高  
祖立。曾祖宗伯公諱洛文、號震川。由翰林仕  
至宗伯。其弟洛書、號淙川。翰林檢討。至祖父  
皆茂才、無顯秩。○何一字大儒。○是日、右足  
又病。○四日、劉宗舜來受業。金瑞蒲爲介。宗舜  
字傳一、三十四歲、山東東平州庠

生。○五日、病中作出門行諸詩。

出門行、出門  
每遭病、飢

實驅之然。我飢何所恤。八口病似癲。兒女亦  
安計。老父恐其顛。嗟哉存微軀。衆命亦可延。  
安能羈他國。苦被葛藟纏。去去驅車去。聊以  
安薄田。○憶園中芍藥。園中憶芍藥。其容  
自綽約。昔嘗攬其芳。愛之不寂寞。朝乘幽興  
發。曳履帶露濯。掇之每盈把。兒女分粧閣。春  
風細入懷。清意早領畧。暮歸分月影。輕綺襲  
灼灼。憂思羈他鄉。今是已非昨。安得挹艷枝。  
病中藉盈握。○出門七百里。出門七百里。  
笑笑餘一子。左右互顧盼。再得五六使。舉足  
不能下。更欲何適矣。○憶園中牡丹。澌澌  
園中地。牡丹種千本。三月花爛熳。天香飄簾  
枕。人說富貴相。我欲忘其蠹。有時卧其傍。研  
露寫素悃。習習入我衣。香風吹紅粉。客坐柿





樹下、三五到日晚。坐久移其地、頓令  
人忘寢。今想羣芳歇、言之徒抱哂。○八日、

# 作贈袁廣文詩。

信陽廣文袁英王齋中養病月餘詩以謝之。廣文留客

何切切、客至不見面發熱。轉覺欸欸叙舊遊、

二十年前細指說。予病耳塞不耐繁、廣文亦

便悄無言。低聲向兒問食性、是行仲見兒言

食喜斷菜根。自是煮水剪蔬素、殺敵免向庖

人語。家味醯醬雜葱漆、白飯聊以此爲助。廣

文不住謝薄餐、中饋頗蓄佐食具。予笑而答

食性適、歡醢得毋增沉痾。數日以後纔稍興、

疆扶足痛還相仍。廣文命燭呼茶至、床上科

頭或枕肱。幾句清言可解頤、筋肉漸濡骨不

蒸。此地交遊惟金子、金璫子蒲孝廉子愛吾箕



園訊吾弟。前日齋頭卧四天。廣文數促不能待。金子偕男送我出。無有三日不來視。更逢靳君亦設榻。鱗子王衡司訓渠病延我屢遣使。忽憶相別太史宅。與靳生曾晤中方似合聚會。能得幾所恨。病中見面難。賢郎頻顧氣瀟灑。兩家子弟憐寂寞。贈子園花折芍藥。睡把一枝反覆看。生意各足雨後濯。飲兒美酒鬱金香。鯉魚尺半烹後房。感汝來招太慇懃。况復羅列味兼長。有時同邀廣文孫。謂袁樹携吾兒出城北門。首謁聖門端木祠。徘徊仰見師道尊。扶持綱常在吾徒。奮志滌磨盪乾坤。次沿潏水觀其闌。西來不遠舊講壇。城南傑剋激清流。土人汲之甘且寒。草木蒼鬱錯雉堞。斜石鱗次接暎田。逶迤山路矚盼恣。賢隱天



日既莫至。紆折東趨轉城隈。五里行到雙林  
 寺。鉄崖黑雲盤虎窟。剩有老僧獨不畏。欲辨  
 鴻濛識今古。惟見陰陽割向背。登高露頂摩  
 蒼穹。最屬似踏烟峯外。不歷此境豁心胸。眼  
 底安知擴世界。兒歸一一述病翁。病翁恍惚  
 遇夢中。遺封何幸窺宮牆。萬樹巖壑總不同。  
 倏忽體快疾轉瘳。天空海濶道念冲。廣文見  
 予寡所繫。問予同年伊姪婚。謂王誨存賢學江  
西。書船江上駐使旌。君訪可經白鹿地。予答  
 賤軀如飄蓬。千山萬水安必避。毫釐亦欲先  
 自稱珍重藥餌。怕瘴癘。君實好我。我贈君。君  
 病良藥須十分。頓起夙疴整大業。君家閱閱  
 我爲鄰。衣冠標鵠祇數輩。敢效白眼看世人。  
 世人不解資芟柞。罔以覃耜嗟去貧。詎知富

貴需何庸。二疏辭爵。娛故親。知者位卑。高其道。自古原隰田。昀昀。勸畝勸畲。庀錢鑄去者。十九力者輦。我亦何事。發爾私。墾上無或輟。耕耘實積。萬億更及秭。出飽餓夫。暨食均。千駟萬鍾。寂寂爾膏粱。孰與較飮芬。君不見豪貴金絲絡馬頭。公子錦繡文其身。奔走五侯傾權要。霹靂一過委飛塵。又不見宋興五星聚東井。匹夫錚錚綴遺文。前爭蘓湖燭火熄。後炳日月。○十日監司羅邀遊

撐洛閩。○十日珊瑚璉書院。○十一日楚遊

袁英玉何壽瞻金瑞蒲劉傳一胡升○十七

遠胡觀瀾皆送至漸水溪邊而別。

○十七

日至武昌府。○二十日足病。○二十一日夢中得

句清



夜無人語、鐘來枕上鳴。夢中得此○二十二

日黃鶴樓四首、武昌城對晴川閣、今日猶

庭秋黃鶴樓邊江水流、鶴飛樓自坐江頭。

漢陽樹色烟波遠、何處能知鸚鵡洲。滾滾

江聲翻白日、風濤乍起使人愁。不須遠弔三

湘水、已自難維城外舟。往來一葉亂中流、

鳥疾風輕不暫留。何苦偏傷羈旅眼、蕭條轉

怕望中州。○出武昌城渡漢口、江水滔滔

送夕陽、晴川一帶隱山光。倦遊○二十三日

南國思中土、日暮仍留望武昌。

武昌登舟、江帆辭楚國、風附一舟輕。喜別

南中苦、懽談北地情。○漢口邸寓、客滯江



樓好似閒憑高一望楚城山。江流  
城外東歸去誰鎖波濤任險關。○二十七

日舟行急水過青山移樹兩三  
里回首盼深崖動地北風起。○二十八

日舟滯江中滿天風雨阻篙師好一停橈  
問水厓客子舟中江上望漁人高唱五更

時。○江風兼天浪湧勢初雄人事天時總  
不同想是楚雲多變幻好教人怕五更風

○二十九日左膝痛使人赴德安求膏藥  
河

水淺不能容大舟小舟坐卧不安病中益不  
能舒晚宿水涯上茅莊畧可寬便然不能行  
以人力行之。



五月二日

羅山道中早發、微風吹曉露、客子傍水厓、不道行人苦、翻將壯志

移。天開雲影亂、山續日光遲。

○晚有戒心。至

行矣。由中道、崎嶇慎所之。

○晚有戒心。至

邨。問前路、不能得、然黑夜路、不可識、車滯邨

中有恐、急行、車翻塘水內、衣物等盡濕、時足

病、不能行、車又不可居、用二僕背負三里餘、

至旅店、莊及餘僕隨車後、至至寓、不移時、天

明

○四日、羅山令姚西疇留止署中。

姚諱孔、鋪桐城

人、戊辰同年、綏仲之姪、

○五日、足疾愈。○六

用情甚厚、有古人風。

日羅山道中、履平不復陟、雄關又道塗泥

行路艱、半日屯、遭纒數里、回看依舊是羅



儒藏

山。

○七日

真陽途次遇雨。點點雨聲沙草邊。輿夫欹步送危肩。蹣跚幾許方

能進。又阻溪。

○九日

汝陽道中早發喜晴。山雲野霧捲晴空。萬樹

頭望不前。

綠叢帶日紅。路上行人渾

○十二日

山樹歌二首。

不識馬蹄風。送到天中。

南有高山北樹林。樹林渾似碧山岑。問誰青

似山如許。一片山圖盡樹陰。

有樹有山風

月閒。無山無樹危城關。有山無

○十三日

道

樹山非樹。有樹無山樹亦山。

刈麥喜甚有作。

並序。

仲夏初旬。楚遊返轡。

至天中道上。見麴麥登場。秋禾茂野。詢之農

人。歲聿云豐。因想均免飢餓。宇宙快事。遇此

不吟竊恐田夫笑我爾。遂口占志喜云。楚



國流水麥盡殘。怒號蛟龍夜雨寒。予病惡濕。  
返棹急。北方驅車地燥乾。遍地農夫携鉉基。  
小麥五月成飽餐。一方熙穰萬方亨。旅人眼  
底天地寬。營食不須愁兒飢。辦賦亦喜慶在  
官。轉看鳴鳥歸遠樹。往來于飛解盤桓。○至  
商水。有警。商水李侯大生諱興。高山山西解州  
人。慷慨明斷。立拘邪人法。○十四日。陳州守  
治。明日遣役送至陳州。

張愚谷詰居以藕園。日來視。○十五日。謁絃

歌臺。○十六日。謁太昊陵。覽八卦臺。

○遊藕  
子由亭

子由亭畔一回翔。樹裏笙歌競勸觴。  
且一停橈詢勝跡。休教花柳笑人忙。

○十

九日至家。二十日

毛正倫約容恂容莊會文。會中皆英年髫俊子。

懼恂莊未

諳辭之。

二十一日

檢舊事。

二十三日

檢途

次。三十日

園中詩二首。少避俗士韻。長適山林性。夏雲集嶺樹。湖水廠

明鏡。

草鞋穿花徑。時弄松林。

木。仰觀飛鳥去。手把一編讀。

六月朔

與楊太和先生坐池邊觀蓮。茂樹重陰。微風襲衣。頗有自得之趣。及趨門

外。風輕涼生。偶爾與行人市。

三日

與許州

童語。覺天機之發。油油如也。

瑄札。

前晤匆匆別去。未及細商斯事。然有

志之士。實不必同堂也。近功想當精進。課藝



卽學道之功只看命志若何爾。志在功名則  
 功名志在道德則道德矣。聖賢千秋之業不  
 能強不學者而使之承亦不能靳勤學者而  
 使之不承也。在自來之而已。○與門人蔡文  
 炳書。許昌訂心千秋命志吾道不孤深爲  
 欣忭。講學會文之舉崛起荒城事屬曠聞責  
 實分內營道格水未必不肇基一隅也。是在  
 勉圖之而已。課業事想聞風思附者衆。天地  
 間誠能動物感必有應亦理之不爽者也。茲  
 專人送家刻數種倘與學校有志之士閱之  
 指摘瑕疵受。○十日園中卽事二首。嘉樹  
 益當在是爾。層陰罩碧灣蓮花幾朵  
 照心閒池邊坐久忘歸去門對清流繞舊山  
 放眼纔看詩興賒溪流茅屋有人家柴扉



不掩青山舊最上峯頭幾朵花。○十二日移書院門樓牆垣

始工。○十四日

王長穎書來商學並寄所集四書釋註

○十五

日左足病。○十六日

橫逆來忍之

○二十一日

閱堯

舜紀見聖人之讓天下避天下與受天下皆視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任非易就兢兢業業而不敢以一毫暇逸倖位臣民之上故。○二實心授受遜避非有一毫計較之私也。○二

十四日

疾輕

○二十六日

封檢討劉公封孺人索太君墓誌銘前

年丙子冬予自外至赴睢州之平岡哭劉太公於其殯今年戊寅夏復自外至再赴平岡



哭太公之配索太君亦如之。其嗣君檢討公  
借諸孤稽顙再拜曰。若何而降茲鞠訥。不五  
百日。日奪我兩大人。弄俾煢煢靡所依。我實不  
類子。盍揚我先人之徽。出一言以鐫諸石。吾  
惟汝德。予唯唯無忘命。歸三日。檢討遣使携  
所撰行狀來屬子銘。噫。檢討豈以予爲能言  
者。或以予言朴質。不善諛人。命書家庭之歟。  
以存真爾。予於檢討幼同里。長訂姻。壯並官  
史館。夙稱風雨砥礪之誼。最篤。繼且以兩家  
弟。諸秦晉好。則太公太母之懿行。予稔知之。  
不似同里。晚出後進。或揣度逆計而得者。抑  
又何敢以筆之。凡陋弗摛諸篇。以信將來。按  
狀。公諱國友。字岐山。先世晉之洪洞人也。自  
始祖遷睢。傳八世而始大。公之父敬吾。公母

徐太夫人也。公事敬吾公非尋常色養可拘。當明之末造流寇猖獗萑苻皆盜公隨父出謀居宇而徐太夫人在室已遭害。至今相傳罵賊不屈死士論韙之。公慟母死遂棄章句與里中豪俊謀防禦計出其智勇以捍患鄉黨多倚之。然公無頃刻離敬吾公逮賊勢稍稍阻輒雜耕傭諸役以力養其父人以爲孝。壬午闖寇陷睢賊縛公旣以所掠婦女百餘口屬之令勿逸。婦女號泣望救公乘間脫所繫且解同繫者令奔去獨畱闕其門焚其室援婦女得出且曰行疾稍緩我命不足惜若俱不免無益也。視婦女各竄林莽間旣遠公亦挾刃走往追父踪。明日遇叢薄中負而逃匿得全。後敬吾公卒公於伯父養全公愛爾



篤問視一如事父禮。有姊喪夫殤子無以爲家。公迎同爨食服從厚。令家人禮敬數十年。如一日。遇事慷慨敢爲。曰。骹骹取容。吾不能也。急人之難。解人之厄。洗人之冤抑。不憚以身試危禍中。事已。人德之。公早忘也。西華段某携眷適歸郡。避亂阻於道。聞公義。往歸之。卽授以居。糧糗布帛之需。悉爲贍給。道可通。多方謀所以濟之。段卒得達於東郡。其家免於難。諸好施廣濟。類此。配索太君性寬仁。儉約勤於事。不自惜。公好賓客。戶外履常不絕。但入座者酒餽立具。如夙儲。人嘖嘖嘆內助之賢。久之。不第稱佐夫子善。孝聲愈彰。聞於外。太君殯於公時。姑膺白刃。有年矣。痛姑不得見於事舅禮益加虔。不第操作不懈。凡脩



滑之具、漱澣之節、必躬親之。偶缺於供、卽脫簪珥以易甘旨。左右就養、以樂長年。從未有如太君者。至課諸子、以紡績雜書聲、每繼膏火督之。聞某耆儒碩士、往往令諸子從之遊、蓋亟望榮身者早就、其於道德之腴、亦惟恐諸子不有諸已也。以是檢討學先成、十二卽補博士弟子、弱冠舉於鄉、成名進士、授翰林院檢討。遇 覃恩、公得封如其官。太君得封爲孺人。戊辰冬、檢討告歸、獻堂上壽、進貽封見象服、煌煌光耀門閭。益怡怡承色笑。諸子迭進觴、復詐跌作嬰兒啼、以娛親。士君子竊榮之、而公與太君愀然作色曰、吾二人受國寵、不能起吾父母而同之、迄今尙待卜兆藏衣冠、心是用疚。檢討奉命襄公及太君營





葬事。日夜不少輟。暮月間。奉兩柩合葬於先塋之阡。蓋舉數十年未竟之志。一旦得遂。其時官紳士庶。匍匐哭奠。相望於塗。遠近觀感者。黃童白叟。及野婦樵牧輩。無不垂涕而道。以爲今日得睹孝子行事也。自是公與太君之隱志既釋。遂趣檢討赴補。以報君恩。至檢討再請告。而公已卒矣。衰經來奔。太君病復不可起。檢討及諸弟謀醫治。殫厥慮。其五弟坦衣不解帶者數月。卒以勞憊致疾。幾死。而太君距公捐館年餘。亦竟卒矣。公卒之七日。有九十翁。其子孫掖之來。哭柩前。哀甚。謂公活我門。我不及報公也。諸子罔所識。詢之。則寧陵楊氏云。太君卒後。亦有壬午所縱婦女嘗飼之。無斃者。來哭於庭。道當年事甚悉。

當太君疾革時、尙切念女弟孫無忌、家衆環侍、猶指諸子中他所出者曰、兩幼子未成立、田廬當予以豐好、諸子賢、寧遵其命無違。然則公與太君之貽子孫者在隱德、而其所得於子孫者、亦豈世俗薄天倫而厚勢利者所可擬哉。公生於明萬曆之季、至今卒日、享年七十有九。太君生於天啟之季、卒日、享年七十有三。子男子七、坤、翰林院檢討、戊辰會試同考、克三、館纂脩官、震、候補州同知、炎、庠生、朴、先卒。坦、歲貢生、索、太君出、復歲貢生、晉、側室、辛、孺人出、子、女子三、俱適名族、孫男十一、歲貢生一、以濬、武進士一、以灝、庠生三、以澄、以瀚、以滙、候選州同知一、以澍、以澎、以溶、以沆、以沃、以淦、孫女六、曾孫男七、曾孫女五、婚



姻具載行狀內。今於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二  
 日卜葬於平岡集之東北河堤嶺南三里許  
 與孺人合爰繫之銘。銘曰。劉氏之子既多  
 而哲。劉氏之祐既茁而豐。孰異奇器而不可  
 方物如游龍。公恢恢乎立於亂世。挾追風逐  
 電之才。困豪傑於喪亂屯遘之中。提其大綱。  
 完百婦之名節。舒其弘仁。拯道路之疲癯。更  
 資賢助。閭閻斬斬。惠三黨格蒼穹。鬱鬱誠孝  
 崑崙之源。蜿蜒而東下者。其奚窮。象笏盈床。  
 苗裔叠封。予作此銘。卜千秋萬歲之後。兮。君  
 子與夫人之福祿攸同。○二十七日與劉方齋先生書。  
 誌銘。妄擬一稿。伏枕而就。幾不成章。但台命  
 不敢違。亦志切表揚。故不嫌蛇足爾。然不鐫

諸石而永於篇、奚不可者。不則火之亦愛我  
也。凡作文有提綱處、宜奮筆特書、不得一例  
寫去、令觀之者無別。如徐太夫人殉節、太公  
縱所掠婦女、太母痛不及事姑、而虔事舅、先  
生錦還體、兩大人志、俾兩先靈歸祖域等項、  
皆事之最大、而不容以潦草之筆混過者。拙  
稿意欲於此等處提綴得有力、方爲通篇長  
氣色。而意長才短、卒不能揮寫盡致、是所憾  
也。惟望教。我爲幸。

○二十九日

賀薛太守晉遷淮徐  
道詩、墨蹟賢聲汪

御屏由來水雪澡、心靈和鸞采藻池、涵碧、  
翻書院、甘雨隨車、草帶青、淮泗輶軒、需保障、  
東南屏翰重朝廷、相觀駐節、  
澄清日、勛烈邈、占已待銘。

秋七月朔

足疾能行。至晚又病。

○三日病甚。

○九日

楊先生送

紫金錠一。且以予疾爲慮。示以呼吸之法。爲養生之妙術。云學此便可無病。予曰。予不能學此。但思孟子所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亟欲學此法爾。楊曰。我所用者。養此火爾。故呂子曰。純陽此法得可。却病矣。予曰。聖人亦不道便可不死。但有病來。診脉用藥。不過如此而已。命之長短。聖人亦不能定也。聖人亦用養火之法。但其所養之火。則無迹可見。所謂天德之剛是也。聖人養此天德之剛。不以一毫私欲害之。是何等火力。及說到死上。則曰。死生有命。則曰。脩身以俟死。絕不聞有他道也。亦順受之而已矣。○前月有友求作





壽言書屏已許之矣。定於初十日來取，不得已。方疾起草，亦尾生之信也。然亦可以勉強而就，故爲之。若初三四日時，其何能也。○李子壽序：吾年友李子蔚，文司鄘陽鐸，教成考績之期，大中丞上其名於朝，凡以稱職與遷紀者若而人。帝曰：俞往欽哉！播時五教，無廢朕命。李子因得再振鐸於郡。或曰：李子抱奇才，爲世用，應得擢爲令，再掌鐸政，是羈千里之足而責其走也。予曰：否否。朝廷以之屬李子者，實榮且厚。蓋擢爲令，展其驥足，不過澤及方域而止。若夫兩膺講席，薰陶善類，益廣將來星羅碁布，列有位者，良士幾遍天下，如安定門人，在在有稽古愛民之稱，而世以治，豈非與天地參贊之事。故曰：榮且



厚。且夫司教之責與宰相之責正相埒。爲國  
薦賢者、宰相之分也。爲國育賢者、司教之職  
也。今使某鄉有某士焉、某國有某賢人君子  
焉、或遜跡巖阿、澤畔間、是非士君子之羞、宰  
相之差也。今使庠序中有其學、可備公孤卿  
貳之選、有其才可爲庶司百執事之用、培養  
既至、懷瑾握瑜者、皆得試於時、不曰某某爲  
某所得士焉、則曰某出某先生之門焉。是不  
惟士之光也、實教士者之光。以教士之職專  
在育賢、宰相卽以育之、學校者薦之。天子  
其事雖相埒、而其造就長育之苦心、更有微  
而難委曲、而詳盡焉者。誰謂司教之職在宰  
相下耶。李子遷秩吾郡、蒞任方五閱月、士子  
翕然從之、曰：是卽向之敷教鮦陽者、梁苑之

文章風雅其振興者在此日乎。抑予又聞其  
飲人以和誘人以真誠浸灌人以善而人心  
悅服于喜其學可成物教將被世以此報効  
於聖明之榮遇厚典可踵蘓湖之武而光  
大之。適郡之紳士以菊月爲李子覽揆之辰  
來丐言於予以爲壽。予躍然曰是固予所欲  
言亦予所忻爲壽者也。然不敢以卮辭進爲  
問。商丘之野有遺黎焉有崛起焉有簪纓與  
韋布焉。今日養之以羽籥鼙鼓之以絃誦潛一  
其志於仁義道德之歸以備國家求賢之  
選。是非李子之所優爲者乎。則卽以李子之  
所優爲者壽李子而已矣。予昔論泌泌士以  
製錦壽予。予曰毋。吾爲爾作教官詵其可。詵  
曰教官之重也其師曰孔子尊守孔子則繼



學傳。其政曰庠序。脩舉庠序。則師道尊。其堂曰明倫。倡導人倫。則先覺之望重。其徒曰秀才。陶成秀才。則治平之澤遠。若是者。某媿未能也。能此者。不與天地同壽乎。多士曰善。此予所未能。以李子之才。可克之以能此者也。吾又卽李子之可克而能焉者。壽李子而已矣。予與李子同舉於鄉。垂三十載。其知予最深。予故得躋堂稱觥。願爲眉介之祝詞。列之屏端。若夫連篇累牘。所揚詡於其人之事。皆瑣瑣無關大德。抑又何敢以之辱吾友。○

**十二日** 晚間玩月一刻。扶藜杖行少許。然兩足猶痛。不能正立。不能正行。○子弟好華麗。惡惡衣。子外至。帶葛幾疋。製衣各遍。獨室人子女未有。振起曰。衆子弟鮮衣。獨容

遂之衣垢敝如故。因無求故爾。以不求而卽不與。則求之者得。不求者不得也。其何以勸。予曰。不然。求之者得。所得幾何。其不得者多矣。不求者不得。所不得者。身外物爾。身以內。其所得者亦多矣。因此子有志能體我意。我故弗爲之服。以厚此子。且以存吾家淡薄之風也。○子弟好豐衣足食。忽於其中有不趨美好而甘受貧窶者。此子其能受也已。然處家之道。實亦不可不存。此單寒之色。以見祖父之艱。不然。遍地桃李。而無數株松柏雜於其間。春色濃艷。雷同無別。豈成世界。遂其志之。○十三日。謂振起曰。道途欲易。春秋之天下。爲唐虞三代之世。豈不知其不可爲。然而必欲爲之者。不忍忘天。





下也。諸葛武侯未出茅廬已卜三分。是明知其不能恢漢祚矣。而亦爲之者。盡吾心以爲其所可爲者而已。不欲以不能自諉也。孟子去齊有不豫之色。旣而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吾何爲不豫。此其心亦良苦矣。聖人之於天下國家。其理一也。○孔子一天地也。其欲易春秋之天下爲唐虞三代之世者。其心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心之不得已而無所於變也。至此心終不得遂。則刪定贊脩之事起矣。必有此不可爲而爲之之心。始有刪定贊脩之事。進不能行其道以治一時。退而明其道以治萬世也。若無此心。則倣此事不出矣。晨門擊磐。荷簣楚狂。長沮桀溺輩。皆欲以道易天下者也。然知其不可爲而不爲。

可謂無此心矣。彼且視當時之天下淡如也。其視後世之天下益漠不相關矣。安得有此事乎。所以人醉我醒。惟恬適山林。聊盡餘年而已。更不思爲世道人心垂教法也。如康節熟察天人之故。見世不可爲。卽不思出而有爲。閒時惟欲道破數千萬世之氣運消息。卒說至天地人物消歸無有處。此亦何意味。所以不如程子之進而行道退而續孔子之業。以教萬世。○十四日 自初一日至此日。始之爲大也。○至前庭人掖之行。○十五日 答王長穎談書。相別十餘載。少經提携。懸念不置。頃聞尊體違和。心甚憂之。旣而接手教。並讀佳刻。不覺輾然色喜。知病非困我。實成我也。並境遇亦非厲我。益



試我也。先生處逆境而順以受之。一意發明聖賢之道。非學有把握。安能及此。四書經註遠宗程朱。近標陸九。爲正學模楷。質疑一冊。闡六經四書。太極通書。易傳。正蒙。小學。近思錄之奧。其於釋氏之畔道者。闢之不遺餘力。以茲砥狂瀾。正人心。功豈在昌黎下。言之不能不神往也。東林耆宿張秋紹。錢十峯。閻時相聚講。又得袁李揚之好學。鼓翼而前。名我之樂。莫此爲甚。某憶壬申冬。遊錫山。謁道南祠。止與高忠憲子孫論當年事。而不及與秋紹。十峯。袁子同徘徊講壇。亦一憾事。晤時爲我道此意也。假歸鹿鹿。於東門外構數椽。爲學習地。近日常撫軍諸公。祖加意捐脩。頗有規模。不審將來何如也。朱陽書院志尙有近

文未及續刊。先奉舊本一。倘暇時閱之。可誨我。不及。吾邑荒陋之區。可與商此事者寥寥。惟先生家居時。吾兩人嘗有紫陽之向往。晤時輒用訂確。今抱夢想。彌覺殷切。聞中丞公肯援前例。咨部題在還。定當荷聖明殊恩。豁欠早回。某得決質。心期所厚望也。念某賦性愚魯。學鮮心得。一生得力於耿逸庵先生。訂居敬窮理之旨。爲終身定交之緣。今先生著書確實醇正。惜耿先生不及早見。快同心爾。茲將耿書二種奉去收存。並拙刻十種。倘示指南。罔蹈謬誤。則幸甚也。古聖人處困。衍畫絃歌。皆天理中自然之發用。卽欲不如是而不得者。非如世俗所爲作用云云也。大作用之說。恐未免權謀智術之私隱伏於



中否。尚教我。也。○將晚、橫逆來加、不可忍。○自某所歸、月下坐二更、氣始清爽、因訓子弟

勉學。○十八日、病痔。○二十二日、克恭長子客

恂親迎。娶完氏女。○二十四日、陸商巖通守書來、

商所著仁將畧書。○二十六日、書院門樓牆

垣畢工、予病皆振起、經畫而成。○令容莊與

太夫人行祭。○二十七日、自二十日以後至此日、飲食始如常。○二

十八日、楊太和先生顧客遽笑曰、衣敝不鮮、安焉若素、未見有如此人者、進德當



不可量。子每見喜而敬之。教之使然耶。抑天性如是耶。子曰。此子可期者。惟此淡衣食之念爾。因謂遂曰。由此進之。外物皆無與於已。已之所重者何在。當默識而體驗之可也。

八月三日

河廳鄭維來晤奉委查疏柘邑溝渠具以溝渠宜疏告之。僅扶杖

相會不能迎送。

○五日

通判再來晤言。勸諭疏溝之事。

○十日通判

鄭來辭行。具言丹河黃河疏道蓄水之法。○

十五日蔡文炳使人來。○十六日答門人蔡

文炳書。

向閱學規。深喜吾道之行。中秋日再接手翰。益知教化洋溢。甚慰病卧。兩



月及今稍愈。或有時再過許、觀大道之行、未  
可知也。來札情見乎詞、肫摯之誼、不愧古人。  
但從來爲善事、不必問人、只須自己承當。然  
又不是、一味執着、亦須觀人心風俗之難易、  
爲我施教之淺深。如泌法固有一定、而施之  
於許、或時勢有格、或人心未孚、又當相地度  
時而爲之、不可拘於一定也。如前札所云、有  
不率教者、將請詳學臺定規式、以示朴罰。然  
亦何必如此。不率教者、久安習俗、難以振滌、  
亦是常事。只須示以爲人之大義、勸導誘掖、  
或以申請爲言、而悚其心志、則可。若實請申  
行、未免過矣。所云大節不苟、可以自信、僕亦  
久信之。爲學根器、實在於此也。整頓學規、頌聲  
大作、不勝欣幸。然須遜讓不遑、實有檢身若

不及之意。則實至而名歸之。夫復何辭。不然。恐易招忌。亦便悔生。至學規刊行。屬分內事。此何歉也。人役等須寬以待之。然又不是縱弛無度。驅馭有紀。而詞氣和易可近。些小過失。從容馴習。夫子所謂赦小過。亦恕道存焉。不則小人陰險。我亦難得盡如意也。來札云。行事怪異。不符人心。故事事不令適意。將來以此敗事。未可知。夫怪異何可施之於行事。聖人之道。日用常行。何怪異之有。知此好自檢也。從來學道之人。氣質未化。迫欲爲善。而動多滯礙者。往往而有。此須學以克之。非一朝一夕之故。到德性堅定。涵養深純時。何事不可如意。所謂無一念非天理之流行是也。此際安必尤人。安必敗事。行有不得。非命也。



義理未融之故爾。夫子告子張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此是少慎密工夫。所謂善全之道，無踰於此。若只說質直矣，而不好義，好義矣，而不因人反己，因人反己矣，而少謙退之思，人得以窺吾學之疎，議吾學之短長，欲歛容相敬，息心相從，亦見其難也。來札所云，但知徑情自遂，不計直道難行，此語仍當細檢。直道難行者，我處事即乎天理之安，人情之至，學深養邃，而人不我從，此過在人。徑情自遂者，但知學道之爲美，率其氣質之用，不酌淺深之宜，輒欲施之於世，而冀其帖然服從。此與怡然理順而人不我應者，自是不同。此過在人，而疚亦在我，不可不審也。當此正

學晦湮人心陷溺而能以興學教士爲己任非有閑聖道正人心之襟懷誰肯爲此誰能爲此此僕昔行之於泌而今無不可行之於許者也但銳然行之而不肯稍恕此是吃緊着力處最爲得手然畧有涵蓄而不至張皇人無尤矣僕昔在泌年餘皆是銳志之日然却不是有所效法亦不是要人說好只是看得道理應該如此做就如此設法措置此間亦不是純靠法子全是積誠爲之毫無夾襍之念彼時便打筭到十三四年去任時如何令家詩書而戶禮讓不料早爲會闡奪此席也其中有不慊意者陶淑日淺雖慕學者衆其實未曾得一肩荷斯道之人用自愧爾今許昌教法日新月異積至誠感之能鼓動得





篤嗜程朱之人出有其一、便可補僕所不逮。何論多人耶。大抵講學會文、宜徐徐爲之、久而無間、便少激烈憤事、始勤終怠之患。昔兩程子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以聖人爲必可至。此銳然之志、泌陽教法最爲得力。今許昌教法亦最得力於此。要知十四五歲之志、不是十四五時、卽成就一箇聖人、乃是十四五時貫到終身、都是此志也。今興學教士、銳然爲之而不辭、此意甚善、非流俗所能夢見。然却是銳然去興學、去教士、直到做滿此一任時、不肯休歇。未卽謂我興學、學無遺才、我教士、士皆善類也。總在銳志以爲、而又徐以善其所施。○二十五日、  
 之方秘言之甚誕。

屏之。○二十七日

祝張母李氏八十壽序。秦

四方以致豐贏。卒不炫所有。以矜於世。蓋其天性類然。至婦人中饋而外。無餘事。性既專一。鮮諸華飾。以故真淳未漓。多歷年所。若似頤養天和。有內保力者。其實無是也。總之人朴則嗜好淺。嗜好淺則精神固。精神固則福命長。故合十五國之風俗而較之。號朴厚者莫秦若。稱壽考者亦莫秦若。秦土固渾乎淳麗之遺。猶及見古來介眉之祝之。非諛說也。如張君雙寰。壽八十餘。乃告終。其配李氏亦壽登八十。此可証已。里人製錦爲賀。其姪君講商於柘。因丐言於子。以爲氏祝。子詢氏世系。則曰族衆而守義務農。而力本。嗚呼。此氏



之所以享大年之由也。族大而不聞義外務而多力營皆非享年之道。氏既鮮此抱樸含醇安有戕吾性也者而弗延裕無窮乎。再詢氏實德則曰自于歸後惟奉姑至孝而已。噫此氏之得天厚而必欲使之以壽鳴於世者也。天下惟孝可格天惟孝能永世孝操之我非操之天也。壽操之天實操之我也。天人之理微矣洞徹此中可躋聖域。况婦人女子業能盡之而有不達穹蒼者乎。卽孝之一言壽可必矣。他何論哉。君講商於柘篤實愿慤有古人風其欲揚氏之德而表氏之行者不啻飢渴君講殆天性孝友人也。且謂氏子文芳誠一不二克振家聲又可見氏之積德能裕後昆。天下之以德獲福者孰能如是之兼全。

無憾者哉。抑子聞之秦中諸寓栢士者率如此言。益躍然爲氏賀。爲君講文芳賀。並爲秦中諸君賀。爲氏賀者。賀其至性不渝。懿行卓然而得以自固。其天年頤期之徵。此可信也。爲君講文芳賀者。賀其家有令母。式垂壺範。得以奉萊綵之歡。得以奉猶子之誼。天倫聚順。致足樂也。並爲諸君賀者。賀其風俗近古。人心未鑿。出作入息。以恬以熙。長享太平之福。於聖人之世。視帝謠順則之衆。不異焉。先王之遺風。諸君之鄉。其亶厚耶。何福壽之多也。予賀茲三者。願氏之壽不朽。張氏子益繩繩未艾。而共井疆同里。閑者悉勉勉於善。以臻壽考之應。

○三十日 與田簣山先生書  
云。是爲序。 向訂朱陽書院之遊





不遂。今春先生惠然肯來，某又之。他所不遇，念某於先生企慕愈深，睽違愈甚。自訪於侯氏館舍，以至今日，閱十有六七年矣。屢訪屢左，從未有促膝快談之緣。所稍稱心者，赴州行婚禮之會爾。時酬應方繁，折衷理道處才十之一二，究何能暢滿夙懷。不解此中之意，云何。豈睽之乃合之，大睽之乃大合之耶。今歲書院改遷，興造未了，俟規模畧整，當奉迎道駕，俾學者共悉清誨。天從人願，或不至終睽乃爾也。所輯同志譜稿，昨呈上，想入炤矣。斧削何幸。某賦性愚昧，罔知世局，實亦落落於世，不能強同。所謂同志，僅數人。就數人中，亦尚有費解說者，而可云同志，甚矣。有志難志之同，愈難。有識者閱前列交遊之迹，可當



畧窺微意。不然以不檢律之罪我者至矣。懿  
行。亟望與世共之。非私知我者。智者能鑒之  
也。蔡司訓勇志於道。銳然不疑於所往。誠於  
施爲。似克負荷。况儼然擁臯比。以善及人。誰  
得禦之。許昌學規亦有可觀。但以爲本。泌規  
誠隘。然其志正。可扶翼而前也。倘錫以一言  
堅其好。吾道之興。與  
人之善。不均賴耶。  
○以後爲學者聞孝經  
之旨。

九月朔。請孔子神主於書院。

官長畢至。

○九日。閱

二程摘要。○十七日。田簣山先生書來。○二



十四日

作有教無類文。○予性懶作制舉之文。嘗思制舉之文。雖亦闡明理道。其實不過獲售而已。自得舉後。不復常爲此矣。因課子弟。思舉業一道。亦本朝取士之制。不可不畧存數首。以見數年精力所運。遂繙閱舊文。嚴加去取。所存者不過十之一二。雖文不雅馴。然亦見其未嘗不從事乎此也。

冬十月朔。請于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送

扁。

扁字望重賓筵。○疾畧愈。不能祭墓。

○十日。四弟克讓婦錢

氏卒。

治喪不用音樂。柩俗凶事用樂。習以爲常。莫知其非。昔年曾聞之於耿逸庵先

生以爲用樂非宜。今禁絕之。○十八日、葬錢來弔者止擊鼓與雲版而已。

氏。○二十日、自六月十五日病至是愈。○二

十五日

重脩東嶽廟兩廡記、商丘屬房心分野、脈絡實與泰山相聯、故土人崇

祀恒於東嶽。其間黃河拱其項背、奔騰澎湃、繞數千里而東下、及於徐泗淮、揚閩。然則立高辛氏之故墟、以指岱宗、所識不過距三百餘里、壤相錯而徑可相達、固知白馬之封祀、東嶽非誣也。客有請於予曰、勒馬鎮隸商丘、西南三十里許、舊有東嶽廟、今鄉人連氏等糾衆聚財、起而重新之、更旁及廊廡若干楹、併力工作、金碧輝煌、一特稱爲盛事。衆方善



者鐫石以傳、願以一言紀其概。予應之日、唯唯。五嶽四瀆、皆造化屈伸往來之迹、載在祀典、惟以奠嘉師、履土而安、神明奉之、不獨學士家言虔此、弗戾正經、柰何斬一言、合湮所向。予考宋俗、漢地里志云、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元地里志云、習俗淳厚、喜勤、尚質。今聚族於斯、嗜好聽言、頗愿諸絕淫祀、獨嶽神正直、以爲生人宜敬事、輯厥土、遂飾美殿宇、大啟廊基、踵事增廓、使神有所棲、而無復土崩瓦裂之嘆。所謂厚重喜勤者、其可徵與。或謂國家以神道設教、率民以禮、和民以樂、凡弗列秩宗者、禁弗舉。嶽神主境內山川者、得以祭之、衆何歧力爲。予曰、不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明禋肇舉、分有

所制。若夫虔供明神、善念所極、可格穹蒼、疇得域其精誠所屆。衆建嶽神廟廡而禱祀之、亦猶呼籲上帝、人人得盡祇事之誠云爾。非實亂弗經、穰穰而來、覬覦福田於神鬼杳冥之鄉、可髣髴萬一也。居是土者、相觀於鄉之崇善不替、而致凜於泰山巖巖之氣象、其以我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盡倫無缺者、答神所祐、神其茹之乎。亦衆力善所願也。予故樂以一言爲之記。

十一月八日

答蔡文炳書、前書未悉來意、深以未合於世爲慮。得今書、知

無有參商之事、中殊快然。至不獲上之說、此却無妨也。濂溪先生一代大儒、尙不能見信





於趙清獻公及久而後識之也。知人豈易言乎。惟在我循分盡誠。歷久不渝而已。所云勸化三二人爲學。足徵大力。吾道之慶。聞會課之功。繩繩不間。且教及遠方。不啻躬至。許昌話此事也。喜逾尋常百倍。惟願○九日何鐸一直向上去。將來自可達到也。

業張成淑爲介。鐸十七歲。柘城人。

○十二日 輯大學中庸文。共七十篇成帙。

○十四日 仁將錄序。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讀書至此。未嘗不作而嘆曰。先王以孝治天下。卽以仁治天下乎。天以陰陽五行。生人生物。而理寓其中。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仁卽天所生物之元也。仁之發。莫

先於孝。故曰孝弟爲爲仁之本。孔子振春秋之木鐸、標提仁旨、與門弟子爲講究。顏子明健克復、至三月不違。曾子弘毅、故以爲已任。子思子原性於天命之謂、孟子昌明仁義、力黜雜霸之私、皆以全此而已。有宋濂溪太極圖、闡不傳之秘、橫渠西銘、狀仁體之廣大。明道、伊川、紫陽、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奧義、而發明之。洙泗之仁旨、昭垂萬世。後至儒宗紊亂、羣言喧沍、人欲橫肆、天理漸滅、有志當世者、旣高談濶論、不無棄本趨末之病、而好異者、流復師心自用、妄闢捷途、於布帛菽粟之正理、乖舛而不可施之於世。兩者均足爲聖道裂。商巖先生政事之暇、探討簡編、往往論著確切、返之於本、則近實用之於天下國。



家則不拘於一轍。其淵識遂指更周乎千載而  
上、千載而下。如所著仁將錄、誠見天之心  
惟在生物、君之心惟在生民、民命之安危存  
乎命將、因考史籍所載名將事實、取其敬體  
君命、篤愛民生者、蒐輯成帙。自三代歷漢唐  
宋元明及本朝、或一代數人、臚列初終、不  
厭其詳。或數國缺人、人僅數行、不嫌其畧。更  
以益殘暴之將若干、勸懲之條若干。書成、總  
提其綱曰仁、走一函示予屬序。予讀是書、嘆  
公用意忠厚、實能體上天生物、大君生民之  
心。故肯娓娓敷仁旨、爲斯世訓。夫仁者天下  
之正理、反是則殘忍、失生人之性。人心之存  
亡、世運之隆替、因之。公洞鑒源流、覺天地間  
渾是仁境、不可間之以不仁。猶人周身內必

仁理浹洽、方無手足麻木痿痺之病。以此思程子放此身在天地間一例看、是大快活之語。默默契合。遂於極繫民命國脉者、道出痛癢相關、謂聖人於三錫之命、申以萬邦之懷、實示兵凶戰危之事、義在止戈。師貞丈人之任、責在安民。烏可不體此意也。爲將者果仁以居心、仁以律身、仁以處事、仁以馭下、時而禁暴除殘、不妄殺一人、如古仁將所爲、人民之身家安輯、國家之元氣保固、疆場安有輕試兵革之禍。兵刑不作、禍亂不生、盜賊奸宄潛消、獄訟衰息、禮讓之風大行、豈非孝經和睦無怨、景象宛然在目。方今聖天子體元御宇、仁恩遍蒸、山陬海筮、革心向化、膺推轂之寄者、無不以綏中外、靖烽烟、翊贊昇平。



矣。誠誦習此編而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  
 干櫓、行將嫺止、齊步伐之法於孝友、嫺睦之  
 餘、儒將奚不可爲仁將哉。在昔漢之光武表  
 章聖道、令虎賁士俱習孝經。帝王以仁治天  
 下、斷必自孝始。公昔註孝經、今更推廣仁說  
 於專閫之重臣、三致意焉。其以孝訓世、抑且  
 以仁爲鵠。凡具是仁者、身體而力行焉。孔門  
 言仁之旨、孰不可講明其理。孰不可實體其  
 事。子將執是編爲師中。○十六日 太孺人忌  
 慶、更爲世道人心慶矣。○辰庭上致  
 祭如常。○二十二日、論仁將十條。趙克國、克  
 招服、不肯輕戰。此安邊寧民之大計也。仁而  
 善謀、所全活者多矣。○鄧禹 禹初歸、光武



其意謂不嗜殺安集流亡爾。及後自言馳驅海內未嘗妄殺一人。此惻隱充盈豈膠東固始而下所可及哉。在諸將中仁獨厚矣。○馮異初爲光武說父城謂諸將多暴獨劉將軍所到不擄掠以此識爲非常人其見加於人一等矣。及遣西征惟務招徠不事殺伐。光武亦謂元元塗炭諸將雖健闘惟卿御士不爲郡縣所苦其相信處惟此仁爾。然謙退不居論功獨屏樹下以避。蓋天性恬淡所謂仁而讓非耶。○諸葛亮昭烈以帝室之胄興仁義之師與魏吳竊據神器塗炭生民邪正判若黑白。武侯擇主而事可謂識古今之正義又必待三顧而後出純乎聖賢家法矣。奈嗣主昏庸不能輔以有爲此天數非人力



也。然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明知其不可爲，而必盡心以爲之，非全天德之剛而無人欲之私者，能之乎？若武侯者，可謂仁而智勇兼盡者也。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信哉。○羊祜、羊叔子之輕裘緩帶，千載而下，人有餘慕，以爲干戈擾攘，何雍容爾雅如是。不知實仁心浹洽，不嗜戰殺，以有此也。觀陸抗戒所部有彼德，我暴之語，其仁心雖敵亦信之矣。人之思之，烏能不望碑墮淚哉。○郭子儀、汾陽乃心唐室，當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衆至三十萬，京師震恐，顧乃以單騎見虜，開誠布公，卒用回紇破吐蕃，於唐真有再造之功矣。跡其召之則行，君父在心，宗社爲念，生民無窮之福，自一人造之，非確曉大義，坦

白無私者能如是乎。令公可謂仁而忠者矣。  
○張萬福。萬福救陽城大聲疾呼忠愛之  
氣振厲無前。雖偶然發之亦根心而生者也。  
非有還子女賑饑民之仁心做此事不出矣。  
○曹彬。武惠念念不忘民生。唐城將陷忽  
稱疾謂諸將曰。吾疾非藥石能愈。惟不妄殺  
一人可愈。程子所云滿腔子惻隱之心。此類  
是矣。古來名將雖多。未有仁如武惠至斯極  
也。師旋。惟署榜舟前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  
公事。回。其不伐。又似謙之九三。子璘。瑋弘暢  
父風。固勞謙終吉之驗也。○杜杲。杲惟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故其言曰。殺降不仁。奪  
貨不義。又曰。在軍中久。無悖行。無左計者。皆  
得力於論孟。意誰謂孔孟之道介冑士不可



服習也。漢之孔明、唐之藥師、宋之彝叔，皆嘗從事學問者，果其流亞與？仁而儒者，是又關一徑矣。○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所進說於元世祖者不一，其使中原黠類得保，又以得土無民，將焉用之？之一言救汴京百四十七萬之生靈，尤其仁之最著者也。至請求孔子後，召名儒釋九經，居然以文教佐太平之鴻勲矣。仁而儒者，求之革命之代，可多得與。

○二十四日 或病予貧，予曰：貧之美，既絕聲色貨利之好，復鮮水火盜賊之災。且官長親友之垂涎借貸，無知小人之拐騙剔弄，種種害患悉爲消滅，而後從而專心致志，以圖我之所當爲，是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何病焉。

○二十五日

劉方齋先生過我問近功何如。予曰近功荒疎，惟得貧字力最巨，不知今生何幸得此。是所操以爲自勝之具也。○二十六日，讀孔明出師表如

郭攸之、費禕、董允使咨宮中之事，薦向寵，使咨營中之事，內外間謀盡善，幾費心曲。後主付之東流，不能不致嘆於昭烈之無嗣也。○出師表內所云劉繇、王朗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想見當日君臣息緩悅從，鄙人安坐無爲，好爲大言欺人，國欲無亡，得乎。○二十八日，論馮道、相四姓、廉恥、道喪。若以仁類列之，似無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縱有仁愛生民之事，而綱常毀裂。





無復人理。是所得者一抔之土，而所失者千  
 仞之形。欲取仁，將以維世道。安取此亂臣以  
 禍仁義哉？意欲  
 削之，未審當否。○二十九日  
 僕人多不安於  
 貧者，令各率妻  
 子出居  
 於外。

十二月八日作商丘蔡氏忠烈傳

崇祀褒忠  
祠蔡公傳

公諱浩明，歸德衛指揮。因六世祖祥宣德  
 間隨征交趾，沒於陣，詔贈秩子孫，遂得以武  
 功世其爵。公奉上忠勤，馭下仁厚，臺使器其  
 廉幹，委掌衛篆十有五年，人德之。天啟初，山  
 東白蓮教作，衆懼競竄。公與商丘合議浚池，  
 分厥役，自北門至西門，以南悉衛工，窮晝夜

督視。工竣，民鮮播遷之患。城藉以完。垓澤之門，勒石紀其績，以薦陞汝寧府守備。尋致仕。崇禎壬午，流寇困歸郡，公協守外城西南門。賊攻急，或謂走河北乃免。公正色叱之曰：「吾家累世受國恩，有效死之義。」城破，與俱亡。爾將焉往？於是率精卒登陴捍之。城陷，力戰殺數賊，絀於力，遂遇害。其子指揮侯東，諸生懋東，俱同時殉難。侯東尤慘。侯東守東門，被執，罵賊不屈。賊怒，截其鼻耳，更奮起擊賊，又截去八指而死。祥浩、侯東並崇祀褒忠祠，稱三世忠烈云。論曰：明末盜賊蜂起，勢焰蔽天，所至擄掠，民遭塗炭，不能維已，傾之勢於喪亂之秋，斯亦仁人君子之所悼嘆而無可如何者也。所可恃者，忠臣義士尚存於人間，烈



腸勁骨不摧於亂世、抒其誠心、吐其浩氣、尚足以禦寇賊、固城郭爾。成則其君之靈也、國之福也。力不能支、而以死繼之、天命所在、人何尤焉。若蔡氏父子兄弟同死於難、張許之遺風宛然如在。雖羅鼎鑊於一時、實垂忠義於千載、褒忠之祀、其食報無窮也、宜哉。○

九日

題孝義錄卷端、商丘文學蔡君振東字憲彝者、負偉畧、不遇於時、人往往惜

其弗致通顯、業雕蟲之技、鬱鬱不得志以歿也。予嘗考其家世、自君五世祖祥以軍功詔贈指揮、至君父浩、兄侯東、弟懋東相繼聲益振。當崇禎壬午城破、父子俱力戰死。於是褒忠祠崇祀。且三世至今猶凜凜有生氣。君至性激昂、慨念前烈、嗚咽流涕、因繕褒忠祠之

未備。約日舉祀。以顯先績。非明大義篤孝思。能有是乎。何謂業雕蟲之技。鬱鬱不得志以歿哉。嘗見世之骨幹脆薄者。與世浮沉。碌碌不逮中人。處高堂華屋。未免佚志窮則垂頭喪氣。寡所寄託。若君承先世休光。以表忠烈。爲第一事。而繼述八則。承先亦以啟後。嘗寓志在千載以上。沉酣經傳。旁及子史。優游厭飫。積久彌稱富有。又喜藏古名畫圖。時時展玩。几案間作山水之趣。如君者。嘯傲一室。置身前古。後今間。固不豁於目。而快於胸。其所得爲己優矣。何謂業雕蟲之技。鬱鬱不得志以歿哉。君有子文炳。從予遊。述君孝義之蹟。益快。予因題數語冠其端。君之生平從可想見焉。文炳司許昌鐸。能教士。毅然以古人自



期待君未致通顯者、有昌之者矣。

○十日

寶硯堂詩序、人言詩由性情出、非

繫之乎其學也、其信然耶、抑非耶。古聖人有制作之才、作為詩歌、用之清廟明堂、以助政治。下逮野婦遊女、托物詠嘆之辭、亦必令太史採之、以觀俗之貞淫、為勸戒。此詩之大指也。後世作者林立、歷漢魏六朝、以至三唐、體制弘開、諸美俱備、聿云盛矣。然皆不外道性情一語。聖人刪詩、蔽三百之旨、於思無邪之一言、以此也。蔡子永亮、負性高朗、天才駿發、一種奇尤、特達之概、不肯寄人籬下、其為詩亦卓犖不羣。他人不能強而擬之。即使蔡子強擬他人、亦夷然有所不屑。謂詩非由性情出、不可也。雖然、謂性情離學、又不可。仁而流



於姑息義而流於殘刻豈仁義之不美亦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以有此也詩由性情出善矣獨不曰出之中和之性情爲尤善乎吾願作詩者於詩乎求之先於性情乎理之於性情乎理之復可於詩乎求之矣蔡子負奇氣以希心於賢聖之林人所驚憾而不敢承者獨以身任之不知者咤爲怪事其實是有真性情者也以真性情人發真性情語詩非繫之乎其學也養其性正其情以真性情語傳真性情人詩又不謂非繫之乎其學也是吾與蔡子論○二十一日與陳孟叢行納幣禮詩而已矣

陳卽日回禮○二十二日

呂申國公張待制兩夫人皆出於魯



待制以其女妻申國公之子卽榮公希哲也。一日待制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卽謂申國夫人曰兒輩豈可使私作飲食壞家法。噫古人以禮自處又以禮處人其不欲陷子女於有過以篤其愛護也。予於張夫人見其能備三善焉。後世人心不古縱其私情旣不能以禮自閑又不能閑人於禮兒女輩任其私藏造作其壞家法寧獨私作飲食已哉。人家有此亦○率客遂以親迎故告祠堂設祭可愧矣。

行九拜禮。○二十六日遣客遂迎陳氏女。音用

樂醺子奠鴈。○二十七日客遂偕婦拜見尊諸禮如舊。

長父命卽於位次統拜壽。○二十八日家長

率新婦廟見。○客遽夫婦拜見婦之父母。○

三十日克讓繼娶張氏。

○相如叱秦趙卒免禍豈愛璧哉振國勢

爾。然此猶是戰國勇氣之習。卑卑不足道。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俱能勝暴虐。令人心悅誠服。是用何法。彊爲仁而已矣。總之理直則氣自壯。不直氣卽餒。正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不縮。雖禍寬博亦憚之說。非北宮孟舍血氣用事輩所得襲也。特視人之置身居何等爾。○聯云、道在謹言謹行、心惟知止知足。○那是我長敢出口談世之短。豈

云吾貴何任意忽人之微。○人間之事無難  
爲。只要認真做去。天下之人豈易處。如何越  
分行來。

是年多病。春夏遊西南。秋冬脩葺書院。

外孫張 趙按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五終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一五

校記

①梁：當作「梁」。

②殯：當作「殯」。

③佚：當作「帙」。



尋樂堂日錄卷十六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遠 全編

三十八年己卯四十七歲。

春正月朔

五鼓焚香供獻隨大人祭拜天地祖

先畢諸子弟男婦依行次羅列樓階  
上獻爵大人。予兄弟夫婦一次敬盃安坐。容  
端婦等一次敬盃安坐各遍跪樓階臺上讓  
大人飲酒訖四拜。禮畢其餘各依位次不易。  
婦拜夫兩拜弟弟婦拜兄嫂兩拜。子姪姪女



孫女拜父母、伯叔父母、祖父母總四拜。長者受拜、禮畢升堂。次長受拜亦如之。次長受拜、禮畢升堂。又次長受拜亦如之。此一輩行禮各遍後、一輩行禮俱依此。禮畢降階向大人告坐、一揖以下。統三揖、卽席坐。時天已明、止向大人敬盃、安坐。其餘未暇行之、拜揖而已。若天時尙早、敬盃安坐、讓飲一層、自不可缺。○三十日克讓迎張氏女、卽於元旦行禮。時讓先率婦拜大人四拜、後卽次同衆行拜年禮。至廟見亦同衆拜見、不另行。此非禮之常權也。○三日明辨入書院讀書。辨理舊業、不肯也。○五日謂子弟曰、近日得力處、不覺人之無嘉。○五日有短、不見人之可忽。以爲人之無



知而忽之、彼雖無知、亦弗受之。故聖人之心、常存戒懼、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心蓋無時敢易也。以爲人之有短而毀之、毀之不當、在我枉其惡惡之真心、固不足道、卽毀之而當、亦豈得爲長厚之遺乎。故聖人置毀不言、而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蓋私刻之意、毫不積於胷中。或長善之意、不無失之過者、要亦天地仁人之心也。雖過固無妨矣。○覺人有短、便是已之長處寡少。見人可忽、卽是已之敬心懈弛。○姻家作仇敵、大抵是責望之心所致。世俗不曉理、祇計衣類多寡、食用豐約、全不知得賢壻淑女爲重、甚可嘆也。○有娶婦者、家冒隆厚之名、而行聘禮簡畧、姻家從而責之、以爲是吝於用財者、旁人俱以慳吝

尤之。予曰：居家之道，甘苦祇自知爾。或其人外襲殷實之名，而家計艱難，不能豐於用者，有之矣。若實慳吝，是不以婚禮爲重，過在彼也。姻家止可笑而過之，必形之於言，責望無已，與慳吝者同在過惡中矣。豈不兩失之乎？此義至精，難爲不學之人言也。○見賢實是思齊，見不賢實是內自省，何暇責人？○責人之心過多，是學者大病痛處，進德者當從此處寡少。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此心純矣。○嘗見人家父子兄弟聚處一堂，說這箇長道，那箇短，滿口中俱是非笑語，滿腔中俱是刻薄心。如此行徑，天地正大之氣，忠厚之心，不能存得，安望福澤綿長？失天地之理，而天不翼之，使成亦理之必然也。吾願人家積得善氣。



多存得厚道久則舉世太和矣。○愚性迂拙最不喜道人家長短與子弟言惟經史而已脩身寡過之道疊疊於心津津於口非驅之使然所性存焉不能禁也世俗遇惡人家污穢纔形之於口覺羞恥不忍道纔萌之於心若刀刺不忍存亦非強之使不形與性拂焉不相近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石可轉此心不可轉矣嘗愛馬援戒子語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此言何痛切悚動子弟宜銘之肺腑爲進德之助○道人家長短便當想我家長短責他人過失便當想吾身過失一思我家長短長多少恐懼之心人家長短不敢道矣一想吾身過失起無限愧悔之意他人過失不暇責矣



此見不賢而內。○六日。讀經書。

○七日。讀書經。

○八日。明辨有外謀。

○九日。貢之。辨拜受。

○十日。天行。

○十一日。辨以書。

○十二日。來謝過。

○十三日。一。

○十四日。一。

○十五日。一。

一週有奇。稱至健。聖人德性剛健。純一無已。

者。似之。日之行也。不及天。狂者之志。大言大。

行。有不掩者。似之。月之行也。又不及日。狷者。

之。有所不爲。似之。狷不及狂。狂不及聖。聖人。

不得中行。而與故思。狂士。以其力能任道也。

狂者。又不可得。故思。狷者。以其志不爲非道。

也。等級分明。分量各見。聖人。

思之。卒不得見之。其心苦矣。○二十日。赴儀。

封。遊覽。請見書院。

車中讀書經。

○二十二日。至儀。



封張勉齋先生畱止之。

時勉齋構請見書院有基已使人於冉蟬

庵先生矣。予至，勉齋喜甚。

○二十三日

勉齋諄諄

商主書院之事，予辭之。

以主書院之事

○二十四日

勉齋不許行，以書院相託，予辭

屬予，予辭之。

之。

○二十五日

與冉蟬庵先生遇於勉齋齋中，歡甚。予謂勉齋曰：冉先生

至，書院有主矣。予可行矣。

○二十六日

辭勉齋行

不能再畱也。勉齋不許。

不許。

儀封令王公璋出示與學，定於三十日入書院開講，予辭

○二十七日

益力。

○二十八日，回家。

○三十日，全家。

李禮山先生書

來並寄詩。

二月三日書院脩治。

施整飭之功。

○五日

有亳州生員周

召字聖猷來訪。

○六日

門人鄭祖期書來論學。

○十日

周七十四歲。

作邑乘序。

重脩邑乘序。

皇帝御極之三十年。聖德丕揚。文教暨於遐荒。厥

后先敬勞。方岳重臣。越尹旅守土者。罔弗祇

乃辟。艱厥位。一時彬彬蔚起。吏治文學。稱最

者。所在多有。吾豫居天地之中。萃兩間清淑

之氣。壽考作人之化。薰炙尤良。其大夫師長

能於其職。殫乃心。審乃慮。崇乃猷。惟日長。乃

民裕。

朝廷無疆之休。中丞檄令郡縣重輯



舊乘。誕惟帝德日懋。土地人民。政事益廣。廊蕃孳平。秩無訛。用以勒之篇。昭文明大化。時惟孔亟。栢朱襄氏。故都雖延袤不及百里。然先聖之靈。爽式憑矧。戶口版圖。儼然隸王家。博物君子弘。啟蒐羅。式由古昔哲人典訓。不於我乎禪益。閤舊志。李郡守本固創於前。繼得張侯釋潤色之法。幾稱良然。未備也。邑父母平泉史公毅。然任之。嘗以予襄茲役。予謝不敏。再致辭。曰。文屬採摭。道貴信從。責在脩明。義歸裁斷。予聞實固。懼藐重典。不可。以光簡冊。公爰是奮筆抽思。先惟懸象列土。曩獻遺文。官師政教。田賦兵農之屬。肆力考索焉。而疏其梗槩。既如星羅碁布之不可以混而殽後。乃斟酌舊志所載。損益其所未善。

者或昔沿之譌者今是正亦有疑以傳疑去之不可信之失真不妨仍郭公夏五之舊者至關一邑巨典不肯簡其文。若乃忠孝節義惟天與我民彝近剔遠揚勿使大氓亂具苦心秉卓見標鴻材洋洋乎稱巨觀哉。我聞史難言穿爲難盾蒙首惡國法繩之不克辭其義精其文顯而微董狐而後無聞焉。他如帝魏退蜀向背任私蔑茲大義易燭爾人情炫於是非又瞿瞿然不克保是懼其有質以大司馬之威不肯變者乎。微特一時號良史雖千百世後猶將揭其肺肝而悚惕之然而難矣。公脩是乘芟舊構新體裁弘整寧簡勿繁寧核實勿徇名筆潔意長耳目所至神明運之矣。大匠不廢繩墨施之方圓合度良驅駕





輕車涉千里。御者不失其馳。爲之左右顧盼。甚自雄也。非熟於法。明於輕重與故者。其孰能任也乎。抑公爲此。蓋有本焉。長民者將惟民人社稷。是務理藻采者。緒餘爾。仁愛其本也。公治柘。精明摘伏。一本於愷悌慈惠。若四民恒性。四民亦歡聲作。城廓廨舍。津梁道路。視昔大治。益不自暇逸。闢朱陽書院。廸多士。雖風雨不少輟。罄公蘊和易。藹惻宅諸胸。其植本也。亶厚。從而馳騁藝林。亦醇亦肆。有謹嚴之稱。無駢麗之謂。其所作者。一邑之乘也。其所流而溢者。不惟仁愛之餘乎哉。志成屬予爲序。予因以一言識之。俾後之尹茲土者。得有所據爲做法。無或戾於治。抑以見天子同文之化。光華發於畿甸。聲教訖於薄

海內外、雖彈丸地亦有良宰、揆藻敷華、播文治之休光也。嗚呼盛哉。○十五日、

答李禮山先生書

數百里辱使賜問、謹謝。讀悔園紀聞、深佩語語見道、

可當家乘數則、亦可當語錄數則。璞園於此道深入、有得、敬誌數語、恐漏遺未審、幸教我。也。滄雷選拔、固屬力學之報、亦由積善之深、謹以一言奉賀。某近日偕子弟、遯跡書院、幸居近城、闌朝出、暮入、躬執炊爨之勞、不恤。但講解日涉、訓詁無裨身心、亦爲秋闈逼近、不得不出此也。先生以爲然否。○酬禮山先生見懷之作、兼賀令嗣滄雷拔入成均、用元韻。人生天地間、厥類同、草木神以發、其知、杲日豁陰谷。所以君子業、朝夕勤誦讀。鳳凰翔



千仞紫雲理書屋。倏忽撤萱帷。旣殯始食粥。負土謝人事。不怕筆光禿。毀骨惟禮教。如君世所獨。寒風悲蚺蜺。野處雜編蝓。前年許昌遊。襄城頗注目。病乃驅車來。返廬亦太速。環顧海內賢。同調我所服。君家棠棣茂。讀書卜山麓。鳳雛引千里。高翔拔黨塾。自有求國士。握髮不暇沐。儲乃席上珍。石渠待先錄。雙鯉遠遺我。盟手誦反覆。重感投繭誼。父命謝荒牘。與君千秋志。歲月空碌碌。願言脩其羽。江海納溝瀆。霖雨以爲期。斯世標芳躅。○悔園紀聞題辭。讀悔園紀聞。知李子璞園有灑落之胸。無凡近之想。何意趣塵塵。沉酣理道中也。所紀才四十餘事。玩之如層巒疊嶂。奇秀聳目。如五色斑斕。幾不可識別。細咀之。又

是布帛菽粟久而不可厭也。嘻異哉。跡其先世運際明良寵賚特隆。元老時遘艱危。忠烈挺植大節偉矣。若夫獻縷製百歲之衣。捨棉隱夫婦之盜。講院邀光於宸翰。讀書喜圖於雲窩。殆所謂祖貽孫謀。父作子述者也。至所樂述者曰遺文曰先獻所亟表者曰仁讓曰孝友。所痛戒者曰羅坎曰燕鵲。抑又勸懲分明矣。乃課誦之所專注。筆墨之所揮灑。不曰讀橫渠之語。則曰書月川之錄。而小學近思一。一提其綱而發明之。非家學淵源能守是哉。其兄禮山先生與予友善。予於茲集聊題數語質之禮山。中原學脉遠在伊洛。近接嵩陽。璞園與乃兄其有以講此。○十六日偕子矣。紀所聞焉。不知當何如也。



弟讀書書院、畱振起家課奉侍大人。

借克讓容恂容

肅容莊容、遽入書院、靜心肄業、一切家務付

振起料理。定於朝往暮歸、令僕執炊爨之事

於書院北園。

○二十六日

有屋、有屋書可讀、無車步亦閒。吾

所計棲遲、宵焉見深山。

有屋、構數椽、東門

僅數武。含笑倚白雲、往來覆棟宇。

有屋、院

深沉、種樹成幾行。微雨濯嫩枝、朝朝看新篁。

有屋、短供膳、藜藿僅兩掬、食之悅顏色、裒

露趣新沐。

有屋、天之下、有屋、地之上、聊以

蔽風雨、不必問所向。○皇清文學郝君墓誌

銘、程子知扶溝、道民以孝弟忠信之行、俗

勃焉丕變、不逞之徒、伺蔡河、覆行舟、攘其財



以自給。程子廉知之，不根治責，令首惡引其  
曹數十輩分地處之，察諸爲暴者。其人媿恥，  
卒舉導以孝弟者易前轍。邑大寧謐。讀書至  
此，竊嘆程子導民孝弟，未必家爲說，戶爲曉，  
其究也胥歸於善，不啻家爲說，戶爲曉者，以  
其微顯而默化之者，在人倫。故匿情飾志，有  
以驅之而遠也。今觀扶溝文學郝君生平大  
節盡在孝弟，豈得之天植者厚與？抑前賢之  
遺澤猶在人心，歷數百年，土物已舊，流風未  
泯，故行罔不協如此與？不然，何沐浴於教澤  
者深，其於孝友之行雖閱數百年，惟是之爲  
植本而無乖於日用也？歲己卯春，其嗣子豐  
玉執文學狀介予從學生姜率恒來乞銘。再  
拜曰：高曾以來世登仕籍，及考誕育最後，玉



考少子不及見考事王父母。然嘗聞之里老，不異家人言，因筆之以備採擇。諛言辱也有實行而不彰，敢曰考有厥子，無棄其用。乞一言埋之幽宮，永昭茲休。予聞之，書曰：子弗貳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子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與民彝，大泯亂乃惟用罰。又聞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茲命尹東郊，是古聖動色相戒者。厥惟不孝不弟，其克孝克弟者，厥惟懋昭是命。嗚呼！孝弟重哉。今郝君祗服克恭，樹乃令德，是天與我民彝，大服休者也。義當銘。按狀：君諱羽翀，字扶搖，先世晉之洪洞人也。自明代有諱成者，徙扶溝，遂家焉。六世

至贈公文舉、再傳封公塋、生維康、維康生騰、騰生羽翬。維康者、君王父光祿公也。輸穀賑貧、活人命無筭。當日綸音褒嘉、建坊旌其閭。至今人猶尸祝之。光祿仲兄都諫公維喬、以名進士歷臬藩晉陝西、有韓政蹟、照耀史冊。至君父武令公騰、明哲處世、早解簪紱、有對松吟嘖之風。君子往往稱之。方公丞鳳翔、及遷經衛時、家事一以委君。君履常蹈變、動中機宜、不遺親以憂。遭流寇蹂躪中原、所在盜蜂起、脇仇相滅。君女弟適張氏、寇與張篤祐隙、以君女弟爲同宗婦、謀禍之。君知之、密謂女弟曰、吾不忍汝以孀居來依、慘罹茲毒。去之、碎我骨、罔恤。遂乘間潛使之避。賊覓弗得、君幾危。盜昌熾、奪人田第、屠掠無時。睚眦必



報聞者股栗。君四兄光祖以細故觸寇怒。大  
恐。君救之力告。絀謂其兄曰。瓦裂不可收拾。  
非溫言可解。亦非婉轉謝之。獲免於難。計惟  
先發爾。緩將噬我。與賊傾我。無寧我傾賊。是  
自固之策也。亟以寇跡白之令。令密緝就擒。  
賊恨入骨。然不能加害。國初嚴逃人之禁。  
光祖邨落忽邁。此乃無良攀陷。欲置之死地。  
所知率相顧走。恐累已。君不避禍害。以身當  
之。千里走京師。辨其無辜。得雪。賊平。田廬爲  
所占據者。君悉復之。卽以所歸田與兄共。時  
時念手足析離。不忍獨享安樂之奉。凡歲時  
所入。多蓄貯之。克家需。不以之豐私囊。厚御  
兄弟之子。納之誨中。卒撫以立。與人交。然諾  
必踐。好施與。貧而乏財者。至焚券不責償。鄉

聞聞以是聲藉藉甚。君慷慨有偉抱。大約孝行。因心友愛之性。鍾之最厚。其出兄弟於急難。披肝露膽。表表乎有大丈夫之行者。邑侯周公聞而敬之。以爲澆薄之俗。得一倜儻非常之士。以風人知敦節義醇朴。可幾於古。吾以郝君當鄉飲酒巨典。其允當遂造廬請不得辭。明年再請。再與賓筵。君之名遂重於時。跡君一生。光明洞達。多畱勁節於危難險阻之日。及難平禍解。置他人於安居之地。而君獨蹈白刃而出乎險中。其身雖險。其心則夷。亦可謂明大義而不惑矣。乃抗節落落。不求人知。人亦鮮有知之者。獨賢宰相人於風塵之外。知君能自樹立振拔於流俗。則式閭表敬。人亦罔不欽慕其高風也。非孝友之實。安





能動物若是哉。君生於前萬曆己酉之十一月、卒於康熙丁卯之六月、壽七十有九。配王氏、繼配姚氏、張氏。男七、中膏、霖膏、見膏、豐玉、俱庠生。霖舒、國學生。漢膏、先亾。作霖、女一。孫男十四、其恒、其岳、其崑、其崙、其泰、其華、其霍、其嵩、其媚、其峒、其岐、其達、其傑、其疑。孫女八、曾孫男十二、曾孫女八。其姻閥悉載行狀。茲不述。於康熙三十八年月日卜葬於新塋之阡、與其配合。爰系之銘曰、  
嶧、嶧者嶽耶、孰與岱宗長其卓耶。濔、濔者淵耶、孰與滄海納百川耶。磊、磊者行耶、孰與孝友莫與京耶。人所好者其懿德耶、君所不得而辭者其令名耶。以是勒貞珉耶、紹聞衣德言、其有餘榮耶。

三月朔、撫軍李公再捐俸金脩朱陽書院。○遊

蘇氏適園記、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之夏五月、予南遊既倦、返吾故廬、望朱襄之野而攬轡、歷宛丘之墟而停驂。於時至陳也、煙火寂寥、明月入懷。方憇旅館、振衣之塵、州刺史來視予、止予於蘇氏之園。主人賢而好賓、雅稱刺史意。又其子與予弟振起同鄉、舉情最樞、益爭止之、不簡予從。予因恣耳目之奇賞、擴卓犖之壯懷、徘徊久之。清風襲襟、白雲橫足、致足樂也。刺史爲政多閒、偕州叅戎學博日一至、再至、與主人迭治酒觴、大理脩觴、歌聲嫋嫋、不絕如縷、與鳥音相上下。如是者三日、予乘暇選勝、或坐卧林臯、賓朋錯也。或暢所



欲言、夾岸響聲相答、牧人唱也。或孤艇往來、不徑而通、隱於水灣、蔽於飛甍、門繞清溪、取不禁也。或偃仰瀟灑、開牕啟戶、四壁清涼、飄乎若沉疴之去體也。於是細尋園之勝槩、有堂、羣飛正位乎中、而氣籠煙雲者、君子攸寧也。由堂而降、拂檻以入、紆迴盤折、如星羅碁布之紛列者、亭榭之各呈其形也。若夫樓千層、書內聳峙於深院、外俯臨乎曲沼者、收鬱蔥之佳氣也。進而一步一詠、見夫柏幹參天、松陰覆地、竹林茂密、荷花歷亂者、佳木繁而百卉殖也。俄而怪石攀藤、高不必乎嵒嶮、陰不必乎蛟蛇者、體勢具也。亦有就下之陂、辨不必乎淄澠、幻不必乎潮汐者、池之泓以澄也。最後臺稱雄觀、廣袤百武、山形嵯峨、石

磴參差、徑通危橋、行轉幽阿。其尤異者、泉湧於洞陰、日接夫淵底、妙極闔闢之迹、悟徹屈伸之理。殆萃壺之景物、消息倏忽萬狀、而不可以言者、畢見於此乎。登斯臺也、南望水之中央、子由亭儼然在目。東南雉堞拱其項、側與此園遙遙相映。是武王以元女妻胡公、嘗都此者也。覽其丘墟鬱鬱乎有遐思乎。孔子大聖人也、絃歌之臺、歸然獨存、父老傳當日受厄處在此。今思之、其以爲厄耶。抑指絃歌爲美談耶。瞻顧東方、伏羲畫八卦、啟萬世之。者也。北則太昊氏之陵在焉。歷代帝王、祭鴻章、煌煌並列。今我皇上、億萬歲、禹功超虞、虞思撫四海而威震八荒者、四十年、俾天下享太平無事之福。既嘗遣臣工來



告矣、而其御製瑤篇、宸翰揮灑、實寶藏於其中、而爲風雨蛟龍所擁護者也。西望關洛、滌波孟豬、熊耳外方、俱可連眺、想其大畧斯遊也、洵足盪心胸、跨今古、不復作尋常登臨觀矣。吾不知是園構於何年、能使懷古者得息車於斯、一一爲之覓弔也。刺史與主人居子以此深喜其有以發予無窮之感也。設記之。刺史安邑張詰也、主人州人蘇應元子。名俊也。與此遊者、秦武嶺之吳烈、學博雅之孟桓也。柘城實克勤、作記子容莊從也。○

**五日** 節孝紀咏二首、有片、李母郭孺人遭時不造、飲恨彌深、痛姑難之、獨懷丁夫祿之、早捐用、是以婦爲子事死如生、剪髮刺血、肖像奉姑、白首勵志、彤管流徽。子聞其事、



不禁有世道人心之幸。因以二律紀其節孝。爲婦標美。亦以爲世勸云爾。閨閣聞聲已刺心。北風栗冽觸重陰。從來身試虎狼苦。不似命懸刀鋸深。收骨千里沉夜冷。團香一日畫容森。如君若使今猶在。料想堂前痛不禁。不是喪偶。是愛親。憑將髮膚肖姑身。未曾謀面。知何似。已道聞音恰是真。淚滴香丸心欲碎。掌承檀像貌爲神。幾人拜壽丁。木得親聲達。崇宸。○清明祭墓。是清明。酒逢人路上行。竟是。何妨俗。亦同情。墳頭插柳。一。晚晴。愁到兒孫歸夜燭空。餘野。○九日藏書樓續典工。○十一日書院子。不。



尤有實証、冀造深微、詩以示訓、聊寄癡懷、  
 辭家鑿壁、破書聲猶是堂前、問親情却怪磨  
 成、射雕手、青雲祇得付朝榮。天根月窟覓  
 春華、老眼新開望更賒、可認門前風月到、乾  
 坤何處。○十五日、客莊長子生。○自二月十  
 是吾家。○入書院讀書、治舉子業。每旦在暮歸、飲食於  
 書院中、命僕取米麵於家、採蔬刈薪於學箕  
 園、以供爨。爲子弟擬經書題及二、三場、必需  
 之作、皆分日課功、單日講經書、雙日作文、第  
 一場期於精熟、第二、第三場亦不廢考、究令  
 手經磨鍊、每作一題、必期於成而後已。至講  
 文之法、每人與精選三十首、新墨令早晨熟  
 背、隨所背時讀、時與爲講解法、臘必令心與

文臨治蒸液而後卽安。其所作文悉細心校對不使有一字一句之未安。或有全篇改易數字者。或改數段者。或竟刪去原文重與撰構者。一日間竭盡心力無毫髮之遺漏。亦幾苦矣。而樂此不疲。雖子業荒廢亦不恤也。自前月十六日起至此日已閱月矣。而未嘗稍懈。惟今日有添丁之喜。畱家一日。書此以誌成就子弟急切之心云。

夏四月四日病。○十九日病愈。○二十一日至

院課子弟

舉子業。

○二十六日

與田簣山先生書。前道駕臨。極數日後

方知有失。倒迎至今惶悚。某近日得却病良方。早出暮歸。書院中嘗蔬食菜羹之味。大與



貧骨相宜。但課諸子，不無沉溺詞章之習。以時日計之，較勤往昔，以義理論之，遠遜從前。如何如何。先生向遊學箕園，荒蕪不堪，寓目。今春建茅亭幾處，未知可入大記中作點綴否。先祖祠後有舊城基，聳峙如屏，因擬名舊屏山。前建有樂山亭。舊屏山之西麓北望舊城水光，有汪洋不舍之想，建有樂水亭。樂水亭之前，間緣引溪過浮橋，紆折而東，再折而西南向，柏林中攀崖而上，至平坦，建有柏後亭。聯屏山而西下者，緣引溪也。沿緣引溪而西，至望鶴臺，亦建數椽於其上焉。園之中間，庭堂三楹，今雖未建，而遂平令蔡端儼同年已擬堂名念脩，爲先大父祠在左也。念脩堂之左，植柏數千株，石種牡丹數十本，雜以衆

卉與菜畦數區相映。西垣內種芍藥一區。東偏築層臺。建滋樹亭。亦爲蔡遂平擬名。迤邐東去。更轉而南。穿竹徑中。隨地勢高下。歷危橋。名葛覃者。而至園門。出則南望。由徑蹊而前。數十武可至書院。此園與書院相聯之大槩也。園以內種蓮之池有三。一在屏山之西。望鶴臺之東。此最後處也。一在樂山亭西南。可導絲引溪而灌之者也。一在園門之內。傍葛覃橋。非引城壕之水。則不能滋也。書院後亦種蓮一池。頗廣。舊擬春詠池。卽此。書院今於門樓內第一進。先聖殿。二進。講堂。爲孟臬臺。何獲嘉諸公所建。後一進。藏書樓。爲大中丞李公所建。現今脩造。至端陽前後。可告成。昨歲冬月。家君於講堂東。建友善堂三楹。講





堂西建寡過堂三楹。俟藏書樓工竣，卽埋後  
 邊一帶牆垣，劃出院宇，前後聯絡弗渙。此書  
 院近日規模也。因與園勢相緯，故及之。何時  
 邀先生一過，永留化神，言之不能不心馳也。  
 ○二十九日 登樓遠眺，送日到林杪，乃在  
 層樓上。摩雲一試身，兩閭俱清  
 曠。

五月二十四

郝豐玉來受業，余良佐爲介。豐  
 玉字梅友，三十四歲，扶溝庠生。○

三日，田簗山先生作學箕圖記書來。○五日，

藏書樓告成。○六日

子弟爲舉子業不少輟，  
 文字積數十百首，病困

之餘不能閱。稍愈兼之以人事冗煩不能不費營謀之勞。亦遂不能灑然閱盡。存此以見制藝小道亦須拮据而始成。天下固無安坐而獲之理也。子弟勤苦屬勉。每日早出暮歸。書院中着二役治饗餐蔬食菜羹相習不厭。科第之能與與否不可知。如此習久之亦可爲守貧不妄干之助。獲益當在是矣。○九日左膝痛。○二十日

沈復齋同年書來爲先王父筠峯公作傳載

大清一統志

附錄寶筠峯先生傳。寶如珠字帝珍號筠峯。柘城人。性至孝。

於學無所不窺。幼卽以聖賢自期待。母早喪。事繼母色養備至。繼母有疾。先生日夜憂泣。



禱諸天、求以身代。屏肉食不入口者二年餘。疾愈始復食如初。內外稱其孝。從塾師學授章句。稍長沉潛於詩書中。探討精義。奮志性命之學。不務口耳言論。以躬行實踐爲宗。至發揮理道。沛然若決江河。又莫測其涯涘也。悼俗學好爲新奇詭異之說。以惑世。慨然欲以身振之。確循程朱矩矱。脩身以淑後學。敦崇禮讓。殷殷不怠。故遊其門者咸知興起。先生賦質簡重。不妄言笑。操行廉介。嚴於取予。非道之事。非義之財。一毫不苟。當明末寇盜充斥。攻城屠掠。先生里居。族人依以全活者甚衆。立心仁厚。推屋施樸。力行善事。未嘗有倦色。邑人至今頌之。崇祀鄉賢祠。學者稱筠峯先生。所著語錄精微簡易洞徹。性原其孫

太史靜庵爲刊以傳布之。靜庵篤好理學克弘前業焉。

○二十一日病

愈。○二十三日邑侯史以邑乘見委與校脩

之役。

先是委校脩屢矣予辭之再至是梓人剗剗滋弊事幾廢史侯來商不克辭任

校訂

之役。○二十五日作重修明倫堂記。

邑侯史公重脩

明倫堂碑記。

仁義禮智性也具於人心心

統性情者也。聖人因人所固有者教以父子

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

信。此五倫明之自聖百代率由之莫能易也。

虞廷命契敷教成時雍風動之治。夏校殷序

周庠及三代所共之國學上自天子之元子

周庠及三代所共之國學上自天子之元子



衆子下逮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於是中受學焉。其學焉者又皆區以  
節候八歲教以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  
數之小學十有五歲教以窮理正心脩己治  
人之大學。其設學既如是廣教法又如委  
曲而周詳豈強人性以所本無實導人性以  
所固有故曰所以明人倫也。朱子白鹿洞規  
首列五倫其輯小學書提綱立教明倫敬身  
立教教以人倫也敬身以明倫者敬身也其  
要總歸於明倫而已。既又以明倫二字大書  
校官講授之堂後世學校遍天下規制廣狹  
不必盡同其以明倫二字署其堂則合四海  
如一也。明倫之義帝王以之爲治師儒以之  
傳學胥不外焉。蓋綦重哉。柘萇爾邑兵燹之



後學宮鞠爲茂草。一二賢令後先相繼崇起堂構。未幾風雨摧殘。瓦棟有崩頽之患。邑父母史侯起而弘整之。鳩工庀材。土木匠氏之需皆捐俸給之。毫不取之民間。以故不數月。煥然一新。閭閻安若無事。父老惟聚觀嘆息。作頌聲而已。至青衿子弟考業問道。安於其所。莫不謂昔之頽然荒廢者。今何執經而前。曾曾幾幾以寧我軀。以卒我業。非我侯惠心之孚。不及此。吁。美哉政乎。侯之啟牖斯文。豈前此所能及乎。侯爲政本之以仁心。運之以精明。成之以果斷。下車來。平市價。緩征科。宣上諭。崇賓筵。闢書院。設義塾。以及城郭道塗。津梁。廨舍。罔不釐然具舉。又以公餘種柳。植花。俾鳥獸草木咸若其性。跡侯所爲。殆



媲美古賢令之芳躅矣。至學校尤三致意焉。既銳意創建。名宦祠矣。更新魁樓櫺星門。一洗從前之陋。而且徐議祭器。捐置數百品。而復大建明倫堂。導士子以孝弟忠信之行。以學宮一事言之。其次第經理。不見創造之勞。祇覺區畫之善。蓋由才大而心密。慮長而見廣。故有是也。他政事槩可知矣。予因是不能無感焉。方今聖諭布於寰區。正學炳如日星。士之朝絃夕誦於芹宮內者。率皆號爲聖賢之徒者也。爲問易書詩禮之明訓。孔曾思孟之遺緒。其教人者何爲。則茫然矣。又問今日衣冠步趨之徒。儲爲他日公卿大夫之選。今日脩之家者何事。他日獻之廷者又何事。則益惘然矣。夫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與之、蓋將以崇本敦實率天下而仁義之也。今之取士者雖變通乎鄉舉里選之法、然猶存其遺於制科中、意非不善也。士之習其業者、灼然以五經四子之書爲標的矣、而身體力行者蓋鮮其人、則是以五經四子之書爲帖啐之習、非爲進德脩業之地也。爲利祿之階、非爲綱常名教之務也。濂洛關閩五經四子之與、而爲儒學之大宗。紫陽復集諸儒之大成、以續尼山集羣聖之大成。此百代人居敬若何、窮理若何、力行若何、則且喑然若喪矣。又其破裂聖道者、詆詩書爲糟粕、視傳註爲支離、驅於恍惚不可憑之境、以長其恣肆無忌憚之習。此非經不正而邪慝興、爲世



道人心之害乎。故欲維世道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明人倫。夫倫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所謂人性。具於人心者也。安可使一日晦於宇宙間哉。予昔諭泌居此堂。思此義。嘗以古聖敬敷之戒。糾悚寤寐。因與泌士明五教之旨。剖考亭之傳。不敢圖旦夕安。荒煙茂草之區。每想倫紀脩明。作絃歌颯颯入耳聲。而愧未逮。今思之。猶如昨也。因侯重輯是堂而並及之。蓋有見於邑宰爲邦家之型。風聲所樹。由此始也。至倡導人倫。鼓舞勸迪。實司鐸者事。而諸生習禮於學舍。正不可不講人倫之大道於未任天下國家之先。蓋上下均有其責焉矣。昔魯侯戾止。泮水講學。行禮詩人歌芹藻。願獻囚

而獻功焉。予於我侯在汴，亦願飲酒永錫。尤願多士克廣德心，將人性之善於此，可復我侯之倫教，不蒸蒸然進於古哉。侯諱鑑，號平泉，浙江仁和人。董事者教諭湯伊知、訓導馬國琇、生員王周、式金、王臣、恪、周、報、極、吳、荆。工始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之秋，竣於三十二年癸酉之仲春。於是乎記。○二十九日入書院課士。

六月三日

同孫翌載孝廉樂水亭晚眺，特地清風爲客來，登臨徙倚共徘徊。

相看不盡煙雲意，日暮猶飛望鶴臺。

○九日左膝病。○十六日

病中偶句，塵埃幾許掛胸中，活水源頭氣自充。只爲病來言語少，何時下帝天通。





○二十日

女病。半是病中調藥餌。那堪兒  
子更呻吟。簷前滴雨聲聲細。引入

愁人一片心。

○容莊子長生殤。○二十三日

子弟相繼

出疹。輟業

自此日始。

○二十八日

理家事不輟。燈下卧  
牀上閱洛閩源流錄。

至二鼓

不輟。

○二十九日是病。

秋七月一日是痛甚。心存誠敬勝之。

自午後疼  
至三更方

止。始甚咆哮。將晚時因於輾轉不寧。痛極難  
忍之時。忽思程子於舟將覆時無懼。人問之。  
曰。存誠敬爾。夫舟將覆。死生在俄頃間。然尚  
以誠敬自信。今雖痛不可當。不過如覆舟時。

爾其可懈此誠敬乎。因存誠敬勝之痛可忍矣。又聽砧聲及兒子誼鬧之聲憎甚將命止之。忽又思曰此外至爾何能擾我。設此身在軍旅市廛中其誼聲誰爲止之乎。因寧耐受之。不以動其心焉。○三日數年矣。上南巡詢舊治。

吳江父老悉賢蹟因起之有川湖總制之命赴任過柘僕從十數人騾驢參乘之官吏迎送者槩禁絕薪水自備惟取市中蔬菜而已。予昔有舊因病不能親視以蔬五器餉之。公亦辭不受曰受則宜然但不敢以故人開此例爾心相信可也。止將所贈家刻十餘種收存其清。○十五日墓祭不能與。○晚嗜白水儉如此。



之生人不齊。有聖人、有賢人、有士人、有愚人。聖人、心思耳、目、口、鼻，一觸卽知。此不待推之而然者也。賢人則有待矣。士人、心思有盡，有未盡耳。目、口、鼻有踐有弗踐矣。至愚人則無所知，無所行矣。君子所以嗜學之爲貴也。○謂莊、遂曰：「因試味，知辨美惡於大著易，辨美惡於幾微難。不特鼻之於臭，雖持身涉世，亦然。判然忠孝、奸佞，誰弗共見。唯大詐之信、大奸之忠，其藏於隱微，辨在毫芒者，非讀書明理，知幾燭微之君子，未能燭照而數計也。○謂莊、遂曰：「因嗜味，微特知賢愚之心難強之使同也。卽耳、目、口、鼻，聖賢自靈，而庸愚自蠢也。今人有大道在前，而君子能聽之，小人耳雖聽而無所聞；君子能視之，小人目雖視而

無所見。有至味在前。而君子能嗜之。小人口雖嗜而不知其味。君子能聞之。小人鼻雖聞而鮮別其施。此豈非氣稟不齊之故乎。由此而勉強學問。以矯其所偏。猶可望其一致。否則物欲侵染。毫釐千里。聖自聖而愚自愚。如黑白薰蕕之不可以尺數量矣。○耳目口鼻同爲天之所賦。用之而不能得其理。○十七是冥然而行者也。○校正邑乘訖。

○十七

曰。莊遂侍。謂莊曰。堯舜不傳子以天下。爲不肖爾。設有肖子。當如何。莊曰。子肖自傳子。又謂禹傳子以天下。爲其賢爾。設不賢。當如何。莊曰。子不賢。又當傳賢。然則孰爲賢。曰。益賢可傳。又謂商周聖人。何故不傳賢而定傳子。莊曰。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人自不忍畔去。



故傳子爾。曰：傳子自夏開之，至商歷四百載之久，相習如此，自是氣數如是。雖聖人亦不能違天地之氣運，而別有所爲也。此等須放開眼界，觀古今氣運之隆替，方可不得泥一隅以求之。况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後，其德之可以有天下者，無若伊尹、周公。外此不多見。伊尹、周公方將蹈常習故，佐理之不暇，湯武聖人亦安能更數百年之成局而爲傳賢之舉乎？湯武且然，况守成之主乎？此傳子不傳賢也，出於理勢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數日前，邑理一詞，無辜坐辱。庠生周某憤甚，向予言求雪。予病，言於振起，起告予：「嘆此舉頗有博浪之意，但理長勢拙，未能雪冤而已。」先受毒，不能不爲周某慮也。使起轉復。



但存士氣侯可雪之會。勿徒自我一舉而驟致彼冤牢若堅城可也。往有張姓坐辱似此急求予申救。匍匐號泣踵吾門屢矣。予憫之。白之官。愈抵以罪不可解。此舉恐蹈前轍。故願徐俟之。勿驟發之也。周某憤然作色曰。吾縱不能滅賊黨。亦當爲良子女洗冤。庶公道可申。切齒之恨可平。尋格於勢而未行。嗚呼。扶大義申幽抑。是矣。雖未爲申雪。而天監在茲。孰謂縱淫者能保天。○二十一日。是病愈。道不還哉。可懼也夫。

○二十二日。病痢並痔。

閏七月朔以後足痛。



八月二十七日

獲嘉生員郭應運寄詩扇。<sup>①</sup>柄郭彭無山先生門人也。

九月二日

能至學箕園。○自七月二十九日卧病兩閱月足跡未涉學箕園中。

喜其病愈能至也率成二絕 朝來乍起步

園中氣象分明是不同竹徑松林經處般

般柿子點秋紅。且喜黃花隨地開危橋纔

過又登臺穿亭更到屏山上一帶煙雲擁樹

來。

○五日

因病纏綿出門間遊數日。

○九日

李景來受業其兄昌書來。

景年二十六

歲扶溝人。

○十七日

古房署中再晤蔡質先口占一絕 前年

握手去遲遲正是花開滿縣時猶記君言歸

棹急藏書寄我慰相思。○再晤遂平令蔡端





長策由坦途勒鐘鼎。故身雖榮而歿則如電光石火。倏歸於盡。至子孫不能識其處。室中父老鮮有能指其軼事者。嗚呼。據高爵。擁厚祿者。竟如斯已耶。公之度越詎不遠甚。公先世出自宋吳越武肅王。傳至公。閱三十九世。而公以磊落不羈之才。繼舊聲。用譽加於人一等矣。常抱偉畧。慷慨有請纓之志。以故雖餽於庠。工臨池。雅稱好士。人卒不敢以拘文牽義之流迂之。凡疆域弘謨。多爲當事所諮。明之末季。天下大亂。中原因於土寇者頻。中丞高公明衡辟公爲參軍。統兵戎。征河朔。巨賊以計擒。其渠魁張天則。寇悉平。太傅王公之綱以監軍徵。並出指畫。聞世祖章皇帝定鼎裕藩。師次維揚。慶泰運方新之會。奮然

起曰吾陳人也。局於一隅。足跡弗遍天下。不能以之佐太平。非吾志。丈夫生遇於時。毋令人短所蓄。非所用。於是隨太傅謁王。陳江淮形勝。洞燭天下國家之大計。絕不類經生常談。王大悅。授以官。竟辭歸。然馳驅戎馬之願。終冀得一當。乙酉。應武試。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明年。以江南薦。揚衛守備。領運艘。同官。咋舌動色。胥爲難之。益以諸衛屯糧之盈縮。功罪維準。往者報虧空。責延遲。官繫獄者十有七人。人皆視爲畏途。公獨悉心。廉得其情。言於制府。曰。屯糧梗塞。徒以豪猾盤踞。故不誅之。此輩膽不落。黨羽不散。終藏禍藪。制府馬公。然之。立置八金剛。十八羅刹。於法。屯弊以清。終公任。糧艘率先期抵通。四十八衛并聽。





督運士卒畧無侵逋之害。而天庾有餘粒。其  
他烏江渡堤工起。絕奸役爲官設棚。省民錢  
以十萬計。人爭先効力。不三月。五百里堤成。  
焦湖堤決。居人苦大工。思得其人。籲請公。遮  
道留輿馬。不得前。時委運戒途勢難緩。與約  
明年來任。築始得去。及期至。經理一如烏江  
圍法。民德之。立豐碑道傍。號錢公堤云。以薦  
擢湖廣都指揮使司。尋改掌印都使司。比束  
裝。制府郎公不任其行。謂海氛迫城下。東南  
安危攸繫。公若去。江防要圖誰可與任。遂不  
果行。竭力謀守禦之策。動中機會。不以勞勩  
少休。海氛旣靖。勘從逆者。釋株連無筭。人慶  
更生。事竣抵楚任。甫週歲。值巡方京使互訐  
獄起。楚僚罕有漏。其註網者。維公以剛方恥

與黃緣得免。壬寅爲今上御極之元年。西山寇李來亨恃強跋扈。騷動蜀楚間。天戈掃蕩。以狼煙徵五省兵。會勦軍需孔亟。公督糗三十餘萬。無後時。自始調及事平。任輓輸者未嘗告勞。蓋由節力惜役。時飲食備醫藥。同寒暑所致。五溪洞蠻單印昌等陸梁侵田。民愬於朝。命省勘。公往按其事。開誠布公。先卻餽獻。繼以大義責之。終區處盡善。俾苗毀民券。民償苗錢。以折其狡志。苗相顧驚愕。旣畏且服。反我施州。監利之田數千頃。更祀公於伏波廟側。公嘗謂格遠之道。勦不如撫。無輕舉開釁。重國體。飭官方。弭禍亂。信爲老成。遠達之識。非淺見躁動者可頡頏。吳逆梗化。人情惶惶。楚監司大僚以老休。以憂去。或



入覲、或出撫、都會幾虛無人。公以都閫攝方伯事、厲兵秣馬、除器備芻、屹然保茲重城。雖積勞嘔血、猶強起視事。三湘七澤、倚以爲重。嗚呼、勲猷至此、爲從來專閫所難。况又得賢助、無內顧憂哉。公配李淑人、厚於德。曾王父母、王父母兩世孝養、喪葬無遺憾。惟是恃方寇逼金陵時、龍山同室人惶恐、淑人獨無怖色。由平日默識公願、逆存亡之言於胸。故確然信之不疑。又按苗時、家人諷勿往。淑人獨贊其必行。由稔知公廉以處已、威足服衆。度干戈不事、可復舊疆。及苗攝一一如所料。嗚呼、淑人厚德、亦迥識哉。茲當歸窆之期、余桑姻誼、薄陳鷄絮奠之靈座。爰述其行、作哀詞。當薤露之歌。維公子若孫二十餘人、簪纓輝

煌雄文耀武里中稱盛當必有亢宗者出而揚公之德傳公之績於後世。公其視此應含笑地下耶。豈慨然太息謂與據高爵擁厚祿者同歸於盡耶。嗚呼人亦誰能竟歿公耶。豈非公自有不可及者耶。哀哉尙饗。

○二十八日通守陸公商

巖來訪朱陽書院贈書王書院內。

冬十月十二日

與張秋紹先生書。夙仰山斗未遂識荆每從書冊中仰見學

問淵源道力堅定不得不推先生爲吾道干城也。某假歸鹿鹿偶披遺文得洛閩源流一書讀之但見崇正闢邪閑先待後不爲調停之說惟抒正當之論允推程朱功臣鄒魯嫡





派矣。亟思得此書，爲學者標茲楷模，庶聖道中天，不爲異說所惑。敢祈弘賜大著，不吝提携，各教攸關。

○十三日

與門人周錫爵書，壬申舟中片時匆遽

數語終身訂志，相視不違。吾道可信處，惟此也。癸酉京邸接手翰，知遊泮宮，閱試藝精切，渾雅自非池中物。兼惠高子遺書，時少便羽，致疎裁答。後叠罹災凶，甲戌卽假歸矣。每念英俊大爲可欽，想純脩益勵，問學淵源，弘肆考稽，道南遺響，振迅當有日爾。張秋紹先生洛閩源流錄，學術正派也。曾熟復否。時相遇從，於我大有裨益。今寄正宗一書，互相參考，不悉。○十七日，赴府壽陸公商巖。卽日見招，勸

北上諄切。



○十八日、陸公立趣北上。

是日又見招、勸行爲悅親計。

○

十九日、回柘城。

具言陸公趣行、大人亦令束裝就道計遂決。

○二

十六日、赴京師、客遽從。

早晨馮枚卜西邨、見別。○馮枚卜西邨見

別畱贈二首、

幽居騎馬久盤桓、君苦離情

淚不乾。多少傷心題又住、相悲不在路漫漫。

朔風遠送白雲間、遮莫人情億萬般。

○二

且盡陽關一杯酒、來時還過舊青山。

十九日、晤撫軍李朗庵先生、詢興學之士、以

李禮山應。

與李禮山札、目今赴補過汴、晤撫軍、詢及興學之士、某以大名對。



又詢實行以學問人品經濟無一不備對當  
事者甚爲欣慕倘旌幣臨門可速駕也若商  
確學校事不知泌陽學規可禪  
萬一否匆匆草此幸恕簡畧

十一月二日

渡黃河 昔日曾聞瓠子歌霜  
天昨夜渡黃河誰知圭壁蒼龍

偃盡是瘡痍白骨多花落隋堤怨楊柳煙沉  
宋國起風波祇今賴有塗山績浪息帆懸碧

影○十日

謁岳忠武祠 宋室煌煌鼎祚新  
一朝和議敗權臣孤忠自許河山

復猶計輕將

社稷淪汴水東流悲故國杭州

南望起煙塵

君恩未報九原恨廟貌長畱大

義

○十一日

贈李曲江楊子申 迢迢千里  
走長安引旆漳河日色寒爲有

廣文來送客，安陽橋下息風湍。○漳河、魏  
主雄臨漳水濱，琉璃宮殿繞晴春。祇今雲鎖  
津頭樹，風逐河流愁殺人。○十三日 藺相如同車處，能  
車若非操勝筭，社稷懼丘墟。一避國威，  
壯將軍亦負荆，強鄰雖虎視不敢數加兵。○  
十五日 唐山早發，五更鷄唱朔風寒，何事  
偏忘客路難。都寄詩思與殘月，隨風  
直許到長安。○十六日 過趙州，千里關河望帝  
回首白雲裏，雨雪霏霏送客行。唐人詩卷  
尙存無匹馬，寒風雲去孤煙起。津頭迷舊郭，  
誰將此地問君虞。○十八日 真定道上寄家  
人，詩人醉轡鐵鉶。



海却忘家題起愁心竟似麻。自是反身慙壺  
 內何曾同室視天涯。客中淚落三更雨夢裏  
 庭開一樹花。牢記女貞嚴訓誠便將風火燦  
 雲霞。相親那似弟和兄憂喜從來關至情。  
 任取清心爲種德全憑矢口見存誠。論文月  
 下花樓坐扶杖堂前夜燭明。要識閑家當未  
 變嘻嘻莫認是同聲。○過滹沱河危橋兩  
 岸積沙多負戴勞人風雪過我欲停驂投宿  
 處晚來猶宿唐縣。殘燭幢幢影  
 白渡滹沱。○二十日敝裘一天風雨送人愁。  
 孤城山月不相照。○二十一日旅情山月  
 深夜更聲暗戍樓。○遲遲上客衣  
 風清雲淨絕塵飛。天涯日遠疑相近吾道途  
 窮豈盡非。寒夜孤燈消漏永異鄉好語稱心

微眼前擬取人間樂。○二十四日保定府瞻  
夢裏山河一靜機。

郭夫子舊宅。贈郭南州孝廉補州缺。鶴  
立高姿憶舊風。吾師道德更誰

同。士林折角巾相尙。郭泰猶傳正俗功。秘

書待闢紫雲封。奮翮丹霄近九重。滄海涵珠

千丈月光騰。夜雪照芙蓉。○安肅道中舉

頭紅日耐深寒。忘却悠悠行路難。南去逢人

聊一問高堂。○二十五日道逢京使之官

可許寄平安。○二十五日使旌驛路屬王臣

走馬關城碧水津。白日不須催暮景。紅顏已

解老風塵。鼓鼙甫罷角聲斷。羽檄交馳官賦

頻。若欲繪圖追鄭俠。○二十六日感嵩陽書

皇華周度息生民。○二十六日院近事





筆賦近體二章、廿載盟心伊洛間、先生壇  
 坵闢高山。謂登封人壁繞琴書韻院、冷  
 堂畱風月閒。夢裏河山猶喚鐸、眼前草木盡  
 開顏。至今老友曾誰是、弗列西山弟子班。  
 無端世界變滄桑、波浪兼天湧大荒。衛道士  
 田歸白鹿、藐孤雀鼠齧青箱。賴流海嶠通消  
 息、太室山靈笑混茫。幸有僕夫老書屋、幾回  
 年少踏宮牆。○和長新店壁上韻、天涯日  
 送馬蹄忙。每到黃昏欲斷腸。蒿目  
 中原成底事、爐雲一帶正蒼茫。○二十七  
 日、至京師。○二十八日、足病、不能離榻。馬鳴和畱  
 止之、寓於其家養病。

十二月七日

病不能愈。因遣使赴豕宰陳少宰韓處具道情由。以便具呈求

准回籍養病。適王六翰先生來視止之。明日病稍輕。不果行。

○十一日始

命家人回柘城。○十六日

辭馬鳴和移寓彭直上同年寓宅。

○十七日到任。○二十七日

遇無錫縣族人兆基號元初者。

因係世醫後服其藥。調治。

○二十八日

賦得雪滿長安酒價高。風吹燕市

雪飛颺漠漠。雲天寫淡粧。正覺蘭陵入詩句。不須神策謝君王。光流玉屑當壚貴。味試金莖裊露香。只恐歡娛貪。戲贈日者。辭去故畱醒。眼對寒牀。○三十日

大撓

子鑒天開、矚叟今將玩衆才。可是  
長平三十萬、筭來應作戰場灰。

是年、書院課業多病、冬月赴補。

外孫楊繩武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六終



備藏

校記

①「扇」下疑缺「一」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七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三十九年庚辰四十八歲。

春正月朔足病。○十七日

張秋紹夏書寄至論學。

○十八

日

耿道跳梁陳省齋先生平寇之功爲人所尼反罹奇禍讀閑止書堂集詩以志慨

身試虎狼百戰中從來鼎鑊失英雄詎知至性全烏孝獨出奇謀仗血忠火照江城焚兔



儲藏



窟甲寒海島。射鯨宮。至今誰使兵戈地。翹首  
楓林映日紅。社稷功高自首論。一朝危禍  
怖心魂。空餘摩詰肝腸碎。那有少陵詩句存。  
不恨良朋傾性命。却緣巧計判乾坤。卽今歸  
載書。降遇史筆。○十九日、翰林院開會試同  
全昭百代冤。

考官名、移咨禮部、予名列第二。自後杜門謝

客。○二十日、沈復齋同年書寄至。○二十二

日、晤陳省齋先生於旅寓。○二十四日

讀曹秋部

詩賦贈、休官真厚幸。天意老雄才。富貴奔  
牛馬。文章逐電雷。寸心陶令去一字。杜陵來。



三十年前夢喚醒今夜杯。醉偏成險句吟。  
 破地天愁骨硬當雀啄神清叱鬼謀。奇思翻  
 雪浪健筆掃霜秋。七子。○二十六日病漸愈。  
 高詩價黃初正挽流。

○二十七日客莊至京。

二月四日耿子京書來極道嵩陽書院爲羣

小所壞心甚不樂。○六日得旨竟會試同

考官。

是日黎明大學士以下赴天安門候

旨辰刻

旨下欽點大學士吳興熊

賜履戶部侍郎李栴都察院僉都御史王九  
 齡克考試官翰林院檢討俞長城竇克勤等

十八人克同考官。日中赴禮部筵宴。日夕入貢院。○總裁熊云。科場大裂。諸君尙其慎之。予曰。科場乃朝廷慎選賢才。與之共治天下者也。此事關係最重。倘阿其所好。欲植私人。或更受賄成貪。以負皇上委任之意。卽不懼國法及身。何忍使男爲盜。女作娼乎。諸同事者。想必無是也。沁州吳公前致辭曰。如此制科。藉光多矣。通十八房。願以此意致之。不更增榮無盡乎。予因以此意共質之。○入場後。過勞足痛。行維艱。○八日赴

聚奎堂擬經題。掣籤分經房。

總裁擬四書題三道。予曰。知者

不惑三句。君子之道。造端一節。聖人之於民。六句。令同考每人擬本經題四道。用予所擬



易經第一題。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其未  
定題之先。總裁於十八房所擬之經題。就每  
卷中各選二道。監試者拈闌得之。卽以爲定。  
五經題目既定。子籤掣詩第一房。○經房旣  
定。監試言宜。公忠體國。總裁言宜。屏絕私意。  
予曰。十八房隨諸公。後分校薦賢。若得人。則  
關係國運。不得人。亦止爭寸心。今諸公之言  
至矣。盡矣。無復言說。但思衡文時。未經總裁  
取舍。先由本房薦阻。若有心迹不明之處。何  
能以人事君。今須誓告神明。先白此心。而後  
衡文。庶人不疑所行。請自勤始。熊止之。監試  
常亦不可。予曰。諸公所謂此心。信得過。何以  
誓爲此。此爲執大體之言。但平時宜渾容包涵。  
以不傷大體爲得。此時若托渾涵之名。此曰

吾自信心。彼亦曰：吾自信心。吾不知其心果可信乎？抑不可信乎？以不可自信之心而托爲吾信，吾心人亦何憚而不壞朝廷法紀乎？今矢誓雖非盛世之風，然以父母子孫當之，恐有人心者雖甚不檢，亦將退省從善矣。此掄才大典，關係國運，顧可以含糊模稜爲得乎？衆止之愈急。予曰：關節成風，壞法亂紀，必至男爲盜而女作娼，有人心者誰甘爲之？雖不誓可也。遂止。○總裁熊云：閱文時若有採望之念，卽是私意。予曰：豈惟採望？若有摹取少年之心，是亦私也。但於閱文時須度其人之品行、心地、學術、經濟，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卽文字間少有未飭處，亦必薦之，或亦汲引人才之意也。又其人之經濟學問，往往於後





場見之、此處亦宜細心搜羅、未可忽置。熊謂  
有此好作商量處爾。○早晨進供給諸物、禮  
部單開後。○九日五鼓赴聚奎堂前、隨總裁  
日以為常。

拜第一場

御題

○

病痔

○

十日

作誓文

翰林

院檢討寶克勤、河南歸德府柘城縣人、今奉  
命分校禮闈、敢警告於  
皇上、天后、土以及  
司文章之神曰、維勤仰體  
皇上為國求賢  
之至意、又重以總裁諸先生之教命、敢不實  
心共襄厥事。如平日或取人之銀錢、或受人  
之囑託、或接人之字踪、或記人之名姓、至閱  
文時、或欲庇親故、或欲徇虛聲、或模索少年  
或掩抑宿學、種種弊端、有一於此、天誅地滅。

化爲獸類。殄我子孫。永絕先祀。敢告。○十二日五鼓拜第二場

**御題**

○論導之以禮樂一句。鄉會廣額謝表判五條。皆總裁擬定。○十

三日始分閱詩一房第一場卷共得南北雲

貴三十三卷薦南卷三。自朝至日中。閱近二

堪寓目。忽得磨肆卷。清疏雅健。如塵熱中。啖  
清涼散一劑。志怡神爽。亟圈出薦之。經義第  
二作有賜履二字。誤用總裁熊名。雖一時失  
檢。宜所避忌。然亦不敢蔽而不舉。以其文有  
洞達坦白之槩。其措之行事。當無滯晦不明  
處也。後竟中。○側陸卷文氣暢達。不飾小節。



居然大家風範。確乎有擔荷之力者。故薦之。亦命中。○最晚閱廉拾卷。沉切說理。透快暢。滿喜其爲積學有用之士。但首作破與承太冗。無爽氣。然私念取人爲國家之用。當觀其學問經濟之大者。若沾沾以字句間繩之。是文士書生態。非可執墟拘之見。坐失天下士也。因破格薦之。總裁閱至此。大笑置之。噫。國家掄選將才。亦期捍禦疆土。爾顧以二卵棄干城。豈不重可惜乎。吾於衡文者。不能不致慨於斯人之不遇也。○早赴聚奎堂。開卷。飲食於斯。暮歸各房。卷封鎖箱內。畱堂上。總裁監試。各封記之。守堂者收受。後日以爲常。○晚回各房。監試者將十八房門。○十四日。共封固。翼早始開。後日以爲常。

得南北三十三卷薦北卷三。

漆玖卷氣純密薦遂中。○漆壹

卷文有大力未中。○隸米卷造端夫婦靠實說去中。

○十五日五鼓拜

第三場

御題。

○五策樂律吏治理才。○痔理學治河皆總裁擬定。

愈竟日衡文不倦。

○共得南北六十六卷薦

南卷一北卷三。

車貳卷首作照學之序講二作端字造字照道說不涉工

夫翻得空靈三作騰空而起未中。○縣柒卷文氣深厚取其有養未中。○輦柒卷見道明確沉酣性理之旨是深心學問者中。○移陸卷首作三句各截做而又伏串通之法斷爲

卓識薦之未中。

○十六日共得南北雲川五十八卷。

薦南卷三北卷三。

鍾肆卷文探理窟發論篤實純得先輩遺法信非老

手宿學不能造此。十四日得此卷喜而不寐。以爲掄元定難舍此不則卽落孫山外斷非可上可下漫聽人位置者也。然藏之未敢卽薦。至此日主司閱文嫌平蕪者多精警者少。然後以此呈薦意其湛深學問之旨用筆旣法造境亦老必列首選。後發下落卷此文在其中。予因嘆天下之道無中立非此則彼文之可爲天下程式者亦無介在兩可之理。非取則棄。此亦天地間之可見者也。非予億之而中也。○實柴卷文具大力喜有幹濟之才。





故薦之中。○退參卷別抒機軸語闡性奧自  
是真積有得之士。但文臻老境不宜時目。十  
五日得此卷末敢卽薦。至此日主司以文多  
皮膚始薦此卓異之章。蓋藏此已越宿矣。意  
其人久於科名多歷年所脫得此不薦或薦  
而不中。碩儒無出頭日矣。遂伏枕淚流經夜  
半不寐。及榜發中式深可喜也。○雅玖卷首  
作學有心得二作講造端有卽情爲理卽欲  
從義之語。自是埋頭宋儒語錄中者。方有此  
等見解。閱至此學節稱善其薦必矣。及閱第  
三義傑氣橫溢獨闢堂奧益信爲學道稽古  
之士卽日薦中。○堅壹卷講造端處有真切  
語薦之中。○輕肆卷以第二  
作二結股講理薦之未中。○十七日共得



南北貴川廣四十一卷薦南卷五北卷五。面  
 卷第一作串通有法二作氣力沉厚三作絕  
 去恒徑通第一場觀之深心學問之旨可云  
 矯矯自命者薦之中。○鬱參卷首作照學之  
 序串通說去大約簡練以爲揣摩者未中。○  
 物拾卷十六日分十七日辰閱奇尤矯健光  
 芒射人望之知爲異才。首作大力包舉後二  
 比講學之序精透爲通場所無第二作闡太  
 極之旨第三作抒深沉之思閱竟心曠神怡  
 有羣空冀北之目遂亟薦之。但才氣洋溢確  
 是魁卷不同元局意此房若得掄元必鍾肆  
 北。若拔魁卷則物拾南無疑矣。及五魁進呈  
 物拾南果首選三名而落卷發下則鍾肆北

在其中矣。掄元固難，拔魁亦不易。予雖不能得之鍾肆，亦不至失之物拾，可見文章定價，自不能掩也。○宮伍卷首作翻惑憂懼字，以層次入，又有學之序意，在內故薦之中。○靜伍卷深心理學之儒，未中。○相玖卷體認書理明確，於扼要處逆翻得先，章出奇制勝之法，薦中。○將陸卷首作勻爭，三作有書，卷之氣未中。○將伍卷首作開講，下分別出德之成學之序，以見異於君子道者三章，獨具手眼，非宿學不能，故薦之中。○冠叁卷有身分語，不苟且中。○俊肆卷首作體會，學之序意，二作實際發揮，未中。○十八日，薦南卷三、北卷六、雲貴川廣五。持玖卷老成夙學中。○堅



柴卷首作別惑憂懼每深入一層犬用縱筆  
後擒類張橫渠先生作正蒙有苦心極力之  
象亦好學深思之士也薦之中○次柴卷主  
司已中矣少二三場易之○時捌卷深心大  
力可以任重致遠未中○富柴卷學問中人  
中○曲玖卷文有精思未中○侈柴卷文有  
氣魄有爲之才未中○給柴卷讀書有養之  
士未中○陪壹卷三書超警四經風雅才學  
兼到未中此卷於定草榜時總裁與實柴北  
較度許久始舍此取彼○心壹雲卷多闡性  
理微言好學之士未中○雲貴川廣凡薦五  
卷皆可中式而雲卷尤多闡發性命之文亦  
可欽也抑亦文教之漸被者遠矣○心拾雲  
卷以性理名言緯其筆端信爲好學之士未

中。○造肆貴卷正當之作、未中。○礪捌川卷  
首篇有作性、未中。○阜參廣卷醇潔、首作格  
異、未中。○共得滿合三卷、俱薦。○日柴滿卷文負  
大力、氣勢閎濶、

有光明俊偉之概、薦之中。○宅肆滿卷  
謹飭、未中。○發伍合卷明爭純密、未中。○十

九日早辰薦南卷二、北卷三止。○伊伍卷首作  
後二比照學

之序講中。○浮貳卷首作知仁勇相遞而下  
最合學之序意、未中。○佐伍卷首作銳、講造  
端切實中。○面肆卷首作銳、第三作一氣貫  
注、未中。○疆貳卷首作明爭、第三作一派機  
神、想其人有超  
軼之樂、未中。○日中、分第貳場卷。○覆閱第  
一場、有





性肆南卷首二作透徹淵廣三。○二十日共義陳句爲累置之腕惜不已。

收二場卷二百一十九卷滿合三卷。○又收

三場卷七十一卷。○二十一日收三場卷一

百五十八卷滿合三卷。○二十二日點落卷

加批。○閱二三場有第一第四策明律呂衛

聖學者拔九卷薦之不許。閱第一場時卽請於總裁後場最見

學問經濟當於此中採取人物庶可蓄爲國家之用熊然之至是以九卷薦熊謂不暇及

也。然第一場催促急迫、二三場不許細閱、雖此心此力拮据、不敢告勞、然遺珠之憾、尙不能絕。回思戊辰科予得附南宮之日、緣崑山徐先生搜羅海內英俊、懷惟恐失之之心、故雖定草榜後、猶寬其時日、從容商確、令各房拔二、三場之尤者、再爲呈薦。因是各房得細心搜校、雖以予之固陋、亦得從幾下而舉之。設如此舉、急其能與網羅中者、益亦難矣。觀此益感崑山先生拔植之恩、雖山岳之重、不足喻矣。然一已成就、尙是私惠、但所求在人材、而所關在國運、一念之公私、大小、有受之者矣。自戊辰至庚辰、閱歷纔十三年、爾而風氣頓殊、今昔之感、不能不繫予懷也。○二十四日、進呈五魁卷。



○二十五日、落卷通三場批點完、單開交收  
掌官訖。○二十八日黎明、齊赴聚奎堂拆號。  
○二十九日昧爽、聚奎堂外拜進呈 御錄、  
會試天下舉人中式三百名。榜發、予領詩一  
房、得士二十有一人、許穀、呂曰正、程璣、陳鶚  
薦、周蘇、潘成雲、陳雅琛、託賢、栢光斗、王鹿瑞、  
杜能忠、夏熙澤、謝南、聶恒、馬振龍、李帥正、褚

緒劉敬德、邵旦平、徐永宣、林鏡外薦卷未中

者二十有七人。

○以後中卷門人各來見。○

學人號辛齋、江南常州府武進人、已卯科舉人、二十五歲。

三月朔、午門謝

恩、禮部

賜宴、

賜金花

一對。

○門人程彥辭行、贈理學正宗等書、勉以學問之旨。

○三日

堅柴、南燕

恒、側陸南林、鏡來見。恒字曾起、號栩園、江南常州府武進人、庚午科舉人、二十二歲。○鏡字若淵、號融齋、江南松江府婁縣人、已卯科舉人、二十六歲。○四日、南許



穀來見。穀字詒孫號嵩崖江南蘇州府常熟人已卯科舉人二十四歲。○五日

日朱滿託賢磨肆南陳雅琛來見賢字師孟號椒巖正黃旗滿州人丙子科舉人十八歲

○雅琛字獻元號喬山湖廣長沙府益陽人已卯科舉人二十四歲。○六日

陽受業門人馬元勛中式來見。○七日以後

薦卷門人各來見。薦卷倭肆北劉嶠來見嶠陝西西安府朝邑人已卯

科舉人。○嶠氣局軒昂以理學正宗朱陽書

院志贈之。○薦卷礪川丘瑋來見瑋字東

魯四川成都府成都人已卯科舉人。○九卷

中策佳者礪叁川羅雲師來見雲師四川遵



義府真安州人。已卯科舉人。薦卷移陸南  
陳弘訓來見。弘訓字猷可。浙江紹興府山陰  
人。已卯科舉人。薦卷。心壹雲周芑。心拾雲  
楊邠俊。同來見。芑字子瞻。雲南府安  
寧州人。已卯科舉人。邠俊字燕翼。  
雲南雲南府安寧州人。丙子科舉人。八日  
薦卷。發伍合楊萬程來見。萬程字扶九。內務  
府正黃旗漢軍。包衣佐領下人。已卯科舉人。  
○九日 李禮山先生來晤。畱止之。○十日 佐伍北謝萬實  
萬字潔。公號二川。山西平陽府安邑人。癸酉  
科舉人。三十五歲。緒字紹休。號慎庵。山西  
平陽府曲沃人。癸酉科舉人。二十六歲。薦  
卷。時捌北王旒。車貳北李樾。同來見。旒陝



西西安府臨潼人。癸酉科舉人。○  
陝西西安府富平人。已卯科舉人。○  
○十二

日雅玖南周蘇來見。蘇字子聲。號承軒。浙江  
寧波府慈谿人。庚午科舉人。四十二歲。

○十三日程兆鵬來受業。江承誠爲介。受業  
例無

特書此特書者。以因場中卷爲予所擯而來。  
其虛懷可嘉。故與之。後黃元成沈鏞亦如之。  
○兆鵬字翼雲。江南蘇州府人。丁卯科解元。  
四十歲。場號性肆南。予閱闈中文。深契首次。  
作能見道。至第三作脫數句。竟讀不下。明繫  
謄錄之誤。然卒難於呈薦。及閱二三場。老確  
深切。第四問斥陽明甚力。信爲有志之士。終  
以未與薦數爲憾。撤闈後。兆鵬觀遺卷。介其

表弟江承誠來受學曰遇合有命今雖謫錄  
誤人亦數奇爾然場前人多賄此輩鵬堅拒  
以爲不可益事雖小其心之不正則一也然  
絕此輩而卒壞於此輩豈非命哉命雖阨矣  
道誰困之不敢不勉也以

○十四日

退三南  
陳鶚薦

此見鵬之篤信好學云

相玖北杜能忠柴北程璞來見○鶚薦字

飛仲號敬亭廣東潮州府程鄉人丙子科解

元四十歲○能忠字獻彤號宗魯山東城武

教諭濟南府樂陵人戊午科舉人四十歲○

璞字公琢號雲嶺直隸大名府○十六日持

清豐人丁卯科舉人三十八歲○玖

南潘成雲冠叅北馬振龍來見○成雲字仲

謀號竹溪浙江湖州府烏程人癸酉科舉人



三十歲。○振龍字雲起，號東川，河南懷慶府河內人。己酉科舉人，四十九歲。○十

七日移寓。○十八日 伊伍北李帥正，隸柴北

來見。○帥正字子臨，號易園，直隸廣平府永

年人。庚午科舉人，四十八歲。○日正字大聲，

號滄溟，山東登州府威海衛人。丙子科舉人，

四十歲。○鹿瑞字瑤光，號鞠園，直隸真定府

趙州人。己卯科舉人，三十六歲。○薦卷面肆

南諸枚來見。枚字卜臣，江南常州府無錫人，

癸酉科舉人。○十九日 堅壹南夏熙澤來見。○熙

舉人。○澤字爲霖，號厚邨，江西南

昌府新建人。己卯

科舉人，十七歲。○二十五日 將伍北栢光

斗、漆玖北劉

敬德來見。○光斗字蘊生、號野廬、山東東昌府臨清州人、庚午科舉人、四十四歲。○敬德字翼庵、號靜巖、山東東昌府丘縣人、庚午科舉人、三十八歲。○二十七日、面、柴南邵旦平來見。旦平字長華、號天表、浙江杭州府仁和人、丙子科舉人、二十二歲。○寄家書、大人家居平安。南來者每言康健更異往日、因入闈事毫無玷污、精神益壯、心志愈怡、子弟宜共體之。此賓興大典、倘有不自信處、更有何事可自信得過。自入闈、以至撤棘、容莊從事其中、能備悉此事之終始。將來至家時、可悉言之、以慰大人之心。爾輩亦得探聽、以爲異日之用也。自前月二十九日、撤棘、以至今日、歷一月矣、所得士俱已相見。





見時諄諄以仁義道德爲勗勉。初無分外閒言。效世俗之態。然其人無論南北。大約皆具朴厚之意。鮮猿佻無實之概。亦諸君之體質近道。與我意適相契合也。但我在闡中。亦頗具爲國得人之心。每得一卷。旣觀其文。又想其行。旣賞其言之明理。又度其品之維風。雖未必百不失一。然以所中二十一人觀之。亦大概可謂十能得五也。總之我輩制事。貴有一段朴誠不欺之志。此真心隱含已。默默與帝天相通。迨至真心流露。誰得而掩之。此實理如此。非由矯飾爲之也。闡中更欲與衆共約。誓告神明。而後從事衡文。衆皆不以爲然。故亦止之。但存一誓文。以稍挽頽風而已。此等亦屬不必。然時事至今。須如此方救得一

半亦不可。○二十八日作禮闈詩二十首。恩

命禮闈分校恭紀二十首。○康熙三十九年

庚辰春二月會試天下舉人春官先上考官

及同考官名初六日、天安門候。旨、千

年寶曆翼金甌虎拜夔谷寤寐求宿列文昌

騰紫氣名通。帝座屬清流趨朝禁院鐘聲

徹待。命雲霄日色浮。盛世于今多側席

幽蘭空谷盡冥搜。○辰刻、命下、臣克勤蒙

恩充同考官、宵旰殷勤、社稷謀得人

次第屬先籌。衣冠駢集中朝盛、閭闔弘開間

氣收。萬國賢才勞夢卜、一天綸綍啟薪樵。

小臣謬與衡文列、御筆光騰最上頭。○拜

闕、典重明揚動。至尊咨詢簡命荷



殊恩兩行宗伯持 丹詔九拜鴻臚唱 午  
門管測多慚心未獻 氷兢願矢節先存 天  
書咫尺爐煙細 猶自香浮帶墨痕 筵宴禮  
部 賜綵緞金花 列筵傳 命出 皇家  
寶物香分 御賜奢 雙捧龍縑 宮樣錦同  
簪鳳字 帽簷花 瓊漿清署羅仙饌 雅奏雲和  
落彩霞 拜手還隨丞相後 春風馬上日初斜  
○宴罷用儀從送人貢院 何幸恩叨醉飽  
深 霓旌遠導拂春林 風翻鶴翼雲衢舞 路踏  
花蹄瑞靄臨 魁斗杓攜枕龍角 天門浪汲冠  
鰲簪 人來廣厦煙初動 日正中 天萬象森 〇  
闈中十八房 勤止宿 第二房 院接高樓北  
斗臨 棘闥 垣觀 星平懸玉尺 照藜深 塵氛日  
淨龍門迫 關節宵嚴虎衛森 海島珊瑚歸大

網文瀾鼓角助清吟。進賢上賞知誰是。此地  
惟餘鼎鼐心。○日給從說君恩雨露深。  
大官寵渥倍於今。謾言飽食分仙禁。絕似酤  
顏醉上林。冰盤色映三更月。棘院風清一片  
心。報禮由來稱盛事。休教鼎養媿華簪。○掣  
籤分經領詩經第一房。六經師說溯崑崙。  
取士應先仔細論。已報籤分箒並列。還驚手  
握席慚尊。舊例領房二人。以詞臣領。深緒當  
一動。別動次及總裁。難詩之一及一房。諸公詩為異事。五  
星宋聚奎光燦。在闈聚奎堂。四始毛箋聖教存。  
從此人看霄漢裏。熒熒東壁照天門。○領詩  
經房仍擬本經周易題吉。韋編絕學示千  
秋。自是傳經列上流。天地絪縕肇龍馬。羲文  
與妙錯剛柔。堯夫只信陰陽理。正叔全揮豕。





象憂。却憶當年觀玩日、天根透處得微搜。○  
 聚奎堂分經、勤先誓杜弊、諸公不可、退作誓  
 文焚告、春秋斧鉞凜猶存、魍魎驅除仗一  
 言。願藉孚號告自邑、愁多睽遇叩無門。涇涇  
 擷秀流、心竅落落焚香逗筆痕、不惜今時畱  
 傲骨、他年功過付乾坤。○闡題恭呈 御覽  
 露降青宵、冷漢衢、燭光直上動天樞。不須  
 懸格招燕士、行看揮毫盡魯儒。臣子欽承颺  
 拜肅、君王披閱泰交孚。在公敢懈寅清志、  
 稽首猶如奉 聖謨。○外簾錄卷尙未送閱、  
 偶賦感懷、日星垂象耀山河、聖主求賢  
 急網羅。榜重題名聯鳳翼、舟從把柁涉鯨波。  
 一代文章歸黼黻、百年校幹發巖阿。有懷  
 殿陛陳筐篚、只恐荆山抱玉多。○校文十三



日、迨二十一日、凡閱二百三十有二卷、白駒肯戀束芻繁、已道遴才盡孔門。器準匡扶千載業、學觀裁定百家言。開門大典歸公論、推轂微誠報國恩。甲乙縱橫盈几上、凝眸敢負筆雲屯。○薦卷凡四十有八、白晝堂高惜寸陰、每逢佳句喜長吟。補天浴日經綸手、則古稱先正始音。忍使珠璣沉海底、好將冰月照山岑。夔龍識取真難得、體國全憑汲引心。○擬五魁卷進呈、勤薦卷列第三、玉祀深嚴名字登、文章旭日報初升。天高洞闢九門鑰、海濶橫飛萬里鵬。共道求言擢蘇轍、誰將却飽讓王曾。晴空太史占雲物、繞向明光五色增。○搜閱遺卷、彈冠共慶爲知音、却禁鵲鸞到上林。駿骨空多埋肉相、



枯桐漫許識焦琴。相看薰炙濂閩舊。不懼浸  
 淫佛老深。搜遺得張翥甚勝。卷把  
 卷臨風長嘆息。如何滄海夜珠沉。○書榜  
 銀燭風清擊柝聞。曾經封策擯劉蕡。公車廿  
 載空迷日。國士今朝竟冠軍。鎖院樞機歸大  
 造。彤廷甲乙待明君。霓裳曲奏丹霄外。  
 蘭氣風吹入夢薰。○二十九日榜發。是科額  
 廣三百名。勤得許穀等二十有一人。一顧  
 行空冀北羣。拔茅連彙慶風雲。紅綾餅賜桃  
 花色。玉笋班聯杏花芬。呂望占彪真異遇。傅  
 巖夢版豈常聞。卽今廣進球瑯彥。襄福千年  
 臣職分。○放榜次日。上朝謝恩。諸進士  
 隨班行禮。二月春光已遍身。朝儀紫殿  
 拜深仁。榜題淡墨雲霞覆。士入丹墀劍佩

新。隨舞騎頭初附翼。續行鷺隊果攀鱗。逢今  
思服同文日。稽古榮分草莽臣。○謝恩日。  
闡中諸臣再蒙賜宴。賜金花。共戴堯  
天祝聖神。欣逢明試順三辰。人間道泰占多  
士。天子顏開勞使臣。上食傳來中禁  
酒。宮衣賜出尚方珍。宴歸擬上明良頌。  
梧鳳交輝。○二十九日。嵩縣胡君墓表。河  
映紫宸。之樞號際盛者。理學橫舟先生之季子也。弱  
冠補博士弟子。明之末季。中州寇蜂起。君負  
母夫人避難河朔。得免於禍。尋走靈寶。館許  
氏者五載。母疾侍湯藥。寢食俱廢。及沒。歸葬  
一循古禮。毀哀之餘。考訂譜系。以得之祖墓  
誌銘者爲準。其昭一本而叙宗族有獨見其



大者。先是幼弟之機遭寇擄。母涕泣不能安。君慰之曰。母憂不解。世之罪也。乃徒步秦楚。間探訪期月餘。得聚首。携與歸。課讀不輟。母憂既解。其弟學業亦就。聲震庠序。子三人。君撫之如已子。人稱友愛焉。居室旁置學舍。教里閭子弟。歸之者衆。邑人刑部郎中傅元詰。國子監學正傅元牲。皆出其門。君性純粹。制行端方。隱居不仕。閉戶著述。有四書正旨。春秋吉歸宗譜。序圖說。醫學會心諸稿。藏於家。子昇。煌。鼓。煌。皆庠生。其婿程博士佳璠。明道先生裔也。請予爲表墓之文。予據行述爲表。其大畧如此。○與磁州知州蔣擢書。善政遠颺。京師諸公聞而稱美。如程井乃先賢遺跡。實有挹注不窮之澤。得賢父母表揚題畱。

護以周垣非學道愛人之君子安能有此卓識。聞太中公刺磁時衆感深仁建有祠宇。此門外有豐碑置道傍近日爲往來迎送之地。不知當日祠宇卽其地耶或更有建置之所耶。念此地乃大賢過化之區而兩夫子又繫道統傳授之人敢乞尋考故趾特復舊祠或創或因一爲表章先賢有靈當啟佑無窮矣。○三十日程夫子二

十一代孫博士佳璠以兩夫子遺書及家藏見委脩輯之任。

夏四月朔黃元成來受學聶恒爲介。

元成字慶友江南廬





州府廬江人。庚午科舉人。因闈卷子過爲扼腕。遂介同門友聶恒來受業。亦虛懷有志之士。○二日與彭無山先生書。黔中執憲無幾。遽爾晉秩中丞。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山陬海澨。荷福弘多。深爲世道人心幸。某自假歸。矢志巖壑。忽迫於嚴命。客冬抵京。今春禮闈。獲與分校。所取自許。穀而下共二十一名。然猶有薦卷及拔取後場者若干人。時兢兢戒懼。恐貽士林羞。幸闈撤後。爲衆口所恕。亦可云完此一事也。丁丑冬。舍弟振起自都回。備道訂期盛意。然遲遲其行者。爲病爾。藥餌之餘。整理朱陽書院。來學者衆。頗可怡志。某念生平交遊落落。所藉爲砥礪之助者。益亦不乏。計之得十二。

人先生其一也。因不敢忘。滋益之助。用輯同志譜一冊。以紀善行。書成。當求斧政。遙遙數千里。心旌飛越。縷懷難悉。每遇粵西人。輒有愛民禮士大造地方之頌。此固大君子本色。想援爲分內。但瘴癘之鄉。元氣凋敝。人民稀濶。廬舍井疆。不無荒蕪。費序絃歌之聲。有待作起種種盤錯。大需利器。惟願相時度勢。次第脩舉。風移俗易。俾聖天子德澤下究。我卽以鞏固疆域者爲仰答。聖明之實績。愚者千慮之一得。或亦有取也。謝生明詠某聞中所得士。雖薦而未售。此生氣局濶大善成之。亦有用之才。幸進而教之。彼當益自奮也。

○三日沈鏞來受學。陳雅琛爲介。

鏞字介山。湖廣衡州。



府衙陽人、已卯科舉人。因禮闈落卷、予閱批、嫌其平而置之。遂介陳子來執經、其虛懷如此。

○十日與登封令張公聖誥書

前聞嵩陽書院稍稍

解弛、賴足下加意作興、未至大廢。不惟耿先生泉下生感、卽京師諸公、未有不盛道大惠者。此亦人心彝好之同也。獨耿先生令嗣子、京都熒熒孤立、屢遭大故、弱骨支持、誠難萬全。又兼之忠厚存心、艱於鋪張、外面種種、或有滲漏。近聞頗招訕謗、足下亦絕之不爲意、竊以爲過矣。耿先生道全德備、伊洛正傳、麟鳳之祥、豈能叠見。若以不能並駕繩之、是使耿先生再生也。能有是乎。某數十年讀書、敬恕堂中、知耿先生最深、且知子京最悉、不過

曰老實頭人爾、非爲惡也、教之爲善則善矣。須扶持之、引翼之、而後可也。豈與世俗蕩檢敗閑者、可同日語哉。前聞衆口哢哢、猶謂久將白白。今聞見棄於足下、某不能不代爲之白矣。設知之而不代爲白之、是負耿先生於地下也。白之而萬一過蒙採聽、是足下大有造於耿先生也。爲念今日之書院、一數千百、年荒煙茂、草之區爾。自耿先生道闡洙泗、掛冠歸田、日與遠近學者講身心性命之旨、因興復宋時四大書院之嵩陽、分衣食八口之資、殫拮据歲月之勞、以專力於此事。蓋寒暑幾忘、寢食俱廢、而後有此也。此豈他人所共爲乎。耿先生旣倡道於前、適來蒞茲土者、長洲牖如張公、壘復翼成於後、故今日作書明





日申請久之兩河公祖田舍捐置京師諸公  
文字表揚卒成一代不朽之盛地可光復當  
日四大之遺徵此豈公祖父母縉紳先生爲  
他人而然乎耿先生爲此書院勞精敝神竭  
財費力衆聞共見誰得泯沒近聞書院冊籍  
奪於衆家齋舍牆垣漸就傾圯且聞衆家共  
議輪管不許耿氏與名其中此亦天理人情  
所不平之甚者也今爲書院久遠之計惟望  
足下力扶名教大作主持返冊籍之收掌歸  
之耿姓計田租之出入衆之老成直將書院  
一切變之子京而明示以宜行之事有未悟  
者明教之以決其疑而鼓其志子京謹厚人  
當不至大拂吾言也且子京之子收弱齡有  
器局可續乃祖之業是耿先生之苦志未可



沒盛德必獲後人之報。而子京之朴實未可遽以人言而不之教也。敢摭千慮之一得爲助善政之萬一。倘不棄芻蕘。慨賜容納。斯道幸甚。斯世幸甚。

○答耿子京

都書。

未至登者數載。風境人物依稀如故。而音書隔絕。晤對維艱。每念芝顏。輒鬱於

懷。種種大事並多缺畧。自愧良深。客歲正月間。聞冉先生言書院大壞。四方之學者散去。一似足下使之然者。殊爲駭然。然遙遙五百里。未有的據。從何憑驗。乃出自冉先生之口。又似非無據者。幾欲赴登。詢其的實。忽歲暮有所迫。爲都中之行。都門諸先生詢及書院。多有怪歎之辭。某爲足下力解其無他。謂不過力薄。稍運置。未到處則有之矣。不應如傳



者之甚也。諸先生亦稍稍意解而華翰至矣。每取以示人人觀之輒歎息。卽學使者亦及見之也。書院事謀出天理之正。田地所獲之物。公收公發。無一毫染指於其中。先生泉下之志亦安。人之多言。不白而自消。且於吾道有厚幸。學臺賢者與言書院作興。彼云須得一番考校。或畱心聖學。或專主時藝。別白觀之。亦鼓勵之道。是此公之加意。乃爾也。但不知此時讀書者幾許。冉先生又赴登否。或未至登。仍可延請。足下力任不辭。打起精神。作此盛事。先生苦心。可以承傳不替。斯道所賴非輕矣。先生文集向經手錄數冊。想應存之笥中。便中可寄至京。暇則細檢之。謀以刊布斯世。令郎奮志讀書。刻勵躬行。以繼家聲。是

所切望。

○十一日

李子臨進士制藝序。士之以言見者，豈苟焉已哉？有忠君愛國之心，斯有篤摯剴切之論；有博古通今之識，斯有高明廣大之辭；有百折不回之勁骨，斯其文慷慨而正直；有出塵瀟灑之逸想，斯其音軒豁而疎秀。言爲心聲，動本內志，以此衡士，百不失一。歲庚辰，禮官集海內髦之士，試於南宮。子以謏劣薄識，謬與分校。比撤闈，計所薦士，得二十有一人。而永年李和，矢口正大，一切險怪語屏勿道，固知必厚自植立，不肯苟趨時好者。榜發，李子來謁，其氣象清越，言動恂恂，有慤實風。叩其中淹貫經史，閱肆浩博，而一歸於正，與闈中所校不



差累黍。予志且喜，謂以李子之學若茲，必能以易直子諒之心爲移風易俗之本，罄乃設施，上可宣朝廷德意，下可無負知己之所信。其成就當不在古人下。旣而出藏稿若干篇，問序於予。予閱之，或採集傳章句之精義，顯者微之，或浸淫於先正大家，疊疊焉形之於口，幽者闡之，或藉聖賢口吻以發胸中之蘊，使人油然樂誦不能已。或製局一規於繩墨，設率之中，如馳驅康莊者，可以躡千里而不至於顛躓。凡此皆文思淵洽、文辭炳蔚，韓子所謂醇而能肆者也。夫國家設科取士，旣以五經四子之書爲標的，復採其論斷之識，試以聲韻之學，觀其律令之嫻習，詢以當世之急務，其所期於士者，亦云體用兼舉。其



取士之法、可謂內聖外王之無弗備矣。而士也、陳言獻謨、登第實榮。及服官之日、侃侃忠孝之至論、不勝詭隨附和之迹。愛養三元元之實意、不勝計功謀利之圖。輒令士氣日短、官謗日滋。豈時勢頓異、古處難期、亦以獻之廷者、其言則是、而脩之家者、其行先非。言行不能相顧、仕學視爲兩途。以故士不吉着、而卓然可駕前列者、不數數觀也。李子質實端凝、秉心淵塞、發而爲言、亦旣鵠如矣。他日以其言而見之於行、以其素所學者而張大之於世、將必有追踪於古碩儒名臣之爲、以挺然自命於兩間者、豈不於今日之言卜之哉。雖然、吾固願李子之以言見者、不苟焉已也。○十三日以後校闋中





薦卷。○十八日

耿子京都書來。

○二十一日

答耿子京都書。

接華翰知書院事足下極力擔當照管心甚喜悅此番不第先生泉下之志得遂即斯文亦幸有主吾道之慶可為加額竊願此後一切打起精神勇猛做去更無推託他家之意將來品行德望當與書院同不朽人生大事孰踰於此某恨一官匏繫未能為負笈之遊稍遲請假歸田當携敝筇赴嵩陽以遂夙願以訂千秋可爾言之不能不神往也。○

二十三日右足痛。○二十六日

薦卷邵衡來見衡江南漂

水人庚午科舉人衡第四問策排斥異學亦卓然有見之士也。○

二十七日

程公琢進士制義序。科舉之文卑靡不可振士也。有志力滌末流意。亶厚矣。然矯弊。恒懼蹈弊。好作險譎語。令人望之咄咄稱怪事。詎知體製裂傳註背。雖高自位置。是又與於卑靡之甚者也。君子於此。亦惟反經而已矣。經者何。五經四子之書是。學不佩五經四子之訓。是謂拂經。佩五經四子之訓矣。不於濂洛關閩之羽翼經書者。研究之。身體之。力衰於半途。浸淫於邪說。是亦不免蔑古亾經之患。夫玩易不究河洛之源。誦詩罔識風雅之旨。讀書不探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爲一貫。服禮不謹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不講郊廟朝覲燕饗之鉅典。治春秋未窺進退子奪之微言。與義是率。天下之學者。而驅之空疎無用。



之地。彼身心性命方苦。未有安頓。其能用之國家天下。動不違理。發必中節乎哉。知不然矣。故夫學也者。有根本之務焉。非以科舉竟厥事也。其科舉之文。亦自有根乎道德之論焉。非以卑靡之音盡厥蘊也。歲庚辰春二月。值大比之期。士子挾所肄經書之業。集於輦轂之下。以較長於瑣闥中者。豈無懷仁抱義。處爲真儒。出爲名臣。其言可爲制科光寵者乎。予固不敢以舉業卑靡之文量天下士也。因承簡命。與分校之役。卽兢兢焉誓以得人爲念。於闈中之文。有稍涉險怪之辭者。抑之。懼其蠹聖道。壞人心也。有勦襲雷同之說者。抑之。於其附和成聲。知鮮獨立不懼之槩也。不能洗熱軟油滑之態者。其志其操。慮爲

利害所動、骨脆易折、吾勿收也。望之塔然若喪、亦欲混平實正大之列者、貌似神非、任重致遠、吾勿敢信其後也。持此意也。以衡士、但有理、闡程朱之奧者、在所必錄、以學不謬於聖人、可爲世作坊表也。有本先輩大家之法、能獨運以機軸者、在所必錄、以自命不凡、絕唯諾之風也。有意象濶達、舉止高舉者、卽不飭字句小節、或老橫不投時好、槩不敢棄、以氣厚才雄、不瑣瑣懷尺寸之見者、是其襟期廓也。有亮裁清音、探之似鬱鬱吐胸中之奇者、雖文坦義明、不事鋪張、亦在所褒揚。以外平易而內精湛、剛正之氣、可爲君子、信有終也。闡中以此矢志、罔敢隕越。自十三日分卷、越七日、凡得卷二百三十有奇、拔其尤者四



十有八卷中式者二十有一人而程子公琢  
與其選憶十五日得是卷初閱之穆乎深邃  
其格整暇其調沉鬱殆鎔鑄八家者耶是何  
理明而辭暢也既而思之丰骨稜稜無復近  
響每下一語抵人千百語非托體史漢者耶  
不但已也胸羅萬象高談雄辯按之無所不  
有舉之莫可名以一家熟復審視抑何與先  
儒語錄神相浹耶母亦其寢食於性理之微  
言而大暢宗風與予奇其才嘆其學亟持卷  
薦之主司擊節稱賞不忍置越四日得二三  
場閱之醇正不雜類江都三策而一往無前  
之氣如黃河一瀉千里不可遏止器局似賈  
長沙却無激切不平之鳴其尤難者條對樂  
律搜微剔奧揚羈山之鑣力崇正學距詖放



淫懷孟氏之懼此何人哉。倘具茲偉抱弗遇於時是不亦司文衡者之過乎。而今無慮此矣。比撒棘公琢已掇巍科其科舉之文京師爭傳誦不衰。予更於其鄉之先達宦京師者得公琢閉戶好學力追古人之風槩因是奇其文益重其人樂與共晨夕揚摧古今事及公琢出所藏全稿示予予質之試於闈中之文一一脗合無間其抉先儒之秘也元公之太極通書純公正公之定性書易傳明公之東西銘文公之諸傳序語類皆灑灑証之筆端無岐碍者也。至談當世之務復識大體重本計言皆剴切動中機宜不減陸敬輿一流。噫公琢亦有心人哉。其爲文真能闡五經四子之書之奧非復近日揣摩家所家絃戶誦



卑靡不振之習者。謂公琢之文振。科舉之文  
 之衰可也。謂以科舉之文繼。闡經明道之文  
 之盛亦可也。他日出所學以効之。啟沃知於  
 崇政說書之風。有所取法。卽外而布之社稷  
 人民間。彼存心利物於人有濟。力行荒政不  
 負所學。昔之大儒芳軌具在。又知其取則不  
 遠也。何者。今日科舉之文之遇於時者。已舉  
 生平之學力。經綸而肝腸布之也。予惟拭目  
 以觀其行之所就而已矣。公  
 琢不亦可奮然而起乎哉。

五月朔

陳獻元進學制義序。今年春。天

子簡端揆重臣司文章斗杓。校天下  
 之陳書於南宮者。而予得從總裁諸先生後  
 與分校之役。因語於同事者曰。聖天子闢

門額俊賢宰執承朝廷德意慎選天下之人材以獻於廷而拜爵焉此抱策而來者爲公卿爲大夫爲庶司百執非其儔與予小臣藉茲巨典以對揚天子之休命其各抒精白以圖報效勿得易志相從也衆皆以爲然分校起於仲春之十三日至月晦告厥成事初閱卷多嫌平蕪午刻得清疏不羣迥出塵表之作譬之沉悶中燥毒流腸忽啖清涼散一劑頓覺神致軒爽云胡不亟羅爲參苓之助因首薦是卷主司胥色喜輒命中及填榜則益陽陳子雅琛也夫子於陳子之文一見卽令脫穎出者誠以其光明洞達暢於理曉然於事穩順於聲律而無一毫牽滯介於意言之表也以茲文品想其文心以茲謀篇



揆厥制事、當如黃山谷所云、胸懷灑落、一流、豈復慮行誼有乖舛處耶。旣又得全稿讀之、調高音響、逸興雅致、並擅其長。至理境快暢、尤如哀梨入口。在陳子談理、只道家常、而人之覘其概者、以爲非寢食先賢、不能有此。則技也、而進乎道矣。且陳子固嗜道者也。予於闡中旣閱經書、而定爲甲等矣、旋取二三場閱之。其講樂律於舉世不講之日、固自精晰無晦義、而闡洛閩之緒、以嚴異學之防者、又復詞嚴義正、可卜他日立朝風概。謂陳子之於道也、非中有真得、其能然乎。迨撤棘相晤、察其言論、丰度與予度之闡中者、不爽毫絲、益自幸爲報塞可期。陳子年甫及壯、時時過予、剖天人性命之旨。嘗慨學術之亂正者、思

有以破其空寂、雜霸之習、而以之扶正學於不替。確識偉論、純學邃養、有宿儒名流之所不逮者。良由其大父啟之。先生學有根據、其父涵仲公暨諸昆仲皆教然篤志力行、家學傳流、以故陳子薰炙已久、見理真摯。予因是嘆天下之道待人而行、非人待弘於道。如陳子者、出所建、豎用、廣其道於斯世、使吾言之而中焉。世且仰而慕之曰：三湘七澤間有學道君子若而人、處爲真儒、出爲大有造於國家之士也。豈不偉哉！豈不偉哉！又陳子取友大抵多有道士也。予問顧陳子於旅館、見徐子日東送公車之書、勤勤懇懇、絕不爲諛、第願其守道之堅、而功名若不必論。固足見陳子能友直諒、而徐子風格亦畧可想見。沈子





鏞者、聞中文爲予所乙。沈子虛懷受之、介陳  
 子來問學、以爲文稍變故步、欲高人頭地、不  
 知弗陳子若也。予思陶石簣先生偶蹟場屋、  
 不尤主司而內自訟得一字之貶、激厲之爲  
 多士之冠。以沈子之風、不將刮目於三年後  
 乎。是二子者、終身所就予未敢定。然沈子讀  
 書嶽麓書院、徐子伯仲相爲師友、更得陳子  
 麗澤互益、共堅向道之志、以不負聖天子  
 右文之至意。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子喜論  
 陳子之文、更樂陳子之取友成德也。因並及  
 之、以弁諸簡端。○三日、病愈。○六日、  
 諸簡端。○六日、  
 則病狼狽矣。問之不能言止。○七日、  
 笑而已。予亟爲延醫調治。○七日、  
 與程璞  
 天

人上下誠明內堯

舜君民道義中。

○九日

辰州別駕劉公忝

寓釣臺之<sup>②</sup>鍾子聖鐸踵予門以別駕劉公忝  
山傳請曰從予友文學蒼佩志也憶予與蒼  
佩晤接有年稔知忝山公長者因爲之傳曰  
劉氏自鄉寧公至司訓公凡六世簪纓繩繩  
爲閥閱家所式型舊矣公以明經授湖南辰  
州府通判初至任府僚空無人公獨任郡治  
凡繁劇艱鉅悉萃一身乃殫經畫不避勞勩  
恤衆平獄禮士却贖治盜戢兵諸政務各懋  
厥猷猷辰人德之聲著聞中丞以才畧可大用  
檄令攝沅試其可比至疾作未竟所施尋致  
仕歸田後日奉其父司訓公色笑極天倫聚  
順之樂遭喪哀毀逾常營塋無遺憾終三年



食蔬素屏酒肉勿復進。暇日課塾子弟、油油訂聖賢之旨。更肆力左史李杜諸詩文。悉加丹黃校讐。河南通志是非不謬於史。有司行鄉飲酒禮。延公爲上賓。往往典禮未諳。當事者悉以諮公。願得一言爲定。晚年植花灌竹。賦詩怡情。予讀書嵩陽道經禹數登堂。與蒼佩徹旦夕談古今事。卒未嘗一親公杖履。詢之云。屏居間田。足不履城市云。論曰。人之薄仕宦而饒道義。雖曰學力使然。蓋亦天性存焉。天性不局於寂寞之鄉。雖欲以山水之樂。詩書之訣。易所好。其將能乎。若泰山公殆天姿嗜道者。與當倅辰州。暮月乞歸。曰。吾以踐吾約也。夫皇皇簿書民社之是務。遽以徜徉泉石間爲快意乎。雖經綸未及大著。然其

意象固已遠矣。後之子若孫循家學有儒者風豈不足以成公之未竟而勵致遠之器耶。

○十日、眷口至京、振起來送。○十九日、遂平蔡侯

創建義學碑記、國家承平日久、文教誕敷、

山陬海澨、罔弗家絃誦、戶詩書、以成道一風

同之治、猗歟休哉、何聖天子道隆淵穆、端

拱無爲、而斯世大同軌、同文之盛若斯也。士

生其間、負奇尤卓絕之資、凡校於南宮、出膺

民社之寄者、如渤海中牟之異績、在在不乏、

固文教蔚蒸、使然、蓋亦其應運而興、各廣在

上之德意、故大著爾、居稽卽爲鼓吹、休明之

助焉。吾年友蔡侯端儼、筮仕遂平、余在史館、

以一卮致慶曰、國家以得人爲急、守土以



賢令爲重。九重之上，方慎簡良有司，而君  
卽膺。綸綍作中土百里之宰，崇宣教化，休  
息生民，漸仁摩義之爲，固取之夙，抱之餘裕  
者，可爲。朝廷得人，賀果三年而仁聲著聞，  
如予言。及予造庭，孰聞父母歌思親，見琴鶴  
高標，古人懸魚馴雉之風，並駕無二。歷指政  
蹟，如革耗勸墾，通商惠賈，絕苞苴，招流亡，除  
民役，清獄訟，諸事斷然行之，無礙。而又以雄  
潤之才，敷寧人之化，往往在綱常名教處，維  
挽頽俗，以還遂穆之初。予目擊設法全邢氏  
之婚姻，雖間關千里，亦必燭鬼蜮而扶倫紀，  
亦旣作爲詩歌以颺其盛矣。顧侯處懷如不  
及，謂今之宰一邑者，類皆有移風易俗，使人  
同心向道之責，簿書之暇，黨塾不飭，非所以



育人材報天子命也。己卯秋於城南負郭之區相度鳩工設義塾以教邑之子弟。工既作予適其地侯偕往觀前門亭中講堂後燕堂東西齋舍若干楹外繚以周垣氣象弘敞煙雲收之指顧間一新耳目之觀予徘徊其間南望層巒聳翠大河旋繞東下其來也有源其流也不涸已據一邑之勝槩北則市廛城郭環衛於後又若有扶翼不孤者然噫形勝蘊隆人文萃焉以侯之秉心淵塞大啟文明以黼黻皇猷而人材之陶成一似待今日而爲者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士之登其堂誦法於其內者誠以道德爲砥礪以忠信廉隅爲勸勉以賢人君子自期待以五經四子之書及濂洛關閩之微言與義爲準繩爲



楷梯其於立身行已之道。福世澤物之方。當  
必有講明服習之而不厭者。豈不曰今日儲  
之異日用之。爲國植楨幹。爲世廣治平。是卽  
侯報效。朝廷之大焉者乎。吾願遂人心侯  
之心。循侯之教。身體力行。以無負侯造士興  
行之意焉。是亦遂人宣揚。朝廷之德意。而  
爲中土文治之光也。豈不幸哉。豈不幸哉。予  
曩覩義塾之設。嘉侯之毅然摩舉。以興起斯  
文。爲已任。因約負笈。以觀棧樸之化。未幾予  
赴補京師。工竣侯走札屬予爲記。予亦無忘  
夙諾。以一言紀其事。使人知昔所未有者。自  
今創始。爲艱亦自今創始。爲榮侯之功德不  
朽。實與斯土。  
○二十日。客莊。客還歸里。爲終始云。

六月朔

與耿子京書、公定至京、詢知書院

一力承當、任道之勇、迥出尋常、深爲

敬服。但願綿綿無間、耐心處之、平妥計之、不

避毀譽、矢以大公、必要其事之有成、吾道之

興當在此也。便中將近、日

規模一一示下、以慰惓惓。○六日、左手中大

指腫痛。○九日、吐瀉病甚。○十一日、瀉止。○

十三日、託賢着醫來。○十五日

午後傳赴暢春苑應御

試。

○十六日

早辰赴暢春苑候旨、時零雨

不止、傳

旨各回寓所候雨止

明日

○十七日、召至暢春苑、御試命作

再來。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翰林詹事國子監官共八十八人在暢春苑澹

寧居

賜坐作賦

賜饌

賜果相續不絕。

至晚各候宮門外中使傳

旨明日早來

賜御書各散。○賦以萬壽無疆賦五字限韻、

代上。口氣。○擬皇太后萬壽無疆賦并

序。膺圖御宇齊政誠民慕帝治之雍熙幾

康衢之富壽。凡以盡君人之重責亦以體

聖母之鴻仁。臣惟爲君固難實在爲子之內。

大德稱盛不逾大壽之中。敬奉慈宮推今

昔儀型之冠肇開慶禮協臣民頌禱之忱值

萬壽之增崇合四方而拜舞爰作賦以

獻曰。惟乾坤之定位分剛柔而並建。繫地

道之有常合天行之至健。溯華胥之帝母異

開天於巨踪。嗣若水之神鄉。誌貫月之奇論。記丹陵之燕喜。繞赤龍而瑞符。羨滄汭之尊親。感景星而祥獻。亦閔虬飛之降。肇王畿之惟千。洎傳麟趾之休。衍景命之斯萬。信瓜瓞之宜君。基宮庭之弘願。欽惟皇太后特表坤儀之貞。篤生陽月之候。秉奇姿於溫淑。太姒之嗣。徽於太任。播懿德於家邦。宣仁之作。則於元祐。表黃中之居體。服民志以謳吟。喜甲子之歷年。膺帝康而輻輳。臣荷勤勞而陟寶位。雖四海之爲家。聊盡尊崇。殫櫛沐而擴版圖。實萬民之爲子。代宣仁覆中和之養。旣豫而隨。康悅之徵多福。且富。濯龍門上方珍錯。筐篚添萬年之衣。丹鳳樓前列果鮮。蟠桃結三千之壽。是時也。仙筭永天庥殊百。





宴設萬嵩呼。玉液瓊漿、啟瑤池而進酒。龍文  
鳥篆、披閨苑以懸珠。聽鳳凰之鳴聲、奕奕鈞  
天之奏。傍宮庭之佳氣、灃灃湛露之需。山川  
之氤氲畢現、風雨之珍異全無。是以人頌女  
中之堯舜、名齊母德於夏商。躬備無涯之善、  
世躋有道之長。三多祝、八風祥、四境樂、百族  
昌。合萬國之懽躍、將一已之趨蹌。聿大禮之  
告成、旣鵠聯與鷺列。茲太和之廣被、何爾界  
而此疆盛矣乎。擬含章其奚名至矣哉。介繁  
祉之悉裕、室家之壺類錫祿以孔時。孫子之  
從天被祿、以永附。龍縑鳳錦、織成松柏之圖。  
寶冊金箋、裁作岡陵之句。擬山虛之受澤、千  
八百國之血氣。厚載以深仁。就冬日而知春、  
三十九年之曆服。益綿乎常數。臣每勤宵旰

而切祗承、惟恐一夫之失所、貽大母之憂勞。何仰肅、雖而進期、願已慶百祐之駢臻、垂慈闈之儀度。自茲海宴河清之治、願博遐齡之霽光。更使金藤玉軸之封、常帶靈萱之雨露。人民依色笑而增籌、德教傳笙簧而備具。式瞻壽域之弘開、以暢懷敬為母儀之立極。○十八日、賜宴、賜御書。辰刻、傳而作賦。○

居候。旨。已刻。賜宴。賜茶畢、謝恩。午刻、賜御書每人一幅、得與者六十六人。謝恩出傳。旨各散。○所賜御書繫宣紙一幅、臨董其昌七言絕句一首。○十

九日、左手手中。○二十一日、潘成雲診。○二十指腫痛。○



四日李沐書來。

于分校禮闈時、薦卷有鍾肆號者、擬其必元、不則卽落第。

榜發下第、乃山東武定州

○二十七日

曹氏

李沐也、至是沐以書來。

題辭、讀雲間曹容庵先生家訓、字字琳瑯、言言珠璣、誠持身之龜鑑、渡世之寶筏也。嗣君式金、更取而增廓之、舉人倫日用之常、脩齊治平之道、一一揭示、無遺了然於心、了然於目、發語皆名言、至理、關繫世道人心、良非渺小。披閱再四、心曠神怡、豈惟曹氏一家之訓言、行當壽黎黎、以公諸世。○晚香樓文集序、曹子玉少抱卓犖之才、不遇於時、往往屈之幕府、扞贊助之弘謀、暇則工文墨、以寫胸中蘊蓄之奇。其所作不爲無稽之言、大抵

皆熟復世故、而以旁引曲喻形厥旨。如盎植嘆、舉去疾傳、賣餅兒傳、書平盲者傳、後諸作皆辭譎義正、類曼倩之詼諧、而一歸於納約自牖之微意。亦可謂善於立言、精於取類、而非言之不適於用者之所可擬矣。予讀是集、不能不流連於引伸觸類之長、而嘆服乎玉少之取裁富而寓意深。○二十九日手足並痛。遠也。爰以一言弁其端。

秋七月二日、傳赴起居注館、院長韓宣上意、

加俸翰林中能書文之貧者各辭。○回寓左

膝大痛。○五日、潘仲謀以凌耀來針治。耀字蒼侯。



潮州雙臨人。自此間日來針治率以為常。

○九日掌院韓慕廬先

生疏勤各以上。

上加意詞林中之貧者既各辭矣至是掌院開二十八人

以上勤

○十二日

凌蒼侯耀針治三次血脉通順病稍輕。○衙門告假

與焉。

一。○十五日

鄉思一首。

偃僂因五斗千里憶高堂。藜火成何藻斑衣舞幾

行。蘆溝風捲日鐵塢雨生涼。○十六日

上愁聽秋聲雁南飛逐夢長。

加俸詞臣赴暢春苑謝

恩予病未與有詩。

上加俸詞臣能書文之貧者予與其中。諸臣赴暢春苑謝恩予病未能去榻上望



闕叩首紀恩一律。君恩滄海濶，曲體獨儒林。隆遇明良頌，固窮雨露深。文章優白璫，冰檠勵丹心。寧必隨鵠鷺，教忠識聖音。○聞上諭諸臣做好官，將來學院與你做。若不做好官，且莫說處分你們如何來見我。諸臣叩首謝恩而去。觀此誠諭，皇上知人之明，洞鑒千里，何日不以忠臣期諸臣。誰不當以忠臣自砥礪，竊恐皇上厚待諸臣，諸臣重負皇上也。然寸心丹誠，惟所自矢而已。人何問焉。言此以誌一時之隆遇云。○二

十九日

賦得淡日非雲影，離明方四照。淡

雲散蓬萊樹，晴開上苑花。藜火恩光近，葵傾戀日華。

八月九日

玩皇極經世書

○十一日振起長子容肅

入邑庠。○十六日

一麥五穗、綠野翻風麥浪斜、張堪雙穗紀年華。從

今珥筆書豐歲透地皇仁帶草芽。○天保九如、雨露恩深天保歌皇家散穀益為多。丹墀五色雲中見黃○十七日蒙恩加俸銀道九天日影過。

三兩每月率以為常。○二十二日

題京師旅寓用柳宗

元漁翁詩韻、一榻晚涼穩夢宿、朝起呼僕煮嫩竹。麥飯兩餐常飽食、門外幾過紫與綠。白雲無心窺簷隙、兄弟書聲競相逐。○二十九日、石膝



儲藏

痛甚。

九月七日足病愈。○九日

孟津王鶴字擬山來訪談嵩陽書院

事甚

○十五日

入京以來疾病纏綿不能期望行禮至是能拜跪率家人

照規行

○十七日

大人家信至示云近接家報知汝身全愈喜甚又聞

皇上作養翰林衙門大有起色身當隆遇總以精白乃心期爲天下第一流人物爲是父身壯健子弟閉戶讀書不必掛慮。○二十二日耿子京至京

寄嵩陽書院諸君書來

子京來京師至子寓所時適孟津王擬山



亦在予寓。因談嵩陽書院事甚久。予痛言衆  
 爭之非。而極勸子京擔荷宜力。擬山前日有  
 照料書院之說。今同子京溯書院繫耿先生  
 苦心經營。不得芟除耿姓。而爲他姓占據。擬  
 山亦勇力欲扶持正論。予○二十三日耿子  
 拜懇扶耿先生之孤而別。○  
 晤言書院敗壞於一二。人。今欲極力承管。  
 雖人言不恤也。予因以勇力承任鼓其志。○  
 二十四日耿子京來晤。其任書院之志甚力。  
 予窺壞書院者大抵皆爲子京才  
 短而過於忠厚。故屢肆欺陵。問子京。是此情  
 狀否。子京深以爲是。予曰。天下事待人而行。  
 嵩陽書院先生畢世之苦心。在是人欲壞之。  
 惟多生計謀。令君諉其事。而不顧彼方以不

顧先人之跡爲辭而已始得竊其田糧以肥身家。看透此關如何可諉其事於他人也。子京亦任之不辭云。但書院中無先生主持終是散局。因商再請冉永光先生赴嵩陽。子致書永光。

○二十五日、河南新撫軍徐浩軒先生

令其門人陳恂來詢利弊。○答嵩陽書院學

者書。

昔日聚首嵩陽已成往事。鹿鹿風塵幾度歲月言之殊覺神往也。晤子京備悉

諸兄奮志潛脩書院賴以維繫深爲吾道賀。所諭整頓書院細詢之子京知邇來田地清楚糧食公貯而子京一力承當更不他諉此時似亦不大費力但得一品望德行渾全無





私之先生力主其中一心以闡明耿先生之道爲宗尙斯不惑於衆論而羣議可息書院亦可永久無弊矣已作字與冉先生商確想必赴登不虛衆望也諸兄讀書書院俱有斯道自任之責子京尙有一時未逮處不妨實意相商助其不及關繫吾道良非淺鮮諸瑣不旣。○與耿孚先德遠書先生費數十年苦心構此書院講學倡道其中使伊洛正傳絕而復續其有功斯道大矣某以寒陋之資先生不棄引爲同心數年主敬恕堂中知先生最深且知諸兄最悉前聞書院有風波之起而未得其詳今子京赴都備述田經丈量有確數可稽糧貯公所無侵蝕可慮子京一力承當無復讓之他人此繼志述事之大者

可爲吾道慶。但子京忠厚有餘，恐一切措置或有一時見不到處，更得賢昆仲共力商確，扶其不逮而匡其不及，以成先生之志事。書院不朽，先生固俎豆千載，而難兄弟亦豈非傳衍正學之人哉？人能卓立天壤間，成就人品德行，不畏流俗之譏，獲附聖賢之林，此亦事之至美而無以尚焉者也。在人之自勉，何如爾。聞兩兄奮然以名教自任，書院之事頗費經畫，極爲畱神，千秋之舉在此矣。○二十某喜而及此，想兩兄亦鑒愚惻也。

六日 答師子益謙書。九月子京至都，寄到華札，展讀之餘，不勝欣躍。又見著作等身，沉酣濂洛之旨，爲羽翼經傳之論，諸集雖未拜讀，而大力深心於茲，已見益令人佩服。



無教也。愚以拙陋之資，耿先生視爲同心，其講明此事者，率在高陽書院之日居多。因是書院舊規，頗能悉之。前聞風波頓起，衆口哢哢，以爲子京不願爲此，故令來學者散去。四布流言，幾至人人傳訛。愚獨不敢以爲信。蓋主敬恕堂中十數年，深悉子京爲循循守分之人，而非妄爲恣肆之侶。但負質近懦，微少獨斷，得有崇正不同之君子扶而翼之，子京未有不奮然起者。乃乘其質懦，不能與衆別白，遂大肆詆毀，令人無容身之地。不知耿先生泉下何如。愚聞之，實爲傷心。此番子京來都，甚慰渴懷。詢知書院田地已經官丈，頃段確註清冊，糧食悉貯公所，數目不致漏遺。此二事清楚，有何餘議。書院非耿先生建脩之

書院而爲誰氏之書院耶。書院之田糧承管、不歸之耿姓而歸之誰氏耶。此皆一定而不、可易者。足下高明之見、一主於此、絕不爲羣言所搖。足徵窮理之至、信道之篤、人品學問俱在其中矣。此時無煩更張、但主持書院者、急得一學識淵通、操履嚴正、又復偏私不有、以身爲教之先生爲之講明正學、彼邪說自息、而爭端潛消矣。現今子京照管、毫無推諉、所處甚當。愚匏繫京師、未能前在、諸凡得如足下公平正大之人、矢公平正大之論、以與子京相助有成、書院何至廢弛。更聞洛陽有郭君持正、不阿、銳志崇尚耿先生之道、殊爲可敬。書院維持、不能無賴焉。○二十七日、有日當晤此君、共商此事也。耿閱



先生文集紀年至。庚午年止。尚有辛未壬申及癸酉兩月未錄。詢之子京云。稿藏在家。予曰。此訂正之役。予不能辭其責。旋時卽以所藏稿並四書易經存稿俱寄來。以便纂輯。

# 二十八日

答鍾聖鐸書。大孝因心。甫抵里門。卽走覃懷扶輿南歸。殫誠

竭力完兩大人。大事真可謂孝子。不匱難得之。迄今中矣。嵩陽書院詢知風波漸息。且此時田糧各有確數。可稽。子京一力承當。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無慮橫議再生。其有畔道者。置之不論。不校之列。久將自解。孟子謂經正斯無邪。慝亦原本之論也。正不必區區較量。徒生葛藤。子京此番至都。大有勇往任道之志。深爲可敬。小人忌之。君子未有不彈冠。



相慶者。附聞志喜。○與陳實齋書。徐先生開府中土。敝鄉士大夫彈冠相慶。某素附譜末。尤蒙錯愛。大道倡明。際會奇緣。不可謂非天意所屬也。以賤恙未及拜賀。所有某創建朱陽書院。知與徐先生興學育才之盛心正爲符合。允屬千載一時。先生晤時。先爲齒及。務求極力作興。俾規模大備。垂之百代不朽。徐先生之教之行。未始非先生之教之行矣。

○陳利弊於撫軍徐浩軒先生。豫省最爲民害者。其一雜派繁苛。火耗重加。倘邀嚴禁。兩河焚頂。其次漕糧不在條鞭征收。另外科派。倘蒙禁絕。民困得甦。其次糟米。往時赴直隸大名府小灘買兌。今撫軍李將米廠改設衛輝府在。



本省買運交兌上下稱便。彼小灘射利之徒爭控不已。倘示畫一永在衛輝府設廠惠澤普霑。其次在昔河工一興重派柳稍有本省派出之柳或又有協濟他省之柳民苦賠累難支自撫軍佟題請蠲免勒石垂久至今幾三十年人戴二天忽五六年又派出柳稍一次各縣張皇胥吏中飽柳全未用徒竭民貲。其次衙蠹撥官害民陵侮紳士或快頭或東房或禮房各府州縣所用不同倘訪察嚴禁吞噬之害息。其次豫省田地燥濕不等窪下之地一遇水患田禾盡沒最宜各處挑濬溝渠以洩水勢有懇請者准其便宜行事大造民命。睢州湯潛庵先生諱斌其孫之旭舉人。登封耿逸庵先生諱介其子

都貢生逸庵先生脩復嵩陽書院自應歸其子都承管。有羣小欲壞書院百計阻都令其誘卸。及他人承管半載侵沒糧石肥已伊同類攻詰。今仍歸都承管此爲正理。但都忠誠謹朴閉戶不與外事屢遭流俗欺陵爭奪書院未已。念嵩陽書院乃耿先生拮据數十年而成卽公祖父母捐脩亦由耿先生懇請而然。此青天白日之事何有毫釐遮蔽不明。今小人揚言於衆曰書院乃公共之書院非耿氏一人之書院輒敢出名爭奪且有弟子而畔先生以助人爲惡者。縣令張復不察一定而不可移之正理乃過信小人之言而聽其紛紛至棄都不能通一言。主書院之冉先生亦云衆爭爲是而絕都過甚誠不知其爲何



見解也。諸懇大力主張一意作興書院、扶持名賢之後、諭河南府登封縣、待都有禮、以杜外患、斯道幸甚。兩程夫子請復舊日祭田、若機會可爲則爲之、亦崇重先儒之大者。中牟冉永光諱觀祖翰林檢討。上蔡張仲誠諱沐進士原任內黃縣令。襄城李禮山諱來章乙卯科舉人、脩復紫雲書院。柘城李子金諱子金諸生、精通律曆之學。睢州田箕山諱蘭芳廩生、與湯先生爲友。先祖諱如珠字帝珍號筠峯、前柘城縣廩生。家居講學、語錄載中州道學編、實蹟載明儒言行錄及柘城縣志、崇祀鄉賢。邑人更於邑東門外建特祠以祀、懇賜扁聯表揚。朱陽書院在柘城縣東門外數武、繫家君庠生勅封翰

林院庶吉士諱大任。借勤創建。蒙公祖父母俱加意捐脩。尙有未及建造。專懇振興。脩舉丕造。文運鴻功萬代。泌陽學條規。尙有裨善政之萬一。行與學校共之。○二十

九日、南書房侍直。

南書房侍直。九閭通帝座。肅進乾清門。玉柱

皇屏壯金爐。

御案尊崇文侍。

聖主賜饌

紀

天恩。何以酬優渥。校書珥筆存。○是日、

蠡縣舉人李塏字

剛主來訪。未遇。

○侍直出。晤撫軍徐浩軒

先生。

先生虛懷下問。談政事良久。肫切以國計民生爲慮。○三十日、撫

軍徐浩軒先生來顧。

先生曰。某向見知於湯

潛庵先生。屢薦爲講官。





上專信任。此一番特簡，宜思對吾君，無負  
 潛庵先生之知已。潛庵先生當風波起時，某  
 常謂先生蓋棺論猶未定，必俟某蓋棺，先生  
 之論始定。當日稱湯先生為菩薩，稱耿先生  
 為活佛，吉。○與冉永光先生書。今年春讀大  
 函何有也。博採旁搜，舉十八張<sup>③</sup>之旨發揮殆盡，有功聖  
 經不淺。某昨歲迫於嚴命，歲暮入都，方愧謗  
 劣，報稱為難。今歲六月間，聖恩優渥，寵賚  
 逾涯。且天語煌煌，傳令督撫照看里居者  
 進京，先生想不能久，遂林泉志也。吾道方亨，  
 得徐浩軒先生開府中土，已將大名及禮山  
 先生學行專致矣。正學蔚興，不能不拭目俟  
 之也。九月間，子京至都門，深以書院虛講席

爲慮言七月內張公與學者敦請未蒙許可。竊念先生行止吾道之興廢存焉。子京忠厚人翼之可勇力而前。此番來京大有鼓舞奮勵之意。云書院田地經官丈量確有數目可查糧食收貯公所亦有成數可稽。今以此供養學者某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之豈復他諉。子京極力承當毫無難色。惟冀先生爲道起見仍赴講壇。凡有設施明教之使行大道昌明當在此矣。其於耿先生付託之誠不相得益彰哉。某向與禮山曾言此意幾欲作字奉達覓便鴻不得遂至延遲。今子京來正吾道與行之機也。驅車而西教澤廣敷是所切望。

冬十月二日振起南歸。

二弟振起歸里三首、移冬方昨日有弟已南



歸話盡三杯酒。愁添午夜衣。寒風吹斷草。征  
 馬帶斜暉。渺渺層城路。霜天何處依。一日對  
 渾不覺。纔離神倍傷。燕雲鴻度影。汴水樹侵  
 霜。遲暮風塵老。趨承筋力強。鷄聲脩職事。白  
 首慰高堂。二田園安劣分。詩禮整鴻聲。弟子  
 人猶在。齋堂功半成。講壇增氣色。嶽色三文  
 明。可是窮經士。  
 著書有康成。三○三日思黯然大有離羣索  
 居之悲。非年漸老。則愁漸多。  
 乎。抑亦天性使然。不可抑也。○六日答門人  
 生家居。曾接手翰。虛懷下問。具見道力弘。  
 毅允足。負荷遠大。鄙衷甚慰。今乘便用撮一  
 言相商。竊以道在天下。任人取携。視分量之  
 淺深。爲承受之多寡。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雖造詣大小有間。然不可謂無與於斯道也。志道者大約立定趨向。而不中輟。率由正途。而不旁雜。動靜交養。敬義夾持。工夫之細微。曲折漸次。閱歷久之。自有理得心悅之候矣。所謂趨向宜定者。定於人倫之地而已。所謂率由宜正者。正以程朱之學而已。外此皆所謂旁雜者也。生平日得力於居敬窮理四字。此亦大家可體驗處。高明之見。定當教我。時惠好音。是所望也。○早晨王擬山來晤。言照料嵩陽書院之事甚力。云明歲正月可至書院。後年可至京相証也。又以其族弟癸酉科舉人王奕業學行醇謹爲言。言此人可作書院之師。又以其子讀書不履戶。○七日。二弟外。有志正學爲言。皆可敬也。



行六日。想念而作。料想真定道。風阻渾茫。河長橋落。虹影行人負戴多。薄衣當風寒。於此傷如何。○京師微雪。憶念二弟。冬日侵冷。舍雨雪北風涼。路上行人遠。驅車意徬徨。晚來茅店早。爐火整衣裳。○李剛主塋來晤。所言皆有擔當之概。於斯道可謂留心者。九月二十九日。予南書房侍直。金素公諱德純同李剛主來晤。未遇素公。留札而去。至此復來。○剛主所著聖學成法。訟過則例。皆學問真脩。以此見剛主爲篤實君子也。○

**九日** 中翰崔公墓誌銘。康熙二十有八年己巳。予迎養兩大人於京師。先太孺人疾作。聞崔成軒中翰以儒術精岐黃。比叩所蘊理精法。殊不類方術家言。且誼甚篤。予踵



門後不俟頻延輒來視。及致不腆辭弗受。初以爲軒冕中相矜惜久之。知於貧賤亦然。閱十有一年。己卯予再赴補。而成軒辭人世且四載矣。郝中美銓部貽予書。謂予頗知成軒者。令其子丙壁執其狀來乞銘。予實固義弗容辭。謹案狀而揚其梗概。以俟諸將來。公姓崔氏。諱甲默。字認庵。成軒其號也。自始祖文明去小興州遷安平。傳至公凡九世矣。崗嵒嵐學正文。進保安令。俊絳縣主簿。承祀嘉靖辛卯舉人。是爲公之高祖。隱居教授。從遊者衆。益自是崔氏以科第顯矣。曾祖祖興。萬曆己卯舉人。淇縣令。尋調竹溪。祖向思。庠生。父冕。早孤。其伯祖向學尹寶應。撫之學克就。以崇丙子經魁。歷學職。遷廬江令。卒於官。甫下



車捐俸賑饑民。命全活者無筭。蓋累世積德。至是且光大矣。及公貴。贈父母如其官。公少趨庭時。一稟廬江公訓。嗜古博學。文灝瀚。有奇氣。爲蔣虎臣學使所識。拔置博士弟子。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成進士。旣官京師。貧窶無異諸生時。然志守益定。足跡未嘗一及貴要之門。或有助貲勸其別圖進取者。拒之不爲意。嘗曰。堅忍二字。是某一生得力處也。與兄玉階先生訂學。不尚口說。人問之。曰。吾學期心得甘苦。豈人所知。講顏子所好何學。論聽者悚起。率以治六經爲急。而不流於泛濫詞章之習。躬行篤實。確有古人風。先是遭廬江公及韓太孺人之喪。啜粥飲水。自始殯歷練祥。以至禫除。肉食未嘗入口。未嘗一入

私室與宴會。其冠履葬祭之儀一以考亭家禮爲準。事兄愛敬備至。家庭間伯仲自相師友。求之近今士大夫家。槩不多見。亦可以振頹俗。勵志士矣。至崇聖道。倡建兩廡。揚節孝表幽微。皆盛德事。獨亶亶爲之不少衰。其他詩古文詞。下逮書法。亦皆有所宗。非苟焉已者。其志道而兼遊藝者。與是可傳也已。公卒於康熙丙子之十二月。距生於順治丙戌之三月。享年五十有一。官內閣中書舍人。覃恩勅授徵仕郎。元配段孺人。繼配兩馮孺人。贈封如制。子男五。丙奎。增廣生。丙璧。丙子。武科舉人。丙璽。丙陞。丙璧。女三。孫男三。戊鈔。戊鎰。戊鉦。姻閥具載。吳君玠所撰行狀中。茲不詳。以康熙四十年某月日葬於祖塋之次。



爰系之銘。

銘曰、南山之豹、有文斯蔚。北海

之鵬、有翼其翔。飽德如公、其羽豈不足為儀、

而衍子孫

○十四日

陰雲見月、月出夕陰

之光也耶。

○十四日

處、憑此見天心。寂寞孤

宵、微微茫萬象森。鐘聲煙樹斷山氣。

○十五

夜潭深。還期明日曉、日色照寒林。

○十五

日

寄家書

重重鄉思、寫家書、先寫平安報。

倚問、未列升堂、持綵服、徒懸問寢、付緘魚。

米經兒婦、千番揀果、幸女孫、幾樣儲。今日開

封、層疊裹、却將立雪、助庭除。米、饌、物、遠、門

耕

○十九日

李剛主來晤、以平日之敬、以治

難

○十九日

內、禮以治外、工夫為質。子曰、即

此、便是尋仁字、要着、一直向上、做去、更無別

法也。剛主又言、性善是大本。孔子言、相近、孟



子言性善總是一個似不必添出氣質說。子曰如此說性便說快了。須子細說性字。不明明說出氣質二字。彼無善無惡等說却與性字上尋着落。性不懼爲異端所晦乎。氣質二字甚有功性學。前賢剖析至此實具苦心。未易忽過也。剛主又言陸子靜禪機及禪家大異。儒者之學世人言儒釋上半截同下半截異之非。甚於斯道見地明確不同影響之見。

○二十日南書房侍直。

南書房侍直。玉階紅日照庭靜。藹春溫。

寶座朝儀肅。金函古篆存。

詞臣分校字。宰相

識調元。

桐城縣志。入南書房。日午傳

是日城縣志。入南書房。日午傳

日午傳

餐久從容出禁門。

○侍直回寓。

侍從入清

禁。歸來帶夕曛。老妻吹爨久。少女煮茶勤。燈





火書聲寂、霜天更漏聞。擁爐中夜坐、稽古念  
明君。○出朝晤黃雲劬先生、所言皆維持世  
道之論、猶見前輩古誼。○二十一日 侍直之  
可醫近世猥薄之風。○二十一日 明日答  
人戲作、朝進東華門、暮出金  
水橋。退食不須問、大官集羶膻。○二十二日  
憶振起二弟至家、送斷朔風路、征車到里  
門。老親歡色笑、稚子進饗餐。雪白忘寒漏、爐  
紅對小軒。趨庭日多暇、宦海細爲論。一好把  
年來事、堂前仔細陳。閉門機智淺、謝病道緣  
親。官俸增常數、御書賜近臣。○二十三日  
君恩猶未了、禁直寵如新。○二十三日  
京師送人之里、蒯樹遙天白、燕雲匝地寒。  
一杯爐正暖、千里路方難。彈鋏悲賓客、請纓

奮羽翰。乘時莫羈。

滯二月到長安。

○二十四日

有邑人來京。志頗安。遭坎

窘求歸不得。乞憐於予。幾無以應。令告同邑王翰林。高中翰。不知視予窘乏。抑爲過之。不

得已。畀以俸錢千文。令歸。笑而作歌。客兮

客兮。有俸錢。頒自內府。吾庫存。便有乞哀者。

來叩吾門。展限三日。不得去。輾轉思維。辛齋

之計。安足論。四海顛連。不知幾萬人。我邑一

人。安可自我傷。乾坤俸錢。俸錢亟持。○二十

去。回家。緘口密密。慎勿聞之。我子孫。○二十

五日。足疾愈。○二十七日

詢子弟課業。書聲寒。漏徹。鵲起。耀

儒林。昔奮干霄志。今牽就日心。弟兄矢懷壯兒。子閱年深。可是殘燈罷。青山助曉吟。

十一月朔

許三順來受業谷命侯以書爲介。三順字澄庵二十一歲山東陵縣

國學

生

○二日

彭超來晤。超字翔千、蠡縣人。李剛主門下士也。剛主以書來因

與論

○門人沈鏞書來。○三日張秋紹先生

書來。

○李剛主彭翔千來論學。

○四日

二弟振起下第既歸予檢遺卷前三

行充點未經呈薦悵然寄詠望圖後勁漫說文章聲價在而今得失竟誰論不悲難鬻珪璋器轉喜未經斧鑿痕連璧秦人歸趙氏琴音騶忌鼓齊門朔風嘶馬不堪憶落日寒煙到晚邨。一今春天子重興賢鎖院曾看冰月懸。簡命分枝。禮辭倏聽秋風催戰馬應



儒藏

憐冬史破寒。瓊乾坤有定誰顛倒。桑海無心任變遷。健翮搏霄珍此日。螢光雪夜憶當年。

○五日南書房侍直

早朝。匹馬蹣跚傍帝城。人家猶見一燈

明。御河水凍風吹岸。禁闥煙開日近晴。鷓鴣朝儀丹陛肅。旌旗天仗紫雲橫。儒臣最是承恩厚。仍到宮門候曉行。○早朝罷南書房侍直。煙靄重重紫禁城。鷓鴣鳴繞罷六街行。戴星猶似臣心冷。趨闕翻疑院燭明。班列儼然瞻帝座。宮門又道入乾清。欣逢稽古崇文主。曉暮慙歎重執盈。○七日送謝春函同年之任仙源。梁宋分膏壤。江淮達遠津。土田惟戴德。風雨正勞人。燕市浮尊酒。○琴堂皎月輪。相看古慈父。作宦半清貧。○



八日

京師城中

九軌塗稱廣。喧聲車馬勞。我衣傍泥糝。人影走城壕。面目風沙壯。

江河

日夜滔。世情忘

○九日

拜客苦景兼。值

檢點入室。傾濁膠。

○九日

雨雪因有是。作

叩門忘所向。雨雪染泥塗。路曲盤驕趾。輿

艱卧病軀。風霜筋骨老。歲月面皮殊。大業成

何日光陰

○十四日

同寮招飲歸。與室人話

一疾驅。

○十四日

夜三更。夜靜踏霜回。

世事紛紛一酒杯。入室猶堪醒醉眠。出言無

慮忌多才。丈夫空負簪纓去。婦子却詢忠孝

來。相對孤燈寒照月。朝衣早

○十八日

李剛

整待趨陪。

黎明

朝期

○十八日

王同

張霖生

○十九日

李孝愨先生傳。蠡吾李

樹來晤。

○十九日

孝愨先生隱君子也。為前



諸生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有強之者，與飲酒，長歌以謝客，無復言。詔下，令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奉太翁素先公，鷄鳴而起，拜於堂下，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伺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褻帶，三閱月。聞呻吟聲，卽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廁踰溺矢，必親滌。久之，親安於所事，頃刻不能離，更易之不願也。素先公旣歿，哀毀骨立，菜果醯醬數月，不入口。只三年，不飲酒，食肉，襄事一稟古禮。比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田，不私所有。人高其義，至禮容秩秩，歡洽無間。登其堂者，率感歎去。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少年勿爲盜，人德之。盜屏跡。他寇至，輒抽矢。



標其間曰李公長者母相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負勇畧有大志與鄉衆約守望儲糧械時時習射以資捍禦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一意誦法先王念聖學以敬爲樞紐顏其齋曰主一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朱註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潛玩默體務期實致之躬博陵顏習齋訪先生於家見手錄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嘆服歸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拱揖以志所向邑有王養粹者志可造先生貽書訂學人樂遊其宇競砥爲孝弟忠信之行其嫉邪惡也辭色初不少假患佞佛者蠹聖道火其書絕其徒終身不一履其地晚年謹獨遏欲之功內省益密不類世之表暴於外者人固不得而識之也家素饒經滄

桑變易田被圈、食指且蕃、絀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絕口不道貧字、守志益定、持節益嚴、視天下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彌留之際、屏婦女勿近、猶顧謂子行屬續禮。學至此時、爲用、其亦一息尙存、不肯少懈者與。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卒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謚爲孝愨先生。其配馬孺人、以孝謹佐夫子成德。子臻、庚午科舉人、勵志爲聖賢之學。塹培、竣、燾俱業儒。論曰、上谷多隱君子。先生之孝友節義卓冠一時、挹其家風、殆居然有道者。嗣君臻更刻勵躬行、汲汲然取人善、噫、李氏之子當必有邇興者矣。

○二十二日

李天桂號丹崖來晤。

○二十五日爲唐



欽文兄兩孝子書傳後

書唐孝子傳後、雲間唐氏世所稱兩孝

子者伯國俊均秀仲國英茂森者是。予跡其行事信非孝名不副。至考其孝人或以割股稱子。聞孝子平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庭間太和洋溢、無幾微乖志厲色干天地之和。此氣象豈在三代下耶。今世幾家能是。是則孝矣。且兄弟之齒各五六十餘、猶同爨財、則共之、無寸絲一粒私之。妻子因而娣姒和樂。子弟從善、不以少長渝。服御居食讓美不有。至趨事、爭先恐後。下逮童僕亦蒸蒸然化。以此稱孝。今世又幾家能如是。孝子之季弟燮、欽文幼體羸善、病失怙恃、甫八齡、均秀與妻曹氏撫之如子。患瘍、經晝夜調視。



衣不去帶、寢食幾廢。疾已復如常。爲授室。曹氏盡出奩中簪珥已則荆釵布裙。惟適諸姪安於所有。依依不能頃刻離。均秀更爲欽文擇師。令稟學。當湖陸稼書先生。稼書者。翼程朱而屏邪說者也。欽文與聞講貫。有得出所學以與當世之賢人君子較得失於微芒。而爲斯道干城。均秀實啟之。維茂森之愛其弟也。亦如是。是則孝矣。人之稱兩孝子者。或以割股顯。卽郡邑上其事。直指使表其廬。亦曰孝子割股。割股云夫。割股偶事爾。一療母而母瘳。再療父而父瘳。人之格天。豈遂謂無是耶。要亦平日宜兄弟樂妻孥。惻怛至誠。動天有日。自當獲祐如神。止可以觀孝子之用心。未可以爲畢孝子之行也。欽文每對人述





兄之德不置。至嗚咽不能言。予讀其答潘蒼山書。於公忍二字辨之最悉。其言曰。公忍二說。一近王道。一近伯術。一近儒者。一近老氏。故能忍。不如能公。公者無私之謂也。至引伸無私之義。謂倫紀浹洽。仁理貫通。民胞物與。莫之能外。而以爲伯氏有合焉者。此真切言仁孝。抑亦可識兩孝子中庸之行矣。欽文引茂森子會午問學於予。予稔知兩孝子行事。因於諸傳後特表。○二十七日 谷命侯書來。懿行以彰諸世云。○

○二十八日

呈王六翰先生。先生昨過我論文。待漏同仙署。清風千仞翔。

光輝分太乙。藻彩動文昌。下馬紅塵掃。○二檢書白晝長。相期如昨日。磚影正微茫。○二

十九日

復門人沈鏞書、十一月初二日接

手翰見門下山澤虛受、兌悅講習、勤勵不息、大屬快事。札中別感恩知已言之至謂不欲薄其學問之氣、阻其淬厲之神。區區之懷、深爲洞照。以門下之見道明決、矢志闕廓、其所受孰得窺其涯際。吾夫子所謂大受、正以自處不薄、天地民物之責、不能舍我而他屬也。當此聖道昌明之會、五經四子之書、奉爲取士法程、士之服習其中者、宜乎皆道德之選人、盡洛閩之徒矣。而不盡然者、以讀書止欲邀科第、肥身家、而不思爲聖賢之流也。今世學者、大獎想高明、勘破自力矯所習、生尤切望門下志定守堅、就舉子業中窮理、繼以力行、探濂洛之奧旨、窺鄒魯之門庭、學



問累進日益上達地位當在是也。馮少墟先生云、舉業上加一行字便是真理學。此語在今日尤爲切中肯綮之論。是在深味而自得之爾。獻元近功何如。朋友相觀而善、更是的確切當工夫。既爲同年同志好友、講習砥礪、互相滋益、想不能缺此一段光景也。晤時並致此意。

○三十日 復門人李沐書、朝廷三年大比、將欲慎選天下之英賢、與之共治天下也。體此意者或寡矣。殊不知簡命一膺、卽宜以得人爲報稱。此外旁雜念頭、真屬謬妄。生聞中閱文、不敢以文視文、直以文而遙度其人之心術、行誼、學問、經濟、必具卓然自立、不爲流俗所移之風骨、將來坐言可以起行者、而後從而薦之、主司以求副

賓興之選。蓋以今日之言爲士子之羔雁。他日居朝蒞官。率由乎此。今日之取士亦關衡文者之身品。他日以人事君。卒不踰乎此也。闡中得門下卷。說理精深。渾確而無囂張之氣。製局光明。俊偉而無詭譎之詞。想其心地品行。當是端人正士。以此爲海內冠冕。庶士子挽浮靡之習。國家得惇行之儒。異日爲王曾。爲羅倫。一流立斯世之坊表。樹名聲之干城。其有裨於天下國家也。豈云渺小。奈時尚潛藏。屢薦不售。固知天玉汝於成。正不易以艱大之任付之也。是在自勉而已矣。聞門下詩禮家風傳之已久。積德者其有後乎。聖賢人品。宇宙事業。皆屬分內。非第以博青紫爲顯榮已也。此意正須早審爾。

十二月十一日

與高荆襄同年論詩。

○十四日客遽至

京。○十七日

顧羽來受業。張用藏爲介。羽字振青。二十八歲。江南常州府無

錫庠生。○羽來受學時。與言義利之辨。甚悉。以追先世端文之風。徽爲勸勉。○十

八日答張秋紹先生書。

春正十七日。京師接手教。不棄愚陋。輒施

誨提。仰企之私。爲之一慰。及讀大著洛閩源流。崇正屏邪。旣標鄒魯之旨。小學淪註。微顯闡幽。復接考亭之傳。某僻處窮邑。每恨聞見短淺。不能探賡道蘊。得先生諸書。敬置案頭。朝夕環諷。受益良深。以先覺覺世。非先生而誰。豈第維繫東南道脉已哉。冬月。高君函三





復携孝經問業諸刻展讀之。問業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至叅補古文、閨門一章，前後序次，仍依今文十八章之舊，識見既高出今人，舊章復不戾前哲，後有作者，恐無以易斯也。

○二十日

掌院傳作春聯七言二付、五言六付。人慶堯年同宴喜，春盈禹甸

發光華。

春雲色繞蓬萊下，寶篆香浮雲漢

間。

律調占瑞應，歲稔聽薰歌。

年驚花發

早，春座鳥鳴初。

曉樹流鶯轉，春堤芳草新。

祥雲凝鳳闕，旭日映螭頭。

金鋪凝瑞靄，

玉律啟年華。

歡同

○二十三日爲睢州蔣

萬戶遍恩自九天來。

公作墓表。

應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蔣公墓表。睢之孝廉蔣公壯其既歿，



其嗣中翰君武臣乞予言以鑒諸石。予雖固不敢沒長者之行。謹撮公生平爲文以表其墓曰。公諱奇猷。壯其其號也。性至孝。以之友于兄弟。篤一體之愛。不以形骸間。推以厚於子姓。惠於宗族。如疾痛。苛癢必抑搔之。而後卽安。再推以及於姻婭。友朋。扶孤解難。於財弗吝。於事宜有所維持。更推以及於疲癯殘疾。憐獨鰥寡。一切窮苦。無告之人。爲之紓其困。甦其生。務俾霑潤。滋濡。重有造於人世。此公之大槪也。溯厥家世。系出姬姓。籍隸江西。元時有任會稽守者。其遷睢。自諱宗者始。宗於元末。督輓運。以師阻。家於睢。六傳至公。大父愚齋公。汝能以明經尹鳳翔。嗜河洛之學。爲時所重。父恐弛。公廸先爲諸生。好施與。萬

曆間歲歉罄所儲粟以賑全活者衆。遨遊吳越卒於淮浦。是時公甫六歲。跣足奔號與三兄扶喪歸。哀感路人。因心之孝。自童子時已然。後二十年。營葬盡禮。傾家貲不以爲瘁。劉王兩太夫人俱合祔。先是中原寇亂。携家避河朔。未幾歸。高許之變。旋作兵。及顓路中隴畝。荷插身自經理之。卒未嘗廢學。與五兄刻志砥礪。凡道傍柳蔭。古刹簷隙。皆坐卧吟誦。地以故聲振於庠。兄弟相繼登賢。書人竊榮之。上春官不第。已丑中副車。時謁選例得判李五兄勸就銓。公不忍獨留。遂與兄俱歸。亂平。力田所積。家饒裕。或聞顓連呼額之聲。惻惻然不能自已。有求輒應。無以償者任之。有焚券者。有助葬者。有濟藥者。有授產者。有代



租者。聞某某道宜砌梁宜成。輸財樂爲之。不厭也。睢舊城內塗塞。商賈往往蹈泥淖中。輿曳牛掣。苦不能前。公雇役二百名。引水淪其壅塗。大治。商民稱便。號曰蔣公路。新城水口施疏濬之。方畧相似。通衢置柵。更設夫司。啟閉。慮較詳。北城市肆久湮。居人思興廢。絀於力。貸公數百金。資營建。工成。列廛基布。煙火錯雜。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公顧而樂之。曰。是吾志也。何責。邇爲前所貸者。置不問。黃河決堤。將潰。衆洶洶謀保城策。州守造公廬。問計。公以爲障之亟。方任其事。發佃丁數百人。持版牖擁土。以遏橫溢。夜宿岸上。親督授。三日而堤堅。城免衝決之患。人安堵如故。公制事喜磊落之行。屢爲義舉。益豐於財。家積穀至

數萬石。或勸平糶，可坐收贏利。弗納，曰：「吾所需幾何？」願儲此備災。祲，拯饑餓，爾順治己亥，霪雨爲災，農告匱。復值淮南流亡，竄中土者，不可以數計。穀價騰貴，老弱救死恐不贍。郡佐以中丞賈公命來勸賑，衆難之。公慨然曰：「饑民且旦夕死，何忍坐視不救？」卽捐穀三百石。又以未能均霑，爲歉。復相同善寺獨立厰，煮粥，自春徂夏，躬親其事。耄稚男女日數千人，仰食不少缺。病者醫之，死者棺以瘞之。旣畢事，人與一鐮一笠，令歸農，無輕徙他鄉。食公之德者，感激泣下，作爲歌謠以傳其事。製衣一襲，列萬人名，登堂以進。有百歲翁陳某者，避人世幾三十載矣。聞公舉，躍然出，曰：「此老人百年中所僅見者也。」中丞上其事於





朝允所請。詔旌其門。爲近今所未有。康熙癸亥歲大旱。禾盡焦。人無以生。冬復施賑。更給以衣。春正益傾家廩。自人日至。十一日施穀五千石。有奇。饑者食。病者起。囊橐負載。路衢狼籍。皆公賜也。人無以報。公立豐碑道傍。誌不忘。過其地者。指之曰。是固活民命。爲天子褒嘉者也。率谷嗟感。嘆去。晚年德益尊。郡舉鄉飲酒禮。以公與賓筵。顧公善晦。不自炫。鍵戶窮經史。於書無所不窺。尤好讀朱子綱目。暇則植花種柳。恣意徜徉。不受世縛。宅後闢園。構小軒。曰容膝。蓋以是終焉。公器宇軒豁。負氣岸。羞爲囁嚅態。好直言。人過當事。有所咨。他人退縮不前者。獨侃侃力陳。排衆議。身當艱險。爲士類所倚賴。雖濟世利物之

心未及行之於天下而州閭鄰封以及四方之散而就食者需公之惠以活其生者無筭蓋恢恢乎裕福世之弘規也已公卒年七十有二丙戌科舉人以子武臣爵應 贈爲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元配尙氏應 贈爲孺人孺人有賢聲公刑于之化於是益著子六各以職顯武臣其季也持身維謹不苟同於俗門以內整齊嚴肅有古人風子仲男容莊館於甥室公家世厚德予知之最悉因縷表之以告天下後世之樂善不倦者○二

十四日

晚香樓詩集題辭 雲間曹子玉少

積盈帙今年夏讀所作古文辭如登泰岱諸篇具有振衣千仞之勢予竊偉之旣又携晚



香樓詩索子言。予惟玉少好遊而詩富。凡齊魯燕趙豫楚越黔諸遊歷之區。其名山大川。風土景物。以及忠臣孝子。節婦貞女之屬。罔弗舒毫而紀其勝概。誌其芳踪。遊至玉少。其興每奢。詩至玉少。其於人倫物理。採摭殆盡。得此允足千秋。况篇中陟屺之思。可方古人。而白駒場苗。不啻三致意焉。詩人情性之正。孰踰於此。至其用意深而造境老。大抵沉鬱悲壯之意。居多。則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

○二十六日 耿子京書來言

嵩陽書院畧就條理甚慰。○二十七日 與杜坦如侍御。天地間正氣有人。

吾道可幸不孤。承諭與釋家子用侍生帖甚。愜鄙懷。且面諭小力以孔孟爲言。此扶正黜

邪之心維持國是福庇生民皆自此貫將去所關甚鉅某慶閑先有人擊節稱快稍遲當趨晤○二十八日東鄰回祿之變甚烈子收爾。祖先神紙牌懷袖中次及

家財及尋日錄容遂已懷之矣。遂又將耿逸庵先生文集亟取匿身中。家人倉皇疾呼眷口急出勢將及及眷口出而門外街頭人跡填塞充斥不得已暫止大門內。魯孔亮等升屋護持移時風轉五城官役救火者畢至更得滿洲汲水禦火法始息。此番驚皇禍未延及亦其幸也。○二十九日與王渠庵先生札書之以自警。○昨日中往候至草廠街心忽動急思回家及返東鄰遭回祿之變甚烈延及西鄰離敝寓纔兩家勢熾不

可撲滅。幸來救者鱗集，始免就焚。稍遲，俱付灰燼矣。但思中途忽返，若有驅之而然者，亦奇事也。

是年分校禮闈，官京師。

外孫宋齊保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七終



儲藏



校記

①顯者微之：當作「微者顯之」。

②「鈞臺之」下疑有脫文。

③張：當作「章」。按，即《孝經》十八章。

尋樂堂日錄卷十八

朱陽實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四十年辛巳四十九歲。

春正月二日足病。○十日使赴陵縣糴糧。○十

六日

同鄉團拜與。同寓足又病。

○十七日

與少司農王集庵先生書一

病諸事廢弛。昨晤言及時事力拯之猶未晚也。鹿某紳受官辱異常紳衿之體至此可爲



備藏

寒心。專望扶持名教。早伸大義。稍遲。是非倒置。便難收拾矣。○與陳緘庵編脩書。敝鄉鹿令某所行不法。致士民踣碑控告。彼不自返。遷怒於紳。託言請紳講話。將某某封鎖衙內。非刑痛打。箠楚幾斃。如此暴虐。平日居官不問可知矣。敝鄉亦禮義之區。紳遭此辱。爲從來所未有。中丞公節鉞甫臨。清風霜肅。豫土官吏罔弗滌垢從新。不意猶有肆暴於光天化日之下者。專祈轉達。大發乾斷。民命得甦。士恥可雪。○二十日與少王架庵先生書。鹿紳遭此奇辱。神人共憤。及時挽之。或庶幾存衣冠之體。不然。斯文掃地矣。柰某自圉拜後。疾轉甚。近日並難離榻。所以未能造請。此事關繫非小。前函妄竇。今



未示教。竊念拯災救患。爲春秋所首重。况殘傷其類。尤拯救所難緩。昨某已有所託。或轉達矣。聞之者憤然難平。謂三二日內卽當轉致。想使者行在近日。似宜早爲之所也。○

二十七日

自二十三日至此日。凌滄侯間日來針治。

二月十五日

李沐來見。○李剛主來札。詢家規內夫受婦拜之禮。○答李剛

主札。傷寒疾最忌勞頓。望靜攝爲幸。至所云病中不忘恭敬。進學益密。非淺學可到也。夫受婦兩拜。此扶陽抑陰之意。日用間極平常事。只爲今人不體得夫婦有別義出。卽此細節便大驚小怪。以爲難行。更安望其於五倫做到義精仁熟處。只曉得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將這些儀文曲節自安之如常矣。寧陵呂新吾先生如此行，且謂已嫁之女猶之子也，歸寧不得位父母之上。此二事。○十九子極佩服家規，因採用之，非臆見也。○十九日出門拜客，旋右。○二十五日來論文。○脇痛不能動移。

二十九日

答徐子文書。前讀論文鴻篇，以賤恙狼狽，不能裁答。今稍平，敬以

一言奉復。佳選蒐羅制藝諸體，備具文區三等。凡先輩大家才士文人之作，各以其人之分量位置之，如執權衡以較輕重，即起作者於今日而問之，彼安能不帖然服者。此大選所以風行海內，爲第一流手筆也。其巨眼卓識，三等之上，又標大儒之文，以存聖學一脈。





此真諸選家所不能夢見者矣。蓋文所以載道也。諸選家之所重者文也。先生之所扶翼者道也。取文之羽翼斯道者。另爲一編。直與四書五經相表裏。庶人讀此。編知聖賢之道可學而至。不徒以文辭競長。則先生明正學維人心之功大矣。某淺見寡聞。自叨鄉薦。後其爲文。止據胸中所見。惟恐謬於聖人之道。何敢與當世之君子論文也。今辱高明不以所見者。或謬於聖人之道。文未必能造至此。而先生相人於其骨。不於其肉。抑亦可感也。更錄稿奉質。其有沿習舊調者。求痛指削。倘一二可存之篇。標出存之。如此慎選百首。藏之笥中。或亦一段切實功夫也。

三月二日、使自陵縣運糧來、谷君命侯許君

良臣各送糧雇舟、用情甚摯。○四日、耿子京

嵩陽書院主教無。○五日、李德樹診視云、病

人商永遠之法。於經絡之間、其痛處以有淤血、未能行爾、法

當行血以治標、可專攻肝經、不必用他藥、引

至別經也。如方服之、兼用離。○八日、李剛主

宮錠敷患處、痛止、頗得力焉。○十五日、上賜翰

從雲字震生來醫員三元人與李中孚交善。

林簷事、御書勒石裝冊告成進呈、御覽、

病未能至。

○病中偶成、忘機懸榻靜得意、攤書多。豁達開牕望宿雲、帶鳥過。

○十六日至聖先師孔子真像得之裔孫孔

雲漢。○十九日足痛止。

德樹之力也。自初五日以後服李藥不間。

○二十三日

李剛主來視能至前庭相會。

○二十五日

答黃

視履書、

詩稿言言從理道中流出足窺道

力堅定。足下篤志問學、今茲榮行、吾道南矣。

正未可以偶藉僚佐爲論也。古人重道德不

論祿位、若以祿位論則大聖人爲委吏、爲乘

田、早是望卿相拜下風矣。後爲司寇、至今當

以孔司寇傳而卒不聞以此稱也。則古人以



儒藏

人重官、非以官重人可知矣。足下以道德之  
儒爲貧而仕、亦肯試此循分盡職之暇、與蜀  
中人士講明此道、定有從事乎此者。出而羽  
翼之、斯誠千載之幸、非徒一時之知所關學  
脈、豈其微哉。某碌碌長安、無他外慕、惟願道  
行遐方、早將政績寄郵筒中、使我覽手教如  
共几席、則幸矣。囊澁無可爲贈、謹以拙刻爲  
拜別之具。途長珍愛、爲望。○黃視履來晤、以  
聖人旣亡、精靈不亡、爲問。予曰、氣至滋息、氣  
散消歸、無有。聖人旣亡、氣非更有存者。視履  
曰、或謂聖人之氣原是不散、故能百代如生。  
予曰、此未免流爲輪迴之說。聖人亦人、爾氣  
如何不散。曰、百代人敬之如生、若何。曰、理在  
人心、自不可沒。聖人全盡人道、先得人心之



所同然。以同然之心印之人，人未有不以聖人爲可敬者。此是理之所同，非氣之常存也。

○謂視履曰：此番宦遊，勿謂僚佐無所事事。公務之暇，陶成人材，是亦吾道之可行也。此是大主腦至隨分盡職之事，因時爲之，自有當盡處。此又難以預言，當局自有設施也。

○二十九日

李剛主來視。

夏四月二日

門人周蘓書來，言秣守耻奔競之事，聞中不受請託，不採虛名，不擇

年少猶得取人，以行之意。

○五日

與郭南州札。楊前片語業訂千秋，僻陋之區

正待君子之教澤。王汝於成此其兆也。泌陽條規乃某所施於宛東者，朱陽書院家君建



此於敝邑與來學者講習其中。湯想學道愛人之君子爲之振興新邑侯便中可一言否。

○十四日 劉叔讓尹江寧來晤言居官廉潔自持仁愛爲心欲力行善事以盡職分外非所慕予甚喜其志不安於流俗因以張牖如宰登封得力於耿逸庵先生敬恕二字爲言叔讓納之。

○十四日 送邑侯連式似之任八章學道愛人操刀而試允矣君子民之攸暨。上谷名賢簪纓華胄忠孝之傳曰自庭授。早窺濂洛蔚爲儒宗。百里待命以造花封。竹馬之迎雲霓之望。襄山風月聿收琴堂。琴堂禮樂父老與歌歌我侯者其意云何。云來何暮薪日以舒啟之辟之其裡其居。亦有械樸薪之慙之遐。

不作人綱紀爲期。我侯蒞止。○十七日門  
吾道云興。我之懷矣。日之方升。

人程兆鵬等謀梓朱陽書院講習錄。○十八

日答周枚寧書。壬申冬虎丘片刻之遊。少  
長咸集。人文稱盛。今思之十年矣。翹首吳

山。猶在夢想間也。客夏讀手教。知閉戶纂脩。  
以千秋自命。但不知經史兩集孰先告竣。公  
之海內。使某得快讀也。邇來藥餌侵尋。碌碌  
歲月。翼雲篤志力行。可方古人。不時聚晤。吾  
道不孤。所  
深幸爾。○客歲婦至京師。客肅携男女僕

數輩來。○李纍珠書來。纍珠彰德府臨漳縣  
人。予於禮聞擊節理學策。知繫擔荷



備藏

斯道之士、特薦不售、慨嘆久之。後欲將對策、  
錢板以表正學。謀之彰德廣文楊君子申、子  
申欣然輸貲、然策稿不可得矣。至是、李子以  
書來謝、暢言所學、痛斥王陽明亂道之害。

○大人家報內特書四語訓勉。家報云、我身

患已愈、無慮也。振起率衆子弟書院讀書、分  
外事一切不與聞。偶成四語示訓、謹言慎行、  
安分守己、房產○十九日足病愈。自正月初

地土人情天理。

多服李○二十日題論學一則、孔子集羣

德樹藥。

聖之大成其詔告門弟子

學之一字、反覆不能去諸懷、蓋有味乎其言  
之也。朱子以效字訓學字、又推其意曰、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今思之先覺之所爲者何。講習討論從事致知之功省察克治從事力行之功皆其所爲也。先覺爲致知吾效之先覺爲力行吾效之豈非學聖人之學乎。學之一字確然爲致知力行之功。故大學一篇孔子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其曰致明明德於天下先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是大人之學在力行也。其曰欲誠其意先致知格物是大人之學在致知也。然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心正身脩以至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未致知不知所以行旣致知又不可不勉爲行也。此孔子言學之大旨也。學並知行而爲言至今學者奉爲標準不可移易矣。

然有時對舉言之者。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致知篤行是力行。博學於文是致知、約之以禮是力行。總之完全此學字也。串通言之者。見不可有陵躐之施。對舉言之者。見不可有缺畧之處。朱子謂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闕。蓋以此也。知行之說明矣。要知所知所行。行者何。知此。人所得於天之理。行此。人所得於天之理而已。天生人而賦以理。人承天而繼以學。先儒論學以復性爲宗。蓋不敢失此理也。朱子解大學之明明德。卽曰人之所得乎天。又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解論語時習之學字。卽曰人性皆善。又曰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卽此意也。李子恕谷憂世之學者。或岐其趨。著爲論學一則。大率因病下藥。其言似有





專重焉者。而其意實欲共登道岸。觀每條之下。更加小註。其音始明。其心亦良苦矣。予更恐學者泥其詞。不達其意。反以爲讀書可不必而求。以力行焉者。因其知所從適之路。而誤用其功。其弊也。失之野。卽其聰明才智之士。不沾沾於詞句之間。求之矣。或於學字之義未融。以爲學焉而始知。知焉而始行者。是言知而遺致字。忘却致知。卽學也。其失又近於破裂細碎。是有意尋成法。而反乖成法。均之不能無慮焉者。予因爲之言曰。學非他。卽學此知行是也。學字卽知行之統名。知行字卽學之分見者也。非學焉始知。知行者也。知之功不止讀書。而讀書一着自是緊要事。如易書詩禮春秋性理綱鑑。凡有關世道人心之

書、隨讀一句、卽思行一句、處處反之於已、以求有得、則講習討論皆身心之事也、力行之功又不可輟、何以行之。卽以講習討論者、實見之於躬、則日用間無非踐履之途也。如是學至而性復矣、何慮學之有岐趨哉。至見性之說、乃釋氏之言、非吾儒之論也。聖賢之論性不一、不過曰盡性、知性、復性而已、非有所爲見性之說也。恕谷辭而闢之、旨深哉。○

二十一 日

答李壘珠書 四月十八日接來書、展玩數四、知道力堅定、於聖學

正派默默印証、無毫髮之錯、中心怡悅、莫可名言。僕於斯道雖粗涉藩籬、其實精義奧蘊未之窺也。但波靡之會、異學紛紜、閑先不敢不力爾。二十年來、與耿嵩陽先生往復訂確、



稍有爲世道人心之害者屏棄勿道恐貽誤  
人心不淺也。以此相天下士意必有同志者  
共明前聖之遺緒而不使失墜。以故禮闈分  
校。闈前場必參之以二三場。更注意於三場  
之第四策。於吾鄉得門下一人。理明識正。信  
爲謙洛羽翼。雖未獲售。已於文字中識其人  
可千古也。因不忍沒所作。欲付梓以公之世。  
今稿旣不復存而索之又不可得。亦且柰之  
何哉。門下以如許學識。豈借一策而顯在區  
區。亦欲彰明此策爲斯道標準的爾。念斯道  
正統孔孟而後。周程張朱其嫡派也。學者不  
以此爲準。反欲逐馳於邪徑險途。以相競尙  
多。見其惑也。吾鄉自二程接洙泗之傳。當時  
及門諸賢共肩斯道者。可不必論。嗣如元之

許平仲明之曹正夫本朝之耿逸庵諸先生皆得正學之統至許西山力亦頗大邇來冉永光李禮山方進未已皆不可謂非斯道中人也。但器局有大小造詣有淺深此不可掩爾。來札評論確切僕意自治宜嚴論人宜寬。程子見人摘前人之短謂且取他長處自有意。○二十九日門人陳聶恒書來索子四書也。○文稿付梓。○與石潤生廣文書。我輩處今時杜門力學加惠後進所可爲者此爾。足下擁臯比聚黨庠之士而訓誨之不同窮鄉寂處言莫我從。但南汝風土人情多沉溺於利欲中不能拔出流俗此際須有人以振興之。某昔濫司泌鐸惟信人性皆善之說誠心勸善夢寐懷想惟此一事久則



未有不信從者。聖人謂誠能動物、非親歷者不知也。今日竊幸僧道南國、惟翹首望大道之行而已。○答劉紀成書、接手教、領佳筵、深感縷縷情殷。念古人於訂心之交、或數月、或一二年間、不通消息、若似於音書斷絕也者、而其實不然也。迹則疎而志則親爾。足下寃心墳典有年、京塵鹿鹿、人學無長進、然於知己前亦時思副其期望。有近句寫之扇頭、當知都門近日大概爾。

五月二日

答孫以寧書、歲暮驚聞尊公仙逝、痛悼累日。茲接訃音、時病卧榻

上、不能為位以哭、惟輾轉蓆尊間、灑淚長號而已。柰之何哉。海內空濶、今又失此擔荷之



人吾道益孤。天平何厄斯文之甚與。大孝因心當順變節哀永圖千秋方是真實學問。非徒以毀傷爲孝也。○六日校正制藝。○八日耿子京書來言。

撫軍徐公諭登封令查逸庵先生及門中行誼卓越者使主書院以孝廉董良器應。○

九日答王擬山書。京邸聚晤有名教之樂。大力建議具關世道。如嵩陽書院直爲

已任舉耿先生數十載之苦心幾至於墜而復續者皆其力也。前接手教具悉擇吉赴嵩。日爲懸望。再接翰示知三月初八日至書院。捐田五十一畝。且勸捐二頃。此番盛舉當與書院同垂不朽。尤有商者來諭雖云從學有人前規未墜然維持斯道振興不替者端賴



有正人君子出其無欺無二之心運以措置盡善之才始得承領此通天徹地之事。但恐子京赴任後書院不能無隨時補救處。望道駕常至主持因時損益以永大德豈非斯道賴以常存者哉。○答耿子京書。今春接手教知撫軍待以殊禮復蒙加意書院擇人主教此爲良圖以董良器應允爲得人榮選湯陰自淑淑人家學廣敷人材成就在今日矣。新尹吳公前將大名備道之晤時自相得也。○十七日京邸湫隘共神食。○二十八日門人陳聶恒書來再索一棹。○予四書文稿付梓並致徐學人并望之殷。

六月三日

待贈湯母王孺人墓誌銘、鄉先

生大司空潛庵湯公道德勲名彪炳史冊、海內無識與不識者、傾好同聲、一代偉人、卓可傳信、獨其嗣君元博、學富才弘、允爲紹聞、衣德言者、而人或不盡識、雖然、人之識元博、十之五六、元博之壺教人、或有識有不盡識、元博之壺教人、識十之二三、獨其配孺人之淑德、有以宜家人而和兄弟者、人或不及、如識元博之一二、是亦元博未爲人所盡識、予交元博幾二十年、知其以得之司空先生之學者、刑于家庭、有和厚莊敬之風、因知孺人之於門內、其以賢孝之行、揚先德而助元博之學、於有成者、實篤且久、於是思以一言表孺人之媿、與元博之懿行、同垂不朽。



適其孤以行狀來乞予銘予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而爲之銘孺人姓王氏世爲睢陽門族父江西學憲贈廷尉寅東公母贈淑人劉氏世德鍾祥因篤降孺人孺人生有異質聰穎過人姻黨奇之及歸元博不以席豐履厚驕夫家事翁姑執婦道惟謹時司空先生由詞臣出爲監司所至扶善鋤強清風惠政傳流人間至室廬數椽蕭然不易雖顯秩一如寒素孺人善體之粗衣蔬食率以爲常元博午夜攻苦孺人聞誦讀之聲意油油入傾聽賢孝節烈之談能解其大義識弗忘偶舉前躅輒娓娓指陳梗概當之者無復置喙嘗以之教其子曰詩書所載忠孝諸事吾所聞於汝父者甚悉當釋此勿替先訓治家嚴肅時



警僮婢勤職業已先操作紡績之聲歷久如  
一日門以內秩秩無可問元博以得賢助無  
內顧憂一以家事埤益之遂依父側盡力匡  
贊以經理天下國家之務司空於是特以薦  
再起始擢講幄洊至卿貳出膺方岳重寄  
入晉秩宗兼輔導東宮之責凡歷官中外  
勲猷爛然斯世斯民仰爲柱石不可暫傾焉  
者元博實左右翼成之向非孺人有經理之  
才克以閑家爲任夫子之志其得遂者寡矣  
迨司空薨凶災疊罹堂上告變骨肉摧殘幼  
兒遽殤嫁女慘割元博以哀毀餘喘置之繁  
劇叢雜之地瞿瞿然不暇及孺人願以病軀  
經營凡鉅細精粗內外親疎間事成就理人  
各揚其懷以去夫人情處順則易遭逆未免





束手坐廢。衣冠之徒猶難繩之以所不能。矧  
閨閣執柔順之道者。能置身變故。非常號咷。  
不寧之境。十餘年間。悉有以安乎天命而幹。  
旋乎人事。卒至無覆轍。此豈易及者哉。至惻  
然於危苦之無依者。縫衣以施。煮粥以食之。  
又其天性根心仁厚。不可沒矣。孺人生於順  
治己丑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己卯十一  
月初二日。享年五十有一。承繼子之暹。庠生  
聚王氏。候補同知。祖公女。女三。長適同郡監  
生李初子。監生蔡次。適臨晉知縣王光。舉子  
監生煒。三適柘城監生王涵子。庠生采。孫一  
發祥。今於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合祔  
於棘故城。賜葬祖塋之次。銘曰。嶽降申  
甫。邦家之光。繩武賢聲。濟世文章。數遘其屯。

人之云亡。躬代勞勩。壹德用彰。惜僅中壽。未罄斯臧。爰覩河流東歸。湯湯風吹。黃沙百感。茫茫銘茲幽。○四日 冉率茲先生崇祀鄉賢宮。永誌無忘。杏壇分座一披天。繼美而今德行先。只爲斯人存碩果。故教大業付窮年。牟山著述承前緒。洛水淵源啟後賢。食報千秋誓宗列。○二十日 答門人潘成雲已將易卷作良田。○陶成人材爲任。明新事業兼蓄。並收將來舉而敷之。人受其利溥矣。謁選之期亦無多年正需磨礪以待爾。猶記賤恙狼狽。門下痛癢相關。大有一體之愛。其纏綿篤摯之意。渾是一個仁字。更得滄侯古道存心。實意針治。始終不渝。與門下在都時無異。長安操技術以



往者竟得此人真屬稀邁。所謂惟端人能識端人也。附聞誌快。○林濤書來謝刊薦卷。

○二十一日

與俞寧世前輩書。某四書文稿不宜於舉業原擬藏之家塾。

日就消滅不意敵門人數索不能不寄去。然終惴惴焉懼之。緣文章一道本乎性術關乎學力品行因之經綸兆之不能以已之所長掩所短亦不能以已之所短覆所長不能以人之所取概所棄並不能以人之所棄強所取此皆一定而不可移者。先生主持斯道天下之文章必經斷制始定。望實爲指示倘以爲一二可存則存之以爲不可存無爲護其短也。○二十五日 賃房遭騙橫逆。○二十八日 至以理禦之。

橫逆息。

秋七月三日

河南大中丞徐公壽序代聖天子在上乾綱獨運世躋春臺凡梯

山航海雕題鑿齒之鄉罔弗訖聲教而臻壽域其時方岳重臣敷揚朝廷德意以清心寡慾爲撫綏休息之計者所在不乏惟豫土大中丞徐公推爲第一公由詞林累遷司冠立朝峻潔風概凜然建議陳謨侃侃倡仁義之說於廟堂之上天下想望其丰采不啻泰山喬嶽之尊先是公與河南湯公潛庵友善同爲東宮講官異數頻加啟沃有賴公以誠正之學爲敷陳久矣上嘗對羣臣稱其學行其嘉納嚮用爲近世所稀遺比與辰





冬、上念中州爲腹心之地、特簡在廷忠  
貞直諫之臣往撫厥土、以公膺是任。陛見  
之日、寵隆三錫、志意交孚、依稀明良喜起之  
風。公亦傾吐中藏、陳地方利弊、無少隱。一時  
傳爲盛事。節鉞臨豫、丕宣皇仁、八郡風行、  
桑麻色變。首培壅土、類次亟訪民艱、興利除  
害、鋤暴扶良。一時百廢俱舉、俗尙改觀。豫之  
人士交口頌感、直達於輦轂之下、無異辭。  
公卿羨而慕之、以予所聞、下車時一切供應  
陋規、概却弗視。所屬餽遺、往時藉之以媚上  
官者、悉痛除之。戒屬吏無剝脂膏、以獻弗改。  
糾劾及之。吏相顧懷冰兢、無敢以私賄陷法  
網者。其自奉惟飲水茹檠、儉約之風、不讓張  
文節。李文靖一流、兩河開府、不受一錢者、自



公始。公以民不聊生、釐奸剔弊、與之更新、禁火耗、絕私派、去黑鉛之科、歛清漕糧之積困。自是閭閻不聞追呼之擾、有司無復額外之征、胥吏戢奸、難恣橫噬、民油然長急。公之心、識輸賦之義、息訟獄之端、成鼓腹之俗。其蠹惡殃民者、懲一二人而霜威震、豺狼遁跡、民得以安。卽辦事公門者、止畱老成服役、其餘裁汰大半、諭令歸農。邇來早魃爲虐、公憂勞甚、至忘寢食、昕夕步禱、甘霖立沛。清風惠政、聲揚中外。往往經過其地、不敢頃刻畱日。是不可以非道干者。公以濂洛關閩之儒、爲韓范富歐之業、不蹈虛名、務殫實惠、不爲補救權宜之策、必爲拔本塞源之圖。公之心、誠天地長養之心也。公之學、一聖賢明新之學。



也。公之德精明渾厚之兼濟也。公之行青天白日之人人共見也。出素所懷抱者以爲建豎其養士恤民通商惠賈飭綱肅紀彰善癉惡諸美績不過行所無事而風移俗易人爭傳爲從來所未有。夫兩河民困甚矣有稍稍起而甦之者已不啻取室廬而奠安之取肌膚性命而保護之。神明之稱與父母之戴辭之弗克也。矧公以道德爲蘊蓄本學問爲大用上不負君父之簡命下以慰黎庶之懷思他日調和鼎鼐澤遍宇宙皆是物也。又何疑豫中諸公願爲公進千春之觴爲國家慶磐石之固也哉。仲秋值公覽揆之辰諸君子製錦稱祝乞言於予。予以所聞及衆所稱頌者摘辭屏端以爲公壽。

○四日

祭袁公振編脩文、鳴呼穹蒼表象、文昌之宿。烈烈光華、國之右族。萬夫觀瞻、百年喬木。其所由來、亶厚煦育。今茲何日、爲君而哭。慘旣太甚、云何能淑。溯厥先世、爲善不怠。尊人巍科、文麗霞彩。以名進士、百里出宰。衡麓之陽、風移俗改。湘水澄波、嶽色雲藹。甘棠布蔭、方及三載。人之望之、或被皂囊。或畫熊轂、爵秩軒昂。未竟所施、韜光用藏。於已則屈、伸後發祥。君子窺幾、信德之行。果叶瑞占、誕君之歲。熊羆入夢、昇以聰慧。墳典用探、丘索兔契。八斗名高、鋒芒曜世。鹿鳴早宴、曲江旋繼。連鑣飛騰、馳聲六藝。公卿交口、望傾日下。珊珊氣骨、六書揮灑。豪興寄吟、推爲作者。帝曰：汝才蓬瀛、舍且以儲爾器。華國經野、水壺衛



玠詞賦司馬。爰相流儕。方者或寡。誕膺隆選。  
奎壁生輝。文章黼黻。翰墨霏霏。每侍  
爐香襲衣。馬上詩成。戴月而歸。冷署清襟。素  
志不違。朋從追隨。頗淡輕肥。君之品量。何矜  
以貴。曰。自趨庭。百行攸暨。愛日之誠。既喜且  
畏。定省晨昏。柔聲下氣。兄弟和樂。天倫至味。  
以達邦國。令譽何既。倘假之年。展驥崇朝。爲  
霖爲雨。氣吐層霄。經綸指掌。建豎宏超。聞鐘  
之業。竚望非遙。胡天降厲。志豐年嗇。將及強  
仕。無行不得。日顧匿影。山亦失色。善人無祿。  
茫茫安測。某等薤露痛歌。斷金失歡。乍憶君  
容。悵集百端。顧瞻萱堂。白首興嘆。煢煢弱孤。  
煎腸裂肝。行道心惻。矧予同官。初聞君故。三  
日廢餐。既視君殮。痛則撫棺。梓黨輪義。奠竿



凄切。以返孤魂。丹旄遙揭。嗟君之才。中道而折。何如。惟魯無使速滅。噫。嘻。悲哉。欲問蒼天。搔首踟躕。豈謂其然。脩短誠數。孰掩君賢。旅視南歸。蛻骨而仙。昨來今往。滄桑變遷。異鄉陳辭。灑酒九泉。○十三日 答趙文饒同年書。嗚呼哀哉。尚饗。所論學脈。謂學

部通辯一書出而斷制既定。不啻大聲疾呼。崇正距諛。功不在東莞下矣。某愧謝劣。於斯道未能窺探。嗣後不吝指南。○十九日 與大俾得承誨。卒業實佩明德。

中丞徐浩軒先生書。

先生與敝鄉睢州湯潛庵先生志同道合。輔翼

東宮。天下想望其道德。惟以親炙爲幸。客冬膺 特簡。開府中土。一切陋規積弊。率除





殆盡而先以飲水茹檠爲百僚倡。是以吏畏民懷、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八郡承風、倏忽變易。小民之輸將止足、正供無耗、累雜派之苦、有室家妻孥之樂。有司之公庭化爲琴鶴、屏鷹鷺、雀鼠之跡、爲奉法承令之人。士安於庠、農安於野、商賈安於市。南來者咸慶無一夫不得其所。此正聖賢明體達用之學、敷民胞物與之心。後世謂聖人之道迂遠難行、坐病是利欲薰心爾。若清心寡慾、以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未見五經四子之書所載論學論治之語、不可以之治天下也。勲猷爛然、兩河澤遍、老幼焚頂、遠邇歡騰。某爲斯道、慶爲天下慶、不敢以尋常蕪辭過竇。清聽敬以鏤骨之感、用祝大年。伏冀進而加誨、銘荷無涯矣。

耿逸庵先生令嗣都過蒙栽培、嵩陽書院諭  
令擇耿先生門人之有學行者主持其中、扶  
維正學、斯道有主、感  
荷無既、並此道謝。  
○二十一日 壽大中丞  
徐公詩有

片 豫省民艱俗敝、亟賴拊循。我浩軒先生  
開府甫數月、潔操惠政、軼後空前。人戴二天、  
華祝莫罄、敬述善績、不避里歌。區區將介眉  
之願云。元老挺生、濟世才帝心簡、在位三  
台。中州天下腹、心地遠控江淮、鎮八垓。秉鉞  
清風、良不易、上章畫策、殫忠智。每有名臣出、  
懷保拮据日、旻不遑食。我公廊廟劑、剛柔弼  
教明、刑惟乃休。生平誠正、追濂洛、赫奕勲名  
寸念收。時當中土資周漑、僉曰惟公能作父。  
紫宸三錫寵、康侯民隱披。陳公剴對、下車嵩



少慶雲迎、百萬殘黎起織耕。先從却餽霜稜  
 肅、繼擊鷹鷂狐兔驚。羣僚奉法茹冰檠、耻向  
 科徵立巧名。民間輸賦早安廬、無復丁誼計  
 羨餘。誅求溢額、叢奸絕共狎。長官忌吏胥、社  
 鼠城狐宵遁跡。禮樂絃歌化日舒。偶然旱魃  
 不爲虐、虔禱甘霖降紫虛。我公開府未期月、  
 澤潤江河流不竭。風雷手握震屯蒙、甲拆滋  
 榮萬象發。彼蒼感謝誕真儒、旋轉乾坤景運  
 扶。大河南北霑恩早、父老嵩呼集汴都。  
 太平世界歛華黍、壽域春煦遍海隅。○二

十二日 史樂山文集序 古之立言者、匪取  
 能言、行某重哉。如以言、凡文人才士  
 據其聰慧之性、標耳目所聞見者、皆可以其  
 言鳴於世。以言鳴世矣。又一似居然信爲可

傳者。及叩其生平。殊不滿人意。君子往往避其文。惜其行。寃之行不克就。文亦朝榮夕萎。向之鳴於世者。不數年間。人望之却走日。銷鑠於電光石火中。而不復存。姓氏於人間。良足慨也。若夫篤實踐履之士。不區區較長楮墨間。然卒未嘗不托之文。以自見。其托之文者。得之心。應之口。淵源於經籍。流露於道要。初不肯以汗漫無稽之談。滋世惑。而世亦無從而訾議之。不惟不訾議之而已。且久而愛慕之。倣倣之。雖數十年。數百年。猶然膾炙人口。豈作者之精神。逆攝於數十年。數百年後。亦作者之立身。無愧幽獨。進德無慙。衾影有以預行其言於數百年之前也。金沙史君樂山。爲省齋。夫子令嗣。文章行誼。得之趨庭者。





有年宅心誠愛抗躡芳潔雅飭坊表爲士林  
矜式以故聲藉藉甚予締交樂山久見其動  
容溫和不絕無囂張之態意以爲行得於已譽  
望卓然表著於世者其類是與及官太學侃  
侃舉昔日已墜之緒一旦考古証今興廢起  
衰條十餘事上之司成司成嘉之雖其議寢  
而未行然復古之志亦云大矣尋遷攝務以  
裁缺歸因取向所托以自見之文哀集成帙  
凡若干卷屬予爲序展讀之見所載如論儒  
釋書序小宗祠志序成均餘論諸篇皆翼正  
學崇名分釐國典倘施之家國天下猶及見  
儒術粹然一出於正其溯本源維繫天下風  
俗正制度可復園橋觀禮之盛視昔有加卓  
識宏裁經紀世運視沾沾雕繪之末自號爲



能立言者、其度越何啻千里。樂山謂予曰、山曲迂儒、閉戶窮經、世好紛華、不見可喜、人亦不吾是也。噫、此樂山之所以可傳也。夫傳其人、傳其行、爾傳其行、夫安見言之不可傳也。竊以爲古之立言者、其道不踰。○二十三日此行、綦重哉。因援筆而爲之序。甲戌冬、予兒容端以予病憂樂山詩集序。鬱誓代、遂逝京邸。予哭以詩、史君樂山亦以詩悼之。妻音纏綿、往復不置。卒以莊言正論爲予勗。其曰、身心經百鍊、顛沛庶不違。長公雖無祿、全受幸全歸。不同入世久、百行或虞虧。勗哉君此去、永慎爾脩爲。洋洋四百言、皆發乎情、止乎義理之意。詩之蒼茫沉鬱、交道之篤厚、可擬古人、並見於茲。予於是釋其悲



見之思轉因是詩瞿瞿然以恐懼脩省爲益力。是詩本性情而作其感發人之性情有不期而應者。是歲冬杪予假歸樂山尙官京師千里外遙遙數所聞。今年夏樂山赴補快京華聚首時切劘天人性命之與然往往旁及於詩知所造益工。旣得全集讀之益厭服自性情出者不必勦襲雷同摹擬聲調之所爲惟願讀是集者因詩之工而思所由來不沒作者因性而發之旨庶知樂山之詩不苟同於俗予之論樂山之詩亦不敢隨聲附和謬爲得當其必有窺乎樂山之學問品行者矣。至其詩能追蹤古人或曰王孟合派或曰錢劉比肩要其品骨風格具托紙上。○二十五世當有展卷能辨之者予何容贅。

日患痢卧不能起李德樹員震生診視服藥

八月五日

痢輕

○八日

門人徐永宣書來以米四十包果六品附運艘

相餽○九日病目微

○十一日

孫以寧書來爲其尊人靜紫求作墓

表

○十二日

答徐永宣書至誼繼絕厚德登承惠米四十包千里途長借

通舟楫益見注愛深至不能不銘感也朱陽

書院經齒及想作典有日商丘公處前致一

言然文章知契既久山言

○十四日

晚腹痛

譜誼更殷自相得不同也

嘔吐移

○十七日

目疾愈

○十八日

痢止不

服藥○

時愈



二十二日足痛。

○耿子京書來言八月延董良器至書院稞租存并書院

同衆公收公發。

○二十三日

門人沈鏞書來言讀書於嶽麓之虎岑松關以

無負師友期望之意。

九月朔

楊士昭書來謝刊薦卷。

○二日夜被盜竊客遽

婦衣物去。

○六日

夜盜拋磚瓦有警。

○七日

張平山引會稽

醫者沈公先來服其藥。

○十五日

門人徐永宣書來索予四書文稿開雕

○十九日

答徐永宣書君親師友理惟一貫厚則俱厚薄則俱薄門下厚以

存心以此貫倫常。貫家國天下。其所建樹。知必不讓古人。况尊堂老夫人善祥蘊結不淺。以英俊事賢母。將來發洩。誰得窺其涯際。念某宦况蕭條。屢爲滋益。當之難安。拙稿之刻。盛意向曾聞之。曾起矣。但恐某文既不足輔翼經史。又與舉業家不相近。未免爲可棄之物。安敢以之問世。若必不肯護某之短。或就中加選擇可爾。○與門人陳聶恒書。拙稿之刻。門下與學人極蒙注念。但恐無益於舉業。爲世所詬詈爾。因盛意不得過拂。錄稿百餘首付去。至評選之託。他家未同而言。安能相強。龍光藝林名宿。又屬道義知契。以此相託。必肯爲我指其瑕疵者。○二十日使者至。惟門下與學人商之可也。





展開大人小像家人環侍宛如京師聚首心

志怡悅。

使至京師展玩大人小照志喜。凡幅驚颺舉椿庭接霽顏端然躋講座。

宛似訂兒頑華髮三年壯新衣五色斑把杯應進酒夜夢到鄉關。○自初二日以後盜警

不絕夜拋磚瓦如常家人輪流宵稽馬鳴和子時來守禦經夜不眠至此日以後始寧。

○二十一日

劉岫書來求薦卷言讀正宗一書識學聖之楷梯入門之正道。

潛心玩索。

○二十二日

答耿子京書。榮任吾道興行之兆。某昔

任泌陽先生舉手加額果爾名教真樂頗嘗其味。今後先同轍某之欣幸亦猶昔也。已將

德行學問面致吳公自相得益彰吾道展布  
在此也。書院延董良器主持可謂得人。就中  
作興使中示我。秋月患痢人事廢。○二十六  
絕。近雖痢止氣弱可保無虞矣。

日與查聲山同年書。疾病慘怛寸步難移。

種種公務萬不能赴。倘有失悞朝期等事。

惟聽叅罰降黜而已。奈之何哉。昨承命价二

十八日進館。遞呈力爲維持。非肝膈相照未

肯扶危至此。更有慮者。二十八日至朔日朝

期甚近。萬一未允。維挽無及。再懇不憚乘輿

一詣宗伯先生之門。求早批調。○二十八日。

攝得靜息一日。實被惠無窮。○二十九日。

衙門請假得兩月調養。聲山之。○二十九日。

力也。



答劉岷書、庚辰春別時匆匆未及細商斯道。然英年駿姿知其負荷宏遠故以拙刻奉贈。今接手翰虛懷銳志見道明決千秋大事不能不厚望爾。關中之學與洛閩並稱後起者想當有任無讓也。佳卷謀之貴鄉劉波千助刊劉樂善之舉未可沒也。

# 冬十月朔

答孫以寧書、某執交無幾輯同志譜以尊翁居首例於每位先叙交遊年月事實自爲一段。後再提一段。撫其人之生平備載之。如小傳然。尊翁懿行方欲撰次不意溽暑病胃嘔吐近月餘不能搦管。入秋患痢深。秋痢止而舊日足疾復作。數月內狼狽百端。至今畧愈。以故諸凡文字暫且停擱。雖尊翁傳亦未能遽成也。所云墓表與傳體

例稍異。視俟愈時並如命。○二日自九月二  
即葬事畢亦無妨續用也。○十一日以

來俱服沈藥。○晚服沈麵藥酒。○四日凌滄

下夜兩腿不寧至五鼓方安。○侯來

視。○晚服麵藥四更時兩腿筋拘胸。○五日

中氣散約有一飯之頃大不寧也。○五日

夜不寧至天明能立膝灣痛減去。但氣弱不

敢再服此藥。○張來庵王文子同年來視

○六日行立較輕便。○服。○九日黃硯芝夫

沈地黃湯加減方。○服。○九日黃硯芝夫

子來視。○十日許詒孫翰林四書文稿序

士必有品而可語立身必有

學而可以致用。二者嘗相因而今世舉業家

胥失之。非不從事咕嗶孳孳向進然而父師



之教子弟之學別有授受莫可滌濯。一語以  
砥德礪行之道脩己治人之方迂笑驚走置  
不復問。夫立身行道孝經之言脩齊治平大  
學之教人孰不讀其書講明其理顧頽然自  
廢語及此一似爲非分之求也者是人之讀  
書非求有得於已不過視爲弋取功名之具  
爾苟由科第致通顯以爲富貴無難猝至斯  
已足矣其學如是其品更安可問故有甫入  
仕籍卽以利欲填胸以浚民之脂膏喪檢彼  
非好爲狼狽幼無師承長不聞道惘惘於行  
甘隣污辱如水之就下初不自知其趨之卑  
也。國家設制科取士先之經書以觀其服  
膺聖賢之訓繼之論表判策以觀其博通世  
務之材誠欲得士之明體達用者以之共勸



景運、非徒使青紫榮身、溫飽肥家而已。往歲  
庚辰、試士南宮、予與分校之役、於求賢盛意、  
不敢以苟且畧相負、衡文時務、得輔經翼傳  
之儒、不則法準先型、理境有造、或才橫一世、  
有任道之勇、或春容澹雅、有正直君子之風、  
皆在所錄。每得一卷、閱竟必掩卷思其品行、  
思其學術。見有確然可儲爲廊廟之用者、始  
爲呈薦。非是類也。卽才鋒縱橫、文辭綺麗、不  
敢濫收。以其律之立品、勵學、恐有所不可知  
也。閱三日、得一卷、識力超曠、器局軒昂。觀其  
概、有黃河自天、波濤汹涌、不敢逼視之狀。及  
按其中之所涵、復沉潛縝密、言言抉先儒之  
奧、而運之以唐宋大家之氣、範圍於諸  
先正之法。意若人必經明行脩之士、可光闢



門大典。亟持卷力薦。主司擊節稱善。拔置第三。榜發。知爲琴川許子。詒孫也。聞中闈其文。以爲非績學老手。不能到。及相見。年甫及壯。予驚嘆久之。詢其學。曰。得之經史。問其師。曰。傳自祖訓。予於是知天下奇尤之才。必有所以自立者。不藉興於他人。不假手於扶翼。茲於詒孫。信之矣。詒孫聰穎過人。甫能言。口授四子書。聲琅琅。似能辨句讀。七歲誦詩。九歲通六經。諸史初屬文。意興娓娓。不滯。千言立就。雖老成謝弗及其大父。聖符先生聲譽文壇。四方延聘。輒携詒孫與偕。每旦晚課讀。見德日新。業日就。語所知曰。吾不得志於時。必獲報於孫矣。今詒孫果以一經魁天下。改庶吉士。讀書中秘。人之讀詒孫之文者。莫不知

淵源於庭訓光大祖業畧可見矣。已卯登賢書稿行世久膾炙人口。茲更彙聯蜚諸篇問序於予。予何以序詒孫之文哉。今日序其文猶是闡中決其人也。後日必其人初不異今日序其文也。憶仲夏晤其尊人欽是先生古道期許孝友因心詒孫之家固居然有道之家也。古之有道者非立言之難實躬行之難。程朱諸大儒闡經明道以敦行迪德爲歸。後之學者立身致用舍是何階。詒孫効通六經其爲文根柢於是又得家庭詩禮之傳不謂之希賢希聖之品窮經致用之學不可乘是以往卽聖賢垂訓之言而一一實體之以致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品與學爲海內第一流而立身致用均堪不朽。卽區區仰答求賢之



意亦可藉是告無愧焉。○十二日 張遽若侍

詒孫其厚自期待矣哉。勅毀明季逆閹魏忠賢碑墓得 俞旨立視

仆刻輿論稱快用拈二十韻紀事 盛朝握

乾綱旌善開春霽。主聖臣自直勸懲識大

計。曰有驄馬客。王事殫勞勩乃見西山阿

封植蟲雲際。胡爲埋首丘豐碑更踰制。魏闡

肆焰毒監黨煽其勢。憶昔熹宗朝柄移專禁

衛賢士遭戮辱東林鼎鑊繼禍已成瘠瘵國

運因之敝。雖復赫然怒寸磔辜未蔽。歷有八

十載侍御擊鷹鉞。天庭一飛章萬里撤纖

翳下 詔誅逆孽狐兔將焉逝。墓毀碑亦仆

歡聲動燕薊。斧鉞追奸臆忠魂雪幽繫。伸法

於既往勁節益加厲。山河滌穢濁日月中天



麗。所賴國柱石、封事鶴清、史氏勒鴻篇、垂  
戒良非細、賞罰天子權、昭揭聖明世。○  
贈陸弘種皮襖一。陸乃商巖公之孫、誕嘉之  
子也。久客長安、冬乏煖衣、恐幼年衝寒不耐、  
以所衣贈之、但以未能製新件爲憾也。○十三日  
懷抱鶴翥丰裁、子諒之心、豁達之才、觀  
蓮寓志、臨流徘徊、無入不得、優哉遊哉。○十  
八日送曹錄事之任象州、初膺綸綍、重天  
官民、氣靜化俗、吏庭新瘴癘、憑消去、淵懷見  
古人。又代二首、晚香樓一卷、世早受詩  
名。經國文章在、撥雲天日橫、微官凜雙闕、忠  
膽障孤城、莫謂蠻烟地、思深山路平。眉攄





攜。漢手烟瘴一風清。白髮功名壯。紅塵志業  
 成。長征粵嶺盡。孤夢禁鐘鳴。秩薄無忘主。微  
 忠萬里程。○二十日。爲谷雪塘夫子作傳。谷先生  
 生姓谷氏諱資生字效坤號雪塘別號念園  
 山東陵縣人。先世家萊之掖邑。遷陵十餘世  
 皆以孝弟力田聞。太先生近泉公諱應舉。負  
 豪氣。解危扶難。雖破產是力。有侵田者。不與  
 校。禮敬漢壽亭侯。關公啟殿宇。尤喜聽伊呂  
 聲。張太夫人佐以勤勵。紡績課誦。尤能畫。荻  
 可相方。先生因得肆力於學。補博士弟子員  
 旋登賢書。遭土寇猖獗。剽掠無寧宇。先生奉  
 兩大人避城中。與邑侯約。簡鄉兵募勇士。除  
 器備糗。率卒登陴。捍禦旬日。賊勢窘。宵遁。城

顧以完。未幾，丁太先生艱，哀毀之餘，竭喪葬之力，儀罔缺，人以孝稱。丁酉，東禍起，繫由族子，先生不忍膜外視之，竟罹局中，幾不測。卒以恩赦解。然家貲蕩矣，初無怨色。已亥，就公車，成進士。先是，鄉人言關公示夢兆，謂谷氏積善久，歲當第其子。聞者啞然笑，以是歲非試士南宮之期也。已而滇黔蕩平，世祖章皇帝沛恩詔，特行會試一次，而先生登高第。至是，始知報施不爽云。謁選，得蜀之太平縣。時太夫人疾作，先生侍藥餌，盤桓不欲前。太夫人趣之行，謂報効朝廷，卽慰母心。毋戀戀鄉關爲不得已。拜慈闈去。至其地，山木蔽天，鳥道一線，數十里，少人烟。以氛氣甫靖，民未遽集，士鮮知方，一一招徠，誨訓漸次圖之。



而城郭廨舍半沒於戎馬烽火中。猿哀狐號，聲相逐，意忤忤動。若慈親入坎窞，不可藥。閱月，計果至，慟仆無生理。強起之，亟辭篆奔喪，兼程而進。歷江漢，巫峽，雖置身洪濤巨浪中，不自知其危險也。抵舍，哀聲動遠邇，營葬追遠之禮與事父同。服闋，補河南滎陽令。滎以瘠壤，瀕大河，當衝要之區，供億實繁。民疲於奔命，更困夫徠，不聊生。先生力請當事，歲應得減半。人以爲舊例相沿久，官斯土者往往抱惠心，不得志於時。微公誠孚上下，烏能利民。至是，緩催科，以撫字，不以敲朴爲尙。民德之，輸納輒如期。有以事至庭者，諭以孝弟仁讓之行，不事法禁。獄訟幾息。編戶口均，維難往。憑里書冊報，是可上下作奸，叢弊不可除。

先生力查覈汰老稚之不能役者、悉得實猾吏、靡所逞。勸墾荒田、願力者備牛種資之、起科概從寬、風遠播、流離失業之夫額手賀、以爲怡我恃我來也。不踰年、歸鄉土者數百家。時海嶠方來之衆、駐他邑多不輯、惟移榮數十輩、區處得所、闢地授產、列屋以居、遠人惠我德、與土著無差別。邑地險隘、京水出其中、土人架木以濟、秋漲驚濤、隨波淪沒、往來率臨河而嘆。先生易以石梁、址固不可撼、商賈行旅便之、鐫石以紀。至孔廟、奎樓、義塾、公署、捐繕更新、毫不取之民間、民亦不知有作事之勞。政成、廣衢隘巷、盡綠柳成陰、黃槐夾道、入其邑、指目爲河陽花。皆先生棠愛所貽也。壬子、棘闈分校、矢公矢慎、凡得五人、褚子有



聲以進士宰順昌、張子心印宰墊江、杜子賁閉戶教授以明經爲任。最後陳子苗實宰饒陽、聲尤著。並勤以誨、劣備數同出先生之門。更有王子良棹、李子兆元亦闡中識、拔授之。他經房者咸執弟子禮來請益。一時得人稱最。然苦志搜羅無寧晷、心力耗矣。及甲寅滇藩跋扈、軍需孔棘、猶力疾視事。病轉劇不可醫。四月、綸音降陞淮安府同知。五月捐館舍。榮人如喪慈母。不春不相號泣累日。傳稱同鄉中年茲其是已。先生負奇偉之姿、幼有大志、宦遊著績所至頌聲作。忠孝大節炳炳烺烺爲宇宙樹標準。及其歿也、邑人醵請脩食馨宗。生有利於邦國歿乃愜諸輿論全受全歸。雖泉下奚所抱憾哉。先生生於前萬曆



戊申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寅五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七。以覃恩授文林郎贈父如其官。贈母太孺人。元配王夫人。封孺人。子一。晉冊太學生。娶遠安合盧公運昌女。女一。適庠生龐懷璞。孫二。本嘉。本盛。俱太學生。女孫一。姻閥詳行狀。茲述其梗概以示將來云。

論曰。先生之有德於人也。甚矣哉。甫膺鄉薦。輒罹族禍。身蹈危難。卒出險中。是有德於宗黨也。寇亂相仍。練卒整甲。非韜畧夙嫻。竟以樽俎却賊。活一城之生命。是有德於里閭也。及隸仕版。惠愛殷流。蜀以兵燹之餘。施一月之綏輯。豫以衝罷之地。殫十年之漸摩。雖久暫不同。其被惠則一。是有德於遐方也。倘由此措之天下。韓范諸公之偉烈。當必有崇



朝可立致者。惜乎秩方晉而未竟所施。豈惟淮揚一區實靳仁恩。抑亦斯世斯民之不幸與。

### ○二十四日

家音至。邑侯連公於九月內投啟。請予大人鄉飲大賓。弗

克辭。計前後敦請大賓十有八次矣。

○程兆鵬、許穀等刻朱陽

### 書院講習錄成。

許穀作序。

### ○二十五日

聞撫軍徐公漕米不

用民解。祇令官買價銀。總在條鞭內。省民間數百萬金錢。及無窮輓運之力也。書之志快。

### ○二十七日

答陳孟叢姻家書。鹿鹿京塵。榮根家風。令愛能甘之。足徵壺

教之善。九月初二夜。衣物等盜竊無餘。所餘惟一布襖。一銅簪。爾如何如何。便中嘗有手

翰寬解，是所望也。○北彝噶爾旦蠢動，王師進勦，杜侍御建議，無令駱駝騷取民間事，得寢，因有是詩。聖治車書同，薄海遵法制。言有西北虜，跳梁蹈罪戾。朝議遘征伐，駝馬結繩繫。民間奮忠勇，取此去牛掣。老成尙猶豫，侍御陳剴切。除賊以救民，民命焉得斃。軍中組練明，驍騰足幽薊。駱駝產異土，中原少搏噬。枯魚索之肆，輓運歎所濟。當國奏其言，下令勿或敝。思天降生民，無形國之衛。君臣動色儆，惟此勞心計。一言活生靈，旋轉匪云細。消萌於未然，勝作軍旅誓。○二十八日，容青史恐遺，編作詩告當世。

肅回家。

以淡華美安義命，去隱深趨朗明誨。及行，予送出門外。回寓，覺步履強。



健幾於復舊。○杜侍御爲邵子康節請博士  
 得命旨先行詩以紀之。宋治休明昭中  
 天輝映廊廟勳諸賢司馬輔政真宰相潞公  
 長者導其前同時堯夫不肯出醉裏乾坤手  
 一編易圖展玩三十宮天根月窟春回旋後  
 世但知祖其數惟有我朝闡真詮濂洛關  
 閩並賜額學達性天龍章懸聖道一元  
 昌千載始信五星聚奎躔侍御居近京洛地  
 絕學欲得喬孫傳五子有後官博士擊壤豈  
 無守遺篇上章請錄賢者後天顏開霽崇  
 厥先詔下洛陽尋嫡派嵩邙之側瓜戔縣  
 從此世世薦蘋藻繚繞香烟接伊川聖代  
 曠典不嘗有子春儒術亦精研獨怪當日青  
 苗急曾勸一分拯顛連鉅弢却斬蟊賊此賢

賄民盡力之秋。新駢網張。能饒爲。分胡爲處處。安樂窩。元會運世判未然。母乃早識天津橋。國是盡付一杜鵑。微哉妙用孰能測。一動一靜中不偏。鴻達高蹈羽爲儀。而今處士壠頭驚祀田。○觀杜侍御宰平順建祠碑。頌圖贈之以詩。功成十載官爲家。幾費恩勤撫字者。山隰風吹新棧樸。田廬雲覆舊桑麻。清心臣節甘茹檠。直道民情愛植花。俎豆千秋留片石。逢今天子更褒嘉。○三十日自此以後。閩子弟所寄文字。○容邃令肄業京師。因子病。日事藥餌。舊業幾廢。至是子病愈。始得攻舉子業。

十一月朔

答門人周蘓書。四月二日接手翰。反覆暢論幾近千言。知門下於





斯道有得。故獨據確見。非如門外人爲痛癢不切之語也。僕於禮闈識門下。而門下於入闈前已信僕。此未謀面。而以道義相合也。榜發後相晤。門下舉時時作清夜之觀。一語謂得失繫於此。僕闈中衡文。亦以此語決爲宿學力薦。此旣謀面。而以道義相質也。及屢接言論。篤實舉止。端方時証。濂洛關閩之旨。門下所言者。未免靠定心字作主。僕恐流於明心見性之說。因以理字商其領要。而來札。千言中。不忌此句。此久相聚。而以道義爲勸勉。久相別。而總以道義爲歸宿也。天下惟邪正異羣。薰蕕異器。今日之相得。莫逆。皆自門下無奔競之心。始之也。以之立身行。○八日。門道。獲上治民。一以貫之。夫何患哉。

邵旦平書來言咸艮之功以書無名公傳語相質並詢彭無山先生爲仁兒容端所作傳。

○十二日

答門人蔡文炳書。士君子孤立

影爲知己道者其常也。頃舍弟書來謂門下之骨鯁有非人所得而識焉者。僕聞之甚喜。夫骨鯁安冀人之我識哉。正惟人不識可稱骨鯁爾。不然置義理不問人趨亦趨人諾亦諾衆皆悅之矣。豈士君子立身之謂哉。聞學使校士獨門可羅雀非見道明確持守堅定安能有是。此處植立得住大事不患不濟也。札中所言志趣節操自我王之無論世有知我與否總如是以行之不枉吾本來之性云云此語最爲的當切實深喜所見更進吾道



有慶。札內所言禮闈校士、白日青天、亦不過勿枉吾本來之性而已。性者何？吾所得於天之理是也。此理本直，吾勿枉之，則爲踐形盡性之人矣。此理如許關繫門下一言道出，尋向上去，此可見也。禮闈詩亦有可參看者，收覽之。陳許諸子將書院所講習者，已災梨棗並收案下細檢，亦是一段功夫。彼中士子有可與言此事者否？有則勿吝鴻音。○十

三曰答門人邵旦平書。晤中江公，方知延政異日臨民，可倣成效，實大快事。門下風推有道者，今知淵源於康節先生，繼往開來之責益無容諉也。因中和十二字剖出正字，主字關竅，而以艮之六四治咸之九四止諸躬。

勿使憧憧往來。是敦民之漸也。竊以此功卽太極圖說主靜立人極之旨。不主靜則人極不立。何處討安樂。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安樂矣。卽吾身卽太極。則無名矣。其始非用大師以克其乖乎。太極者固難打得破也。嘗謂孔子語顏子以克復。卽以先天復姤圖示之。想質之弄丸翁。不大以爲謬。門下紹承家學。見地旣明。操守亦固。於此道益力。將來發用盡在是也。家刻數種。無山爲亾兒作傳。亦附內。幸校正。陳許諸君梓書院講習錄。殊慙問世。更一檢之。陳飛仲。今秋假回。恐散館時未卽至。大約執守處無走作。尙一向懶散去。不無可慮爾。朋友亦難得。勇在直。○十四日觀前深望篤嗜者。道此中甘苦也。



大人小像用曹秋部韻。詎意燕雲至，層閣

一樹叢。兒孫信華髮，咳唾得神工。乍煖承春

旭，微曛愛日紅。登堂。○十六日太孺人忌辰、

儼昨日行列綵衣中。

設祭。太孺人忌辰二首。基門思阻淚難乾，

教有夢失刀瘢。先。人。黃沙樹鎖籠衰草，白日風

吹急暮湍。十載無聞倚闕望，兒今猶自戀衣

冠。得拜墳頭亦暢然。京塵冷署一寒烟。愁

聞夜雨千重淚，望斷雲山十二年。受祿曾經

三畚樂承顏，果止萬鍾賢。而今雪透空天濕，

特地風吹。○二十一日續夢中句有序。夜

將母篇。

夢作書醫子弟付之



扇端以詩美、不勝規檢已舊句、以當良劑。方  
書吾身畢過愆、安所計滌治二語、遽醒、實非  
舊句也、因續成篇。吾身畢過愆、安所計滌  
治。胡爲心猶在天、命乃吾事。孰爲三月賢、或  
爲日月至。吾弟亦同學、吾兄道肯磨。拳拳夢  
寐間、猶恐或失墜。柰予駑駘、乘不堪策、遠轡  
侍爾膺。力強歲月、無擲棄。簡編各探討、出門  
訂道義。跬步謹微徑、圖難於其易。臨淵誠凜  
凜、陟巔更惴惴。豈曰勿藥喜、苦口益乃智。以  
此爲箴砭、起疴遂所志。更藉補吾過、勞勞飛  
鴻寄。○二十五日、自前月二十九日至此。○二  
十八日、衙門假滿。



十二月五日足疾愈。

自八月二十二日至此歷三月餘人事廢絕調

攝多方。其間李員沈姚各以方來而

○六日

李德樹藥酒服之有效可常用也。

王擬山書來言目下卽赴

○九日

王金祈王

嵩陽書院爲安頓之計。

那皮錫眷魏子九王東山王載采魏見思書

來商朱陽書院讀書之事。金祈錫眷又各有

書言延師課

○十二日

答王金祈王錫介王

文彙送京師。

王東山王載采魏見思書書院之建急需

衆力提携來教殷切深喜同志者衆吾邑淳

樸之風浸浸文明之盛實快事也。但某匏繫

京師未能親悉大誨此中情事尙祈明示以

便商確。○答皮錫眷書。所云書院事浸浸加意。可幸同心。家中事宜未審。何如。來學未審。何似。不能不費斟酌。手教寄到。其中有知我深至之言。實愉快也。計惟諸件。家中商有大概處。僕再就中酌議。斯爲善爾。至延師尙屬二層。容當再及。○答王金所書。吾邑英才俊士。聯鑣而奮。人地適逢。文明啟運。所關良非細事。頃接翰教。加意書院。慶忭奚似。某離家日久。不知事宜如何。足下肩荷斯道。諸凡指示。細爲商酌。吾道之興。當在此也。○十五日。恭送教習師桐城相公予告歸里。勲名久繫。洪鈞重調。燮常傾百執心。方異綸扉。降側席。詎期元老易投簪。堂開綠野。風追古莊。繞平原。雲護深。自是高懷超象。



外蒼生未。○十八日與二弟振起家字、書  
 許戀丘岑。○此事關係甚大，不可潦草疎忽。緣書院非同  
 義塾，任學者之往來，任官長之延師也。必須  
 有商確畫一處，不然誰實主之？令其散漫若  
 此也。家中可與金祈錫眷及衆兄細心相商，  
 必不似義塾之舉。向後好致書邑侯撫軍，再  
 爲區處。倘類義塾局面，寧可率子弟讀書，其  
 中俟之他日，再爲振興。雖遲至三五十數年，  
 不妨也。此事豈欲速爲目前計哉？至延師一  
 層，尙議不及此。若局面成了，舉業之師亦不  
 可少。蓋舉業之師非主書院者，不過較磨文  
 字爾。然亦須慎擇其人，若不得人，流弊○二  
 不淺。俟商議有信到京，我再定奪行之。

十七日四叔凶信到率閩眷爲位以哭易服。  
卽朔望日設祖先位處設位三日。  
閩家朝夕哭奠至三十日撤位。○三十日  
設祖先位。

是年官京師多病。

孫壻任 仁拔字

尋樂堂日錄卷十八終



校記

①幹旋：據文意，當作「幹旋」。

②稞：當作「課」。



儒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5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77

页数=87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120

SS号=12365602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5.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